郑逸梅

文苑花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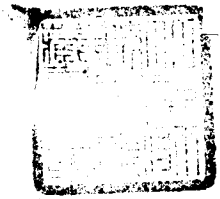
WENYUANHUAXU

I206.6/57

期

文苑花絮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5282



中州書畫社

945282

文苑花絮

郑逸梅著

责任编辑　王鸿芦

中州书画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92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6,000册
统一书号11219·18　定价1.02元

内 容 提 要

《文苑花絮》与1982年我社出版的《艺坛百影》堪称姐妹作，但本书所收范围更加广泛，除文化艺术园地的掌故、趣闻、轶事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某些内幕外，还涉及到名胜风景、节令饮食、养鱼栽花、园林布置、革命文物、服装演变等。叙写生动，语言简炼。採趣味性与知识性为一体，并有难得的资料价值。可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也堪为文史研究者提供参考。

几句开场白

这本《文苑花絮》所谈大都偏重于文艺方面，因为本人爱好文艺，接近文化艺术方面的人士较多，当然要多谈熟悉的事情了。和已往出版的《艺坛百影》堪称为孪生姐妹作。但本书所谈的，似乎范畴广泛些，有谈名胜风景的，有谈园林布置的，有谈节令饮食的，有谈养鱼栽花的，有谈秘事杂闻的；也有谈学校教育的，革命文物的。服装演变的。把知识性、掌故性、趣味性三者结合起来，成一整体，这是我写作的一贯作风，始终如一的。凡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经历有限，记忆力亦有限，况我年届八十有九，记忆力已趋衰退，随笔所谈，谈错在所不免，希望海内同志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此外还有一点，我得补充提一下：社会新尚，任何什么事情，都得摆事实，讲道理。我却以为两者相辅而行，不能划分得似楚河汉界，最好把讲道理，融化在摆事实中，不着痕迹。否则单讲道理，一般读者往往认为教条式，枯燥乏味，所得的效果较差。我写这本书，打算这样做，可是水平不够，未能做得到家。但我不妨在这儿提倡一下，深望高水平的执笔者，向这方向走去，起个示范作用。

郑逸梅

一九八三年作于纸帐铜瓶室

DD02/05

目　次

黄仲则逝世二百周年 ……（ 1 ）
《续孽海花》作者张鸿及其燕园 ……（ 2 ）
关于胡朴安 ……（ 4 ）
“文坛怪物”张丹斧 ……（ 9 ）
秋瑾女儿王灿芝 ……（ 14 ）
李公朴之死 ……（ 15 ）
欧阳予倩与《新桃花扇》 ……（ 17 ）
创设中国红十字会的沈仲礼 ……（ 18 ）
我和赵眠云 ……（ 20 ）
闲砚金季鹤的生平 ……（ 26 ）
女小说家张爱玲 ……（ 31 ）
朱文叔的一件长衫 ……（ 32 ）
胡雪岩死期及遗像 ……（ 33 ）
词人梁启勋欣赏珍珠帘 ……（ 35 ）
赛金花认识的名流 ……（ 36 ）
也说袁世凯的《戊戌纪略》 ……（ 38 ）
诗囚梁鸿志 ……（ 40 ）
胡石予先师的画梅 ……（ 41 ）
侮竹双清话石伽 ……（ 50 ）
张大千和陈巨来的交谊 ……（ 52 ）
画马名家赵叔孺 ……（ 53 ）

擅画熊猫的胡亚光 ……（55）
百岁老人苏局仙的书法 ……（57）
写市招的圣手唐驼 ……（59）
书画润例漫谈 ……（60）
张伯驹的鉴赏和珍藏 ……（63）
刻苦学艺的汪大铁 ……（65）
翁宗庆家藏翁松禅手迹 ……（67）
状元扇 ……（69）
宫廷扇与爱居阁 ……（71）
《红楼人名印玩》和赵穆其人 ……（73）
印谱收藏家张鲁庵 ……（74）
陈端友的琢砚艺术 ……（75）
《紫云砚题咏册》 ……（77）
苏绣沈寿的《雪宦绣谱》 ……（78）
艺坛掌故一束 ……（80）
春联今昔谈 ……（84）
尺牍的集藏 ……（86）
《浮生六记》佚稿之谜 ……（91）
诂林精舍一席谈 ……（96）
《留芳记》与梅兰芳 ……（99）
杨乃武案演时装剧 ……（101）
花衫名角绿牡丹 ……（102）
瘦皮猴韩兰根趣事 ……（104）
黄山云…… ……（106）
萧山与湘湖…… ……（108）
西泠印社的轮廓…… ……（110）

杭州净慈寺运木井的秘密 ……（113）
苏州怡园谈往 ……（115）
网师园人物写照 ……（117）
南湖的革命纪念船 ……（119）
昆山访归有光墓 ……（120）
培植石菖蒲 ……（121）
蓄金鱼的乐趣和故事 ……（123）
烟花三月话清明 ……（129）
申江消夏忆当年 ……（130）
中秋生日的几个人物 ……（132）
城东女学的特殊施教 ……（134）
“正”字记数的由来 ……（135）
吸烟肇祸的一斑 ……（136）
畏蛇病 ……（138）
我国近代的若干第一人 ……（140）
徐光启的九间楼 ……（145）
钱名山为柳如是辨诬 ……（146）
洪钧手札中的史料 ……（148）
易实甫的手写诗稿 ……（151）
钱基博对诸健秋画艺的品评 ……（153）
谈沈尹默 ……（155）
萧蜕庵的书艺 ……（157）
李健写龙字一百幅 ……（159）
陈铭枢发现蒲松龄词稿手迹 ……（160）
廉南湖与吴芝瑛 ……（161）
“洞天四宝”刻印者潘稚亮 ……（163）

刻碑名手黄怀觉 ……（169）
贺天健与杨石朗 ……（174）
钱冲甫其人 ……（176）
李燮和办《东方日报》 ……（177）
周瘦鹃生平四件得意事 ……（178）
陆陇梅藏梅兰芳的《中国戏剧图案留影》 ……（180）
誉满中外的史学家汤志钧 ……（182）
校注专家钱仲联 ……（183）
八法草堂李丁陇 ……（186）
但杜宇爱禽成癖 ……（188）
陆士谔的讣告 ……（189）
徐卓呆啖豆饼 ……（191）
宋痴萍谈酒肴 ……（192）
雕组后起之秀杨忠明 ……（194）
钵水斋头韵事多 ……（197）
《月屋樵吟》的翁氏手录本 ……（200）
复旦大学的《诗经》展览会 ……（201）
国学扶轮社出版几种旧著 ……（202）
几种油印书册 ……（204）
《孽海花》说部中多苏州人 ……（213）
漫谈肖像画 ……（215）
扬州的雕刻 ……（219）
南社中的几位能书者 ……（221）
我是怎样编写《南社丛谈》的 ……（227）
《小忽雷》小考证 ……（229）
寿命短促的《南方报》 ……（230）

南汇之狱始末记 ……（231）
具有悠久历史的星社 ……（234）
襄阳公园的老人 ……（240）
朋友的趣事 ……（242）
从半面之缘到池鱼之殃 ……（247）
学和教的回溯 ……（250）
也来谈谈修辞 ……（253）
冬花 ……（256）
梁溪胜迹忆当年 ……（258）
姑嫂饼别饶风味 ……（260）
我的小天地 ……（261）

黄仲则逝世二百周年

黄仲则在文学史上是一位著名的短命诗人。他名景仁，又字汉镛，别署西蠡，自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人。生于乾隆十四年，卒于乾隆四十八年。三十五岁。著有《两当轩集》，集中有《都门秋思》诗，“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尤为脍炙人口。于此可见他当时生活的艰苦，且不仅这两句表暴他的困境，还有：“全家如一叶，飘堕朔风前”，又“排遣中年易，支持八口难”，读之令人垂涕。他逝世至今已二百年了，日下常州市当局．把他故居马山埠八十六号的两当轩加以修葺，恢复旧貌，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仲则的后裔黄葆树，我是熟识的。葆树虽寓居上海，其兄葆熙在常州，仍住两当轩中。这屋历经沧桑，但穹形的屋顶，还是保存着，赭色的柱子整齐无损，惟原来的蛤蜊格长窗，已换了玻璃窗了。大致来说，规模尚还存在。按仲则是宋代黄山谷的后代，山谷当年，由江西迁到常州，筑屋以居，那么这座屋子，更饶有历史意义了。

《两当轩集》，版本凡若干种，最早的雕版，共二百四十四片，累累赘赘，一向堆在故居中，最近由葆树昆仲悉数捐献常州市博物馆。葆树昆仲重视先德遗泽，搜集得仲则的全身像，那是吴儁手绘的。又有戴着凉笠半身像，像傍钤有“两当轩”及“山谷诗孙”二颗印章。又仲则手写的诗轴，及致洪亮吉的书札、藏砚拓片，这是苏东坡遗物，仲则加上铭刻，如云：“眉山苍苍，

大块文章，兽纽头，篆鸟迹，中空无物，何止容卿辈数十。”下署：“景仁仲则谓”。此砚后归杭州丰华堂杨见心，故砚拓有“泉唐杨见心藏”六字白文印，从未见过著录，尤为可珍。仲则也擅篆刻，印拓甚多，其中有一方，刻着“睡起情无着”五字，遒劲古逸，更属佳构。葆树通过施蛰存介绍，与广东东莞袁洪铭通信，得知袁家藏有仲则写赠张药房的行书直幅，便请袁老摄了一帧照片寄来。事情很凑巧，葆树的侄子黄重华，旅居香港，也留意于仲则的文物资料的访求，不意在港参观树仁书院举办的明清名人书画展，竟发现张药房所绘墨竹一轴，画上题款：“仲则吾兄正辛丑三月二十八日张药房图”，重华为之十分欣喜，即拍摄照片，寄给葆树，葆树把有关仲则的手迹文物，摄影汇成一册，谋影印问世，的是艺苑瑰宝。

仲则和药房友谊很深，重华撰有《黄仲则与张药房的翰墨缘》一文，谓：“张药房名锦芳，乾隆五十四年进士，著有《南雪轩文钞》、《南雪轩诗余》、《逃虚阁诗钞》。《两当轩集》所载《先友爵里名字考》，知仲则曾与张药房、冯鱼山、洪稚存、安桂甫、余少云同作饯花之饮，仲则有诗记述其事。”

《续孽海花》作者张鸿及其燕园

常熟曾孟朴撰了一部《孽海花》，轰动一时，可是没有完笔，同乡燕谷老人，因有《续孽海花》之作，这书的真实性，更较曾氏所作为强，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小说。尤其对于戊戌变法，很为赅详，把慷慨激昂的谭嗣同，写得有声有色，活跃纸上。

燕谷老人的真姓名为张鸿，生于一八六七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初名澂，字师曾，又字诵堂，别署隐南，一作映南，有时署瑶隐，晚年号蛮公，最后为燕谷老人。他是江南名宿，书香世家，一八八九年乡试中式，援例报捐内阁中书，迁户部主事。一八九六年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一九〇四年赐进士，廷试居三甲一名。在京为官时，与李文田，文廷式、曾孟朴等经常往来，与常熟的徐兆玮（少逵）、沈鹏（北山）交谊甚密。其妻翁氏，是翁松禅的堂侄孙女，故与翁家关系也非一般。

他曾任外交部主事，由郎中，记名御史，擢为出使日本长崎领事和仁川领事。一九一六年，谢病回里，购置辛峰巷一宅，居住近二十年。他与曾孟朴等创设了塔前小学，又办中学和苦儿院。主持建设了图书馆、红十字会和佛教会等。

一九三七年冬，全家避地南行，经湖北、湖南到桂林。翌年夏，由香港移居上海，韬晦不问世事。其妻翁氏，结婚仅四年即病故。娶苏州曹氏为续弦，情性不合，离去。复娶留日学生安徽歙县程氏，程氏在沪上任教，生二子，长名商，次名周，相继夭殇。

燕北老人知识渊博，懂英、法、日语，通佛学、善填词，嗜昆曲，工书法，又能作画。他著有《蛮巢诗词稿》三卷，《游仙诗》一卷，《长毋相忘室词》一卷，另译有《成吉思汗实录》若干卷。

他老人家的燕园，一称燕谷，因自号燕谷老人。这园是清康熙时台湾知府蒋元枢所构造，园内有两座假山，东南隅用湖石，西北隅用黄石，嵌空玲珑，别成妙境。园中有三婵娟室，他有诗记其景迹："怪石轮囷云作态，老松偃蹇雪为装。三婵娟室今何似？剩有寒梅数点黄。"又有《燕园漫兴》一绝云："牧叟园林

迹已陈，此藤托地绛云邻。问年红豆差相仿，应见河东垫角巾。”注云：“牧翁第宅，自鱼家桥向西，至琴河，大步道巷、辛峰巷皆在内，故绛云楼相传在槎树弄，以地形推之，则燕园亦在牧斋宅中。”可见他的燕园，实为钱牧斋、柳如是双栖的红豆山庄绛云楼的一部分。燕园中丛竹成林，有白皮松干霄蓊蔚。又牡丹紫藤，着花蕃茂，为数百年物，那么也是钱家旧植了。

我友邵廷庆，和张家有戚谊，他幼年犹见燕谷老人，谓老人欣然身长，貌清癯，戴眼镜，以旅京年久，操燕语。晚年家居，每外出，辄携糖果归，观诸孙雏索食以为乐。

如今，常熟燕园虽废圮，但假山石犹存，倘地方领导机关能鸠工修复，也是足以流连的名胜古迹。廷庆见告，老人许多诗文、日记，及《成吉思汗实录》未刊稿，都在廷庆处，余十年浩劫，悉化云烟，仅留一晚年照片。我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整辑《续孽海花》，便向廷庆借这照片来，制成铜版，印入书中，老人遗容，读者才得瞻仰。

关于胡朴安

胡朴安有国学大师之号，不料天不愁遗，遽尔奄忽。逝世的时期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清晨，享年七十岁，各报一致登载哀悼文字。文人生前，虽属清苦，死后却有这许多点缀，也足告慰于九原了。

朴安名韫玉，字仲明，一作颂民，安徽泾县人。他虽离乡数十年，说话仍是满口的乡音，真有如贺知章所谓“少小离家老大

同，乡音未改鬓毛衰”了。加之脑溢血后，舌本牵强，所以我访谒他，和他谈话，十句中只辨得五六句，其余也就含糊过去了。他住在沪西康定路的“安居”。所谓“安居”，是有来历的。因为当时三家合住在一处，一位是管际安，际安是报坛老前辈，擅昆曲，和徐凌云合著《昆剧一得》。又喜月旦梨园人物，署名义华，在评剧界是很有地位的。一位是古瀛金石书画家童大年，大年一署心安。际安、心安，和他自己署着朴安，称为安居，那真名实相符。他患脑溢血，乃民廿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幸而他经常打太极拳，身体很结实，居然靠着医药之力，从死神手中硬挣出来。可是成了半身不遂，他便别署半边翁，所以他写信给我，有云：“自旧夏患脑溢血症，幸而不死，遂成偏枯，半耕半读之胡朴安，成为半生半死之胡朴安。”他病后，踞处三层楼上，凡四、五年不下楼。我去访谒他，总是作登楼的王仲宣。他藏书很多，如佛书经论二藏，儒书经史子集四部，排架列橱，几无隙地。他总是坐在藤椅上，凭着一张半旧的西式写字台，台上也堆着许多书本，开启抽屉，满满的都是稿纸。原来他病废后，身体不便行动，那精神上的努力，反胜于从前。右手尚能写，著作很多，有《周易古史观》、《庄子章义》、《中庸新解》、《通书新解》等书。古来神秘的解释，完全给他推翻。他能把现实的事物来作证明，说得头头是道，的确是很伟大的贡献。有一次，他对我说：“《易经》和《太极图说》，都是很浅显的，并没有什么奥妙，若然参透了，虽讲给小学生听，也能了解，我曾经试验过，是有成绩的。”谈毕，我告辞，他颤巍巍地要从椅子里站起来送我，我按住了他，请他不要劳动。

他病废中，整理着他祖、父、兄三世，下逮亡故的女公子沛平的作品，尤以其弟寄尘遗著为中坚，刊印《朴学斋丛书》，

计二十八种，订八厚册。他自己的著述，列为一表，没有刊印在内，所列的有：《易经学》、《易序卦说》、《易大象说》、《八卦为上古纪事之符号说》、《尚书今古文说》、《诗经学》、《诗经文字学》、《诗经文章学》、《诗经音字释》、《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古文字学 ABC》、《六书浅说》、《文字学论丛》、《文字学研究法》、《声韵学》、《泾县方言考证》、《泾县谚语考证》、《俗语典》、《史记汉书用字考证》、《史记体例之商榷》、《上古政治史》、《中国学术史》、《皖省学者传》、《中华全国风俗志》、《荀子学说》、《墨子补注》、《墨子浅说》、《墨子学说》、《商君学说》、《庄子学说》、《庄子章义浅说》、《续周秦诸子记》、《太极图新解》、《群经政治思想》、《古书校读法》、《中国习惯法论》、《离骚补释》、《朴学斋读经记》、《朴学斋读书记》、《朴学斋书目提要》、《朴学斋文存》、《朴学斋诗存》、《朴学斋词存》、《朴学斋曲存》、《朴学斋小说存》、《朴学斋游记》、《朴学斋演讲录》、《朴学斋杂记》、《五九之我》、《包慎伯先生年谱》、《周秦诸子学略》、《周秦诸子书目》、《笔志》、《纸说》、《奇石记》、《律数说》、《读汉文记》、《历代文章论略》、《论文杂记》、《余墨》。若天假之年，多活一二十岁，更不知还有几许贡献呢。

《朴学斋丛书》，别有一种本子较大的，刊印于民国十二年，内容都是他自己的作品。他的《余墨》有一序，略云："蕴玉旅居沪渎垂二十年，小楼一间，杂于廛肆之中，尘嚣之声，至夜不能清静。性喜书，不问版本美恶，遇有适用者，无论经史子集，辄节衣缩食以求之。久之，积有十余万卷，庋于楼中，除坐卧一席外，余皆置书，无转折周旋之地。日夕披览，有上下三千

年之观，纵横九万里之意，不自觉其楼之小，及廛肆之尘嚣也。自忘蠖陋，所读各书，辄有著述，恩附于作者之林，奋笔伸纸，不能自休。时而冥目幽思，时而高声朗诵，时而杂抽架上之书，至数十种以上，彼此互勘，寸楮尺缣，书写殆遍。虽一时感触之语，无当大雅，而性情之所寄，志愿之所趋，间有一二流露焉。乃汰其大半，得若干条，题曰《余墨》，亦过而存之之意也。”他老人家的写作生活，于此可见一斑。据我所知，这时他赁居新闸路辛家花园附近之赓庆里。记得一二八之役，我从闸北避难出来，暂躲赵眠云家，眠云也住在赓庆里中，但和朴安时间先后不同罢了。

他的著述，除上列表目外，尚有《归舟脞录》、《明史拾遗》、《儒家修养法》、《混沌国》、《唐代文学》、《南社诗话》。《诗话》是我请他写的，按期在《永安月刊》上发表，凡留意南社掌故的都很欢迎。不料有一次，由邮寄稿，忽付洪乔。他写稿是不留底的，这一下，却大大地扫了他的兴。《南社诗话》，也就不了而了。后来我请他别写它稿，他说：“尚有许多游记，从未发表过，可给《月刊》揭载。但有一条件，就是游记都有照相，必须铸成铜版图，配入其中，才有趣味。”奈这时物资缺乏，铸铜版很困难，因循未曾实行，也是很可惜的。此外又有《病废闭门记》，登在《大众》杂志上，约登了七八万言，《大众》停刊，余稿很多，都存留在《大众》主持人钱芥尘处，朴安逝世，芥尘曾声明：如出版界愿将《病废闭门》记刊印单行本的，他便把全稿无条件奉让，俾广流传，以慰死者。可是排印工太昂贵，没有人接受。又《六十年以前的我》，载于《小说月报》，《月报》不久又停刊，这篇文章，复半途辍止。他在该文中提到他的生日：“生于民国纪元前三十四年十月八日，为清光绪四年

戊寅，即一八七八年。”他又自己报告经历：“做过三家村蒙馆教书先生，做过芜湖万春圩种田的农夫，做过上海某纱厂、面粉厂会计，做过中国公学、南方大学、国民大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暨南大学、持志大学、正风学院教授，做过《国粹学报》撰述及编辑，做过《民立报》、《民权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日报》、《民报》记者，做过福建省公署科长，做过沪宁、沪杭甬铁路科长，做过交通部秘书，做过考试院委员，做过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最值得令人倾佩的，他做官一些没有官架子、恶习气，不用私人，拒绝请托，自奉很俭，青鞋布袜，一尘不染。

他生平最伤心的有两件事，一是他的弟弟寄尘的下世，他做了几首哭弟诗，从此常彻夜无眠，披衣起坐，即偶然入睡，亦梦魂颠倒。一是他的女公子沛平的夭折。沛平嫁给许家，即许世英的儿子。她善画，著有《南香画语》。一自沛平逝世，他念念不忘，把她遗墨，常置案头，且广征同文题咏，居然采及葑菲，我也胡诌了两绝写给他。

他自病废后，听了仲祜老人的劝戒，终岁茹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民国日报》社长。有时支持着病体，雇车到报社里去。到了中午，他就在报社里进膳，如果没有相当的素菜，便叫馆役向水果铺买几只香蕉，吃了代替一顿饭。

这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见面吧！记得是丙戌暮春时节，我有一单行本《人物品藻录》出版，特地送他一册，请他指谬，顺便和他谈谈。他问起排印工和纸张的价目，我告诉了他，他觉得实在太贵了，说：“如果便宜些，我尚有许多作品，打算排印问世。”岂知等不到物价低廉，他已一瞑不视了，七月十日，在中国殡仪馆大敛，门生故旧，都为之泫然下涕。

“文坛怪物”张丹斧

谈起张丹斧，几乎众口一辞的加他一个徽号“文坛怪物”，在笔端提到他，脑幕中兀是浮现着胖胖的躯干，穿着青布袍子，外加着一件背心，头戴罗宋帽，白发飘疏，容颜却很红润，手里摩挲着古泉汉玉，口头禅常有什么“奇谈”、“好东西”的印象来。我认识他很早，是同社范君博介绍的。他是江苏仪征人，仪征有个家，上海也有个家，又慕苏州的水木清嘉，人文秀美，更在苏州城内东府卫巷赁屋而居，人们称他狡兔三窟。他名辰，又名延礼，字丹斧，晚年自号后乐笑翁，又无厄道人。在报刊撰作，常署丹翁，有人把丹翁译为白话：“通红的老头子”。更有捉狭的人说：“丹者赤也，翁者老也，那么丹翁不如直捷痛快地改为“赤老”吧！在苏沪人士的口吻，“赤老”是“鬼”的别称，他听了付诸一笑。有时竟自署“赤老”，大有郭橐驼名我固当之概。那时无锡有位吴观蠡，主持《锡报》，笔调也很锋利尖刻，有“无锡张丹斧”之号。他知道了，就自称“上海吴观蠡”，有时简称“海蠡”，吴观蠡撰文，也就简称“锡丹”，相映成趣。

他生平著作虽多，但什九为游戏文章和打油诗，大都含有时间性，过后便成明日黄花，所以从没有汇刊成集。他的单行本，只有《拆白党》小说一种，由国学书室出版，现早绝版了。同时国学书室刊印沈泊尘所绘《新新百美图》，由丹翁题诗。又《大共和日报》随报附送有光纸画报一张，陈抱一所绘风景画，也由

丹斧题诗。

丹斧玩世不恭，笔墨以游戏三昧出之，其实他正正规规所作的诗词，很具功力。范君博生平最倾佩他，处处向他学习，比从师还要唯恭唯敬，所以他有两句诗："可怜范君博，学我到如今。"君博录了他的诗词成册，共一二百首，拟代刊集子，可是未成事实。就我所记得的，如《吴下》云："吴下樱桃熟，阊门柳絮飞。青山澹将夕，流水去无归。鱼乱花时桨，月衔桥下扉。流连莫惆怅，万一赏心违。"《市楼听歌步鹦哥韵》云："不为听歌懒上楼，疏衫纨扇又经秋。月明何处无佳夜，兴到移时逐俊游。曲里鹧鸪传本事，眼中鹦鹉碍前头。风怀早堕陈隋世，岂待青愁始欲愁。"（按范君博有《小明月龛诗》，尤以《鹦哥》一首传诵人口，称之为范鹦哥。）又《喜范鹦哥见访》云："江南喜见范鹦哥，浊世翩翩奈汝何。惆怅平生负三绝，诗书画外病愁多。"又为我写一册页，录其旧作《闻蟋蟀感赋》云："夜雨鸡廊总未真，卷帘月色淡如银。故台倾后斗鸡老，桐叶衰时白雁新。在野传灯谁所帅，入宫劝织已无人。四方尽在秋声里，多少含情不寐身。"又《断句》云："安得蜀地锦，裹此苏州城。"又："诗句传于题扇后，病怀禁到上楼前。"词有《水龙吟·咏荷叶粥》云："昨宵风露无多，炊香未许些些散。石床梦醒，玉瓯擎出，绿波谁染。雪藕丝长，采莲心苦，加餐须劝。似青精饭熟，仙乡滋味，元不黏，糖霜点。　只怕凉云乍展，戏东西游鱼应怨。食单添录，焚琴风景，也还不管。翠盖裁衣，碧筒载酒，嫩凉庭院。向吟朋自诧，分将秋意，贮诗肠满。"格高韵绝，且深得神理，比诸美成，毋多让哩。

老伶工孙菊仙，生平不拍照，不意丹斧却和孙伶工具同一的怪脾气。有一次，游法国公园（即今复兴公园），那摄影家黄梅

生乘他不备，偷偷地摄了一帧，铸版印在《上海画报》上，丹斧见了大窘，然已遍传万纸了。

他和沪上袁寒云，都有金石骨董癖，时常把所有的互相交换。寒云于民国二十年捐馆，丹斧曾有《哭寒云》一文，提及骨董互易事，略云："溯订交之初，实为交易古董。其间尤以古泉钵印等互市，妙闻雅韵，层出不穷，每令局外好事，争睹流涎；同嗜鉴赏，兴妙失色。甚或来无谓之笑骂，施怀疑之中伤，殊不知过眼云烟，人琴已杳，充其影响，但为报端留一不灭之鸿爪，俾今后赏音，赞美于无穷而已。初寒云以徐夫辉天启折三钱搨印信笺上，钱在大雄（余谷民号大雄）处，是则足资纪念故人者。三代玉玺数纽，方系衣带间而日夕摩挲也。"

丹斧喜蓄古泉，因将胆好所藏的古泉，借来一一拓印，加以说明。如李茜轩所藏的，龙凤通宝折二、淳沛通宝当百。方地山所藏的风流小打、半两四出文，大丹重宝，天成元宝，咸平元宝。袁寒云所藏的天兴宝会、白选。黄叶翁所藏的下蔡四朱，文信泉，大朝通宝等，排日印载《晶报》，引起藏泉家的兴趣。

他喜欢和人开笔战，有一次，和寒云在《晶报》上大闹一场。主要为了汉熹平元年朱书一瓶，双方各不相让，寒云写了篇《山塘坠李记》，骂丹斧，丹斧写了篇，《韩狗传》，回骂寒云，彼此感情破裂。数月之后，气忿平息，丹斧以汉赵飞燕玉环和寒云交换古物，始克言归于好。丹斧有时且挑拨人家开笔战，他老人家却处于第三者地位作壁上观。这时《晶报》上很多评剧家的剧稿，丹斧就怂恿汪仲贤（新剧演员，艺名汪优游。）化名"戏子"，写了一篇《敬告评剧家》，把评剧家贬得很低。评剧家不服气，群起进攻，可是"戏子"笔锋犀利，大有一以当百之慨。那姚民哀（江苏常熟人，名肖尧，曾隶南社，善著党会小说。）

平时也喜评剧，和评剧家很多往还，大为不平，写了一篇《痛斥戏子》。“戏子”回击，把说书者历来犯案吃官司的，列成一表，披露报端，以辱民哀。因民哀操柳敬亭技，在书坛上唱《西厢记》的朱兰庵便是他。民哀更怒气填膺，搜考伶人犯案坐牢逐出租界者，也列成一表，藉以报复，并在文字中毁诋及于梨园祖师。伶界方面，大动公愤，声言要抓住民哀，痛打一顿。民哀大惧，结果由双方都相熟的孙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著有《海上繁华梦》，曾办过戏院。）出来调解，民哀在梨园公所点香烛，向祖师请罪才罢。

丹斧担任《晶报》撰述，有十多年历史，和哀寒云、包天笑、孙臞媛、李涵秋，称为“五毒”。寒云为虎，天笑为蜘蛛，臞媛为蜈蚣，涵秋为癞虾蟆，丹斧为蛇。丹斧有时撰稿，竟署名张蛇。

丹斧擅书，很有功力，可是脾气很怪。有一次，某官吏遣人送他很巨的润笔，请他写一楹帖，他拒绝不写。但他写兴很高，挥毫写一七言联，送给对门成衣铺。陈定山很倾佩他，誉之为“神似瘦金”，丹斧即以所临兰亭禊帖寄给定山，附柬有云：“此书真离纸三分，入木一寸，不知登善（褚遂良）能胜过几许？遑论瘦金！”又云：“近日书札大忙，真似一身虮虱都是债。”定山戏为《无厄道人写字歌》寄之。略云：“丹翁佳札世无两，细笔悬沙画花样。忽然崛起走龙蛇，山鬼抱愁神匿藏。青藜夜光不可灭，秘之石室焰一丈。狂僧草圣坐对哭，张迁黑女不敢当。”歌长，不全录了。丹斧有时为人绘画，什么松、梅、信笔乱涂，不讲章法，可是没有一些俗气。他钤印很特别，印文为法卢文字。

民初，他主编《大共和日报》，登载了朱天日的小说：《情海归槎记》，被租界当局控为有关风化，丹斧到法庭，代人受过为

被传者。法官却深慕他的大名，传询毕，和他谈古今稗史。丹斧大得意，认为自有法庭以来所未有。他又为《上海画报》每期写一打油诗，也连续数年。我统《联益之友》，也请他每期写一篇，他也诙谐为之，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主办人陆企豪，把原稿积起来，装裱成册。他住居沪西八仙桥首安里，我一次邮寄一东西给他，可是门牌号数记不起来，便在门牌号数下打一问号，他作复，以表明东西收到了，也是一首打油诗："首安里，是某号，大书居然寄得到。郑司农，呱呱叫！"

林屋山人步章五，知乐曲，广收坤伶为弟子，计有一百余人之多，莺莺燕燕，很为热闹。丹斧颇为欣羡，便由林屋介绍，女弟子也有若干人。我常到他寓舍去聊天，往往看到一班坤伶在他那里闹着玩。有一次，友人顾明道出版一说部，托我代求丹斧写一封面题签，当时丹斧一挥而就。写罢，却对我说："我的女弟子能作簪花格，也可写一张。"我欣然请她执笔，女弟子羞羞作态不肯写，丹斧便把女弟一把抓来，说："师命不可违，一定要写！"结果写了一纸，字迹很秀媚，明道把它作为扉页。原来丹斧教她们写字，已有相当成绩了。

丹斧曾任《神州日报》编辑，编辑室地位很窄隘。夏天，在那儿挥汗执笔，加之赵盾逼人，甚为难受。他就写了一篇：《太阳晒屁股赋》，揭载在报上，读者无不为之嗢噱。

他和吴中朱竹坪很莫逆。竹坪善治印，丹斧常在报端捧他，称为"朱高士"。又和俞逸芬为忘年交，称逸芬为"逸少"，所以"高士"、"逸少"经他品题，真所谓"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了。

遗少刘公鲁，他是贵池刘聚卿的儿子。喜过赵李家，昵一校书，面貌和公鲁有虎贲中郎之似。丹斧探得了，便设法取得了两

人的照片，一同铸版，并登在《晶报》上，一帧下注："刘公鲁"。另一帧注为"刘母鲁"，成为文坛笑料。

丹斧发白容腴，侪辈称之为"白发红颜"。可是我在抗战时曾见过他，已瘦瘁变了样子，未几，他就故世。据说是在弹烟匝地，烽火连天中受惊而死。他的儿子，供职邮政局，现在不知怎样，所有文物遗稿，也不知流落何处了。

秋瑾女儿王灿芝

王灿芝，是秋瑾的女儿，那是从秋瑾丈夫王廷钧的姓。秋瑾干革命，和王廷钧宣告离婚，灿芝改姓为秋，但外间叫惯了，还是称她王灿芝。

秋瑾东渡日本，资斧不够，不得已，告贷于盟姊徐自华。自华慨然助之，秋瑾大为感激，立脱腕上翡翠镯给自华说："我干革命，事的成败未可知，这镯留在您处作为纪念吧！"及秋瑾事败牺牲，灿芝渐渐长大，自华即把这镯交给灿芝，说："这是你母的遗物，见物似见你母，由你好好地保留着！"复撰了一篇《还镯记》，又《鉴湖女侠秋君墓表》。民国初年，当时的国文教科书，曾把这两篇作为教材。后来灿芝为其母编：《秋侠遗集》，由明日书店刊行。既而中华书局也刊《秋瑾女侠遗集》，较为完备，大都根据灿芝的本子，加以补充的。

灿芝曾肄业上海持志大学，和陈乃文为学友，都是南社诗人胡朴安的女弟子。陈乃文在沪西南阳路主持治中女学，能诗善画，别署蕙漪女史，和我有些翰墨缘。某一个星期日，乃文邀约了几

位文艺界人士，在该校举行雅集，朴安老人到得很早，我也参与其盛。灿芝翩然莅止，容态娴雅，但眉宇间露有英气，和寻常女子不同，彼此晤谈，落落大方。朴安在树阴下打了一套太极拳，便请灿芝舞剑，可是霜锋不容易找到，不得已，就用一根手杖来替代。她腾挪上下，左右回旋，真有似杜少陵所谓："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既止不喘不汗，确有一番功夫。过了一年，我又在诗人王蘧川家中遇到她，一遭生，两遭熟，我就告诉她，"秋雨秋风愁煞人"这句诗，不是令先母自己的作品，而是清吏逼供时想到他人的句儿而应付的。灿芝向我索阅原诗，过了一天，我就把清嘉道年间娄江陶澹人《沧江红雨楼诗集》中《秋暮遣怀》一首抄给她："人生天地一叶萍，利名役役三秋草。秋草能为春草新，苍颜难换朱颜好。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出门拔剑壮槃游，霸华拂处尘氛少。朝凌五岳暮三洲，人世风波岂能保。不如归去卧禧丘，老死蓬蒿事幽讨。"秋瑾喜诵前人诗，当逼供时，忆及这句，便写出来，作为供而不供的反抗语罢了。

抗战胜利，灿芝一度供职上海市政府，后远渡重洋，音讯杳然，听说病逝异域。敝笥存有某诗集（书名记忆不起），封面上尚有"灿芝阅读"四字的墨迹。其它书札，在十年动乱中被毁，不胜惋惜。

李公朴之死

李公朴是七君子之一，被蒋政权监禁多时，抗战军兴，才得

145282

恢复自由。曾去山西，任职民教馆和民族革命大学，旋赴重庆，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参加民盟，为西南负责人。后来在昆明和几位朋友开设一书铺子，借此糊口。那天细雨潇潇，公朴和他的夫人张曼筠在寓舍中，正在闲话家常，曼筠忽地站起来说："荒唐荒唐！怎么受人之托，却忘得乾乾净净。"说完，便挟了雨具，欲向外走。公朴莫名其妙，询问之下，才知道她有个女朋友，是位音乐家，拉得一手好提琴，有事想赴重庆，可是没有貲斧。因此预备举行一个音乐会，藉以筹措，她想到曼筠和某剧院负责人很熟稔，便委托曼筠向剧院商借场所。奈曼筠事多，把这委托遗忘了，这时忽地想到，便急匆匆要把这事代为办妥。公朴正闷得慌，说："我同着你去，借此疏散疏散吧！"剧院和寓舍相距不远，转瞬即到。当时剧院负责人一口答应，条件相当优越，曼筠心中很满意，打算明天给朋友一个回音，这事可告圆满了。面上带着喜色，和公朴一同返寓。因为下雨，且时间很晚，路上行人不多，走到离寓大约只四五十家门面，突然公朴大叫一声，随声倒地，血涔涔的流着。原来已给特务用无声手枪击中了要害，特务就一溜烟的逃去。当时公朴尚能开口，说："赶快雇车送医院。"曼筠遵命，送公朴到附近的医院里，可是出血太多，无从挽救了。曼筠是我友张小楼的女儿，这情况是小楼亲自讲给我听的。小楼虚于后嗣，仅有这个女儿，自嫁了公朴，半子之依，老怀弥善，岂料经这个打击，女儿成为寡妇，他老人家抑郁成疾，死于沪上。按公朴，江苏常州人，生于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狙击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七君子，公朴外，有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

欧阳予倩与《新桃花扇》

欧阳予倩，原名欧阳立袁，湖南浏阳人。他是多才多艺的全能者，能诗词，擅书法，又谙外文，可是这些才能，都被演戏和导演的盛名掩盖了。

我的师兄胡叔异办国华中学，拉我去襄助他，这时予倩送他的外甥女来肄业，这是我初次和他见面。后来和他在新华影业公司同事过一个时期，比较熟稔。那时他住在沪西复兴西路颖村，我时常到那擅写甲骨文的孙沧叟家里去聊天，因沧叟也住在颖村，就顺便到予倩家问候了。有一次，我的谱弟赵眠云获得了一把梅兰芳手绘的绎梅扇，非常高兴，想到曩年予倩和梅兰芳到南通演戏，张季直表示欢迎两位艺人，特筑“梅欧阁”，眠云拟将这扇请予倩一写，成为双璧。当时我去替眠云代求，予倩欣然挥毫，写着一手流转秀逸的行书，和梅画配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

予倩早期所演的旦角戏《宝蟾送酒》，我曾欣赏过。后来他从事电影编导，第一部所编的电影剧，是民新公司的《玉洁冰清》，第一部所导演的电影剧，是《三年以后》。编导有声电影，开始是《新桃花扇》，这是新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公司的主持人为张善琨，这时我和汪仲贤（优游）都在那儿担任编写工作，善琨不认识予倩，是请仲贤介绍的。一晤之后，便聘他导演古装片，把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桃花扇》故事搬上银幕。恰巧予倩新近到过苏联、德国、日本，参观过许多电影摄影场拍摄有声电影，很想尝试一下，当然一口答应下来。但他认为这陈旧故事

没有多大意义，就把仲贤编好的剧本，改写为现代剧，称《新桃花扇》，演述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青年和一个遭受迫害的女子的恋爱，故事轮廓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有些相类，可是思想内容却不一样了。

记得《新桃花扇》的外景是在杭州六桥三竺间拍的，张善琨和金焰、胡萍等数十人同行，予倩是导演，当然是主要人物，非去不可。到了杭州，选择一家大旅馆，开了许多房间分住着。那时旅客的姓名照例标写在房间门口，善琨独占一间，上面标着"张善琨先生"，其他只标姓名，没有称呼。这给予倩发觉了，顿时大发脾气，认为大家一起来工作，还分什么高低！便严辞诘问："怎样资格才是先生，怎样资格就不配称先生？"且忿忿然欲回上海，说："从此不再干这低人一等的事。"善琨恐怕事情闹僵，受到损失，忙叫旅馆经理出来向予倩道歉，并取下牌子，重新写过，一律都称先生，予倩才平息怒气。从这小小的事儿上，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平素明辨是非，富有斗争精神，的确是可钦可佩的。

予倩的著作，除《欧阳予倩剧作选》外，尚有：《唐代舞蹈史》、《电影半路出家记》、《一得余钞》、《自我演戏以来》、《话剧新秧歌剧与中国戏剧传统》、《我怎样学习演京剧》、《全唐诗中乐舞资料》，又翻译了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和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等。解放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逝世。

创设中国红十字会的沈仲礼

红十字会为国际性的慈善机关，一七九二年，创始于法国，

初名：战地医院。一八六四年始由欧洲各国集议于瑞士，把瑞士红底白十字的国旗，改为白底红十字为会旗。至于我国加入红十字会，则在清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而在上一年冬，日俄开战，把我国东北作为战场，国人遭流离死亡者不计其数。这时上海的士绅沈仲礼（敦和）恻然垂悯，遂创办红十字会，实施救护工作。可是没有和瑞士红十字总会缔盟，不能悬挂红十字会旗帜。不得已，商请旅沪西人，一同办理，创设上海红十字会，推举中西董事十二人，仲礼为主脑，清政府批准仲礼和各士绅之请，遣使张德彝至瑞士缔盟入会。总董事为沈仲礼、任逢辛、施子英三人。

不料当时粤人张竹君女士，却致书仲礼责难，登《民立报》云："公窃慈善二字，欺世盗名利久矣。今又欲将牛头马面立红十字会，以混世人耳目。日俄之役，公忽异想天开，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搜刮资财，即以我粤而论，汇至公处者二万金，而公未尝有一次报告。川鄂事起，公又未尝遣一所谓红十字会者往救同胞，鄙人不忍坐视，爰约同人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将急赴战地……。"仲礼立复之云："武汉事起，鄙人搜集物品，添聘人员，劝募捐款，未尝有一日之息，初三开会，初五成行，自问可告无罪。鄙人办理慈善事业，虽募款三百余万，未尝经理银钱。财政历由会计总董施子英观察主持，逐年帐目俱在，所以不即造报销者，因辽沈救护之后，即以余款建筑会所，及医院学堂。年来缔造经营，尤为繁巨，新瑞和洋行承造此项房屋，完工未久，施观察正在赶造报销，以副中外捐户乐观厥成之意，造竣后自当刊册宣布，女士拭目俟之可也……。"实则竹君有所误会，以致两贤相阨。按竹君毕业于广州博济医院医科，曾在上海南市医院当医生，后来自设医院。武昌起义后，黄兴由沪赴鄂，便乔装为红十字会救伤

员，该救伤队即张竹君所组织领导，竹君守独身主义，解放后去世，年九十有余。而这段掌故，已少有人知了。

我和赵眠云

眠云的家世，无须我来多赘，昆山胡石予先师曾为眠云的尊人撰有《赵书城家传》，略云："胥江位吴门西南，逼近阊阓，百货骈阗，商贾舟楫之所凑，而溪山明秀，阡陌纵横，长桥跨波，茂林丰草相掩映。余尝步游登览其地，辄夷然旷然，一寄遐想，谓倘有宅心正直之君子，托迹其间，以应夫山水清淑之气者。既而闻松陵赵君书城实居于此，以教其子，能读书，亲正士，为知者所称。君名福麟，生吴江之平望里，年十二，以承祧大宗来吴门。嗣父煜，喜宾接文士，蓄古名人书画，娴吟咏，任萧山县丞。曾斥私财，为人偿逋负，息讼争，晚年尤多隐德。君继任先志，好施与，能画，顾自以读书未成，溷迹市廛，既生子，稍长，即俾之一意于学，又令纳老成厚重之士，今君之子绍昌者，彬彬佳子弟，出少年侪辈上，则君之教也。君既待人以厚，乡里推诚，性狷隘，年三十余，以抑郁事，遇心疾，时作时已，至四十有五，卒以此殒其生，闻者惜之。配氏秦，生子男三，长即绍昌，次某某殇。"传中所谓的绍昌，即赵眠云。后来眠云办书城小学，无非纪念他的先尊，可称孝思不匮。

写到这儿，就要叙述我和他是怎样相识的。这时他的尊人尚在，居于胥江的枣墅，席丰履厚，享着荫下之福，从宿儒费乃夫，程得时学诗古文辞，凭着他的天资，不数年已有相当造诣。有一

次，他易弁而钗，化装大观园中的潇湘妃子，摄成一帧黛玉葬花图，居然丰韵天然，有言愁欲愁之态。便广征题咏，并采及蓉菲，我就大胆地胡诌了一首寄给他，不料很受他的称赏，特地亲镌了一小方鸡血石章见贻。隔了半年，他又和一位亲戚名红樵的，拟合办一杂志，取名《红云》，红是指红樵而言，云当然是眠云了，又复来信征稿，我的同砚友范君博也获到征稿信。君博具诗书画三绝之才，张丹斧以"裙屐少年第一书家"称之。一天，我和君博闲谈，偶然谈到眠云办杂志的事儿，君博说："他既向我们征稿，我们不妨约他和红樵来一图良觌，倘然意气相投，我们不妨参加合作。岂知一晤之余，我们觉得红樵其人有纨袴气，没有怎样好的印象。眠云看出了我们的神色，便毅然脱离了红樵，和我们实行合作，且由他提议，我们三人居然契订金兰，结为异姓兄弟，在金昌市楼杯酒言欢，然后同赴虎阜，在点头石畔合摄一影，留为纪念。不久这本杂志，改名《游戏新报》，在上海印刷，也在上海发行，挺厚的一册，内容非常丰富，执笔者，都是一时名作家。那发刊词，出于君博手笔，也谈及我们遇合的情况，如云："庚申仲夏，予自海上还吴门，人事稍减，烦襟尽涤，因集朋从，放小舟虎阜韩塘，日夕容与，诗文间作，聊以写怀。余欢未尽，奇兴忽发，友人眠云、逸梅，顾谓予曰：今世何世，乃有吾曹闲人，偶而弄翰，亦游戏事耳，乃可以却暑，岁月如流，凉飙且至，孰能知我辈消夏之乐，盍谋所以永之！予曰：无已，装一书册，署曰《新报》，不亦可乎！众曰善。海上尤多同志，尽人而求惠佳作，于是裒然成帙矣。编辑事竣，既发刊而有辞"。《新报》辟有剧坛一门，其时评剧方面的几位巨子，在《晶报》上大开笔战，闹得不可开交，未免波及到《新报》，《新报》不愿卷入漩涡，出了一期，也就不再赓续了。眠云和我别辑《消闲月刊》，

即在苏州印刷和发行，内容也很充实，共出了六期。

壬戌的秋天，范烟桥自桐花里移家吴中温家岸，吟啸余暇，和眠云合辑一七日报，名曰《星报》。我也赞襄其间，共刊行二十五期，改出杂志曰《星光》，以文会友，俊彦纷集，因组一社为星社，越岁双星渡河日，作第一次雅集于金昌留园，与会的为赵眠云、范烟桥、范君博、顾明道、屠守拙、姚赓夔、范菊高、孙纪于和我共九人。后来加入的由苏而沪，由沪而各地，一共有一百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更由星社蜕化为怡社，社中不设社长，主持一切的，都是烟桥和眠云。

眠云豪爽好客，尤喜接待四方文士，凡来揽胜灵岩支硎的，无不由彼款洽，尽觞咏之乐。甚至投辖设榻，原来他的宅第，有怡寿堂、晋思堂、心汉阁，甚为宽畅，使宾至如归。记得有一次，许指严来苏，眠云备汽艇直放邓尉，探梅香雪海。又一次，包天笑、周瘦鹃来苏，眠云和诸社友，伴游天平山，我也追随着，拍了许多照片，登在《上海画报》上，逸情韵致，迄今犹历历在脑幕中。又一次，张春帆和画家赵子云来苏，眠云设宴于他的枣花墅怡寿堂，遍邀同社和书画家，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赵子云对客挥毫，作芍药立幅，陈迦庵补兰，成采兰赠芍图，眠云题一诗云："采兰赠芍同风篇，画意诗情两茫然。一曲胥江门外绿，春花秋月自年年。"岂知不到数年，眠云以业务失败，寄迹春申，胥江畔的屋舍，易了主人，洵非始料所及。

昆山胡石予师，眠云对他也是执弟子礼的。某岁，他邀了石予师和我同游梁溪，访江南老画师吴观岱。得晤诸健秋，胡汀鹭、孙伯亮、严思庵诸子。翌日，天忽下雪，我们冒着弥天大雪上惠山，登漪澜堂，饮第二泉。又赴梅园，石予师口占二绝："十年忽忽成残叟，重到梅园兴转遐。多感天工忙点缀，满山飞雪代梅

花。”“却喜同游尽少年，风流裙屐各翩翩。追随着一苍髯客，霜叶来争桃李妍。”既而又到鼋头渚，渡太湖一揽万顷堂、项王庙诸胜迹，这也是值得回忆的。

在编辑事务上，我和他合作的，有《星宿海》一书，都是星社社友的作品，由孙雪泥代为刊行。又《联益之友》，为一种旬刊，内容是注重书画美术的。他的收藏东西，一一的摄影制版，登在旬刊上。他的著作，印成单行本的，有《云片》，这是本笔记，《双云记》，是一部小说，都是我为他设计刊行的，他素性疏散，决不会自己整理校勘，几经变迁，可能遗佚殆尽，这是实在情形，并非我在这儿丑表功。

他的姑丈，是吴江老名士翁印若，印若名寿祺，写的一手很好的翁松禅字，眠云受着这影响，也喜写着翁字。他对于艺术是有天才的，没有多久，居然临摹得很像，曾经写一副四言联给我：“襟怀尔我，肝胆乾坤”。他又能画，梅菊松石，寥寥数笔，自饶清逸之气，这是受陈迦庵老师的熏陶。他临死的前十天，犹绘了一幅梅花扇面，由邮寄赠我，当然我很欣喜，连忙装配扇骨，用以拂暑。印若的哲嗣翁瑞午，为名票友，能画花卉，我和瑞午认识，即眠云介绍的。瑞午挥霍成性，入不敷出，但还备着汽车代步，眠云劝他节省开支，汽车不必坐了。瑞午说：“别的可节省，汽车却不能不备，倘一旦不备汽车，那就暴露窘态，债户纷来索债，岂不更难解决问题。”我和眠云都为之失笑。

他业务失败，来到上海，这时我在沪北上海影戏公司工作，就卜居于公司附近的青云路。“一二八”之役，事前已有风鹤之警，我又替他觅屋在新闸路的赓庆里安全地带，总算没有遭殃。可是我自己却一再延迟观望，战事突然爆发，不及迁移，家具文物，什九付诸劫灰。我和内人就在他家借住了半年，及形势稍为

安定，才赁到新闸路仁济里某姓家的余屋，作为栖止之地。后来我家又迁到山海关路，更由山海关路迁到武定路，又由武定路迁到城南阜民路。恰又遭逢“八一三”事变，日寇向华界进攻，我带着内人和儿子汝德，仓皇出走。又向厩庆里眠云所住的二房东赁到楼下一小间居住，和眠云朝夕相见，对着满天烽火，兀是生愁纳闷。没有多久，我家搬到戈登路（今江宁路）国华中学宿舍里去。原来国华中学，是我师兄胡叔异办的，叔异拉我去担任高中国文兼校长室秘书。一自叔异伉俪西行赴渝，把校务委托了我。我就和眠云合作，由他任校长，我为副校长，谢闲鸥为总务主任，叔异的侄子胡思屯任教务及训育主任，通力为之，才把校务办得上了轨辙。未几，蒋吟秋自洞庭山来，就安排他住在校内，担任两班高中国文。程瞻庐、顾明道、程小青，也都来到上海担任国华的课务，情形顿时热闹起来。闲鸥、吟秋、小青，擅于丹青，课余便在校长室调粉染丹，从事合绘，瞻庐、明道和我为作题识，由眠云挥写。这样的生活，大约有两学期，无奈校址给屋主颜料商奚萼衔售去开设工厂。我们在威海卫路和戈登路普陀路口，因陋就简地继续开办，校分两处，难于管理，渐呈涣散现象。加之眠云有几位戚族，也在校中办事，为了琐事发生误会，致使我和眠云有些芥蒂。误会既经解释，眠云特地邀了吟秋、小青作为陪客，宴我于山景园。我从没有看见眠云流过泪，那天他却对我挂着双行热泪，我感情冲动，泪水也不觉突眶而出，从此我们依然和好。可是不久，威海卫路的校舍，又复遭着同样的命运，给屋主售去，并且拆屋别建公寓，国华的寿命，就此告终。国华是附有小学的，眠云就把小学部的基本学生，在附近另设书城小学，我也受聘徐家汇的志心学院，不暇顾问了。

眠云的夫人宋宝环，是名绅宋叔琴的女儿，中年下世，这给

眠云精神上一个很大的刺激。且感到上海开支太大，为节流计，又复迁回苏州，赁居曹胡徐巷二号，度着窘困生活。幸而他不但善书，又复能画，便藉书画以糊口，但在物价飞涨之下，凭着一枝笔，仰事俯蓄，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焦急，他怅惘，他愤懑，他悲伤，病魔就乘此来袭！咳嗽咧，气喘咧，脚肿咧，时发时愈，他犹负病鬻艺，其苦万状，直至一病不起。

民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旁晚，我由学校回家，很触目地瞧到一纸丧条，惊悉眠云于旧历五月初十日亥时寿终，择于十二日巳时大殓。我顿时神经似乎麻木了，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也没有一滴泪水，直至我带了这丧条到楼上小小的书室里坐定了，那悲哀的泪，汩汩地流着，湿透了我两方手帕。我和眠云的交谊，当在盖棺前，作最后的一面，那么须赴苏州，抚尸一恸，可是没有去，因我阅到丧条已在十二日的傍晚，即使乘着快车赶，也赶不及了，这是生平唯一的遗憾。翌晨，就写了一信去安慰眠云的太夫人，并把赙金汇了去。

《永安月刊》的同事吴康，集藏不少时人书画册页，他知道眠云能画，颇以未得他的作品为憾。春间，托我去信代求，无奈当时的眠云已经抱病，难于握管了，承蒙他很热情地取出一帧松梅小立幅，趁他的女儿企文来沪之便带给我，我转致吴康，并说明："这是病前画的，俟腕力稍强，再为绘一册页。"想不到这一诺言，竟无可实践了。

眠云身后极萧条，我们几位老社友和一些书画家，发起为他征集赙金，这小启事出于范烟桥手笔。如云："吴江赵眠云先生，好文艺，工书画，居吴门，春秋佳日，常开北海之樽；风雨故人，辄下陈蕃之榻。一时尊为祭酒，四方望属太丘。与朋好辑数种报刊，转移文坛风气。于地方公益，靡不量力匡襄，当仁不让，见

义勇为。无如书生不善治生，慧业何补家业，以至视事弗周，蔽蒙于外，用人不当，侵蚀其间，于是毁家以偿逋，厚人以薄己。揭逢国难，避寇海滨，主国华中学，为储才之计，复以人事不臧，基础未固，仅如昙花之现，未成桃李之蹊。胜利以后，举室归来，怅触百端，益深孤愤。既不工于逐末，乃无术以资生，欲为儋石之储，只藉砚田之获，忧伤憔悴，病骨支离，未届知命之年，遂辞尘以去。上有高堂，下遗弱息，一廛借托，数口零丁，际此米珠薪桂之秋，已至水尽山穷之境。仆等或因岁寒之盟，或共苔岑之契，但有寸心，恨无片力，乃于斋奠之日，为将伯之呼，海内必有仁人，吾党宁无义士，凡为声气之同，何必曾谋一面，惟此恻隐之念，宜乎皆有斯心。请移鲁酒之酹，为麦舟之赠，俾亡友有安吉之慰，遗族得解推之需，永扬仁风，藉励浇俗。谨启。”求助于人，这是多么可怜可悯啊！

这里补述一些遗漏的琐事，眠云早年喜搜罗书画，更喜藏扇，凡是海内有名的书画家，不论润例的多少，相距的远近，他总要设法求其一扇。若干年来，综合有数千把，他又觉得其中有纯盗虚声笔墨庸劣的，徒然惹人憎厌，就严格的选剔一下，把庸劣的付诸一炬，并撰了一篇《焚扇记》。他体弱多病，时常翻检医书，便通岐黄术，家人有些小病痛，他自己开个方剂，居然很应验。

同砚金季鹤的生平

年来写了许多感逝伤离的文章，尤其我们同社的社友，一一的下世，如程瞻庐、朱枫隐、顾明道、施济群、黄若玄、黄南丁、

屠守拙等，我都运着拙笨的笔，撰文哀悼，不料接着又传来既同社又同砚的金季鹤的噩耗，因此忆及杜工部的诗："故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由季鹤的死，又想到前辈金鹤望先生晚境的难堪。季鹤是鹤望先生的小儿子，幼有神童之号，极得鹤望先生的钟爱。季鹤的儿子同翰，读书光华大学，崭然露头角，鹤望先生的爱孙更甚于爱子，可是同翰病脑癌，不治而死，鹤望先生的悲痛，自不待言。

鹤望先生，是吴江大名士，和章太炎、李根源订金兰契，任吴中水利会会长，全家移居吴中，季鹤便在长元和公立高等小学校肄业。这时他的学名芳雄，我的学名际云，和他同学，风雨一堂，相与切磋，可是他家学渊源，天资又高，我望尘莫及。记得这时尚在清末，满吏端午桥在南京办南洋劝业会，那劝业会是全国性的，规模很大，附有各省教育馆，征集各省各校学生的书法、图画、作文、手工的优异成绩，季鹤伸纸挥毫，写了几副对联去应征，居然获得最优等的奖励，这是我十分羡慕的。后来他又和我同进草桥中学，他工韵语，又善填词，登载在一册挺厚的校刊上。

一自中学毕业，各自东西，分散了若干年，我们几个笔墨朋友，组织星社，每星期晤叙一次，起初是九个人，以文会友。参加的很多，他也来参加了，从此又复结着翰墨因缘。我所编的刊物，如《罗星集》、《星宿海》、《联益之友》、《金钢钻报》、《明星日报》、《大报》等，他都有作品见贶，帮了我很多的忙。在《联益之友》上，他写了《花海吹笙录》，用六朝词华，述三吴艳迹，最为读者欢迎。在《金钢钻报》上，他写了《吴趋影事录》，为三中篇所合成，用白话体，风趣活泼，为一时传诵。凡是这一类性质的作品，他署名锦浪生，或小江山馆主。《永安月

刊》添辟《繁星》一栏，我也拉他写稿，他把《有无涯斋笔记》寄来发表，这是掌故性质，署名季鹤。可惜这许多都没有结集成书，现在都散佚了。

季鹤豪于饮，玄妙观前几家酒店，没有个酒保不认识这位金大少爷。他饮酒不付现钞，节上一起算。阊门名校书吟香，通文翰，喜读小说稗史，且又苗条多姿，举止娴雅，江红蕉写长篇小说《江南春雨记》，特把吟香串插其间。有一次，海上许多文友赴苏揽胜，慕吟香名，吟香殷勤侑酒，若不胜情。这时我们几个人尽着地主之谊，季鹤也来参加，他知道吟香善饮，便和他照杯，由卮而瓯，罄酷始已，吟香粉颊生春，季鹤玉山倾颓。

民国二十二年的冬天，南社词翁王均卿卜居吴中。有一天，他邮寄我一封信，略云："今日有自云鹤望之子金季鹤者，年约二十余岁，侏儒面圆，戴一眼镜，西装革履，手挟四册洋书。据云：'我父鹤望先生，知我翁自沪迁苏，特遣我来拜望。'当时弟欲留其吃饭，则云：'要到教育局去，承邀谢谢。'及送之出门，临别，彼云：'我说实话，因在车站失去钱囊，回去车资无着，不得已，拟向我翁告贷。'弟即假以五元，问彼鹤望先生现住何处？谓在南京三牌楼西大街十三号。又谓在北平某学校执教鞭，此人言词闪铄，甚为疑讶，鹤望先生与弟虽闻名相知，却不曾见过。平日亦无函信往还，弟之迁苏，何从而知？所谓季鹤者，或系假冒，乞示知鹤望先生住址及季鹤之为人，以释弟疑。果是季鹤，自当应急。弟猜此人，决非正路，想不到来苏后即遇骗局，为之失笑。"我接到了这信，便函复均卿，代季鹤辩白。一方面我在《金钢钻报》上撰了一篇《真假金季鹤》。过了数天，季鹤写了《金季鹤长人为记》一文寄给我，要我在《钻报》上发表。这文很滑稽，不妨把它录存着，略云："大奇大奇！再来一个大奇！

不知可是我金季鹤睡梦中真魂出窍，会找到那闻名没有见面的王均卿先生，拆了他五只老洋的烂污，还要说梦话般说了一篇，结果连家大人都被拖到梦里去，什么住在南京三牌楼咧，什么在北平当教员咧，若说不是梦，那我连王先生的府上都不认识，若说是梦，那明明有个金季鹤去的，而且非但金季鹤之为金季鹤，连金季鹤的父亲居然也同了姓字，可奇了么？呸！奇些什么，这是我的灰孙子没出息干的划自勾当罢了。这倒险啊！险些儿教敝金季鹤有口难分。幸亏王先生说的彼金季鹤是侏儒面圆，是西装革履，我虽然自出学校门十年没穿过西装，但在这桂花香，大少僵的当儿，也许从箱底里翻出来，挡挡西北风。至于侏儒面圆，那不能硬装笋头的了。大凡和敝金季鹤有一面之雅的，谁都知道我是摇勒摇的长子，简直不说虚头身高六尺有零的长子，不唱什么武十回，决不会扮成个三寸丁的啊！身一长脸儿不会圆，不敢说鹅蛋脸，还像一条玉版糕，照这个派头，两金季鹤可适得其反了。我一想，彼金季鹤倒是个《金钢钻报》的读者，否则他决不敢贸然自称金季鹤，光降到王先生府上的。因为他知道我和王先生没见过面，才敢干出这勾当来。他又从哪里知道呢？噢！前天《钻报》上，逸梅不是跟王先生介绍几位苏州朋好么，此人好聪明，看了报，会福至心灵，从报上找出路，居然五只老洋入袋了。然他何以不说别人，独拣中了敝金季鹤，那却莫名其城隍庙，也许算是敝金季鹤有面子么！还要附带声明，以后关于敝金季鹤，要认明长人为记，庶不致误。临了，我还要向均卿先生一请，请在傍晚六时，驾临观前大成坊口城中酒家，敝金季鹤无日不倚在酒炉边，喝上几壶。王先生是雅士，当也爱这调调儿，既可以订订友谊，又可以认认正牌。倘恐再有第三个金季鹤，又在城中酒家划你老一顿白酒，那就得认明长人为记不可。或者问明堂倌便是了。哈

哈！”

季鹤的趣事，尚不仅此，他喜东涂西抹，诙谐百出，但不给鹤望先生知道。有一天，邮递员送来某刊物，恰被鹤望先生接到，拆开一瞧，登载着季鹤的一篇荒唐文章，鹤望先生大怒，立唤季鹤到前，问他这篇混帐东西，是谁叫你做的？季鹤便托言是范烟桥关照做的。烟桥是鹤望先生的弟子，结果代人受过，给鹤望先生训斥了一顿。

季鹤的诗，却一本正经的做着，如秋感云：“万里商声起，当秋百感增。壮心悲漫落，健羽谢骞腾。傲久身多骨，愁长腹有棱。放怀天地窄，把酒一凭陵。”又：“黄叶辞林下，年华逝不留。霜风感摇落，尘海悟沉浮。五岳横胸臆，千秋付赘疣。何当倾美酒，倚醉看吴钩”。饶有唐音，耐人玩诵。他任何作品都来得，鹤望先生逢到应酬文章，什九由他代笔。鹤望先生自称不擅书法。有一次和樊云门诗翁通翰论诗，云门复函，力称见地之高，并许书法之秀，鹤望先生很坦白地说：“这是儿子季鹤代写的。”

季鹤虽放浪不羁，写字却一笔不苟，遒美的小楷，用硃笔自加圈点。我觉得他的稿笺实在可爱，曾做过一次腾文公，把它誊录一过，然后把副稿发付手民，原稿留存下来，作为欣赏。他对于拙作，颇多谬赞，无非阿私所好罢了。当刊行《逸梅小品续集》，他为写一序，如云：“不论上下纵横奇思诡意之事，悉足以供其驱策，而倾吐于纸上。其文峭拔而简洁，劲若有骨，美若有章，选词琢句，宛丽而饶神韵，非恒人之所能及，于是逸梅之文，坐使洛阳为之纸贵矣。”当时我一读一汗颜，如今却一读一腹痛哩。

他逝世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一日，患的是肺病，也许这病

和平日饮酒过度有关吧！他为《珊瑚》杂志，撰一长篇小说《龙吟虎啸》，含有史料性，也没有刊为单本，今已无从看到了。

女小说家张爱玲

那消沉多年的女作家张爱玲，现在又复喧腾人口。有写她家世的，有评她小说的，有把她的作品列了著述表的，一致称她为四十年代杰出的女小说家。若干年来她远寓新大陆，和我国文坛较少联系，但她仍没有抛弃写作生涯，撰了一部《红楼梦魇》，原来她是个红楼迷。她还用英文译了《海上花列传》，颇得彼邦人士的喜爱。

张爱玲是名宦张佩纶的孙女，河北丰润县人，曾在香港读大学。一九四三年，她从香港来到上海，认识了一位园艺家黄岳渊。这时喜栽花木的周瘦鹃，常到黄氏园游憩，遇到了张爱玲。经岳渊介绍，知道她写了一部小说《沉香屑》。那小说很特殊，不标第一回、第二回；也不标第一章、第二章，却标着第一炉香，第二炉香，且笔墨轻清流利，逗人喜爱。瘦鹃和她相商，愿不愿意给他刊登在《紫罗兰》杂志上，她当然很高兴她的处女作能在刊物上发表，即请瘦鹃到她寓所，款以茶点，谈的很融洽。《沉香屑》一经刊载，大受读者欢迎。当时平襟亚主办《万象》杂志，也约她写稿，她写了一个长篇，按期登载。后来为了稿酬问题，各有异议，爱玲辍笔，不了而了，致长篇小说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憾，襟亚因此很不以爱玲为然。有一次，某刊物编辑组织十人写集锦小说，篇名《红叶》，襟亚和我都是被约的撰述者。襟亚

不忘宿怨，竟借题发挥。在集锦小说中，描述一对少年夫妇，打算赴友人宴会，一看手表，时候尚早，便在家园中看着新栽和旧植的花树，那女的忽发奇想，问老园丁："这里有没有狐仙？"老园丁回答说："这里是没有的，而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无非借此小情节以讽爱玲，襟亚写到这儿，点了我名续写下去。我接着写一对少年夫妇，以所约时间差不多，即驾自备汽车应约而去，把这妖狐云云，一笔撇开。这篇作品，不知道爱玲本人看到与否。

爱玲自称："生来是个写小说的人。"所以她写的小说很多，如《赤地之恋》、《秧歌》、《怨女》、《半生缘》、《鸿鸾禧》、《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十八春》等。傅雷生前，对她的作品，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评价很高。那编撰《小说辞语汇释》的陆澹安，也力赞她的《十八春》，情节与写作技巧，都有独到的地方。

朱文叔的一件长衫

终身从事于文化工作的朱文叔，逝世已近二十年了。他服务上海中华书局，历时很久，和张相，杨复耀、韩非木、倪文宙、吴铁声等很相得。解放后，才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在编辑教科书方面，他花过很大的精力，后因患了癌症，故长期在家休养，直至逝世。

他在中华书局时，除编刊了很多教科书外，又助舒新城、徐元诰等主纂《辞海》，钩玄提要，颇有贡献。此外又辑《初中学生文库》，《列子童话》、《左传故事》、《史记故事》、《百喻经寓言》等。他为了提倡普通话（当时称为国音国语），特地编了《标准国音国语留声片课本》，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创举。在抗日战争时，他力主民族气节，生活愈苦，操守愈坚。既而上海沦陷，成为孤岛，日寇威逼他，他大义凛然，不挠不屈，竟毅然跳楼自杀，恰巧那时他身穿一件宽大的夏布长衫，下跃时，纽扣脱开了一些，长衫被风鼓起，飘飘然有如一顶小小降落伞，减轻了骤然下坠的猛力，幸而没有殒命，仅足部受了重伤，虽经多方疗治，还是不良于行。

胡雪岩死期及遗像

货殖名人胡雪岩，清季有活财神之称。我曾为某报写一篇《活财神胡雪岩之死》，引起石田写了《关于胡财神的死期》，孺子写《胡财神及其死期的异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遂有人请我再考证一下，作为定论。

胡雪岩，名光墉。《中国人名大辞典》载着一条云："胡光墉，清杭州人，字雪岩，以商致富。纳赀为道员，捐输陕甘晋豫齐鲁吴越等省赈款甚巨。左宗棠西征，光墉购备军火，并筹运饷项有功，新疆平、特赐黄马褂。后负官私款项甚巨，被籍没。"雪岩是我老友胡亚光的曾祖父，我问过亚光，他说的和我《活财神胡雪岩之死》文中所提的相符合，那是死于一八八五乙酉十一

月初一日，即清光绪十一年。亚光家备有列祖列宗的生辰死忌表，当然不会错的。最近我又看到一本雪岩手创的胡庆余堂药铺的《铺史》，也说雪岩死于乙酉十一月初一日，更是确切无疑的了。陈乃乾在《子曰丛刊》第二辑，撰有《胡雪岩与左宗棠》一文。说雪岩于光绪十二年九月逝世，相差一年又两个月，是不正确的。

亚光且藏有雪岩遗像，曾铸版登载大东书局所发行的《半月》杂志第二卷第十号中。翎顶辉煌，端坐手拈朝珠，貌清癯肃穆，蓄髭鬖鬖，所谓喜神像，子孙岁时供奉的便是。抗战期间，杭州沦陷，亚光举家避难来沪，仓皇中不及携带累赘物件，事平返里，检点所藏，大都遗失，并这喜神像也不知去向。可是过了若干年，这幅喜神像，忽然在某骨董商人手里，亚光颇有购还珍藏之意，讵料该商人知道亚光是雪岩后人，迫切需求先人的遗容，就奇货可居，索价奇昂。亚光当时故意做出淡然的状态，似乎可购可不购，暗地里却托人向某商人议价购取，奈这商人不设店铺，是流动性的，兀是找不到，亚光只得引为遗憾了。仅存的遗物，亚光给我观玩，有一打簧表，阅年久，机件锈坏，无从修配，停止不能开动。又玉带一条，遗嘱一纸，那遗嘱字迹既拙劣、文理又不通顺，错别字很多，可见雪岩的文化程度是很低浅的。记得当左宗棠西征待发，雪岩上一条陈，洋洋数万言，有所谓："欲破贼，不外炮火之精，欲购炮火，莫如西洋之利。"云云，笔墨极畅达可诵，实则出于他人之手，这遗嘱倒是他的亲笔。惜经过十年动乱，遗嘱已被消毁了。

词人梁启勋欣赏珍珠帘

新会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字仲策，久居北京南长街，榜其书斋为曼殊室，榜额出于达县吴小村手书，盖取梵语吉祥之意。他与潘少槃、黄病蝶，虞仲元，黄叔伟等友善，时相酬唱。所居隙地，植木栽花，常和诸友共赏。某岁，自青岛移植一樱，花开烂熳，颇似海棠，乃于花下作诗酒之会。潘契园艺菊三千本，花时英英艳艳，秋色满篱，他亦徘徊其间，乐而忘返。有一次，在圆明园文源阁故址，见一藤本之花，叶似牵女，吐蕊韵雅，不知其名，既而得悉为珍珠帘，即以珍珠帘词调为题咏，一时和者纷纷。壬午春暮，他的园中，桃杏海棠芍药牡丹等争芳竞秀，他老人家高兴得很，又每花各赋一词以宠之，极芳菲怡情之快。某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京逝世，年九十岁。

启勋早年毕业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先后执教交通大学、铁路管理学院。曾为交大校刊撰《话旧录》，颇多人物掌故。又在《晨报》发表《曼殊室随笔》，后刊成单行本，分上下二册。又曾译《社会心理之分析》一书。此外尚撰有《词学铨衡》。

启超逝世后，他检得启超祭蔡汤诸文稿三篇，汇成一卷，而以其父哀启原稿冠首，名《攒泪帖》，长十余丈，罗癭公、陈叔通、曾刚甫、姚茫父、黄晦闻等均有题识。乙卯秋，葬嫂于香山，又检得启超的告墓文稿，及乙卯哭麦孺博长古一篇。丁卯四日，又附入公祭南海文。他并作解连环词写在上面。

他记忆力很强，童时即喜读《玉茗四种》，《红雪九种》，及《西厢》、《琵琶》、《桃花扇》、《长生殿》等，能记诵其中曲文二百折左右。进而读《张皋文词选》，颇觉不能餍足，遂由词选而遍读各家本集，且自己从事填词。庚午秋，赴青岛，于海滨见浪涛汹涌，引为壮观，作菩萨蛮词，起首："海波浮动群山立"，当时自念何妨留些迹象，藉供它日回顾，因开始存稿，并命集为《海波词》，先后凡二百数十阕。邵伯絅评其词云："不雕琢而自成格调，宋人之传境也。"当时承蒙邮贻一册。

赛金花认识的名流

赛金花嫁洪文卿（钧）状元，这时常熟曾孟朴官内阁中书，常出入洪宅，因得与赛金花相见。后孟朴撰《孽海花》说部，把赛作为书中线索，凡数十年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集中地拉扯在这条线上（直至燕谷老人的《续孽海花》，还是拉扯赛的这条线。）。赛向人说孟朴追求她不遂，所以在书上厚诬她。其时曾尚健在，有人以这事询问曾氏，曾立加辩白："洪文卿为余父君表公之义兄，同时又为阅试师之师，谊属太老师，故余当时每称赛为小太师母。赛嫁文卿，年十六岁，时余仅十三岁，岂解恋爱为何物。及余宦京师，常见赛于洪寓，觉得赛丰度甚好，双瞳灵活，纵不说话，而眼中传出像是一种说话之神气。譬如同席吃饭，一席十人，赛可以用手、用眼、用口，使十人俱极愉快而满意。总之，决不冷落任何人。"

《孽海花》最初几回，出于金松岑之手（署名金一），那么

赛氏应当认识金松岑了。讵知金始终没有和赛见过面。有一年，金在苏州，任太湖水利局局长，以水利事赴北京参加会议。有人邀金同访赛氏，这时赛已美人迟暮，无复风姿可言，金婉辞说："只有老名士，哪有老美女，还是算了吧！"即束装回苏，没有几年，赛便香销玉殒了。张次溪拟在冢前树立一碑，请松岑撰文，松岑说："我文恐有疵语，是否适合，请酌之。"结果，由杨云史（圻）撰写。

冒鹤亭曾任温州关监督，道出沪上，时赛在沪悬帜应客，冒在赛的妆阁，盘桓浃旬。况蕙风、朱古微、陈石遗等词人，也常来宴叙，厥后赛寄给鹤亭一封情致缠绵的信（曾登载《古今》杂志），实则这信出于蕙风手笔，故弄狡狯而已。陈石遗因金松岑没有见过赛氏，便告诉松岑："赛极娟好，有福泽相，惟口腔稍大些。"

戊戌六君子之一侯官林旭，他对于赛颇有好感，李拔可藏有林旭致彼的信札，有一通云："曹君小照，前留在尊处，想必收好，千万记着带出来，至要至托（在至要至托四个字上加了几个圈），此人已成广陵散矣。拔兄足下。"信旁拔可附有识语："曹君即曹梦兰，后改称为赛金花。"《晚翠轩集》中，如《和友人韵》，《与石遗大兴里饮罢过宿有叹》二首，即为赛氏而作，殆所谓本事诗了。《晚翠轩集》，即林旭的遗著，兹录其《和友人韵》云："锦车使者归来晚，雾阁云窗又起家。楚岫梦回洵美矣，汉宫望久讵非邪。君王自失河南地，颜色能骄西海花。生不逢辰尚倾国，也将嫉命托琵琶。"《与石遗大兴里饮罢过宿有叹》云："往日矜夸一任谩，远来共醉事殊难。高楼罢酒天初雨，短榻挑灯夜向阑。流落倾城同一叹，忖量终岁得多欢。此怀恐逐晨钟尽，留遣回肠报答看。"大有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之

概。

赛晚年在北京，生活艰苦，刘半农曾去慰问她，谈了许多过去的事，半农为她写了一个年谱，但赛自述，有失实处，这年谱也就不可靠了。那位以撰《性史》出名的张竞生，屡次馈赠她钱物，无非恻隐之心，补助她一些生活费罢了。

也说袁世凯的《戊戌纪略》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颇多珍闻佚乘，袁世凯的那篇《戊戌纪略》，也列入其中。那《选辑》的编者，在篇端加着一段按语。云："据北京历史博物馆原抄本印。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作于阴历八月十四日，即阳历九月二十九日，乃在六君子被杀后之次日。袁世凯所记，多为旧党和自己辩护，因此不可全信，编此仅作参考"。

据我所知，袁氏确有这篇《戊戌纪略》，藏在他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养寿园中，从没有在哪里发表过。记得在民国十年左右，我的内兄周梵生，在袁家当西席，教袁寒云的儿子伯崇、叔骝等读书。梵生那时已看到这篇《纪略》，录副寄给我一阅。当时我在吴中，和赵眠云同辑《消闲月刊》，便拟把它作为史料揭载。为郑重起见，先请梵生征得袁家同意，不料袁家认为不宜发表，只得作罢。隔了一年，那位曾充袁氏幕府的林屋山人步章五，在上海办《大报》（小型报的一种），他就毅然把这《纪略》公然刊出，引起史学家的研究。后来《纪略》的原抄本，归到北京历史博物馆，那就不知怎样的线索了。

戊戌政变，那是谭嗣同事前和袁氏密商，袁氏弄两面派手段，一方面表示激昂慷慨，允如所请。一方面连夜向直隶总督荣禄泄密，出卖了新党，由荣禄报告慈禧，慈禧立从颐和园回宫，囚禁光绪帝，且下令逮捕新党，祸事发作，六君子被杀。可是《纪略》却这样叙述："谭嗣同夜访，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云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兹有硃谕，请予出硃谕宣读，立将荣某正法，即以予代为直督。并派兵围颐和园，大事可定。谭言时，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谭又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密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以上云云，说得何等光明磊落，讵意行为恰恰相反。袁氏卑鄙谄媚，利禄熏心，而新党与虎谋皮，竟遭杀身之祸，这一段，袁氏便讳言了。

袁氏的《纪略》，处处为自己辩护，极颠倒是非之能事。后来，他的次子寒云，又在《晶报》上发表《新华私乘》，虽不讳言告密，然诬指新党为包藏祸心，阴图乱逆。如云："戊戌政变之初，康有为以说惑景帝（即光绪，因光绪有德宗景皇帝的谥号。），帝冲幼无识，不辨其奸，遂重任之。设懋勤殿，夺军机权，有为渐施离间，欲假先公之兵，谋危孝钦后。先授先公以侍郎，继使谭嗣同至小站劫先公，假帝诏，命先公囚孝钦后，杀荣禄。先公早识宄谋，乃佯诺之，隐走告荣禄，禄仓皇请策，先公嘱禄密诣颐和园，请命于孝钦后，禄亟入觐奏，孝钦后从容返跸，立禁帝于瀛台，仍垂帘听政，斩有为党谭嗣同等五人，及有为弟广仁于市。"贬斥新党，也是根据《纪略》为作辩护罢了。寒云

别有《辛丙秘苑》一书，也刊载在《晶报》上，对于袁氏暗杀宋教仁，洗刷净尽，如云："宋遁初入都，先公一见，即大称赏，每谈政事，辄逾夜午，欲以内阁畀之。二年冬，予适在沪，知先公遣秘使迎遁初者数次，遁初察之稔，欣然命驾。行之先，陈英士、应桂馨等宴之，筵间，陈询其组阁之策，遁初曰：'惟大公无党耳！'陈默然，应詈曰：'公直叛党，吾必有以报。'言时，即欲出所怀手枪，座客劝止之。遁初曰：'死无惧，志不可夺，'遂不欢而散。而陈、应日相筹谋。予故友沈虬斋，陈之党也，曾谓曰：'遁初不得了！'予详诘之，虬斋曰：'同党咸恨之，陈、应尤甚。迩来靡日弗聚议，虽亲如予，亦不获闻，偶密窥探，辄闻遁初云云，辞色不善也。'未几难作，遁初竟死矣！"这个烟幕弹，也是混淆视听的。

诗囚梁鸿志

长乐梁鸿志，佳人作贼，早服上刑，那是死不足惜的。但援不以人废言而论，他的诗芳悱多感，隐微诙诡，确有独到之处。生前曾刊有《爰居阁诗集》，凡九卷。后来又印了续集一册，版式装订，都很精致，他用来贻送朋好，非常得意。岂知好景不常，冰山骤倒，他被系入狱。入狱是丙子三月，是年初冬即执行死刑。在狱中无可排遣，便叉手吟哦，积诗一百多首，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为《入狱集》，下卷为《待死集》，经好事者把诗抄录出来，我辗转借来一阅，他的狱中生活，藉此可见一斑。狱中乏食，他常把伊府面代饭。家中时送东西给他，有荔枝月饼、鱼翅、

杏仁酪之类，足快朵颐，这是他因求之不得的。他还以为资生之具不备，有《七无诗》，一无床、二无几、三无灯、四无砚、五无酒、六无书、七无茗壶。他本藏有龚春壶，为希世之品，所以他有“纵教留得龚春在，狱吏前头不敢尝。”之句，认为绝大遗憾。他藏书颇多珍本，一自被系抄没，若干万卷，无一存留。讵知有汲古阁本《元遗山诗》，事前被友人借去，至是由家人取归，送至狱中，为仅存之硕果，他便在狱中日事校读。遗山论诗，以“天高地厚一诗囚”讥孟东野，他就把“诗囚”二字作为自号。他很镇静，常为人写扇题图，临死前一夕，犹为薛大可《昔游诗》作跋。凡此种种，都足为异日掌故资料。

胡石予先师的画梅

斋头悬着横幅绛梅，老干生枝，红英疏落，上面题着数字：“奈朝樽酒浮新绿，旧岁盆梅吐浅红，”这是先师胡石予先生的遗墨，我闲着无是对它出一回神，发一回呆，因为瞧着这一帧遗墨，那脑幕上便不觉涌现着疏髭苍颜、布衣朴素一位老诗人来。一会儿仿佛他老人家仍在吴中草桥学舍，而我也年光倒流，执经问难，他检着鄂架牙签，把前人的解释，指给我看。一会儿又仿佛和他老人家冒着风雪，划船到蠡头渚去，他老人家就把铅笔在记事簿上写成古风一首。一会儿又仿佛和他寓楼清谈，今昔的一切，都作为谈话的资料，原来我们师生的感情很是笃厚，毋怪印象深刻，不易磨灭了。

先师画着一手很好的梅花，尤其是墨梅。间写红梅，题着

“胭脂买得须珍重，不画唐人富贵花”，也很有致。有时且作红绿梅，那又妩媚旖旎，别成风格。

先师作画，据他所撰《画梅赘语》的称述，是快翁指导他的，今把这《赘语》录一则在下面：“快翁能诗，工隶书，尤善画梅，余之画梅，实自翁发之。余年弱冠，翁已七十余，与余同试金陵，极爱余诗，而亟劝勿作，谓恐妨进取也。既而乞其画梅两帧，及寄来，则得八帧，谓有某君亦世交也，寄纸乞画，余以其人不能诗，殆亦不识画，故挥毫已毕，择其尤者分赠足下，余得之大喜，赋诗谢之，后遂并始写梅矣。一日，翁来视余画，曰可，将别，以一语相赠，谓平日宜观玩旧本，动笔时，当一切扫去，万不可临摹，一临摹，则为旧稿所缚，不能变化矣。余谨铭佩此语，今虽画百幅千幅，无一幅同者，则翁之教也。余于平时，观玩昔人稿本之外，尤喜观老树古本，谓颇有寒梅奇崛之态。又疏枝带月，洒落素壁，亦俨然一幅画稿也。昔人作草书，随处取意，余于写梅亦然，则扩广快翁之语而得者。翁作古已二十余年，所为诗曰《飘鸿集》、《补梅草堂集》。《飘鸿》皆难中之作，尤多佳篇云。”按快翁管氏，名槐，字少枧，晚自号快翁，太仓南门外雪葭泾人。

据吴湖帆见告，先师画梅的动机，却在某年，他的尊翁讷士先生在苏办师范讲习所，先师由昆山方唯一的介绍，来苏担任讲习所的教职。那时便借他南仓桥旧宅的鸳鸯厅作为临时办事处，厅事的窗格，那窗心纸颇多出于他的先祖意斋手笔，画着几笔简单疏逸的墨梅，先师长日无聊，濡毫展纸。学画梅花，藉以消遣。所以先师的墨梅，枝干也是简逸挺硬，所谓先入为主，后虽加以变化，然尚有迹象可寻。这说和《赘语》有分歧，姑两存了吧！湖帆读书吴中草桥学舍，亦先师的弟子。

画梅请兵，这是先师生平唯一得意事，有《画梅请兵歌》一首，纪述这段佳话："平日喜写梅，消闲无挂碍，一自索者众，攒眉等偿债。岂知卫桑梓，用作请兵画。去年我乡里，猝然肱篋辈，一夕劫九家，明火持军械。官役四出捕，首从并就逮，众供无异辞，渠魁抵死赖，迁延一岁余，逍遥法网外，恶徒未予惩，盗风炽何怪，况复值隆冬，商民心戚戒。比闻农佃户，又罹群盗害，警告须预防，合词请兵队。周（曙东）李（君默）二君偕，晋谒林统带（王废基营）。虽不见峻拒，亦未一诺慨，但云防汛多，势难遍分派，禀商程抚军（程雪楼），君等且请退。既出共踌躇，李君向余丐，道林虽武人，颇闻无俗态，临池宗鲁公，风雅殊可爱。书画本一途，苔岑讵分界，盖写老梅株，投赠为绍介。或者气谊亲，不至有隔阂。闻言欣然从，磨砚墨充沛，濡笔即挥洒，神采与古会。纵横逼苍劲，历乱动芬霈，同一馈遗事，尚不涉暧昧。迅哉驻防兵，移拨五日内，闾阎得安枕，阖境咸称快，同声感林公，厚惠蒙赐赉。请兵倩瘿仙，艺林添佳话，其实细事耳，关系原不在，行政有权衡，余言自嗤鄙。"

敝箧中尚存有先师画梅润例一纸，那是我和高吹万、柳亚子、姚石子、余天遂、樊少云、汪鼎丞、赵眠云、范君博具名代为重订的，润例很低廉：屏条三四尺每条一元，五六尺每条二元，七八尺每条四元，横幅同，整张倍之，雪景加倍，设色加二成。扇册每件一元，先润后画，立索不应。收件处苏州草桥中学、昆山蓬阆镇。先师且在润例后，题有一诗："鄙生画梅三十年，题画诗亦千百首，用覆酱瓿糊败壁，差堪胜任他否否。乃者索画人益多，秃尽霜毫如敝帚。为劝润例一再加，啧啧逐臭来诸友，都说此非造孽钱，可购书读可沽酒，荒荒世界万花春，一笑从云忘老丑。"

程仰苏先师，邃于经学及许氏《说文》，因自号师鄦，和石予先师同事吴中草桥学舍十五六年。仰苏先师病殁开吊，石予先师因假期在乡，身体不适，颇畏奔走，缺于一拜，后开学到苏，便画梅一幅，题挽诗于其上，在中庭焚化，挽诗云："草桥风雨自年年，高阁明灯手一编。三载南城移疾去，少微星已殒长天。""研经远溯汉师承，桃李门墙久著称。今日心丧诸弟子，龙蟠凤逸早飞腾。""落落襟期迥不同，那禁洒泪向秋风。诗忘留稿林君复，书积成巢陆放翁。""哀乐中年故自伤，右军身世亦悲凉。枯桑海水天寥泬，怅断江楼话夕阳。""对榻危楼述旧诗，十年尘梦断游丝。布衣犹作东庐客，剪纸招魂月落时。"

画梅画叶，画梅画梅实，和画梅但画繁枝不补一花一蕊，这都是先师作画的创格。他老人家自己记述道："半兰旧庐后园中，甲子八月，齐卢战争时，仰视天空飞机，瞥见梅树着花，以为异，其后陆续开放，至九十月间，而梅叶未尽凋落也。适为友人作画，遂赘以残叶，创空前未有之画稿也。"又一则云："少时屋后荒篱之南，有梅一树，多年不著一花，乃戏为《催花曲》，而所画仅作繁枝，亦纪实也。"又一则云："前年消暑在家，邻家王姓儿童，年七龄，持纸扇要余作画，余为画梅三枝，着十余花。童子欣然问余曰：'何日结梅子？'余戏曰：'明日。'讵知明日，童子又持扇来，请画梅子，余以昨日曾言之，不可欺也，乃为缀梅实数枚于疏枝间，又创空前未有之稿。追忆及之，不禁欲笑。"

先师见贻的画梅，当推一立幅为最精，水墨不设色，孤觉古逸，题识云："莽莽苍苍，寒星之芒，孤涧有光，满山流芳。是帧为某君写，右方一角污于墨，易去，嘱装潢家补缀之。戊午春日，石予识于吴门草桥学舍。"又加题云，"逸梅同学弟，敦气

谊，重然诺，不矜才，能自立，自是有志之士，以拙画赠之，为耀仙添一知己。辛酉季秋，胡蕴志于草桥学舍。”我移家来沪，这画张诸沪北青云路之素壁，经过“一二八”的锋火硝烟，这画却安然无损，真可谓历劫不磨了。又红梅立幅一，题云：“花知主客俱不凡，一夜春风融绛雪。逸梅吾弟乔迁沪上，写此为赠。己巳春初，胡蕴录范成大红梅句。”又红梅册叶一，题云：“愁红怨紫漫相猜，谁貌罗浮片影来。画到胭脂颜色冷，始知桃李是凡才。张船山诗。逸梅同学友雅属，庚申孔诞日写，石予。”钤印二：一“病梅”，一“一树梅花”。又墨梅扇一，题云：“尘牍渐清闲徙倚，一尊薄酒酹梅花。薛慰农句。逸梅吾弟雅鉴。戊辰重九后三日，石予。”扇之又一面，为张丹斧书，今则两人都已物故，成为不可再得的遗墨了。先师画梅外，间亦写兰，我又藏有写兰册叶一帧，怪石一拳，兰苗石罅，伍以灵芝二枝，别饶韵致。题云：“兰生空谷，不以莫服而不芳。戊辰秋仲，石予写于听秋轩。”这是很难得的。

先师和胡寄尘神交没有谋面，寄尘为题近游图，索先师画梅，画成，题诗云：“尔我未识面，结想在梦寐。我为我写照，瘦有梅花意。君貌复如何？倘与花无异。”又云：“折花寄驿使，客到花何处。写入尺素中，春风常不去。”又为高天梅画梅，题诗云：“淫霖作秋患，遂伤禾与棉。吾民生活事，哀哉听诸天。兀坐思愈苦，写梅心自怜。故人久不见，乃寻翰墨间。风雨犹未已，对此将何言。”

先师家有古梅一株，偏入邻家，南邻建屋，便被伐去大半，根株受了重伤，不久萎死。这时先师适赴试白门，以致没有磋商余地，先师念念不忘，画梅题语述及之云：“忆昔东篱外，一株梅最古。邻家结茅屋，老梅泣樵斧。于今十载余，迁延未经补。

常为梅写照，千枝万枝许。耿耿视此心，区区何足数。恩买山僻地，诛茅拓花圃。尔为入幕宾，我作东道主。待尔花发时，深居不出户。”题就，友人张君见了，把盆景红梅一株易去。

先师自题画梅绝句，意境冲夷，直抒襟抱，录几首如下：“冬菜汤和豆瓣香，咸酸味最耐人尝。如斯淡泊宜消夏，写幅梅花引兴长。”“自是人间疏懒才，不宜金殿玉楼台。穷檐古屋谁知己，竹偃篱根松卧苔。”“玉笛江城听落花，故人离索又天涯。一枝破笔三杯酒，满屋诗声客在家。”“冰雪聪明风雨酸，忧来感触又无端。柴门一闭斜阳里，冷入心窝骨亦寒。”

叔异兄是先师哲嗣，事变后入蜀。山居多暇，便临着乃翁的稿本，居然楮素着花，余韵犹在。叔异深苦没有题句，来信嘱抄先师的画梅诗，我曾一再抄录，附入邮筒寄去。古人所谓克绍箕裘，叔异真可当之无愧。

若干年前，心汉阁主邀我和先师游梁溪，同访老画师吴观岱，既返，先师画墨梅小幅，并题七古一首，写在画隙，邮寄观岱老人。先师自谓：“班门弄斧，借诗以掩其陋。”这是先师的谦逊语。诗录于下：“九龙灵气入君袖，化作一枝笔苍秀。山水人物日出奇，大江南北推耆旧。入门喜得见山人，长髯白雪瘦有神，论画一吐心得语，中天月朗开层云。山人出山为壮游，匹马北看黄河流。万山挟我画师去，绝好奇缘燕市住。知己乡士老南湖（廉南湖），秘阁同观万轴图。宋元以还作者众，追摹日夜心神舒。归来雄视六合内，龙门声价高一代。投赠不肯不择人，是何意趣群疑怪。沧桑世界感飘萧，人老湖山酒一瓢。秋风岁岁病缠苦，今日快谈兴高举。对客殷勤无倦容，貌古语古情亦古。出示杰作精气凝，我敢许君大寿征。”题句多，几乎写得满幅了。

游梁溪时，认识文友孙伯亮，先师画梅赠给他，题诗云：“夕

阳老树影横斜，仿佛孤山处士家。正是东风催解冻，满林晴雪有梅花。”“导我山游初雪时，未遑溪馆一题诗。要当重访高人宅，寄语梅花莫怪迟。”顷晤诸健秋画家，得知伯亮近亦在沪，拟访候他，告以先师客死事。

蒋吟秋托转求先师横幅画梅，不料画就，为殷洪乔所误，没有收到。先师知之，便裁纸素，重作一帧，借张皋文《茗柯词》水调歌头句补题云：“东皇一笑相语，芳意落谁家。”即景生情，很为得体。后晤见先师，谈及补画事，先师录写最先所作那幅上的题句：“后门早起启篱笆，不怕春寒老自夸。旭日未升啼鸟噪，晓霜如雪看梅花。”

书画作伪，于今为烈。先师的墨梅，外间颇有伪品发见。同学王君在冷摊买得先师画梅，欣然给先师瞧看，先师说：“我的画，虽不见十分高妙，但如此纷乱无序，俗气熏人，那么虽初执笔的时候，也决无这样的丑劣，那是赝鼎无疑！”王君听了，很为扫兴。先师道：“我尚有补救办法，你且磨墨来！”便在左边空隙，补写梅花一枝，并加题句：“生前已有假名者，死后可知价值高。笑语王生休懊恼，为君左角一添毫。”“我画梅花四十春，冷摊发现已频频。不知雅俗难淆乱，婢学夫人惜此人。”

盐城徐荔亭，为元和县学官，善画墨梅，先师很慕羡他，持纸往访，没有晤到。次日，荔亭到先师校中来回谒，一见如故。谈了许久，先师出示已画，荔亭大加赞许，谓：“干间焦墨数点，超脱有神，非老手不能办到。隔了数天，荔亭画屏幅为赠，先师报以七古一章：“我画梅花无所师，好此辄杜撰为之。未见王元章墨本，乃摹林和靖梅诗，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时时吟此十四字，非亲炙亦私淑私。今年忽见先生画，独得此诗之神奇。自愧不如城北公，大巫在前小巫疑。犹幸草木我臭味，

奚必专求古人为。蹑门乞画适相左，冒昧之罪所弗辞。乃者明日劳枉顾，一见真如旧相知。扑却俗尘三百斛，笔墨以外非谈资。匆匆别去无几日，生笺数幅迅寄驰。既惊神速复神妙，拍案叫绝乐不支。枝干何所似？古劲秦篆碑。花萼何所似？顽艳唐宫词。拳曲如怪石，棘刺如立锥。侧者如鹤翅斜出，倒者如龙爪下垂。骨格苍秀如松柏，精神飞舞如蛟螭。复如古美人，姗姗步来迟。浣纱波溶溶，苧罗越西施。枝雪风萧萧，绝塞蔡文姬。稍肥愈觉玉环美，微瘦不损飞燕姿。自喜艳福颇不薄，乃以尤物老自随。晨夕晤对索之笑，居然秀色可疗饥。从此写梅有师承，诗律俱细又可期。报诗一章肃再拜，投赞门下礼亦宜。”题句信笔出之，错落可喜。

一度有人提议以梅为国花，先师画梅，为兴益高，便嘱门下士周实刻“国花”二字印章，周实并加边款长跋：“石予夫子酷爱梅花，种植既多，画亦数十年，凡应人之求而流传者，岁逾千帧。近闻人议以梅为国花，因命实以国花二字制印，殆与渊明茂叔之爱，同其意也。戊辰春，门人周实记。”这颗印章，尚保存在他后人处。

先师病殁铜陵，那时为民二十七年八月廿六日巳时。此后，门生故旧，如高吹万、范烟桥、赵眠云和我四人，感逝伤怀，假沪上法藏寺举行公祭。这天参与的很多，姜可生撰了二首诗：“垂老携家出，仓皇为避兵。梦归耽化鹤，仙去白骑鲸。学圃摧耆哲，骚坛失主盟。铜陵风雨夜，萧瑟想平生。”“尺幅画梅好，常存篋衍中。如何今夕酒，不与故人同！黯黯人间世，萧萧江上枫。我来歌楚些，吹泪满西风。”这天并陈列先师遗作，有墨梅，有绛梅，有绿梅，有雪梅，约有数十幅。

姜可生所藏先师的画梅，是柳亚子代索的。可生有两信寄亚

予，其一略云："同社胡石予君，其人何似？闻善画墨梅，足下愿为我媒，丐得一帧否？昔彭雪琴眷杭州名伎梅仙，后梅仙死，彭氏尝誓画十万梅花，以志终身不忘之意。愚想慕彭氏为人，而所遇复同，独恨愚不能工画事，且所恋之梅影，犹在人间，黄金作祟，好梦如云，世少黄衫客，李益终为薄幸人耳。石予先生倘不我弃乎！则我死后，也留得一段伤心史，不让彭氏独步。愚命系一发，死期迫矣，足下其速有以报我。"其二略云："早日接海上颁来琅函，并石予先生法画，交颈枝头，灵犀一点，石予知我者也，乞代为谢。"可生名嵓，别署杏痴，南社诗人。

东江王大觉致函先师索画梅，有云："与公未识一面，未通一札，读公诗文，窃仪其人。今忽尔以寸笺达公者，欲乞公画梅耳，则绿萼梅为我二人作绍介矣。西向发此言，想见剖函时掀髯一笑也。寄奉《青箱集》，《乡居百绝》各一册，为先施之馈，法画亦祈早日见饷。此函专为乞画而发，不及它语，留它语，作第二函资料也。"又有乞画诗二绝："家家花事阑珊矣，五月江城今又赊。敢乞孤山图一幅，不愁春尽叹无花。""昔日我家宾竹翁，龙蛇数纸得昆峰（昆山钟若玉女史，尝为先高祖宾竹翁画梅，今已不知飘零何所矣）。百年冷落罗浮梦，仍向昆峰觅一丛。"既而先师谓："画梅喜画巨幅，纸小便无用武地。"大觉戏占一绝："画梅幅小负君才，却似幽花撑壁开。试问乾坤如许大，可能容得几枝梅。"

袁雪庐老人擅画梅，虬枝铁干，老笔纷披，颇得郑小谷《后梅花喜神谱》大意。晚年手震，不能作画，致书先师索画梅云："仆甚爱君墨梅，闲雅非流俗人所能赏鉴，仆虽亦弄翰三十年，然自视形秽，直类荒伧，乞来春为仆写一横幅，并题诗数章。仆今病不出门，当张君画素壁，坐卧香雪之旁，以乐吾余年足矣。"

不料越岁初春，雪庐遽归道山，先师便画梅横轴，题挽诗于空处，寄给雪庐的后人，嘱他焚之灵前。

顾冶仲，为先师四十年前的旧友。冶仲常在北京，某年秋日，先师出游白门，冶仲适南还，招先师饮于桃叶渡之绿柳居。别后，索先师画扇，不料为邮吏所误，搁置一年。冶仲更托人带扇至蓬阆镇，先师迅速画就，题七绝一首："东风嫋嫋柳依依，万片梅花作雪飞。霁色初开春乍暖，鸟声啼破绿烟肥。"跋云："此余近日所为诗也。写梅花入珍笥，远寄数千里故人，不愁飘落矣。"

先师困居铜陵，乏人照料，颇想来沪，画了几幅梅花，预备到沪赠给友好的。并有一帧已写就我的名款，后来铜陵沦陷，许多画幅一股拢儿给人攫去。先师惊悸成疾，失于医药，致死异地，而我应得的最后纪念品，不知落在阿谁之手了。

梅竹双清话石伽

梅竹是花卉中的逸品，画家必须胸中有逸气，然后把这逸气贯注到纸幅上，才能为逸品传神。西泠画家申石伽，不论花卉山水，样样都擅长，尤其梅竹更为此中突击手。

石伽生于一九〇六年，是名画家申宜轩老人的文孙。家学渊源，十二岁即能画梅，圈圈点点，自成章法。逢到夏天，乡里间纷纷请他画扇，他来者不拒，画名随之远扬。他又喜填词，梅幅题着长短句；一次，俞陛云太史（平伯之父）南来，偶然看到，大为称叹，便收他为门生。他绘了一幅"俞楼请业图"作为纪念。原来俞楼在杭州孤山相近，傍山建筑，为俞曲园的别墅，陛

云乃曲园之孙，仍作为啸傲吟咏之所哩。

石伽画梅，积累了若干年的功力，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每一涉笔，不但得其疏影之姿，又复具有暗香之妙，对之如处身罗浮邓尉，几忘尘世间有扰攘事。且其布局变化多端，不可捉摸。曾见他为人绘梅花通景屏，凡三大幅，这三幅任你怎样颠倒顺逆，都符画理。分甲乙丙为一组，甲丙乙为二组，乙甲丙为三组，乙丙甲为四组，丙甲乙为五组，丙乙甲为六组。或密或疏，或浓或淡，而梅的枝干无不纠连结合，似乎冷香一片，溢纸而出，那是多么出奇制胜啊！

他的画竹，早年有《万竿烟雨图》，那是山水中的竹，印入画册。近有《竹谱》，金针度世，起示范作用。郑有慧从之画竹，为编前人画竹理论，附诸《竹谱》之后，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他时常到园林中去看竹，看了晴的，又看雨的，看了雪的，又看雾的，他说："雾竹别饶意趣，迷蒙浮霭，益见其妙。"如此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简直把竹画活了。记得某年，上海文史馆馆长江翊云来访，谈得很投契，忽地窗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我就留他午饭，有较多的时间，便把藏扇给他观看，看到一柄石伽的画竹，水墨不设色，潇洒得很，翊云爱不释手。过后，我就请石伽绘了一柄送给他，他视同瑰宝。翊云固善画竹，石伽的作品获得内家的真赏了。他的风竹，不仅脱胎于文与可、夏仲昭的画本，又从舞蹈的俯仰屈伸，扬袂飘裾中取得姿态，也就缥缈轻盈，不可方物了。总之，当他执笔在手，凝神一致，旁边有什么人，左右有什么东西，窗外有什么风声、雨声、车马声，他简直没有看到和听到，似乎偏盲偏聋了。可是在这偏盲偏聋的一刹那，他的灵感到了新高度，有似登泰山上了傲徠峰，再陟南天门，大有衣袂云生，俯视一切之概。不但画出了梅竹的形态，梅竹的

精神，并梅竹的人格化的品德，也活跃于纸素上，给人一种艺术享受，又复给人一种品德教育，所以他所画的梅竹，也就与众不同，出类拔萃了。

张大千和陈巨来的交谊

陈巨来认识大风堂主人张大千，已有六十多年了，这六十多年，风云变幻，世事沧桑，他们俩却友谊不断。当时大千和其兄善孖同寓沪上西门路西成里，楼上住的是老画师黄宾虹。有一天，巨来去访宾虹，适宾虹外出，善孖热情接待了巨来，和巨来交谈起来。当他知道巨来是赵叔孺的门人，学习刻印，就问巨来从师的经过，巨来对答了几句，善孖许为可造之材，大千亦在座，这是巨来认识大千的开始。

大千早年所用印，大都自刻，中年印便是巨来镌刻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千重来上海，举行画展。大千有一习惯，每隔五年，必将所用印章全部换过，不但一新面目，也防着有人制造假画，鱼目混珠。这次携来画件较多，大都没有钤上印章，因倩巨来在半个月内刻到六十方，以应急需。巨来竭力尽劳，竟于两个星期，刻竣报命。大千大为高兴，许巨来今后索画概不取酬。大千多才多艺，他自以为诸艺中以烹调为第一。的确他是鼎梅高手，宴请巨来，巨来朵颐大快，深认大千所煮的鸡及炖青鱼，别饶风味。

巨来早年曾恋一异性，未能如愿，乃请大千绘一仕女，聊以寄意。大千早有诺言，慨然应允，画一女凭轩远眺，窈窕多姿，

双袖为古锦阔边，花纹极工细，背景为六扇朱漆屏风，仅露其半，屏面玉嵌芙蕖，翡翠作叶，上端雕花，亦殊雅丽，大千自己也认为是生平得意之作。

一九四八年，巨来的父亲渭渔老人病重，每日需服羚羊角，这是很贵重的药剂，颇感力不能胜，大费踌躇，大千闻知，立绘一仕女，一山水见赠，都是单款，便于善价而沽。这山水为一手卷，用的是元人写经纸，水墨不设色，很为高古，以纸色灰暗，题为《岷江晚霭图》，渭渔老人爱不忍释，曾说："其他画都可割让，这画留以自赏了。"可惜十年浩劫，名画失去，只剩照片留存。

大千和巨来音问不通了若干年，从一九七五年起，大千每年辄寄小照给巨来。一九七七年，大千在美国，把巨来为他所刻的印章，亲自整辑，成《安持精舍印谱》付印出版。又以近画及所印的画册辗转寄赠巨来，巨来深盼大千能早日归来，握手言欢，定有万语千言，难以尽罄哩。

画马名家赵叔孺

在三四十年代，名重海上的画家，有四人最为特出，即吴湖帆、吴待秋、冯超然、赵叔孺，驰骋艺苑，各有千秋。这儿把我所知于赵叔孺的，随笔记述一下。

叔孺生于清同治甲戌正月二十四日，浙江鄞县人。诞生时，他的父亲佑宸适署镇江府，镇江旧称润州，乃命名为润祥，后改名时棡，字献忱，号叔孺。晚年他获得汉延熹、魏景耀二弩机，便

署二弩老人，且榜其斋为二弩精舍。他生而颖慧，从小即喜雕刻，尤能画马，他父亲很钟爱他。一天会宴宾朋，诸名流参与其盛，大家都听到润祥（叔孺幼名）能绘骥足，要润祥对客一试，他从容起揖，执笔一挥而就，神骏异常。这时他才八岁，适林寿图方伯亦在座，见到了，更为惊叹，说："此子他日必在画坛出一头地。"因此挽媒，把女儿许配给他。

叔孺的父亲佑宸，为清咸丰名翰林，曾充同治帝冲龄启蒙师，官至太常寺卿。叔孺的外舅林寿图，为闽中大收藏家，三代吉金文字，宋元名迹，累累皆是。最珍希的，为吴道子白描历代帝王像，中有刘备、曹丕、孙权三幅，神态仪表，极为工妙，商务印书馆曾借之印成珂罗版本。凡此种种，叔孺耳濡目染，他既具备这样的优越条件，毋怪他成为一代宗匠了。

叔孺的艺事是多方面的，刻印，初宗赵次闲，四十以后，以赵撝叔为法，撝叔变化多端，故叔孺亦无所不能，但撝叔的印，得一浑字，他的印得一秀字。画马则抚郎世宁。书法篆肃正草，游刃恢恢，集诸家之长。花卉则学王忘庵，又工草虫，作一手卷，高二寸，长可八尺，蠕蠕百余种，无不栩栩如生。但性疏懒，惮于动笔，每至节日年关，始奋勉以应，无非为了偿债罢了。有时刻印，由其弟子陈巨来，方介堪代为奏刀，综其一生，亲手治印约一二千方。画仅百余帧。他常诫诸弟子："临摹古迹，不论书画，勿求酷肖，要以撝华弃粕，自出机杼，显出崭新面目为贵。"

他的弟子凡七十二人，以陈巨来为最早，潘君诺为最后，其他如徐邦达、沙孟海、张鲁庵、叶露园、支慈庵等，都能传其薪火，负有盛名。他把自刻的印拓，都付巨来收藏，巨来分门别类，汇装成册。并对巨来说："你最好多学汉印，不必学我，学

我即像我，终不能胜我了。”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三月初七日，叔孺病殁上海。逾若干年，门生故旧为刊《赵叔孺先生遗墨》一册，有遗像、年谱、文存、诗存、篆刻、书法、绘画，以及同门撰记，同门名录，在香港出版。且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展览会。其嗣君敬予，今尚健在，也擅画马，可谓克家有子。

擅画熊猫的胡亚光

杭州胡雪岩，那是《清史·货殖传》中的著名人士，旧居芝园，有延寿院、凝禧堂、百狮楼、碧城仙馆诸胜。回廊曲折，叠石玲珑，姹紫嫣红，备极缛丽，在杭垣首屈一指。上海文史馆馆员画家胡亚光，便是雪岩的曾孙。但盛况无常，传衍数代，就渐趋式微，无复当时的排场气派了。亚光出生于牛羊司巷的老宅，那芝园占地很大，前院为元宝街，后院为牛羊司巷，前院早已易主，后院尚留着一部分屋舍哩。亚光幼时，犹目睹一些残余遗迹，谓曲桥栏干是铁质的，外面却套着江西定烧的绿瓷竹节形柱子，晶莹润泽，色翠欲流，下雨后，更为鲜明炫目。所有窗棂屈戌，都是云南白铜制成的，镂着精致的花纹，即此一端，已足概见当时的穷奢极侈了。

亚光的父亲芎卿，典着城站相近姚园寺巷的徐花农太史第，便移居该处。亚光在这儿度着童年生活，读书余暇，即喜绘画，遥从张聿光为师，和张光宇、谢之光、姚吉光等为同学。凡聿光的弟子，都取光字为号。他本名文球，也就放弃不用了。花卉山

水外，又喜传神，有顾长康颊上添毫之妙。当一九一九年，朴学大师章太炎赴杭，讲学教育会。太炎的中表仲佑适住在亚光家中，就邀亚光同去听讲，并宴太炎于聚丰园。时亚光年十九，即席为太炎速写一像，着墨不多，神情毕肖，太炎大喜，提起笔来，为题“东亚之光”四字赠给他。当时上海某杂志曾把这墨迹制版印在插页上。一自抗战军兴，亚光携家避氛上海，赖卖画为生，经常为各杂志绘封面，又复主持画刊的笔政，著有《亚光百美图》、《胡亚光画集》、《造像琐谈》等，风行一时。他的老师张聿光善画鹤，亚光也秉承其艺，作《八仙上寿图》，那八头仙鹤，回翔于海天旭日之中，意境超逸，对之令人神怡心旷。

朋好素慕他的传神妙笔，纷纷请他造像，如夏敬观、高吹万、包天笑、黄蠡农、朱大可、陆丹林、唐云、钱释云等，都有那么一帧很具神态的供在斋舍中。戊子年，张大千来沪，下榻于李秋君家。一天下午，亚光去访，恰巧大千午梦方回，绝无他客，亚光兴至，为大千作一白描像，虽寥寥数笔，却有当风出水之概。大千赞赏之余，立为题记：“亚光道兄枉顾瓯湘馆，就案头为余写真，野人尘貌，遽尔生色，亦乱离中一大快事也。”最妙的，周炼霞出一盛年秣装照相，顾盼便娟，意态娴雅，亚光临摹勾勒，且点缀紫羽绛蕊，为惜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诗意图。陆澹安藏有王禹石为曹雪芹所作《独坐幽篁图》片影，原为横幅，雪芹坐于竹荫石凳上，面部很小，仅似豆粒，亚光把它改绘直幅，面部放大，作伏案构思状，成为《雪芹著书图》。当时港报登载着，或认为真，或指为伪，引起一番争论。

解放后，为徐特立写一像，在上海文史馆主办的书画展览会展出，即由馆方特派专员送往北京，不久，徐老亲笔复函致谢。

我国特产熊猫，海外友邦视为珍稀之兽，亚光也就画起熊猫

来了。同时画熊猫的，北方尚有吴作人，因有北熊猫、南熊猫之称。亚光所作，都以竹林为背景，钤有“不可一日无此君”七字印章。原来熊猫喜啖竹叶，亚光即取王子猷爱竹语双关，别饶趣致。亚光所用茶壶杯盘，被单毛巾，都是选择有熊猫图纹的，甚至把儿童的熊猫玩具，也累累地陈设在玻璃橱内，作为欣赏。那熊猫的纪录片，不知看了多少遍，简直成为熊猫迷。

他的斋舍，榜为梦蝶楼，这三字出于张大千手笔。其中具有一段伤心小史：他的女儿慰赓，又名蝶，玉雪可念，又很颖慧，博得他老人家的钟爱。不幸于八岁时，患脑膜炎殇亡，他非常痛惜，因有句云：“最是辛酸忘不得，呼爷声与读书声。”梦蝶楼印，有时也钤在画上。更有一印：家在南北两峰六桥三竺九溪十八涧之间，可见他虽旅食沪上，心中还是念念不忘故乡的西湖。

他年逾八十，精神尚健。早年丰度翩翩，很是秀逸。他的乡前辈陈蝶仙称述道：“与亚光共谈笑，如对玉山琪树，令人自生美感。”有一年，小说家毕倚虹续娶汪夫人，他参加喜宴，比肩坐的是梅兰芳，某君认为亚光的美，胜过梅兰芳，撰了一篇短文，载在《晶报》上，开着玩笑。又有人把江小鹣、汪亚尘、丁慕琴、胡亚光同列为画坛上的美少年。目今亚光虽已垂垂而老，无复张绪当年，然衣履整饬，举止从容，尚有一些气度哩。

百岁老人苏局仙的书法

在我国书法史上，年逾百岁的，可谓绝无仅有，我所目睹的却有南沙苏局仙，年已百有二岁了。犹忆去岁曾去拜访他老人

家，和他比肩而坐，摄了一帧照片，留为纪念。他又为我的《艺坛百影》题了扉页。前一个月赴上海文史馆参观他的书展，又看到他最近诸影，有静坐如诸葛孔明抱膝为《梁父吟》的；有接待市、县领导同志来访，亲切交谈的；又有那些朝气蓬勃的新秀，包围着他，看他临池执管的。真有若前人的诗所谓："追随着一苍髯客，霜叶来争桃李妍。"总之，沆瀣一气，老中青结合得最好没有的了。

苏局老的书件，最引人注目的为一横幅，书《兰亭序》，飞逸俊秀，翩翩欲仙，那是参加全国书法展获得一等奖的副本。又钟鼎文屏条，质朴古茂，精审谨严，非老手不办，是他生平唯一杰构。一楹联："力除闲气，固守清贫"八个大字，势似流风回荡，秋雨飘零，也是难得看到的。尤以行书录唐诗的小直幅为最多，唐人诗耐千回诵，他老人家的书耐百回看，堪称双璧。玻璃橱中，陈列他的《蓼莪诗稿》，更珍贵的有《常谈》三十八册，《常谈》包罗万象：谈道、谈艺、谈朝野、谈习俗、谈生活、谈遭遇、谈朋踪交往、谈亲戚联欢，色色具备，且用毛笔写得端端正正，倘能把它影印出来，不仅足为书法示范，亦可充近百年史的证考资料，是极有价值的。还有许多医药验方，零星杂札，那是属于另一部分，也很可喜。

据闻他老人家数年前右腕骨折，经医治疗，他本人又倔强成性，天天锻炼，居然很快就恢复了。这儿所见之品，十之七八，是骨折后写的，雄浑挺拔，那里看得出半点病态。因为他善于摄生，三餐进粥不啖饭，佳酿浅酌，微醺而已。他的下一代健侯，亦已苍颜白发，能敬伺老人，融融泄泄，一家在春风和气之中。所以他老人家不但是位百岁老人，又是一位幸福老人，那么寿命绵延，百岁还是一个起基，世称"人瑞"，舍苏局老莫属的了。

写市招的圣手唐驼

商店必备招牌，藉以招徕生意。现在的招牌，比较简单化，大都是塑料或有机玻璃的。解放前，都用长方的大木板，请名书家用黄纸书写，然后由工匠翻刻在大木板上，字自右而左，髹以金漆，灿然炫目，称之为金字招牌，那是表示货真价实的。如宝记照相馆，是尚书沈曾植写的。紫阳观酱菜铺，是状元陆润庠写的。此后翰林汪洵写的很多。继之如马公愚、天台山农和唐驼，都是书写招牌的能手（其时尚有两位名书家，商店素不请教，一邓粪翁，这粪字太不顺眼。一钱太希，商店唯一希望是赚钱，这个姓名和赚钱有抵触），尤其唐驼的正楷，骨肉停匀，摆得四平八稳，一般商人都欢迎他。他在上海中华书局书写石印教科书，那中华书局的招牌，即出他的手笔。他写招牌，喜和制招牌的工人一同商榷，怎样才悦目。他从善若流，一些没有书家的大架子。

唐驼是江苏常州人。背部隆然，人们呼他唐驼子，他便把原名废掉，以唐驼自号。后患胃病，延医诊治，认为他伏案写字，脊梁支撑力弱，胸骨受迫，窒及胃部所致。医生为制一钢骨背心，他每日临池，必御此背心，使背部不再屈曲。有一次乘火车，带了许多行李，虽很累赘，他只用左手提携，给小说家毕倚虹看到了，问他："为什么右手不分任些？"他说："右手是要写字的，万一提携重物，损坏了手腕，那么如何执笔呢！"

唐驼有一篇《自述语》，如云："余初名守衡，字孜权，幼年背微曲，人以驼呼我，我乃喜以驼应。曾孟朴撰《孽海花》，倩

我题签，题署唐驼，唐驼与世人相见自此始。余书非佳，然颇为人涂抹，初不敢以之卖钱，某年甚窘，有鬃工语余曰：公能卖字，可立致多金，余婉谢。鬃工曰：公不信，我可先介绍一五十金之小生意，即老介福市招也（按老介福为一绸庄名）。余欣然命笔，余之卖字，自老介福始。卖字之收入，第一年不及千金，次年增至一千五百金，又次年突增至三千金，又次年至三千二百金，第五年增至四千八百金矣。”又云：“余作书，每于夜九时后，振管疾书，写至子夜不辍，腕亦弗僵，盖腕已任劳听命矣。”这些话，颇有趣，也足为书林掌故。唐驼六十八岁逝世，他生前为建立唐孝子祠，写了许多楹联，把润资充作建筑费。但他的遗作人们认为他写市招多，未免流入俗媚，不足重。我却藏着他一联，和其他书家的手迹，等量齐观。

书画润例漫谈

历来书画家鬻艺，大都订有润例，无非藉此为生活之计，也有因求者太多，普遍应酬，精力不济，有了润例，聊以限制，而润例的方式有若干种，兹胪列于左。

一、自订的最为直截痛快。如李瑞清的玉梅花盦清道人直例、程子大的十发居士笔例、胡士莹的霜红龛润例、谢闲鸥的海上闲鸥画例、吴青霞的篆香阁主书画润例、邓粪翁的厕间楼书刻诗文直例、袁希濂的江南书丐书例、王师子的墨稼庐书画润例、蔡震渊的玉蝉砚斋主书画例、夏敬观的吷庵润例、王胜之的梅缘老人书画润例、吴待秋的亵铜庐书画例、袁梦白的八百里湖荷花

词馆画例、顾鼎梅的非儒非侠斋鬻文书画润例、马一浮的蠲戏斋鬻字润例、胡郯卿的醉墨轩润格、赵眠云的心汉阁书例等。也有几位翰苑人物，鬻书自标太史的，如章一山、李揖臣、刘未林、商衍瀛、张豫泉、蓝云屏等。最滑稽的要推汪国垣，润例钤印"己未翰林"，人们遍查己未那年没有朝考，哪里有翰林，诘问他，他说："我从没有自居翰林，所谓'己未翰林'，无非说明我自己并未点翰林"。也有在润例上标以官职的，如金息侯称少保、陈荔汀、王幼棠称观察、陈无咎称参军、徐芷湘称部郎、孙沧叟称议长等。也有不具斋名，不加头衔，迳以姓名订润例，如章太炎、曾农髯、朱强村、褚礼堂、吴湖帆、叶遐庵、高野侯、俞剑华、蒋吟秋、沈尹默、张善孖、马企周、胡石予、钱剑秋、柳亚子、费龙丁、江南刘三等。也有自订润例而缀以小引或诗的，如高吹万云："学书卅年，老而愈劣，嗜痂者多，腕几欲脱，靦颜订此，意图在却，既不能却，亦期稍节。役使太劳，惟有谢值。书以市道，其书可知。取非得已，索者鉴之。"丁辅之云："寒暑频更笔未停，多蒙识者眼垂青。田园自是荒凉后，辛苦生涯愧老丁。""论交话旧乐陶陶，故事敢师郑板桥。我写松梅他写竹，却因生计太飘萧。"原来板桥润格最为爽率，如云："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吴子深云："豪笔何须计毁誉，卅年结习未全除。高情敢比王摩诘，心似严寒自卷舒。"王莼农云："短墨磨人不自聊，秋心卷尽雪中蕉。家风惭愧红鹅换，润格亲题学板桥。"

二、由友好代订的。如王一亭的白龙山人润例，乃吴昌硕代订。庞薰棠的我暗润例，乃陈夔龙代订。陈平斋的默翁润例，乃赵叔孺代订。徐孝穆的润例，乃容庚、王欣夫代订。刘麟生的宣阁润例，乃瞿兑之代订。因为代订，也就由代订者加以称誉，如曾农髯订群碧楼润例有云："江宁邓孝先先生，以洪容斋之博综，兼陆渭南之老学，既谢尘鞅，颇肆力于书画，鉴藏夙富，濡染弥工，小楷入晋贤堂奥，复擅大小篆，精模周秦文字，出以方浑。书则取径香光，上窥元四家，高秀温纯，不随时尚。渊然雷声，求者穿限，同人为定润例如左。"叶遐庵为武进谢月眉女士订画例云："珍重江南谢月眉，春风笔底斗燕支。瓣香合奉瓯香好，五叶传灯得太师。"也有出门下士代订的，如龚瞻麓的书例，订者为其弟子钱崇威、高振霄、宋育德、朱元树等，这些弟子都是一时有名的太史公。

三、集体订润的。如罗振玉的鬻书，和他的儿子罗子期刻印合在一起。有昆仲合订的，如马孟容、马公愚书画金石润例。吴待秋的儿子吴彭、吴宏、吴伟三昆仲订三吴润例。有父女合订的，如孙智敏的知足居润例，他自己鬻文鬻书，把其女倖鹤的花卉画例附在后面。有夫妇合订的，如郑石桥、冯纫秋夫妇山水画润例，陶寿伯、强淑萍夫妇合刻鸳鸯印特例。

四、为特殊事而订润的。如袁希洛为捐修海塘鬻书。唐驼为建唐孝子祠堂写联。金兔痴为赈灾而鬻画，鬻画赈灾，金为首创者。

其他种种，如蔡寒琼书画，收件处多至数十处。范君博书例，介绍者列名数十人。郑苏堪书例，上加一印："精印海藏楼诗每部八元。"康有为书例附录："寿屏寿文，不撰不书，墨浓淡或墨迹不再写，纸破不赔。"尹笛云的汉瓦楼润格，分大金榜、

二金榜、三金榜、大宣、二宣、三宣计润。潘兰史鬻书，称潘老兰酒例。冯君木所用名片，反面为其润例。李释堪订有书例，求者寥寥，因于书例上钤一印“不值钱”。陶冷月与朱孔阳于某夏合作扇页，润例登在报上，标题为“陶朱公卖扇。”陈巨来的篆刻例，刻在石碑上，然后拓印的。沈淇泉鬻书，于扇页方面，累赘地加上这么几行：“百字以下十二元，百字至百五十字十六元，百五十字至二百字二十四元，二百至二百五十字三十元，二百五十字至三百字四十元。”未免太较量了。

张伯驹的鉴赏和珍藏

河南项城张伯驹，号丛碧，为袁寒云的表弟，鉴藏之精富，海内堪称巨擘，有人比诸项子京、安仪周，的确有相似之处。但项子京、安仪周所藏，奉为秘宝，传给子孙。伯驹却不据为私有，捐献公家，俾人民大众得认识研究祖国书画传统的遗产，他引为无比的快慰，那就较项、安二氏要高出多多了。他所捐献的东西，一度在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展出，邀他亲去参观，更使他内心有说不尽的喜悦，写了一篇《把个人收藏化私为公》来勉励国人，语重心长，读了没有个不感动的。

伯驹所有文物，实在太多，不胜缕纪。最珍贵的，当然要推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和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一为我国书幅留传至今最古的手迹，一为我国画留传至今最古的希品，成为书画艺术上两大瑰宝。《平复帖》共八十四字，书法奇古，为由隶变草之体，原藏清恭王府，恭王后人溥心畬（儒）遭母丧，需

款甚急，以四万元出让，伯驹深恐此帖外流，摒挡如数，购归收藏。抗战时，伯驹把此帖缝入被絮中，携往西秦，乱离跋涉，未尝去身，幸得保存下来。《游春图》也属宫廷之物，经乱散出，辗转落于琉璃厂商人之手，居为奇货，行将出境，伯驹委人向之商让，商人虽抑价为黄金二百二十两，奈伯驹没有这笔巨款，然又非买不可，不得已，乃售掉房产，把这图收归，因榜其居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

展春园中其他的珍品，如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书作右军体，共四十八行，宋徽宗亲题标签，且加宣和印玺。又有贾似道秋壑图章，经项子京、梁清标先后收藏，各钤收藏印，及年羹尧观款，乃末代皇帝溥仪携带出京，仓惶间散失于长春，由伯驹斥五千数百金购得，因此自署好好先生。又宋范仲淹的《道服赞》，楷书，跋识累累，都出名手，也是溥仪散出在长春的。又宋蔡襄自书诗，行书，诗十一首，有欧阳修批语。又黄庭坚《诸上座帖》，草书师怀素，有宋内府印，历经贾似道、严嵩、梁清标收藏。至于宋徽宗的《雪江归棹卷》、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棟亭夜话图》、陈其年的《紫云出浴图》、钱牧斋、柳如是夫妇双砚，都是他收藏的长物。外传李香君的这把《桃花扇》在伯驹家，实则伯驹见有此物，一面为杨文骢就血迹绘成的折枝桃花；一面题识殆满，都出有清一代名人的手。可惜失诸交臂，没有购得。凡研究红学的，都以脂研斋本为最珍贵，这方脂砚，为薛素素物，曾经伯驹鉴赏，归吉林省博物馆，砚质地细腻，微有脂晕及鱼脑纹，装有珊瑚红漆匣，匣盖刻薛素素凭栏小立像，风致嫣然，篆有“红颜素心”四字，砚背刻王伯穀行草书五绝。

伯驹多才多艺，鉴赏外，又能画花卉，他的夫人潘素，固丹青能手，伯驹特用《论语》“绘事后素”句刻一印章，自谦画在

潘素之后。又工词，刊有《丛碧词》。又擅诗钟，往往别具巧思，为他人所不及，如分咏医生及八字，集唐人句为之："新鬼烦冤旧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又分咏杨贵妃及近视眼，集白乐天、李义山句："承欢侍宴无闲暇，对影闻声已可怜。"又分咏废园及月份牌："主人不在花尚在，世事何时是了时。"又分咏科甲翰林及聋子："一朝选在君王侧，终岁不闻丝竹声。"集《长恨歌》和《琵琶行》，何等浑成自然啊！又分咏歌妓及髑髅："十二珠帘金缕曲，三千红粉玉钩斜。"他对于京剧又有高度的修养，著有《红氍毹想录》，上海京剧女演员张文涓，擅唱须生，慕伯驹的名，一度专诚北上，拜他为师。

伯驹在长春主持博物馆时，和罗继祖、于思泊、裘伯弓、恽公孚、阮威伯诸子常相往还，集议每周一会，谈笑外，无论金石、书画、考据、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等，各随书一则，由伯驹整理，积数十篇，付诸油印。间亦向他处征稿的，如我和陆丹林，也有稿刊入，先后装成六集，及第七集哀成，而"文革"运动起，即作罢。内容每则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乃至千字，颇多史料。闻中州书画社，拟印汇刊本，可是伯驹于壬戌二月二十五日病逝北京，不及目睹了。

刻苦学艺的汪大铁

印坛有所谓"五铁"，就是吴昌硕的吴苦铁，王冠山的王冰铁，邓散木的邓钝铁，钱厓的钱瘦铁，汪子东的汪大铁（也有把柳北野的柳红铁加入，那就成为六铁了）。虽宗派各异，但都持

着一把铁笔，镌刻印章，负有盛誉，那是相同的。

汪大铁原名澜，字子东，江苏无锡人。寓居海上，逝世已十多年了。他生平多才艺，工诗文，擅书法，精鉴赏，尤以篆刻为艺事的代表。他师事海虞赵古泥，间学赵悲庵刀法，天才横溢，自然运化。刻印纯熟，一夕能刻朱白文印五十方左右，既速又工，为他人所不及。他学诗词及六朝小品文于侯疑始，疑始也善治印，说他："锲石如泥，奏刀如破。"很赞扬他的妙艺。他和邓散木同列赵古泥的门墙，散木也视他为畏友。他又从袁克文（寒云）学书法，同时俞逸芬摹袁书入神，但作擘窠大字，逸芬亦自叹不如。他求知欲极旺盛，又从王蓁生学说文，更于丁云轩、胡汀鹭、沈西苑处吸取营养，成为多面手的艺人。他治印余暇，常来沪西襄阳公园，和我们品茗谈艺为乐。后来他忽患肝癌，自知绝症难治，便请朱其石写一墓碑："印人汪大铁之墓"七个大字，不到一个月竟辞世，年六十五岁。

他和侯湘画家很相契，侯湘见告他的生平，才知大铁的学艺，那奋斗过程是很艰巨的。他出身贫窭，幼年在米行中当学徒，这时他已有些文艺修养，可是老板不知文艺为何物，很讨厌他思想旁骛，并恐他濡染别的学徒，妨碍业务，因此给他一个无情打击，把很麻烦繁琐的工作派给他做，使他昼夜不克宁息。他不得已，致书好友沈赞南商量办法，赞南暗示他直接写信给他的叔父沈西苑，附一篇所作的短文，谓这样可得他叔父的同情，加以提携。大铁如法泡制，果然过了若干天，沈西苑来一复信，很称许他行文条达，字也写得不差，便荐引他到上海，任职福新面粉厂。什么文牍、会计、庶务样样胜任愉快。最后委他专管麦子事务，由于他肯钻研，学会了鉴别麦子的本领，燥湿良窳，到眼即能断定。厂长很器重他，派他到常熟、天津、秦皇岛等地，收购

麦子。这样，有了较丰的固定收入，除生活开支外，有余资可以多购些书画碑帖，以供临摹，孳孳矻矻，兴趣很高。不料这样一来，那位很器重他的厂长认为他不务正业，很不满意，要停止他的工作，幸经沈西苑代商，才得保住饭碗。但从此白天不刻印，不写字，不读书，只得晚上用功，一灯耿然，常至深更半夜。结果还是他自动辞谢了职务，毅然以卖文鬻刻为生，不数年，成为名家。

他还有一段轶事，有一年，军阀卢永祥与齐燮元交战。卢的军队从江阴进攻无锡，无锡紧闭城门。大铁为之惶急不安，因他的父母困在城中。他就设法买通了守城士卒，乘着黑夜，援绳索攀登。不料绳索中断，他直摔下来，损了腰骨，久久才得苏醒，守城士卒，又垂下了巨索，勉强上了城，行路艰难，辗转见了父母，抱头大哭。他病腰，医治了一二个月，病始转痊，他又治印如初。他的老同学邓散木看到他的印章，说："比受伤以前，更劲遒有力。"

翁宗庆家藏翁松禅手迹

上海有两位爱好书法而偏嗜其藏品的，一蔡晨笙爱好沈寐叟，收藏寐叟书件，达四五百幅。一翁宗庆爱好翁松禅，收藏松禅书件亦不亚四五百幅。两相辉映，艺林传为佳话。

翁宗庆，他是常熟翁太傅松禅的玄孙，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翁宗庆却是例外。他家学渊源，绵延勿替，临松禅书确有几分神似。上海颇多书法组织，经常请他去指导讲述，他为了发扬书道，也就金针度人，乐此不疲。

他童年时在故乡，常到《孽海花》作者曾孟朴的虚霸园去，孟朴和蔼可亲，他便缠扰着孟朴，为他讲些异闻佚事，迄今那东亚病夫（孟朴别署）的謦欬容态，在他的脑幕中犹留有深刻的印象。弱冠，又和著《续孽海花》的燕谷老人张鸿，交往频繁，所以他关于清末民初的掌故，听得很多，也耳熟能详了。诗人杨无恙和他为忘年交，日濡月染，获益匪浅。且这几位前辈，都熟稔松禅的往事，谈起来津津有味，这却增长了他追远缅旧的思想，首先搜罗了《翁松禅日记》影印本，整理了松禅的手稿，这些手稿，十九没有刊布，成为秘笈，即《日记》也有集外遗珠，由他保存着。

累代传下的松禅书件，如楹帖、屏条、横幅、匾额、扇面、册页、尺牍，各式都有，正草隶篆，各体具备，举凡蝇头之细，擘窠之巨，炳炳煌煌，蔚为大观。松禅每逢寅年寅月寅日，辄磨硃墨，一笔写一虎字，旧俗迷信，认为可以压邪，宗庆藏有多幅，作为纪念。书与画是相通的，松禅兼擅绘事，人物、花卉、山水都有一手，但不轻示人，什九自己留庋。行世的有商务印书馆所印的《松禅老人遗画》一册，原为翁之熹克斋所藏。别有一册，亦商务印书馆所印行，名为《松禅戏墨》，那就真伪参半了。

当时松禅书画，名震南北，作伪者纷至沓来，如赵古泥、黄玉麟、黄葵生、陶声甫等所作，往往乱真，即虞山兴福寺所悬松禅屏联，也是赵古泥仿摹的。由于真伪难于辨别，因此宗庆常与张菊生、沈淇泉、谭泽闿、俞啸琴、钱冲甫等老辈商讨研究，渐具鉴赏能力，此后所见愈多，鉴别愈精，一经寓目，真伪立判了。

宗庆于松禅作品，广事征求，不论巨细，愿出善价，倘有不欲得资者，则以其他书画相易，物归所好，所有锦囊玉轴，都是他高祖的遗泽。他的夫人很讨厌他，原来所有的衣笥及杂物橱，

都被他占用，未免啧有烦言，他充耳不闻，依然如故，大有笑骂由她笑骂，藏书我自为之之概。松禅词不多见，宗庆处留有十余阕，有《浣溪沙》句“水花风柳谢家桥”最为脍炙人口，宗庆乃请顾飞绘之为图，陈从周书端，潘景郑填词，成一手卷，付诸什袭。

状元扇

在封建社会里，状元是人所艳羡的。送儿子上学读书，总希望他将来应考，状元及第，藉以显亲扬名。食品中有所谓状元糕，赌博方面有所谓掷状元红，肴菜馆的招牌有所谓状元楼等等，那是不胜枚举的。这种科举思想的毒素，深入人们的头脑中，有数百千年之久了。

状元的名称，始于唐代。《养新录》载：“进士第一人称状元，起于唐。”《明代选举志》：“规定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清代是沿袭明代制度的，自顺治至光绪，状元凡一百十余人，苏州便有二十四名之多，且有父子状元、祖孙状元，旧社会人士传播着，作为佳话。

名画家吴湖帆，他生长于状元渊薮的苏州，平素复有集藏癖，他就动了脑筋，搜集清代的状元写扇。湖帆是收藏家吴大澂（大澂）的文孙，家里原已蓄着状元扇若干柄，在这基础上再事扩展，较为便易。且知道每一科的新状元，例须写些扇面赠送亲朋，在新状元方面一纸人情，只须挥洒一下，不费什么，在亲朋方面，一扇在握，引为无上光宠，视若至宝。因此状元扇流传较多。湖帆满拟把前清一代凡《词林辑略》（这书是清远朱汝珍所

辑的，共五册，列各科翰林，而以状元冠首。）所录的状元，只须稍事物色，人各一扇，不难成为全璧。岂知实际不是他所想的那样简单，往往有许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有些状元的后代，和吴家有世谊，总认为向他后人商量，一定有把握，不料后人对于先人手泽，并不重视，鼠牙虫蚀，寸缣无存，加之扇是写给人家的，不可能写了自留，这样的按索，徒然失望的了。但湖帆具有信心和毅力，还是千方百计，梦寐求之。有的出了很重的代价，有的把珍贵的书画和人家交换。又王敬铭喜作画，书扇极少，湖帆煞费经营，始终未得，后由钱镜塘代为觅到。大约耗费二十余年的精力和资力，才获得七十二柄。顺治间的有孙承恩、徐元文。康熙间较多，如缪彤、韩菼、彭定求、归元肃、陆肯堂、汪绎、王世琛、徐陶璋、汪应铨等。雍正间的只彭启丰一人。乾隆间的有张书勋、陈初哲、钱棨、石韫玉、潘世恩凡五人。嘉庆间的有吴廷琛、吴信中等。道光间的有吴钟骏。其他如咸丰间的翁同龢，同治间的翁曾源、洪钧、陆润庠等。至于末代状元，那是肃宁刘春霖，春霖字润琴，于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取得一甲一名，辈份比任何状元都晚，直至抗战时期才下世。当时湖帆就加倍致送润笔，请他作一跋语写在扇面上。

湖帆用蜡纸油印《清代状元名次表》，详列年份及干支，以便检查。他搜罗到七十余柄，当然不止上述诸家，我不过凭我记得的写列一些而已。可惜当时湖帆把这些扇面给我欣赏，没有将刘春霖的跋语抄下来作为证考。

小说家范烟桥和湖帆是老同学，又是甲午同庚，一向交谊很好的。解放后，苏州拙政园的一部分辟为苏州市博物馆，由烟桥主其事。为了充实该馆的贮藏，到处网罗文物，也就想到了湖帆的状元扇，特地往访湖帆，一谈之余，湖帆很慷慨地以所有七十

余柄状元扇捐献给博物馆，惟向馆方提出一要求，希望归公家后，由公家继续搜访和调配，完成他未竟之功。请把未曾见得的状元扇，一一罗致，弥补缺陷，如能成为全璧，这是引为非常欣幸的。经过十年浩劫，湖帆、烟桥都于劫中被害而死，状元扇却尚存在。去年，苏州市博物馆曾辟专室陈列，以供群众观览。最引人注目的，其中有鲁斋上款集五状元于一扇，有潘世恩、吴其浚、林鸿年、朱昌颐、钮福保五人，为乾嘉道三朝的魁首。

宫廷扇与爱居阁

宫廷扇，有御书的，有翰苑诸臣贡呈的，贡呈的更矩度俨然，一笔墨采华湛的馆阁体，无非以邀宸赏。这一类东西，到了民国，市上偶有散见，人们视为珍品。当时有位绿芙居士，不知从哪里获得一柄折叠式的黑纸宫扇，很为细致，和寻常所见的油单扇大不相同，一面字，一面画，都是用金笔挥染，灿然生光，耐人展玩。一次，绿芙有急需，把扇让给平襟亚，襟亚并不怎样喜爱书画，但碍于情面，也就出了相当代价买了下来，置诸箧笥，日久已淡忘了。某年秋间，襟亚的几位朋友，结伴往游北京，约襟亚同行，襟亚欣然应诺。到了北京，遍访名胜古迹，忽有人提及小黑姑娘尚居某处，小黑姑娘的大鼓书，早年有声海上，每一登场，采声四起，大有霓裳飘拂，响遏行云之概。此后她离了上海，销声匿迹，也就不知情况了。如今有人提到她，大家都想一瞻颜色，也就随着这位熟悉的到小黑姑娘寓所。岂知美人迟暮，粉黛无华，且所居湫隘，生活艰困，往访者动了恻隐之心，

慨然助以生活费。襟亚当然也不例外，可是携钞不多，仅斥戈戈之数，聊以点缀，大家怅然而别。襟亚既归上海，无意中检得这把扇子，因想这扇留在箧箧，无甚用处，不如以原价出让，把让得的钱，汇寄北京小黑姑娘，以苏涸辙吧！这时他主办《万象》杂志，即在杂志空白上登一广告，说明愿割让这扇。及杂志出版，仅隔数天，就有一青年来问津，且言且付款项，但有一声明："此扇非我本人购买，容我带去给买主一看，是否惬意，倘不惬意，当在两天内退回。"襟亚应许了他。过了一星期，青年没有再来，认为购定的了，即把扇款寄给小黑姑娘，小黑姑娘得此意外收入，当然非常欣感。

隔了数年，抗日战争胜利，忽法院发一传票，传襟亚到案，这一下顿使襟亚为之吃慌，不知犯了什么罪行，心中兀是忐忑不定。他硬着头皮如期到了指定的法庭。法官问明他的姓名，便出一扇给他辨认："是不是你的东西？"襟亚承认是自己所藏而让给他人的。法官又问："他人是谁？"襟亚说不出姓名来，法官指着扇上爱居阁三个字，"这是什么？"襟亚说："我收藏时没有这三个字，那是他人加上的。据我所知，爱居阁是梁鸿志的斋名。"这样就宣布退堂。襟亚回到家里，才想到购买这扇原来是梁鸿志，那青年是梁差遣来的。梁得扇，才在扇的空隙写上斋名，藉以志喜罢了。但为什么法官要把这扇在法庭上作证，还是莫名其妙。事后不久，报载："某员借接收逆产之名，行贪污盗窃之实，在彼家中搜出书画文物，有爱居斋字样，证明由梁逆鸿志处掠夺而来，明目彰胆，实属罪大恶极，准予枪决，以儆贪黩。"原来当胜利之初，一般接收大员，大都巧取豪夺，无所顾忌，这样难掩人目，上级不得不采取行动，牺牲一二小公务员，以示执政的英明廉洁，某员家藏赃物，证据确实，也就作为示范对

象了。

为了小小宫扇，丧掉一命，而这扇的来龙去脉，情况曲折，具有传奇色采。暮年襄园老叙，襟亚亲把这事见告，昔时隔多年，襟亚已下世，追记如此，未知是否有些出入了。

《红楼人名印玩》和赵穆其人

西泠印社，据西湖孤山之胜，收藏鼎彝，碑版、石刻、砖文不计其数，简直成为艺术的宝库。尤其印谱，储庋得更为广博。自周秦古钵起，直至丁敬身的《龙泓山人印谱》，黄小松的《秋影盦印谱》，以及吉罗山人，种榆仙馆、补罗迦室、二金蜨堂等印谱。近代吴昌硕也有《缶庐印谱》，可谓应有尽有。最足引起红学家们注意的，要推那部《红楼人名印玩》了。这部印谱，附着《西厢》词句，但以人名为主，署名赵穆所刻。

赵穆不知为何许人，检《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却列入其名，可是索引的体例是很简单的，仅知他是常州人。再检《毘陵画征录》，那就较详备了。如云："赵穆（1845——1894）字穆父，原名垣，字仲穆，又字穆盦，号牧园，别号琴鹤生，晚号老铁。性高旷，早年旅客扬州，受业于吴让之门下垂十载。后乃追踪秦汉，别树一帜。一时从学者甚众，若画家王小梅、释莲溪、尤有沈邃之合。嗣去吴会，游武林，搜集金石碑版。继客游阳羡、张渚，山中多竹，则刊竹为筒，刻筒为铭。并制紫泥茶壶。工篆刻，刀法圆健，远近争相罗购。善画菊花、佛像，随手点染，均能入妙。所刻印存，有百将、百美、圣庙、祀

典、爵里、姓氏等八种之多。”但《红楼人名印玩》却没有提到，大约珊网之遗，所在难免了。

有人见告，民国十七年一月《北京晨报》，曾把这《印玩》拓片刊载过，自警幻仙子起至苏官止，共有九十二人。可是阅年太久，报已无从翻阅了。现在西泠印社，编印了许多印谱、碑帖、画册，又复发行《西泠艺丛》，倘能把这部《红楼人名印玩》影印出来，不仅给治印者有所取法，又可供红学家们公开欣赏，不是一举两得吗！

印谱收藏家张鲁庵

凡是治印的，大都知道有张鲁庵其人。他原名锡，字咀英，鲁庵是他的号，浙江慈溪人。他从赵叔孺学篆刻，喜搜罗名人刻印，如西泠八家邓石如、吴让之等印，数以千计。尝以五百元收购邓的五面印一方，有包世臣题志，为邓氏生平最精之作。当时大米仅十元一石，五百元购一印，无不诧为豪举。他怎样有如此资力？原来他是药材业巨商，拥资数十万，可谓长袖善舞；又复耽嗜风雅，逢到喜爱的东西，购买从无吝色。鲁庵酷喜大本印谱，出一千四百元，向吴湖帆购得陈簠斋大本《十种山房印举》一部，这数字当时也是惊人的。他收藏稀有印谱，凡四百多种，高式熊为编《望云山房印谱目录》，马叔伦为题签，王福庵为之序。分秦汉以来官私印，秦汉官私印摹刻本，各家集印，鲁庵藏印，为四类。又编辑印谱共四卷，什九为珍品，且兼收日本斋藤谦所编的《支那画家落款印谱》，日本山中氏所藏的《芙蓉先生

遗篆》，开中日文化交流之先声。

印泥以福建漳州老魏丽华斋所制的为最佳，鲁庵喜制印泥，耗资数千元，终不能与之媲美，不得已，乃向该店购上品印泥廿四两，每两价十六元。鲁庵嘱人分析其油份、颜料、药品，至是鲁庵自制印泥，始告成功。但尚稍逊于魏家，大概别有不传的秘法，无从探得。当时陈巨来刻印，以所耗印泥甚多，乃请鲁庵特制一种次品印泥，取其价廉，只须钤时鲜明，日后变色与否，在所不计。鲁庵应允，隔数天，即持赠四两，谓内无朱砂，全用德国出品专印钞票的颜料名阿尔西，每两仅四角钱。巨来用后，觉甚好，为之尽力吹嘘，并介绍张大千、吴湖帆、溥心畬诸画家均用之，销路大广。

鲁庵曾以炭素钢自行锻炼，制刻印刀，扎紫色粗丝线，式样古雅，用以分赠其师赵叔孺及诸同门。此后又向英国鹰立球钢厂定购小钢条，阔二分，长二寸弱，共六十条，每条时价美金八元。运来后，鲁庵在家中装马达，亲自磨砺，所成刻字刀极锋利，刻犀角象牙，可数十件不钝。鲁庵于一九六二年逝世，遗嘱以家藏所有印章印谱，悉数捐献杭州西泠印社。

陈端友的琢砚艺术

陈端友是怎样一个人，那位熟悉他生平的彭长卿曾经告诉我一些，我就根据他所述的，作一概括的介绍。

端友曾制一苦瓜砚，造型甚为朴雅，一天，给名画家任伯年的儿子堇叔瞧见了，赞赏不置。便为他在砚匣上作一题识，有

云："逊清道咸同光间，吴中业碑版椎拓镌刻号第一手者，曰张太平，太平死，弟子陈端友能尽其术，为及门冠。张固贫，死无余蓄，则赖端友作业以赡其后。端友名介，字介持，以别署行，虞山人。尤善治砚及拓金类文字。其治砚务意造，不屑蹈袭，有辇金请谒，令孺顾二娘，被峻拒，说者谓端友刻意千秋艺事，洵有不可及者。"这几句识语，方弗为端友做了个小史。

端友为了谋生，足迹常到上海。这时上海有两位名医，一小儿科徐小圃，一西医余云岫，负了盛誉，当然生活富裕，爱好书画骨董，作为诊余遣兴。尤其收藏佳砚，累累满架，什么蕉叶白、火捺、眉纹、龙尾，应有尽有。尚有许多佳石，没经琢刻，徒然为未琭之璞，莫呈辉丽，听得陈端友善于琢砚，两名医动了脑筋，请他来家，彼此轮流作东，供其食宿，并给优厚工资，端友也就安定下来，覃思竭虑，在琢刻方面，下着细巧工夫。他的琢砚，不能限以时日，快则一月一方，也有二三个月一方，甚至一年半载或数年一方的，由于难度的高下，艺术性的强弱，不能一致了。据说他一生所琢精品，约百方左右，都归两医所有。大约徐小圃占有百分之六十，余云岫占百分之四十。解放前，徐小圃携了一部分赴台湾，余云岫却留在国内，所有精琢的名砚，都归上海市博物馆收藏了。数年前，上海市博物馆曾举行文房四宝展览会，所谓文房四宝，便是笔墨纸砚。砚的部分，就有好多方是陈端友的作品。有一方龟砚，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代表作，整整化了三十年时间，才得完成，状态生动，极鹤顾鸾回，曳尾缩项之妙，友邦人士看了，无不为之惊诧。

顾二娘，是琢砚唯一圣手，曾向人这样说："砚系一石，必须使之圆活腴润，方见琢磨之功。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来面目，琢磨云何哉！"陈端友制作的砚，确是形象地体现出圆活腴

润的美来，是值得令人借鉴的。

端友的老师张太平，有子张文彬，能继父业，和他的妻室都善雕琢。文彬在一笔筒上，刻着白龙山人的花卉，笔致苍劲，成为一件极好的艺术品。他的妻子仿制顾二娘的筛子砚，几可乱真。他们夫妇俩收一学生张景洲，也精于此道，且因陈端友琢砚的技能，高超出众，又拜了端友为师，渊源不绝，成为佳话。

《紫云砚题咏册》

幼时读东坡《记承天寺夜游》一文，给我印象很深，至今犹能背诵："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寥寥不满百字，而描绘月色澄清，柯影在地，从实感而来，令人如身临其境。按承天寺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南），为一古刹。其时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官是个闲职，所以他没有事就找他的朋友张怀民谈谈，有时且和张同宿寺中。记夜游的前一天，即在寺中手刻所得端州马肝石砚。马肝石带紫色，一称紫云石，因称该砚为紫云端砚，与他所蓄涵星砚、龙尾砚、月石砚，同为摩挲爱物。

紫云端砚长五寸，厚七分，阔三寸，一边镌"紫云端"三隶书，下为"宋元丰六年十月十一日，东坡刊于承天寺中。"又一边有铭文云："尔本无名，托乎云水。云尽水穷，唯一坚粹。夫常遇之，顾鉴之外。"作行书，古朴有致。砚辗转流传，曾入大

内。至清嘉庆丙子春日，被罗田陈瑞琳九香所获。陈瑞琳平素极慕苏髯之为人，有《集苏诗》一卷，得东坡砚，为之欣喜欲狂，计元丰至嘉庆凡八百年，便以“食古砚斋主人”为别署。且所交都一时名流，乃遍征题诗。年前我在古玩市场获得《东坡紫云砚题咏》一册，即陈瑞琳旧藏。附有砚拓，旁有张祥河题识：“道光丁酉秋七月既望，华亭张祥河观于大梁柏署。”红木板面，有何蝯叟题字。题咏者十九为嘉道间人，如祁寯藻、叶名澧、王柏心、朱濂甫、许乃钊、乔松年、孔宪彝、方浚颐、汪叔明、殷谱经、冯誉骥、何凌汉、姚石甫、张维屏、唐子方、曾宾谷、黄爵滋、张莲涛、赵蓉舫、周仲礼、陈小舫、汪澹余、蒋子潇、徐莲峰、周艾衫、周芸潢等，写作俱佳，甚为可喜。且所题颇多涉及承天寺夜游事，如云：“元丰六年癸亥岁，时公正贬黄州治。十月十一此砚成，明夜清游有佳致。月下横斜竹柏影，露湿砚池结寒翠。”又云：“此砚刊自元丰时，承天寺中手制词。云尽水穷一坚粹，其中真妙唯砚知。”又云：“承天夜色人间无，独留紫云伴竹柏。”又云：“涵星月石两无存，相依独尔同游寺。”又云：“欲向承天寻旧迹，空留竹柏影婆娑。”又云：“承天寺里订石交，云水苍茫导灵脉。”经若干年，题咏册并紫云砚，归支恒荣所有，再经若干年，册归敝庐所收藏，而砚则不知流落何处了。题咏册亦于十年浩劫中，付诸荡然。

苏绣沈寿的《雪宦绣谱》

刺绣是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它的流

派很多，风格各异，其中以顾绣和苏绣最为突出。

顾绣得名于上海露香园明代顾名世的儿媳缪氏及孙媳韩希孟。她们都善绣佛像和人物。最年上海举办文献展览会，展出顾绣多帧，细针密缕，栩栩如生，吸引众多观者。至于苏绣，便首推苏州沈寿了。沈寿生于一八七二年，原名雪君，一名云芝。某年，其夫余兆熊（觉）的友人单束笙，在北京工商部供职，看到沈寿的绣品，赞不绝口，提议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绣一幅八仙上寿图为献。沈寿在兆熊的怂恿下，化了很多工夫，居然绣成一巨幅。及进呈宫闱，慈禧大为喜悦，竟得御赐福寿二字，从此她就废去雪君的原名而为沈寿了。

沈寿家里开设骨董铺，除陈列铜瓷玉石外，当以书画为大宗，这使沈寿得以广泛接触名作，深受艺术薰陶，造就了极高的审美素养。她从小学绣，能把画幅的章法线条，虚实明暗，如实地在缣帛上表现出来，故称为传真绣。这样高超的技艺，使沈寿的声誉倾动南北，博得针神之号。她又根据油画绣成耶稣像一幅，陈列于巴拿马博览会，荣获一等奖。又为一西方著名歌舞家绣像，画中人展开舞扇，微笑嫣然，歌舞家以为传神阿堵，妙到毫颠，酬以五千金。她又根据铅笔画为意大利皇后绣像，皇后欣喜之余，颁赠嵌有皇家徽章的钻石金表一块。从此，沈寿不仅驰名国内，而且享誉海外，开中国美术史新纪录。

沈寿二十岁嫁孝廉余兆熊，同居苏州仓米巷。后来为创办刺绣学校，迁至马医科巷，距俞樾的曲园很近。这里屋宇轩畅，饶有亭榭水石之胜。清宣统元年（1909年），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骈罗百物，相互观摩，湘鲁江浙的绣件，四方云集。沈寿被聘审查绣品，又任京师绣工科总教习。不久，绣工科停辍，而张季直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绣工科，便延请沈寿为主任。盖沈寿之

于绣，能悟象物之真，能辨阴阳之妙，潜神凝虑，以新意运旧法，自谓："天壤之间，千形万态，入吾目，无不可入吾针，即无不可入吾绣。"季直听了，为之动容。但沈寿体弱多病，季直深恐她的绝艺失传，便请她讲述绣艺，凡一事一物，一针一法，分门别类，口述一二，由季直亲笔记录。半年多后，撰成《雪宧绣谱》一书。全书分绣备、绣引、绣针、绣要、绣品、绣德、绣节、绣通等八项，并且附有线色类目表，共八十八目。一九一九年，该书由翰墨林书局出版，线装，啬公题签。啬公即季直的别署。印数不多，如今恐难觅到。之后，如续编《美术丛书》，我认为应把这部书采入丛书中，以广流传。沈寿四十八岁卒，埋骨南通南门外的黄泥山，季直题其碑曰："沈雪宧之墓。"未能归葬，余兆熊大有意见，撰有《痛史》。宋金苓、周禹武、巫玉等为其弟子，能传其艺。最杰出的为金静芬，既有传统的经验，又又创新的技法，绣成《红楼梦》十二金钗，轻盈秾艳，各极其态。加之柳绿低迷，花红扮乱，背景又复雅韵宜人，见者无不啧啧赞誉。继之又精绣唐周昉仕女，骎骎入古，更登艺术高峰。她就是从沈寿的传真绣中蜕化出来的。

艺坛掌故一束

蒲作英脱齿致命　《海上墨林》载着蒲作英的事迹，如云："蒲华，字作英，秀水人。善画，心醉坡公。花卉在青藤白阳间。精草书，自谓效吕洞宾白玉蟾笔，奔放如天马行空，时罕其匹。妻早卒，无子女，住沪数十年，鬻书画以自给。赁屋沪北，

所居曰九琴十砚斋，左右四邻，脂魅花妖，喧笑午夜，此翁独居中楼，长日临池，怡然乐也。生平讳老，不蓄须，询其年，辄云六十余，其同乡杨伯润年愈七十，常言总角就傅时，已闻蒲君名，与同人结鸳湖诗社，意兴甚豪，以年岁之比例推之，则蒲君之年当在九旬左右云。宣统三年，无疾坐化。"然我曾听孙老澈石谈，蒲作英曾请西人镶金齿，某晚醉卧，金齿忽脱落，塞喉间而死。

王一亭风雅回单　王一亭生前爱好花木，晚年，他营菟裘于沪南乔家浜，颜曰梓园，罗致奇葩异草，蔚然可喜。有一次，真如黄岳渊获着名贵菊种，细蕊纷披，垂垂盈尺，锡名曰十丈珠帘，岳渊遣工役贻送一盆于王一亭，恐工役之有误，便嘱携带回单簿一本，送到须对方钤一印以为凭证。时一亭适燕居在家，命来人在外稍候，便伸纸拈毫，对花写生，题识既毕，给来人带去，作为回单之用。过一天，我到园中去，岳渊夸示道："这是盆中花换来的画中花！"

倪墨耕老于花丛　倪墨耕所作人物，在前清光宣间，是数一数二的。他擅画胡儿牧马，氈帐风霜诸景物，自有一种荒寒峭劲之致。他既享着盛名，所以不免有赝鼎出现。他生前居吴中，性喜渔色，凡冶芳浜一带娼寮，常有他的足迹。其时赵云壑从吴昌硕游，因昌硕得识墨耕，墨耕以云壑饶有天才，甚为爱赏，一日，携入花丛，天忽潇潇而雨，且气候骤寒，墨耕遂作羁留，并介绍一妓以伴云壑，墨耕固此中老手，安然无恙，不意云壑却沾染梅毒，一场风流病几乎送掉性命。因此云壑逢到有为的青年，必劝勉束身自好，不涉冶游，且以己身所受的痛苦为告，藉以警惕。

姚叔平龙华阻雨　山水画家姚叔平，擅写秋林黄叶，淡淡着笔，意境自高，他的襟怀，可想而知了。一度在沪南民立中学担

任图画，阳春三月，龙华桃开，士女嬉游，络绎于道，叔平困于校课，也想藉此观赏，疏散闷怀。讵意到了那里，天忽大雨滂沱，经时不霁，雇叫人力车，乃大敲竹杠，叔平伫立其间，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概。既而转念一想，成竹在胸，便雇了一辆车儿，不与论值，直驱至大南门，始嘱停止，就岗警询问宜付若干车值，那车夫悻悻见于面，然无如之何哩。

程瑶笙盲目作书　程瑶笙晚年，目盲不能作画，他很为苦闷，再三设法，由西医施用手术，一经开刀，果然渐见光明，他便大为得意，嘱家人磨了墨，伸着纸，写成楹帖若干副，赠送戚友，以为纪念。他这时很抱乐观，自信渐入佳境，或许以后能重事丹青，岂知没有多时，他接到一信，知家乡的屋子被侄子售去，大为气愤，从此双目又复蒙翳，至死未愈。他的遗作，得数十帧，他的弟子胡适之为之题签，由商务印书馆摄影出版。

马孟容蓄置昆虫　沈三白《浮生六记》有云："爱花成癖，闲居，案头瓶花不绝。芸曰：子之插花能备风晴雨露，可谓精妙入神，而画中有草虫一法，盍仿而效之。予曰：虫蹢躅不受制，焉能仿效？芸曰：有一法，恐作俑罪过耳！予曰：试言之。曰：虫死色不变，觅蝗螂蝉蝶之属，以针刺死，用细丝扣虫项，系花草间，整其足，或抱梗，或踏叶，宛然如生，不亦善乎！"画师马孟容仿着这玩意儿，捕到昆虫，一一的用针儿钉在壁间。入他画室，累累都是。那时他住在沪上西门斜桥，我去访谈，总见他忙着挥毫，那些昆虫，就是他绝妙的范本。他还有一件趣事，当时斜桥一带，颇多乞丐，他的弄口，就有乞丐盘据着。一天，他忽发奇想，叮嘱丐儿，看到我出入，呼"万岁"一声，我给你三个铜元，丐儿大喜，如其嘱咐，大呼"万岁"，他笑着对人说："从前九五之尊，亦仅三呼万岁，那么我化了若干铜元，不是做了

皇帝么！”

清道人的特殊菜单　清道人，姓李，名瑞清，江西临川人。民初来作海上寓公，住居北四川路全福里，门上榜着“玉梅花盦道士”原来是他别署，俗人不知，以为他是羽流，便有人请他去打蘸，因此，他把门榜撤去了。鬻书和曾农髯齐名，门弟子很多，张大千就是他的大弟子，组有曾李同门会。书润有一小引，颇可诵，如云：“辛亥秋，瑞清既北，鬻书京师，时皖湘皆大饥，所得资尽散以拯饥者。其冬十一月，避乱沪上，改黄冠为道士矣。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家中人强留之，莫能去。瑞清三世皆为官，今闲居，贫至不能给朝暮，家中老弱几五十人，莫肯学辟谷者，尽仰瑞清而食，故人或哀矜而存恤之，然亦何可长，又安可累友朋。欲为贾，苦无资，欲为农，家无半亩地，力又不任也。不得已，仍鬻书作业，然不能追时好以取世资，又不欲贱贾以趋利，世有真爱瑞清者，将不爱其金，请如其值以偿。”他鬻书生涯，胜于农鬻，润虽贵而求之者众，引起匪徒觊觎，写恐吓信给他，索巨款。他接到索诈信，立致复，备述家累之重，分利之多，没有余款可应云云。这封信嘱仆人付邮，仆人却膳抄一过，寄给匪徒，原信留存下来，后由慕道人法书的善价买去。他任南京两江师范监督，有一次，揭出布告，不到半天便失踪了，原来这布告是他亲笔写的，也被爱好他书法的不择手段而窃去。他兼绘事，润例附云：“余亦有时作画，山水花卉，或一为之。有相索者，具值倍书。花卉松石，其值比于篆书，山水画佛值其，倍篆。”某次，他到小有天闽菜馆去进餐，那儿是他常去的，所以馆役都很熟习，请他点菜，他就索一白纸，什么鱼、肉、青菜、萝卜，一一的绘画出之，馆役把这特殊菜单付诸装裱，视为至宝。外间传说他啖蟹一百只，有李百蟹之称，就是小

有天的故事。他五十四岁逝世，两江师范在校园中辟梅庵一所，以留纪念。解放后，这梅庵和高茂的一棵六朝松都保护着。

谢闲鸥的竹林七贤图　谢闲鸥，名翔，别署海上闲鸥，师事沈心海，为青溪樵子钱慧安的再传弟子。结长虹画社，长虹弟子，凡数十人，传钱派衣钵。闲鸥山水花卉，无不擅为，尤工人物。有一次，我到他家里，看到他所绘的竹林七贤扇面，凡五六帧，章法位置，各极其妙，绝无一帧雷同。他边谈边指示，孰为阮籍，孰为山涛，孰为王戎，孰为向秀，其他阮咸、刘伶、嵇康，都态度安详，自得逸趣。我问他："同具古衣冠，怎能辨别甲乙？"他回答说："下笔之先，已考诸典籍，嵇康龙章凤姿，身长七尺八寸，故绘嵇不可不巍然秀出以传其神。向秀喜佐嵇康治锻，那么嵇侧当属向秀。阮咸喜弹琵琶，故以乐器自随。王戎眼烂然如岩下电，那么目光炯然的，非戎莫属。阮籍容貌杰伟，光气宏放，那么傲然，挺立，也自有其标识。山涛年事转高，非苍颜皓发不可。至于刘伶，貌陋而喜饮，则携酒一樽，放情肆志的，不问可知了。最使人叹服的，每帧七人，或正或侧，动作各不相同，而其相貌，却举一可推认其余，有如西人绘福尔摩斯像，虽千态万状，然在任何图幅中，使人一望而知孰是福尔摩斯，孰是华生，是同具机杼的。

春联今昔谈

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在旧社会，每逢春节，一般店铺，大都在门上贴着梅红纸或珊瑚笺的春联，无非善颂善祷，希望博得

一年的大好利润。最习见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成为千篇一律的滥调，那就不足取了。也有配着专业的，如纸店联："俪翠骈红，名高十样；硬黄勾碧，价重三都。"茶叶店云："采向雨前，烹宜竹里；经翻陆羽，歌託卢仝。"又有嵌着牌号名的，如中华书局云："中原新气象；华国大文章。"醉沤居酒馆云："人我皆醉；天地一沤。"大都虚夸其辞，华而不实。那些编辑什么《酬世锦囊》、《对联大观》的纷纷采录入书，以供人们改头换面的套用，陈陈相因，没有多大意义。一班名流，颇喜自出机杼，别有寄托，撰联张贴门上，供过路人欣赏的，如民国八年，政局动荡，林琴南住在北京，春节时，有感而作一联云："忏名初得安身法；堙户仍非避世方。"又某岁，吴江名士金鹤望，在苏州濂溪坊赁屋为寓公，有一春联云："骐骥志千里；鹪鹩借一枝。"那著《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寓居上海劳合路，附近多妓院，曾在岁首书联云："老骥伏枥；流莺比邻。"他和鹤望同以千里马自命，而有不遇伯乐，抑郁消沉的感慨。又南社易大厂联："竹叶春杯人日酒；梅花老屋岁朝图。"那就较为闲适放达了。我自忘拙陋，戏效为一短联，榜诸室门："梅花数点；月色一寮。"又某岁生活艰困，满腹牢骚，因作一联云："其言善也；惟德馨乎？"《论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禹锡《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无非自咒死于陋室之中罢了。

解放后，对于民族传统的春联，还是沿用着，但词句却翻陈出新，充满着时代精神，革命思想。那口气的豪迈，吐属的不凡，和以往的陈词滥调，大不相同，如："树宏图改革世界；立大志战胜自然。"又："定教山河听话；不向旱涝低头。"且有打破旧框框，不拘拘于平仄声的，这些都是新的气象。

尺牍的集藏

许多朋好中，很多有集藏癖，大概集邮，集火柴匣的居多；也有集年历的、旧钞票的、名人照相的、稀有钱币的、立体美术明信片的；甚至什么讣告、喜柬、戏单等，各随所好。我也癖好集藏，但对于以上的种种，兴趣却不高，在小小的纸帐铜瓶室里，累累赘赘地藏着许多的尺牍。有的把它装裱成册，有的粘在白纸上订成厚厚的簿儿，有的散叶装在大封袋中，有的储存在纸匣里面。荆人见了，兀是笑着说："要这些什子的东西有什么用，饥既不可以为食，寒又不可以为衣，若然搬场移居，未免增加麻烦。现在生煤球炉，引火柴很贵，不如给我作祖龙一炬吧！"但是我始终奉为至宝，说是若干年心血的结晶，哪里舍得牺牲。况古人说得妙："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因此当时环境愈恶劣，生活愈困苦，那就爱好更酷。为衣食奔走了一天，很疲乏的回寓，总是荧然一灯，出所藏尺牍，展玩一番，这时已夜深人静，更觉精神贯注，万虑俱蠲。猛抬头见时钟已指十二时，才自己对自己说，明天一清早要赶学校上第一课，可以睡息了！才脱了衣，胡乱地向被窝里一钻，不一回，便酣然入梦了。

我觉得集藏尺牍，有很多的利便，一、不占地位，只须腾出一二抽屉，或小小的笥箧，就得解决。二、伸缩性很强，先从朋好寄来的信，粘存入手，进一步搜罗时人中具有学术地位的小简，这具有学术地位的时人，我虽不认识他，或许朋好有认识而

时常通讯的，那就不妨向朋好索取一二通玩玩。再进一步，那民元以来逝世的文人词客，以及书画金石小说家的遗札，都是很好的东西。若然手头有闲钱，就可以化些代价，选购几通晚清的名人尺牍，作为清閟之藏，究属代价比其它的书画便宜的多，所化是有限的。至于资囊充裕的话，那就不妨推而上之，如清初的方望溪、姚惜抱、袁简斋、吴梅村，朱明时代的宋景濂、方孝孺、王阳明、陈眉公、董香光，宋代的欧阳修、苏东坡、黄山谷、王介甫，这价值便高了。三、有历史文献价值。尺牍中所叙述的，往往有足资证考的所在，其人如有著作流传，简直可和他的著作相表里。四、多率真语。做的文章是给多数人看的，那么所说的话，就未免有掩饰虚伪的地方。尺牍是给第二者看的，无所用其虚伪，很干脆说几句率真话，所以尺牍倒是本来面目，耐人寻索。五、以前的名人，他若然不是书画家，那就很少看到他的墨迹，那牍尺便是唯一的手泽。六、可以裱成册页，也可以装为手卷。即配入镜框中，用以点缀斋头，也是很清雅的。七、前人的笺纸，都很考究，有些是自制的。记得鲁迅编印过一本《笺谱》，郑振铎所辑的《版画集》，也采入了不少《十竹斋笺谱》，由此可见笺纸的价值。集藏尺牍，那是天然的笺谱，多么耐人玩索啊！

我对于尺牍的集藏，其中却有些传统性。原来先大父锦庭公，他虽然经商，又复自幼失学，但颇喜文字，遇到通文的，很能虚心受教。人家写给他信，总是选存那措词隽雅的，或书法优秀的，把它粘贴在一本簿册上，封面上题着“翰墨林”三个字。日子多了，粘贴的信，当然与日俱增，甚至中间高突出来，有似身怀六甲的孕妇，几是撑不平伏。锦庭公时常翻阅着，我那时识字不多，且这许多信札，字迹非行即草，哪里能够读得下去，但总觉得这个玩意儿很有趣味罢了。我自从十八岁开始写稿，钻进笔

墨圈，过了几年，范烟桥自桐花里来，买宅吴中温家岸，于是便和几位笔墨朋友结成星社，我当时也是一份子，文酒之会，月必举行一次。同时我又编辑杂志报章，和当代的诗伯文豪，以及说坛祭酒，时常通着声气，来鸿去雁，忙煞绿衣使者。在当时，各地文友寄给我的信，封面上毋须写明居址，只须写苏州郑某某五个字，便能送到无误，可见书札频繁，送信的都已熟悉的了。这许多来信，我就仿锦庭公的办法，一股拢儿把它粘贴在簿册上，标题为“来鸿集”。一册满了又一册，星社雅集轮着我当值，诸星友跑到舍间来，翻检“来鸿集”，居然有好几位回去如法泡制，都把来信贴存起来，成为一时的风尚。后来我饥驱沪上，寓居漱隘，庋置又复欠妥，以致“来鸿集”遭着鼠牙虫迹，损坏了许多。既而又复淞沪之战，避难它处，及战事弭止，回寓检点丛残，“来鸿集”越发七零八落，大有溃不成军之势，因此，对于尺牍集藏的兴趣，遭了打劫而自然低降了。加之受生活的严重压迫，也没有这闲情逸致，从事搜罗，如此中断了若干年。后来我为某书局编辑几种笔记等书，同时又兼编小型报，为电影公司辑特刊，和文字界的朋友又复通讯热闹起来，于是死灰复燃地把新旧的书札加以整理，重行粘存。但所藏的无非是朋好写给我有我上款的。忽地我友莲花馆主跑来要几通李涵秋、王蕴章、吴双热的书札去，说是他的至好某君托他代索的。经过这个动机，我也就搜罗不是自己上款的书札，许多朋友便纷纷把他们多余的书札赠给我，如高吹万、程白葭、吴子鼎、胡朴安诸前辈，彭述庭姻叔，以及同文如、陶冷月、朱大可、陆澹安、陆丹林、陈巨来、徐卓呆、赵眠云、陈涵度、徐益藩、章劲宇、孙宗复诸子，投我所好，都是很可感激的。尺牍既蔚为大观，因此郑重地付装池，把它装裱成册。第一册是亡故的友人，如李涵秋、许指严、王均

卿、王梅癯、蒋箸超、吴双热、毕倚虹、张春帆、陶报癖、孙瘿蝯、朱鸳雏等等，封面题着“人琴之悯”。某次，星社开文物展览会于沪南半淞园，我就把这册陈列在会中，徐卓呆瞧着对我说：“请你万万不要出续编，否则，我们未免要提心吊胆了。”引得同座都笑了起来。一署“长毋相忘”，一署“似亲馨欵”，不料裱好了没有几时，生存的朋友，如汪仲贤、袁百衲、徐枕亚、蔡寒琼、黄若玄、程瞻庐、姚民哀、王蕴章、贡少芹、孙玉声、张丹斧、沈心海、戚饭牛、奚燕子、袁雪庵、刘公鲁诸子，也先后的归道山了。人生朝露，多么可慨啊！其它又把亡师胡石予、余天遂两先生的诗笺书札，汇装一册，颜为“玉峰胡余二先生遗墨”。更把不是我款，而已逝世的名人遗札，装为“断简零鸿”。此后裱价飞涨，不能继续装裱，只得任它散叶储存。

很快慰的，我友柳君然，在苏州护龙街旧书铺代我买到一本裱好的晚清名人尺牍册子，写作俱佳，很为名贵。上款都是培萼，这是嘉定名宿秦绥章的遗物。内容有陆凤石、潘志万、费念慈、吴郁生、王同愈、汪开祉、邹咏春、叶鞠常、恽毓嘉、恽毓鼎、徐花农、文廷式、陆宝忠、冯文蔚、廖仲山、曹福元等，以乡先达为多。封面上有“德音不忘”四字，出于培萼手笔。

我于六莹堂购得袁寒云手简十二通，装裱一册。上款大都是蹋庵和无隅，蹋庵谭姓，是一位金石名家。无隅是寒云的老师后又转为亲家的方地山。内容什九是讨论金石古泉的，署名有的寒云，有的克文，更有仅署一豹字，一瑟字。笺纸出于自制，粗线条的行格，旁有寒云庐三字。又有朱文拓印汉碧玉舉文曰：“永始四年左石父作乙丑五月寒云”凡二十字。上为舉文，作正方形，极古色古香之致。

藏札中年代最远的，要推明代王守仁，幼时读他的《瘗旅

文》，现在收到他的手迹，更感到珍贵可喜。又杨维斗一札，行书极洒脱，稍有蛀蚀，然字迹均可辨认。维斗名廷枢，崇祯解元，复社人士推他为盟主。福王时勤王师起，召授兵部侍郎。清顺治初，因薙发不屈被杀，据说临刑时，大呼“生为大明臣”，及呼“死为大明鬼”，头已坠地。乾隆时赐谥忠节公。这幅忠烈手迹，是极宝贵的。其次，七十八岁文寇光，是文衡山后人，距今也有数百年了。

状元书札，陆润庠的藏有数通，涉及朝政，如云：“和议磋磨两月，始克有此十二条，合肥煞费苦心，力量不小。而书生不晓事者，尚以为大伤国体，有如乡人入城不知市价。日来上书言事者已有七八起，大率类是。所幸枢府和衷，未为群议所惑，然亦危矣。洋兵之退，近日若何情形，希随时见告。回銮一层，阻者甚多。定兴全家在此，亦不愿早回京邸，坚主留之一说，看来非得傅相及庆邸坚请，恐不能定议也。惟洋兵退后，土匪益无忌惮，大肆抢掠。昨有南斋内监到此，据云提督衙门，竟不能管事，将来青黄不接，未识能预为虑及否？城外有五城公所，谅尚无妨，敝居亦冀终始保全，祈代策之。”又云：“今日闻黄慎之已得旨释放，即徐冀何诸人亦然，虽无官职，究可自由，颇代忻幸。”大约所谈是指庚子拳变而言。

辛亥革命烈士的书札，有周实丹的。实丹，山阳人，谋革命，被姚荣泽所杀。南社同人搜罗他的诗文，刊《周实丹遗集》。这通书札是写给寒隐的，寒隐便是名宿高吹万老人的旧号。吹老送给我两通半，所谓半通，是指一通残缺过半而言。

甲骨文专家罗振玉，作札于大吉壶文笺上，这札述病后调胃，谓有一良方：“取米数钱至一两，炒黄，取鲜荷叶，将米包入，在米上微微加水令润，叶上针刺小孔十余，在火上烤香，去

叶取米煎汤，日饮二三次，复原极易。”大可收入《验方新编》中。

青浦书家何长治，字鸿舫，作书颜平原，虽一小札，却亦大气磅礴。我得一札，末附一联：“厌闻新语聋何碍，老有古风诗自豪。”他患重听，颇风趣，又精岐黄术。

偶于旧书铺中，购得若干通都是兰史上款的书札，乃翦淞阁潘飞声旧物。有黎湛枝、吴庆坻、程子大、戚扬、喻长霖、姚劭秋、姚文栋、余肇康、金蓉镜、金粟香、伊立勋、杨钟羲、崔永安等，于此亦可见潘氏交游之一斑。

吴昌硕一札，极精审，有云：“读手教，复惠丛选，俾窥全豹，欣慰欣慰。际此文字沦落之秋，得先生振聋发聩，国学赖以重光，人心转为复古，其功岂浅鲜哉。较之雕虫小技，剽窃时誉者，奚啻天壤，佩甚佩甚。小诗另纸录上，巴郢俚言，还乞哂而教之。”所谓丛选，为国学商总会的刊物，是高吹万主辑的。

南社社友姜丹书寄我的书札，封面自书地址，萨坡赛路二三〇号。电话八八八一一，下作一括弧，爸爸拜爷爷，因并封面留存之。

《浮生六记》佚稿之谜

数百年前沦落不遇之沈三白，却在死后大交其运。林语堂把他的《浮生六记》译成英文，已传诵环宇。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成电影，又有编为话剧演诸舞台，使万千观众，一洒其同情之泪。俞平伯教授更编撰《沈三白年谱》，想沈三白地下有知，当

亦足以自慰的了。

我友忆凤楼主对于这书，曾作很详的考证。原来沈三白名复，取《论语》“南容三复白圭”之意。他是江苏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即1736年），卒年无可考，然据该书第四卷写于清嘉庆十三年，那么他的逝世，无论如何，总在嘉庆十三年之后了。习幕作贾，在当时并无文名，娶妇陈芸，是一位有才而生性洒脱的女子。他所著这部《浮生六记》共分六卷，每一卷记一事类，故有六记之名。一《闺房记乐》、二《闲情记趣》、三《坎坷记愁》、四《浪游记快》、五《中山记历》、六《养生记道》，忆凤楼主认为“记道”或许是“记道”之误，这是言之有理的。

我曾在某刊物上，述及《浮生六记》的最初本，蒙前辈包天笑老人见告，始知这书收入同光间《申报》馆聚珍版印行的《独悟庵丛钞》中，《丛钞》罗列了若干种笔记，而这部《浮生六记》，也列入其中。独悟庵主人杨醒逋，名引传，江苏吴县人，是天南遁叟王韬的内兄。醒逋一度处馆于刘家浜尤家，那名绅尤鼎孚号遂庵的，便受他的教泽。后垂垂而老，又教鼎孚的子侄辈，大家呼他太先生。天笑前辈和尤家有戚谊，六七岁时，尝见过醒逋其人。

该书较完善的本，有阳湖管贻葄树荃及香禅精舍近僧的题词，杨引传的序，王韬的跋。杨引传在冷摊购得这书的手稿，六记已缺其二，后来海虞黄人（摩西）执教吴中东吴大学，编刊《雁来红》杂志，黄人主编，把《浮生六记》登载在《雁来红》杂志上。吴兴王均卿（文濡）又把它选刊入《说库》中（忆凤楼主谓：收入《香艳丛书》，这是记错的）。但已将题词序跋等删去，所以后来坊间的翻印本，大都没有题序，因是依据《说库》所载的。至于那《申报》馆聚珍本早已绝版了。（按香禅精舍，是清

末长洲潘钟瑞号瘦羊的室名，近僧是他的别署。）

六记散佚的二记，便是最后的《中山记历》、《养生记道》。民国廿四年十一月，世界书局发行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却有《浮生六记》的全稿，《记历》约一万数千言，《记道》较短，约七千余言。《记历》记的是琉球国事，当嘉庆年间，翰林院修撰赵介山奉使琉球，沈三白充当一名随员，和李和叔、王文诰、秦元钧、缪颂、杨华才等同行。所记内容很复杂，如海航的设备，所过鳌门、罗星塔、彭家山、钓鱼台、赤尾屿、姑米山、马齿山，那霸港等地的景迹，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哲率百官迎诏的仪节，宫室的建筑，海产的鳞介，花木果实的珍奇，土布的织造，奕棋的俗尚，女子的装饰，斋戒祭祀的典礼，琉球文字的音义，琉球诗人的篇什，海贼的猖獗，市间流通的钱钞，令节的应时物品，红衣伎的歌曲，嫁娶的轿舆，九月放纸鸢，酋长的贡献，受赐的墨砚等等，叙述都很详赡。

《记道》所记，大都属于摄生养性方面，如云："达观之士，无时而不安，无顺而不处，冥然与造化为一，将何得而何失，孰死而孰生耶？故任其所受，而哀乐无所错其间矣。"又云："人大言，我小言。人多烦，我少计。澹然无为，神气自满，此长生之药。"又云："舞衫歌扇，转眼皆非，红粉青楼，当场即幻。秉灵烛以照迷情，持慧剑以割爱欲，殆非大勇不能也。然情必有所寄，不如寄其情于卉木，不如寄其情于书画，与对艳装美人何异，可省却许多烦恼。"又云："治有病，不若治无病。疗身不若疗心，使人疗，尤不若先自疗。"又云："省多言，省笔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一息不可省者，居敬养心耳！"又云："居山寺之中，日出则起，收水草清香之味，莲方敛而未开，竹含露而犹滴，可谓至快。"又云："日长漏永，午睡数刻，焚香垂幕，

净展桃笙。睡足而起，神清气爽，真不啻无际真人也。"又云："乐即是苦，苦即是乐，带些不足，安知非福。"又云："圣贤不能免厄，仙佛不能免劫，厄以铸圣贤，劫以炼仙佛。"又云："牛喘月，雁随阳，总成忙世界。蜂采香，蝇逐臭，同是苦生涯。"其中颇多引庄周、邵康节、白居易、王阳明语，足以发人猛省。

朱剑芒校阅这书，附识书后，谓："《浮生六记》的五六两卷，早经佚去，最近经吴兴王均卿先生搜到了这部完全的《浮生六记》，在开卷以前，已感到不少兴趣。"又谓："以前所见不完全的各本，目录内第六卷，是《养生记道》，现在这足本，却改了《养生记道》，单独用一道字，似乎觉得生硬。再《中山记历》内所记，系嘉庆五年随赵介山使琉球，于五月朔出国，十月二十五日返国，至二十九日始抵温州。按之《坎坷记愁》，是年冬间，芸娘抱病，作者亦贫困不堪，甚至隆冬无裘，挺身而过，继因两人登门索债，遂被老父斥逐。刚从海外壮游回国，且系出使大臣所提挈，似不应贫困至此。又《浪游记快》中游无隐庵一段，亦在是年之八月八日，身在海外，决无分身游历之理。有这两个疑问，这个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真是考证方面一桩困难的事。"

在这本子没有交世界书局排印之前，尚有一个小小的曲折。其时我主编《金钢钻报》，王均卿丈担任特约撰述，所以时常有晤叙机会。后来均卿丈在吴中营着菟裘，全家迁苏，但是他老人家不来沪则已，来则必蒙见访。有一次，他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最近在苏州一乡人处，发现《浮生六记》的完全抄本，已和乡人商妥，借来付印，以广流传。"我是爱读这书的，当然听了也很兴奋。过了一月，他老人家复从苏来，说："前次所谈的足

本《六记》，那乡人突然变卦，奇货可居，不肯公开印行了。但已和世界书局接洽印行事宜，如今失信，很说不过去，没有办法，因想恳你仿做两篇，约二万言，就得宕塞了。”我当时婉谢着说：“我是后辈，本应遵命，奈我文笔拙陋，碱砆难以混玉。且情节不知，更属无从下笔。”他老人家就说：“请你不要谦逊，你的行文，清丽条达，颇有几分类似三白处。至于《养生记逍》，那是空空洞洞，可以随意发挥。即《中山记历》，所记琉球事，有赵介山的《奉使日记》，便可作为依据参考。”然我始终不敢贸然从事。不久，他老人家忽归道山，世界的这本《名著丛刊》出版，那所谓足本的《六记》，赫然列入其中。那么这遗佚的两记，是否由他老人家自己动笔，或委其他同文作伪，或那乡人获了厚利重复允许供印，凡此种种疑问，深惜不能起均卿丈于地下而叩问的了。总之，对这本子不但朱剑芒认为不可靠，我也觉得可靠的成份很少，如均卿丈要我仿作二万言左右，现在两记恰恰两万余言，可见均卿丈早有打算的。又三白的四记，笔墨轻灵，以后两记，笔墨滞重，也足证明非一人手笔。

最近《读书》杂志载有松一所著的《四十多年前的一段伪作公案》，是对《浮生六记》所补第五第六卷而言，且涉及俞平伯和我。又附带录入台湾吴幅员所作《中山记历篇为后人伪作说》，有云：“《中山记历》，与嘉庆五年赵正楷（介山）所著《使琉球记》（即《奉使日记》中一部分文字，大同小异。至于另一记《养生记逍》，与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颐养方面的日记，很是相似。一经对照，可以看出《养生记逍》中的一部分文字，凡与曾国藩已未到辛未间的十余条日记，一字不差。”那更和均卿丈生前嘱托我可随意发挥，可作依据参考的话相符合，这伪作是伪定的了。

尚有附带要说的，沈三白书法很好，又擅画山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在画家吴似兰（子深之弟）的娑罗花馆展览会中，见到三白亲笔的一联一画，认为生平唯一眼福。又听说，三白又擅篆刻，有《凉月对榻印存》，华谋言曾在常州某戚家看到。

诂林精舍一席谈

一般习俗，访友不宜于清早，因为清早前去，往往友人高卧未起，有扰清梦，于心很觉不安。甚至较为疏远的，司阍挡驾，回报你过一二小时再来，那就徒劳跋涉，未免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独有访丁仲祜老先生，却以清早为宜，他老人家是实行朱柏庐黎明即起的格言的。他治医，年来虽谢绝诊务，然熟识的人前去，还得处方疗治，所以稍迟一步，便有尪羸瘠体的病人前来就诊，那就不便长谈了。我为衣食奔走，穷忙的很，好久没有去访谒他老人家了。有天一清早到诂林精舍去和他谈谈，他正在整理所藏的古泉，锈绿斑驳，弥饶古泽，用线一一地系在硬纸版上，每版若干枚，凡数十版，洵属洋洋大观。他预备把所有的分给与人，谓："自今以往，不蓄财产，勿造新屋，勿置一切精好之物，须将书籍碑帖古泉等散去，空其所有，本无一物带来，亦将无一物带去。"我就说："这书籍碑帖古泉，足为精神的寄托，没有寄托，岂不太感枯寂么？"他说："现在的寄托，在彼不在此。"原来他性耽禅悦，专心涌经了。

他是很注意摄生的，认为日光疗病，最为妥善经济的方法，

所以日光便是唯一宝物。他说："有许多人梦想天能雨金雨粟，忽然一朝有金粉金屑，纷纷从半空中吹坠，落在人们的头上、身上，人家的屋顶上，大地马路上，甚至田野上，那么世人必然要变成疯狂，抛弃一切正业，争先拾取，那还能谈得到社会秩序吗？实际天天不断有金粉金屑从半空中坠下，落在人们的头上、身上、屋顶上、马路上、田野上，所谓金粉金屑，就是日光，太阳给与地球上一切生物的光和热，其价值实在超过雨金雨粟哩。我国提倡日光浴，当以列子为最早，如其中《杨朱篇》云：'宋国有田夫，自曝于日，顾谓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以重赏。'后来晋陶渊明咏贫士诗云：'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唐白居易咏负冬日诗云：'呆呆东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这两诗都说日光浴，居易诗尤为详尽，且能在静坐日光中，深得无念之法，于参禅最为有益。"所以他老人家天天晒太阳，即深秋初冬的气候，他还是赤了膊，在太阳中晒一二小时，从来没有伤过风，咳过嗽。本其经验，著有《日光疗病法》一书。

他老人家的食品，每餐进水果四枚，鸡蛋两个，粥汤一碗，内置白脱油一大块，牛乳半磅，蔬菜少许。他说："蕃茄功用很大，每一个蕃茄，可抵一只最好品种的桔子。"进了这许多，当然要谈到出路问题，他认为每天最好如厕二次，少则一次，否则，滞积起着毒素，混入血液，那是很有害的。甚至天天如厕，尚恐排泄不清，每星期须灌肠或服泻剂一次。我问泻剂什么最妥当？他说："不妨用蓖麻油。"

他又说："人体既当从事物质的卫生，更当注意精神上的卫生，精神卫生，便是心性的涵养。自己固宜抱着乐天主义，心地

既宽，那么目所见，耳所闻，都是充满着愉快的色采和声调。否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怡情养性的花鸟，也会变为撩愁媒苦的品物，那岂不是自寻烦恼么！至于得失荣辱，一切置诸度外，与世无争，与物无竞。人家骂我，当做耳边风，飘过就算；人家打我，认为和我开玩笑，叫他不要吵扰，人家也就罢休了。否则，骂了我，和人家对骂；打了我，和人家对打；骂不过打不过人家，那就大气特气，不肯甘心，身体方面受了很大的损害。即使打骂胜人，那打骂时必然动着怒，昔人戒怒说好得：'怒心一发，则气逆而不顺，窒而不舒，伤我气，即足以伤我身。事值可怒，当思事与身孰重，一转念间，可以涣然冰释。'处于家庭，绝对不可有气恼。事事退一步想，便和平谅解，没有芥蒂。对自己的夫人，万万不能得罪她，她的生辰，不要忘记，届时买些东西给她，作为无形的礼物，那么她既欢心，决不向你絮聒，向你要求，你就能自得其乐，消除烦恼。"

末了，他老人家又和我谈了许多杂话。他自己说："生平不懂交际，人家来拜访，我从没有回拜过任何人。人家请我吃饭，我也不懂得怎样回请。"又说："走路是全身运动，最能得益，所以出外能安步当车，不仅可省车钱而已。但走路以不疲乏为限，疲乏便与身体不宜。"又说："精神必须调节，做了一小时的工作，宜休息一刻钟。老年人只能做半小时工作，休息半小时。"

丁老尚有许多格言式的隽语，我就把它抄在下面，藉以充实我的篇幅。如云："拂尘涤砚，焚香烹茶，插瓶花，上帘钩，事事不妨亲自为之，使时有小劳，筋骸血脉乃不凝滞，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也。"又云："笔墨挥洒，最为乐事。素善书画者，兴到时不妨偶一为之，若因应酬促逼，转成魔障。"又云："能

诗者偶尔得句，伸纸而书，与一二老友共赏之，不计工拙，自适其意可也。若拈题或和韵，未免着意。至于寿诗挽章，概难徇情。”又云：“院中植花木数十本，不求名种异卉，四时不绝更佳，呼童灌溉，可为日课。玩其生意，伺其开落，悦目赏心，无过于是。”他撰有联语，也是从修养中得来，如云：“曝日半开屋，穷年万卷书。”又云：“检书几案窄，昂首海天宽。”又：“心闲缘事少，日永爱书多。”又：“万卷诗书春富贵，一楼风月夜繁华。”又：“入世未工疏结客，归山无计且登楼。”又：“岁月将阑防失足，利名大好要回头。”

丁老逝世已数十年，所谈无非针对旧社会而言，若延其寿命至今日，当别有一番见解了。

《留芳记》与梅兰芳

《孽海花》说部，以渲染赛金花为全书的线索，反映清季的历史掌故。书中人物，大都真有其人，不过用谐音或颠倒其姓名作为影射罢了。与此相类似的，有包天笑的《留芳记》，该书以渲染梅兰芳为全书的线索，反映袁世凯政府及南北军阀更迭的历史。书中人物，虽故意讳避，但仍不难猜到，如吴子佩为吴佩孚，袁凯亭为袁世凯，端陶斋为端午桥，黎元宋为黎元洪，冯国华为冯国璋，杨子度为杨晳子，章仲麟为章炳麟，钱可训为钱能训，梁公任为梁启超，陈士美为陈英士，程雪门为程雪楼，伍荣芳为伍廷芳，孙一仙为孙逸仙，黄克兴为黄克强，赵国钧为赵秉钧，钮永惕为钮永建，段应瑞为段芝泉，吴君绶为吴禄贞，唐兆怡为唐

绍仪，宋初仁为宋教仁，蔡民培为蔡元培，良勋臣为良弼，罗公婴为罗癭公，易哭庐为易实甫等。凡中年以上的人，大都经历过这段时期，熟悉其中的风云人物。天笑有一文，记叙这书的始末，爰节录一段在下面，作为参考："《留芳记》者，我在三十五年前所写的一种小说，是以梅兰芳为是书的骨干，而贯穿那时代的政界史事。最初，曾孟朴曾与我约，他说："我的《孽海花》，初拟写到戊戌政变，至多可以写到庚子外祸，以后，你可以继续写一部下去。我道：我哪有你的才思和笔力，未敢邯郸学步。然亦颇思写一关于史事的小说，选一与史事有关联的名人以贯串之。既而乃想到梅兰芳，认为梅的剧艺冠于当时，声闻溢乎域外，作为我书的引绪，甚为恰当。"

《留芳记》是章回体的小说，开首的楔子，说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焚券仗义，且录了罗癭公的《浣溪沙》词："流末从知市义难，输他奇侠出伶官，灵床焚券泪汍澜。曲子当年倾禁御，孙枝万口说芳兰，留将善报后人看。"原来当时有位四川举人傅留青，赴京会试，与梅巧玲甚为莫逆，借了巧玲三千两银子。后来傅客死京都，巧玲就在傅的灵前焚去借券，京都士大夫交口称他的义气。此后便叙及梅氏与政界中事，而以吴佩孚在北京西河沿摆测字摊为本文的开场。

天笑写好二十四回后，走京师访林琴南，乞为序言，林欣然命笔。序末有云："去年康南海至天津，与余相见康楼，再三嘱余取辛亥以后事，编为说部，余以笃老谢，今得天笑之书，余于南海之诺责卸矣。"

《留芳记》既成，有人请天笑给《申报》附刊连载，及稿送去，《申报》主笔政的有所顾虑，认为南北军阀，尚在交锋，不敢有所触犯。天笑不得已，商之中华书局陆费伯鸿，伯鸿大为欣

赏，才归中华刊行。一方面由天笑向梅氏索取最近小影，作为封面，而以林琴南的手写原稿，影印卷首。初版五千部，又复再版，到了敌伪时期，被禁止发行。

天笑于抗战胜利后，移居香港，所有书籍，留置沪寓，经过变迁，荡焉无存。他自己的著作，一再托我代为物色。我觅到了《留芳记》，即寄赠给他，他接到这部书，喜出望外，不料那天下午，又得梅氏的逝世噩耗，更加深了他的感悼，就在书页上题了两句："着意留芳留不住，天南地北痛斯人。"

杨乃武案演时装剧

清代四大奇案，以杨乃武案为最突出，几乎成为妇孺皆知，这是当时的《申报》宣传出来的。我曾在先师龚耕禹先生家翻阅到所藏光绪元年的《申报》，这时报上连篇累牍的载着这个案件，并有许多评论，抨击中国刑讯的弊端。原来《申报》是西人美查所办的，为了推广领事裁判权，创造有利条件，无非借端说明中国的酷刑枉法，非西人所能忍受，那领事裁判，也就成为当务之急了。

当杨乃武案获得平反，上海京剧院丹桂第一台，首先编成时装京剧。小生陈嘉祥饰杨乃武，旦角月月红饰小白菜，很具吸引力，居然天天满座，戏院老板赚了不少的钱。

记得有一年，上海某寓公组织江浙同乡会，举行聚餐，我也参与其盛。恰巧和前辈教育家沈恩孚（信卿）老人同席，叙述乡情外，随意聊天，偶尔谈到杨乃武一案，恩孚老人见告，杨乃武

事白后，还到家乡，担任《申报》通讯员，往往隔一时期，来上海逛逛。他和杨乃武是素来相熟的。一次，杨乃武来上海，丹桂第一台正在演杨乃武一剧，他便邀杨乃武去看戏。陈嘉祥演杨乃武一角，很卖力；月月红演小白菜则荡冶弄姿，博得满堂的彩声。杨乃武却摇着头，批评这戏胡闹处太多，和事实不相符合。不料这批评传到主持者的耳中，亲往拜访杨乃武，请他指教，打算把剧情改编一下，杨乃武却婉言辞谢，也就作罢了。

我友周拜花，他是余杭人，幼时曾见到杨乃武，谓他在私塾读书时，恰巧杨乃武也开门授徒。拜花很顽劣，一次，因细故和杨家的学生打架，杨乃武出来呼喝，双方才散走。这时，小白菜已削发为尼，那尼庵庭中有一枣树，结实累累，拜花带了一班同学来此爬树采枣，小白菜出来驱逐，所以该案的两个案中人，他都目睹了。又我友杨天骥（千里）一度任余杭县县令，为了好奇，翻检杨乃武与小白菜档案资料，可是始终没有找到，引为遗憾。

花衫名角绿牡丹

大约四五十年前吧，凡涉足剧场的，都知道花衫名角绿牡丹红极一时。他是贵州安平人，姓黄名琼，字端生，绿牡丹是他的艺名。且因《天中记》有“欧家牡丹有作浅碧色者，时称欧家碧”一语，便别署欧碧馆主。幼年拜老演员戚艳冰为师，他既聪明，又虚心受教，所以艺事突飞猛进，成绩斐然。初演于乾坤大剧场，又续演于亦舞台，年仅十五六岁，雏凤清声，誉满海上。

当时，老画家吴昌硕曾为之题照："散花送酒殊风格，坐着梅边认不真"，形容他演《天女散花》、《宝蟾送酒》，和梅兰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能戏六七十日，饰《春香闹学》的春香，《天河配》的织女，《新安驿》的女盗，《鸿鸾禧》的金玉奴，《马前泼水》的崔氏，《长生殿》的杨贵妃等，或端庄，或婉媚，或巧笑，或轻颦，或泼辣，或温娴，都能深入角色，刻划入微。那时演红生的老伶工王洪寿，和他同隶一台，王为了提携他，某次演《十八扯》，王自演未饰演的丑角，借以衬托。某岁，江浙水灾，上海伶界联合会举行义务会串《嫦娥奔月》以筹措赈款，绿牡丹饰嫦娥，赵君玉、芙蓉草、贾璧云、刘玉琴、刘小蘅、高秋颿这一班名角饰仙女，轰动一时，实则也是前辈扶掖后进罢了。

他好学，从陆澹安学书法，陆兼教诗文，并发起绿社，征集绿牡丹剧照及诸名流如胡寄尘、袁寒云、朱大可、尤半狂、天台山农等的揄扬文字，汇刊《绿牡丹集》，以与柳亚子的《春航集》、《陆子美集》相媲美。不料这样一来，引起《晶报》主持者余大雄及几个评剧人士的嫉妒，在《晶报》上大肆攻击，痛骂绿社人士为中了绿气，出语甚为恶毒，陆澹安和朱大可、施济群因办《金钢钻报》和《晶报》对垒，且寓意金钢钻的硬度可以刻晶。满拟对骂一阵出了气，也就收场，不料《金钢钻报》骂出了名，居然销数很多，便由施济群维持下去，刊行了十多年，为小型报之翘楚。过了数年，陆澹安有天南之游，携带绿牡丹同赴昆明，为编《龙女牧羊》、《霍小玉》、《风尘三侠》等新剧，连演一个多月，载誉而归。

解放后，每逢星期天，一般笔墨朋友，纷趋襄阳公园茗谈为乐。陆澹安、朱大可、平襟亚、徐凌云、管际安等，为座上常客，我也每周必到，绿牡丹有时也来参加。徐凌云、管际安都

喜谈剧，劲头很高，且编撰了《昆剧一得》，直至“文革”运动起才止，听说绿牡丹在运动中期含冤而死。

瘦皮猴韩兰根趣事

韩兰根是我四十年前上海影戏公司的老同事，可是好久不见面，却在电视中看到他，已是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托人带口信给我，说要来探望，这当然是我非常欢迎的。不料，隔不多时，噩耗传来，他已一瞑不视了。

他生平拍过的影片，约二百五十部左右，可称多产的了。具代表性的，要推他和王人美合拍的《渔光曲》，他饰小猴一角，呆头呆脑，别有神态，表现角儿的个性，可谓妙到毫巅。这部片子，在国际电影展获得金牌奖。他为了拍片吃苦头的，是和蓝蘋（江青化名）合拍的《王老五》和《狼山喋血记》。在“文革”中，四人帮威胁他，不许提到蓝蘋，并把他关进牛棚，强迫劳动，摔断了肋骨。这种手段，是何等残酷啊！直到一九七四年，他才得解放回到上海，参加市政协，暇时打拳，蓄几头鸟，驾自行车到公园，度着晚年的愉快生活。他不但拍片属于多产，他家里有八个儿子，五个女儿，孙儿女十三人，也可说是多产的了。

我既和他同事多年，他已往的事，当然知道一些，这儿就把较有趣的谈几件吧！他十七岁开始拍电影，我认识他时，他已二十多岁了。他擅唱歌曲，边唱边表演，滑稽得很。他有一支《白相跳舞场》，听他唱的，没有个不哈哈大笑。这时，我的朋友丁悚，任职蓓开唱片公司，我就作了介绍，为他灌了唱片，风行一

时。

当上海影戏公司摄《新西游记》，韩兰根饰孙悟空，为了扮演猴子，把头发中间剃掉，只留蓬蓬然的两鬓，成为怪样子，不拍戏时，他戴着帽子遮掩着。其时同事们都喜开玩笑，一次，大家闲着没事做，就邀了兰根去逛马路，到了南京路最热闹处，同事某突然把他的帽子抓取了就跑，他剃得不三不四的怪头，在万目睽睽之下，引起哗笑，使他窘极不堪，没有办法，只得抱着头，雇了一辆人力车，拉起篷帐，狼狈地逃回去。又一次，大家坐着聊天，他无意中说起："好久没有人请客，很想一块朵颐，"这话不打紧，可是同事某又动了脑筋，和他开玩笑。过了一天，冒着和兰根熟识的某某名儿，邮寄一份请客帖给他。他接到了，很为高兴，准时到某菜馆，抬头一看，座无作东的主人。他想大约主人有事迟到了，等着再等着，却始终不见主人的影踪。不巧得很，天忽下起大雨来，他只得自己化了钱吃了一顿饭，雨丝风片，兀是不停，便冒着雨，还到家中，一条新制的白哔叽裤溅沾了很多泥迹，大为懊丧。

他屡次受窘，有一次，他却窘了大名鼎鼎的吴稚晖。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但生活平民化，经常步行市间。一天，吴稚晖杂在人群中，忽被韩兰根瞧见了，便高吭戏呼吴稚晖，这一下，顿使吴老头子惊慌失措，深恐有人对他不利，急忙躲入一店铺，好久才敢探头一望，见没有动静，匆匆离开店铺而去。

上海影戏公司主持人但杜宇，也是喜开玩笑的，那时演员有袁丛美其人，为暨南大学毕业生，很有文化修养，善演反派戏，状态很英挺，遗憾的是面有痘瘢。杜宇忽地要我编一支《麻皮歌》，我七不搭八编好了，把歌词给韩兰根试唱。那天，特地招呼袁丛美到一小小化装室来，我和韩兰根先在小室中，袁丛美走进

来一看，见在座的有鬼头鬼脑的样子，知道不对头，拔脚要跑，杜宇突然把门窗关锁起来，韩兰根引嗓作态，高唱《麻皮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使袁大窘特窘，一笑开锁，袁才得逃走。

韩兰根绰号瘦皮猴，的确带些猴子的顽皮性，面部各官都能牵动作怪相，逗人发笑，连耳朵也能任意活动，这是他人所做不到的。总之，他是趣人，从小就趣，直趣到了老，大家都喜欢接近他，甚至他家的小孙儿时常缠住了他，要他讲故事，实在他的言语和动作太有趣了。

黄 山 云

黄山有三奇，一为石、二为松、三为云，三者构成整个大块文章。文章有虚实，实的是石和松，虚的便是奇诡变幻的云。记得幼时，读袁随园《游黄山记》，记中描绘云物的景状："初濛濛然，熔银散绵，良久浑成一片，青山群露角尖，俄而离散，则万峰簇簇，仍还原形。"读了为之神往，颇以未能亲历其境为憾。

当我七十岁，有机会到了黄山，住在文殊院。那天傍晚，我们几个同伴，在院前广场上散步，忽见前面峰峦，滃然云起，初时轻轻淡淡地缭绕着，那些松儿石儿，烟笼雾孕，在若有若无之中。不多时，云越来越多，愈聚愈浓，前面峰峦没有了，既而漫衍混沌，什么也没有了，连得院的周围，玉屏狮林，都好象被夸娥氏二子背负了去，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近在咫尺的那株迎客松、送客松也成为乌有了。荡胸萦身都是云，飘飘扬扬，氤

氤氲氲，甚至对面不见人，只辨声息和磬欬。这样约一刻钟，云渐渐被风吹散，视觉恢复功用，仍旧看到人，看到松，看到玉屏狮林，看到所有的峰峦，由实而虚的，仍得由虚而实．一返其原，这是多么奇妙的大自然艺术手法啊！

明天夜半起身，登清凉台观日出。等了好半天，东方才透曙光，红红的太阳，从云层中漏露出来，可是云层太厚，且带黝色．太阳初升的一刹那，没有看得真切，大家认为不够满意。正想返室，有人却指着左面说："云海，云海！"我们也就趋向那儿，凭着栏干，观那云海的奇景。原来我们高高地站在云朵的上面，观云不须仰跳，只作俯瞰，那云儿缥缥渺渺，霏霏茫茫，似乎有百千神灵在那儿搓绵扯絮，积玉堆琼一般，天风一吹，云在那儿溶曳起伏，载沉载浮，简直成为汪洋大海，所谓云海，这时才体会到这"海"字下得真有意义，也就想到山石以形象得名的，如"老僧观海"、"猴子观海"，这所谓的海，不是浩淼的海，而是云幻的海。海中有岛屿，有桅樯，这云海中也有岛屿和桅樯，那些重峦叠巘，都被云儿一口吞噬，只有峰峦的尖端，露出一些在上面，远远望去，仿佛岛屿桅樯出没在洪涛骇浪之中，真是洋洋大观。《楚辞九歌》中的云中君，是出于三闾大夫想象的，这时我们个个都是真正的云中君了。

我们登莲花峰，看到云海；登始信峰，看到云海；从各个角度看到云海；从各个时间看到云海。初到黄山，偶然看到云海，就少见多怪地诧为奇迹，看得多了，也就多见少怪，甚至认为很寻常，好像在都市间看到车水马龙，一些也不怪了。

陆放翁有那么一句诗："云海何时豁此心。"黄山的云海，真足以豁心舒抱啊！

萧山与湘湖

人们辛勤工作之余，总想到山明水秀的杭州去疏散一下，那三竺六桥、九溪十涧，的确有魅人的力量，偶寄游踪，不觉流连忘返。可是和杭州一水之隔的萧山，有个湘湖，那风景胜迹。不在西湖之下，却湮没不彰，没有人注意到，这是不能不为之叫屈的。

右邻韩非木，他是萧山人，为我谈起湘湖的种种，的确是有实无名的风景地区。当夏间市上所售的杨梅，除吴中洞庭山所产者外，大都是萧山湘湖的东西。清代王端履的《湘湖竹枝词》，有那么的一首："棕笠芒鞋小暑初，熏风如剪碎菰蒲。少年邀吃杨梅去，行过头湖到二湖。"又西湖莼菜是名著全国的，实则托名西湖的莼菜，大都湘湖的产品。据说莼菜杂生蘋藻间，不易辨认，但村人却能识得。春时采摘，沃入沸汤，才得柔滑可口，其烹煮是有些秘法的。王端履又有一首咏这件事："湖心三月水粼粼，湖面花开尽白蘋。采得莼丝全不滑，秘传煮法要瞒人。"那儿的产物，和杨梅、莼菜同称美味的，尚有土步鱼，一名杜父鱼，三月桃花汛时，鱼味最为鲜隽。其它点缀品，湖上多鸟，有信天翁拍拍飞翔，成群结队，白远望去，没入烟水迷濛中，构成一幅轻微澹逸的图画。又杜鹃花，俗称映山红，湖堤一带，到处都是，灿烂极了。

谈到湘湖地点，在萧山县城的西面，周围八十余里，这湖的形成，是有悠久历史的。据说宋神宗时，居民吴氏等奏："崇化

等乡，有田高阜，两岸皆山，连雨则水漫延下流，其低洼之田受浸无收，乞筑为湖。”可是当时没有实行，直到政和二年，杨龟山来这儿做邑宰，才废田三万七千余亩，以山为界，度地为墟，辟为蓄水之湖，取名湘湖，灌溉附近之田达十四万六千余亩。那些名宦乡绅，也有以复田填湖为请的，但因近乡水利之饶，没有照准。到了民国军阀执政时代，省长夏超倡湘湖为省有，省党部又倡湘湖为国有，利之所在，纷纷争取，这是以往的一贯作风。

湘湖形似葫芦，中狭处驾跨湖桥，分为上下二湖，上湘湖的中央，矗立着定山和压湖山，好像水晶盘中置着两枚青螺，淇碧可喜。湖的北岸有莲花庵，庵后有两巨石，上端相接，下空如斗，俗称老虎洞，游客来此，可以在那儿逗留一下。下湘湖北岸山峦更多，桃柳映堤，风景绝胜。有至湖岭和越王城山，越王城山，中低四面高起，宛如城堞。春秋时，吴伐越，军次查浦，勾践据此拒吴，越王城因此得名，又名越王台。上有清泉，四时不竭，俗称佛眼泉。山顶有城山寺，清咸丰辛酉被毁，只存东侧五间。勾践祠毁后重建，中供勾践像。又有石岩山，上有一览亭，明郡守洪珠建，民十五年贾某重建。北有先照寺，又名石岩寺，宋绍兴年间建，清光绪时僧福云重建。石岩山很高峻，状如狮子，又名狮子峰，登高四瞩，田畦村舍，尽在眼前，尤以春天云台花开，秋日稻禾黄熟时，更饶景色。解放后，虽经修葺整理，但知者尚不多，深希旅行社加以宣传，春秋佳日，一定游客络绎不绝哩。

西泠印社的轮廓

（一）从艺术角度谈

西泠印社，位居杭州西湖的孤山南麓，距今已有七十七年的历史。从艺术角度来谈，它是一所金石篆刻的宝库，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场所。孙智敏太史说得好："西泠印社，占湖山之胜，擅金石之华，裙屐蹁跹，楼台掩映"。情况的确如此，并无半点虚夸。

为什么称它为金石篆刻宝库？原来印社收藏非常丰富，所有印章分着门类，拓着边款，那钟鼎碑碣，也搜罗相当数量，至于雕塑方面，如丁辅之从九曜山获得人状的巨石，便命工匠造成丁龙泓像，又别造邓石如、赵撝叔、钟希申、吴石潜等像，供人瞻仰。日本人朝仓文夫为吴昌硕造了一个铜像，从东瀛运送而来，昌硕不据为私有，把这像献给印社，列于缶龛中，因吕硕别署老缶，又建缶亭，且昌硕为最早的社长，那更相得益彰了。其它又有奚铁生、陈曼生、张叔未、金冬心、桂米未、包慎伯、胡鼻山、黄小松、蒋山堂、钱叔盖、丁砚林等二十八像，钩刻壁间，筑有仰贤亭，八千卷楼主丁立中，为撰《仰贤亭记》，详述其事。

每逢春秋佳日，四方人士，泮奂优游，大都集中在孤山印社之间，积帙盈堂，排签压架，觞咏尽欢，观赏足乐。更珍贵耐人摩挲的，有汉三老碑，这碑迭见名人著录，如俞荫甫的《春在堂笔记》，魏稼孙的《绩语堂题跋》，谭仲修的《复堂日记》，方药雨的《校碑随笔》，傅节子的《华延年室题跋》，顾鼎梅的

《梦碧簃石言》等，都把这碑目为浙东第一石，历劫二千年，碑文尚存二百十七字。辛酉岁，这碑转徙到了上海，行将运往域外，张石铭、毛经畴、沈宝昌等六十五人醵金八千元，载归印社，于印社隙地筑汉三老石室，最近修葺一新，供人观赏，启功、沙孟海、陈巨来三人，在三老石室门前摄影，即称三老图。又南社诗人李叔同，皈依我佛，披剃于虎跑寺，世称弘一法师，他平素收藏印章很多，临出家时，把所有印章，埋于社旁，叶品三为题“印藏”二字，兹已发掘，为公家所有。这儿既号印社，印谱当然蔚为大观，如《周秦古钵印谱》、《遁庵秦汉印选》、《师让庵汉铜印谱》、《龙泓山人印谱》、《秋影盦印谱》，以及蒙泉外史、吉罗居士、求是斋、种榆仙馆、补罗迦室、胡鼻山人、师慎轩、二金蜨堂、金罍山人，七十二侯等印谱，可谓应有尽有。它如魏侯愔墓志铭、隋羊本墓志铭、周萧遇墓志铭、唐徐处士妻朱氏墓志铭、宋冯宪等砌街记，都有证考价值，那明清二代的，更多不胜计了。

为什么称它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场所？那日本人朝仓文夫为吴昌硕塑造铜像以志敬仰，奈四凶横行，把像毁掉。但中日艺术家的友谊未断，朝仓文夫的女儿西常雄，也是位雕塑家，根据她父亲留下的模型，重新铸造昌硕胸像，赠送我国，特派代表团来到杭州，参加揭幕仪式。尚有河井仙郎和长尾甲为印社域外社友。河井仙郎字荃庐，日本西京人，工篆隶，善鉴别金石碑版，受知于吴昌硕。长尾甲，字子生，号雨山，日本缵岐高松人，性爱石，又号石隐，善山水，工诗书，精篆刻，为印社题“印泉”二字，勒于厓石，著《何远楼诗稿》。他们归国后，且在横滨设立江上印社，声应气求，遥相联系。近年来，日本书法家代表团多次来杭，到印社参观访问，并在印社的题襟馆进行书法交流活

动，摄影以留纪念。

（二）从景物角度谈

杭州西湖，为我国东西一大名胜，西泠印社建筑在孤山的南麓，邻近西泠桥，印社的得名，即由于此，那景物的幽邃纡曲，当然引人入胜了。

印社在草创时期，是很简率的，张景星的印社记，有那么的叙述："光绪甲辰夏，仁和叶铭、泉唐丁仁、山阴吴潮，避暑于孤山，小住人倚楼，研究印学，适仁和王寿祺、山阴吴隐由沪归，昕夕过从，创立印社。同时安吉吴昌硕雅慕西泠，信宿湖上，遂推昌老为社长。就柏堂之后，数峰阁之侧，芟除荒秽，拓地数亩。"诸社友有了这个基地，便修启立约，招揽同志入社，彬彬秩秩，觞咏流连，既有雅集盛事，基地便日渐开拓。叶品三约诸社友于基侧构石交亭，地势较高，得以俯瞰一切。王毓岱作石交亭记。吴石潜访求先辈印人，得遗像二十有八，筑仰贤亭，具景行行止之意。癸丑岁，于石交亭外，浚为印泉，为品茗涤烦之所，水极清澈，每当月夜，浸影波心，为雏型的三潭印月。更因自然之丘壑，筑剔藓亭，亭以质朴胜，一洗雕镂丹饰的俗尚。孤山的最高处，宋代本有四照阁，久已倾圮，社友修禊，慨然以复古为念，度材审势，居然聿观厥成。汪梧凤作记，谓"左眺平湖之秋月，右挹曲院之风荷，"也就为印社添了胜迹。又在四照阁的隙地，建隐闲楼，由于吴昌硕、哈少甫、王一亭、吴石潜诸人，均为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主持者，鸠工筹料之费，都由题襟馆担负，后来索性把隐闲楼改称题襟馆了。又湘阴李麓堂一度寓杭，于孤山辟有小盘谷，为游息之地。继而麓堂子幼梅，归湘阴，便把这小盘谷归之印社。山隐吴隐于印社西筑遁盦，后有观乐楼，东为岁青岩、贞石亭，引一渠名潜泉，吴隐逝世，其后人善庆增

筑还朴精舍，经营若干年，规模乃大备，也慨然捐给印社，扩大了印社的境域。至于汉三老石室，那是募捐建成，捐助的列名碑后，为来印社者必到之地。其它如鸿雪径、鉴亭、华严经塔、锦带桥、金篆斋、小龙泓洞、山川雨露图书室、宝印山房、福连精舍等，胜迹凡四十有七。印友韩登安把这许多胜迹，刻成印章，称为："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前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批准西泠印社为正式出版社，目前正在编辑许多碑帖画册以及印谱。很希望印社把这部胜迹留痕，付诸影印，作者韩登安为社中数一数二的篆刻家，现已去世，此书出版，也足为登安追悼留念哩！

杭州净慈寺运木井的秘密

旧时凡游杭州西湖的，总是流连着"南屏晚钟"和"雷峰夕照"，认为富有诗情画意。在两个名胜之间，有一所大丛林，名净慈寺，是靠着南屏山而建造的，真是千栱凤起，万栱鸾浮，规模是很宏大的。不仅善男信女到此要向庄严我佛焚香虔拜，即四方游客，也认为如此幽境净域，非得随喜一番不可。那最神秘富于吸引力的，要算净慈寺里那口运木井，传说这寺是宋代济颠僧所创建，所用木料，都是从这口井里运来的，至今还剩一根木头浮在井中，永不朽烂。且故神其说，当时木料运到井里，无是拔不起来，忽地来了六个壮健汉子，却轻而易举地把它一一拔到地上，既而那六个壮健汉子，乃腾云驾雾而去，原来是天上的六甲神，下凡来助一臂之力的。善男信女以及四方游客来到，寺僧就燃了一根蜡烛，垂到井中，在暗淡烛光中果然隐隐约约看到一根

木头载沉载浮地在水中动荡着，观看的无不引以为奇，随意给些钱称为香敬，有一毛两毛的，有一元两元的，寺僧虽不计较，但积少成多，一年算来，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我友若瓢，善画兰竹，风枝露叶，落落疏疏，大有我家郑所南翁的遗绪，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位风雅和尚。解放后，他毁去度牒，不再向贝叶蒲团讨生活，复姓林，应聘上海文史馆，参加政治学习。每逢星期日，也来沪西襄阳公园和我们谈文论艺。有一次，我问他净慈寺的运木井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因为他从前曾一度任净慈寺的副主持，对个中情况是了解的。他向我一笑说："这秘密为您揭穿了吧！"才知道净慈寺共有五口井，都是露天的。这运木井，是五井之一，名通江井，相传井水通着钱塘江，是源头活水，和寻常不同。大概在清初吧，寺僧某动了脑筋，肆其狡狯，故意择一数尺长的木头，一端系着石块下沉着，使它神龙见首不见尾，观者凭着井栏下望，只见木的头，不见木的梢，木头上又涂些蜡烛油等物，暗沉沉的似乎该木阅岁确实是很久远的了。露天天光太亮，容易看出弊窦来，特地在井的上面盖着屋顶，俾它包围在殿宇垣壁之间，黑黝黝地造成神秘气氛。但木头易烂，在将烂未烂之际，就得偷偷地换一新的，再涂抹了一下，迷惑人目。后来有了柏油，便先涂上一层柏油，俾沉在水里较为耐久，然一年也须更换一次，否则，木头烂掉，那就西洋镜折穿，一钱不值了。这些观运木井所助的香敬，那是掌管该井照烛招待的僧人的利益，凡是在寺院中执着苦役的和尚，如烧火煮饭，挑水打柴的，得三年轮值一次来操纵神秘事务，香敬作为轮值者的犒劳。至于住持方丈等，概不分润，因为有了这个运木神秘，足以吸引四方人士前来烧香，香火一盛，檀越们布施是很大的，在彼不在此，也就乐得放弃，不作分我一杯羹之想了。

--自人民政府提倡移风易俗，破除迷信，这个神秘所在，不再容许它欺人惑众了。

苏州怡园谈往

苏州有“花园之城”之称，园林艺术专家陈从周曾这样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尤其园林之多，为他处所未有，如留园、西园、惠荫园、拙政园、网师园、遂园、半园、鹤园、狮子林、沧浪亭、可园、环秀山庄，以及怡园都是。但以上的园，大都本有泉石亭榭的基础，而加以修建。至于凭空结构，平地创造，那就得推举顾氏的怡园了。

怡园在城东护龙街（现人民路）尚书里。解放后，大加修理，公开供人游览。有人赞美它造园的艺术意匠，只就曲廊而言，便有那么多优点。在园的前部拜石轩至锁绿轩之间，这些游廊，都被处理成为双道，并列并行。廊与廊之间，由一道复墙，将整个空间，划成南北不同的两个院落。从墙上的漏窗中，可以窥探对面的景色。这样就扩展了环境，诱异人寻找幽径的兴趣。

在前清同、光之间，园主人顾文彬，字子珊，号艮庵，他年近七十，游宦归来，芟荆榛，伐蒿莱，把荒地辟为池馆，作菟裘之计。取名怡园，寓有自怡怡人之意，常招俞荫甫、潘遵祁、李鸿裔辈吟啸其中。园中布置，有拜石轩、锁绿轩、松籁阁、螺磬亭、慈云洞、坡仙琴馆、可自怡斋诸胜。可自怡斋较为广敞，前有一池，多栽白莲，亭亭净植，可凭阑把赏，尤以暑日觞咏为宜。所谓慈云洞，里面突耸一石，不加凿削，天然作观音大士

像。坡仙琴馆，因主人获得苏长公的遗琴，常在这儿举行琴会，作为操弦之所。主人又就园中各景，集宋人词成三百联，天衣无缝，随处点缀。记得有一联云："仙子驾黄虬，玉树悬秋，清梦重游天上。中宵接瑶风，琼楼宴萼，古香吹下云头。"如珠好语，诵之飘飘欲仙。主人固擅词翰，自怡之余，写成《怡园词》一千二百多首，删存六百首，刊成专集。词悉倚《望江南》调，每首第一句，都是怡园好，如咏螺髻亭云："怡园好，古洞路弯环。螺髻小亭棕盖瓦，虹腰低衬柳扶栏，跨岛借藤攀。"其它如云："怡园好，松下款书斋。海客看花留画去，山翁馈笋带泥来，踏破半弓苔。""怡园好，树暗径微分。浅水平桥千柳罨，长廊短碣万花熏，鲜迹绿成文。"诸如此类，可谓美不胜收。

艮庵的文孙鹤逸，名麟士，工山水，为吴中画苑祭酒。一时擅丹青的，如陆廉夫，吴昌硕、倪墨耕、金心兰等，常在园中挥毫作画，因此园中窗格书画，都出一时名手。鹤逸的哲嗣则扬，字公雄，渊源家学，也擅六法。我幼时读书草桥学舍，和公雄同学。公雄寡言笑，和我很谈得投契，常邀我到他园里去玩。这时园例不接纳游客，门禁很森严，非有人引导，不克问津桃源，我则时常进出，成为例外了。

在鹤逸生前，别居园的附近铁瓶巷，那是任道鎔的旧宅。任字筱沅，宜兴人，道光拔贡，官至浙江巡抚。晚寓吴中，一九〇五年逝世，这宅便为顾氏所有了。后来鹤逸公雄父子，又移居朱家院。抗战军兴，鹤逸已下世，敌机乱投炸弹，朱家院遭殃，公雄慌张极了，急不暇择，即躲在一只桌子下面，幸而弹片所及处，尚离数尺地步，倒塌下来的东西，压在桌面上，他却没有受伤，那真侥幸极了。既而他携带所有珍贵的书画文物，来到上海，卜居北京西路爱文坊。解放后，公雄一病不治，临卒，嘱他

的夫人把书画文物，捐献给上海市博物馆。博物馆接受后，曾举行过云楼书画展，那过云楼便是艮庵当时怡园的一部分。艮庵富收藏，撰有《过云楼书画记》若干卷。

网师园人物写照

网师园在苏州，以精致小巧见称，从建筑角度来看，以水为主，布局紧凑，空间尺度，斟酌恰当，并成功地运用比例陪衬和对比手法，获得较好的艺术效果。居息其间，自具水木清华，考槃徜徉之乐。历来园主，不一其人，兹把几位较著的，列举于下：

李鸿裔，生于一八五一年，卒于一八八五年，字眉生，号香严。得网师园，园距宋苏子美的沧浪亭不远，榜园为苏邻小筑，他就把苏邻作为别署。他原籍蜀中，流寓吴门，清咸丰辛亥举人，官至江苏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退隐后，度其林亭清逸生活。园以芍药著名，每逢花开，辄置酒肴，邀几个素心人，觞咏为乐。笔者藏有他一纸大红名片，片端写一字条，有云："小园芍药方开，十九日午刻，祈移玉过我同赏，赓廷仁兄年大人阁下。"赓廷名汝询，为溧阳名士，也侨寓吴中，鸿裔和他是很莫逆的。鸿裔擅诗，稿积盈尺，诸友劝他刊印，他说："人们给我的诗集，我都束诸高阁，我若刊印诗集，难免也被人束诸高阁，我就不欲灾梨祸枣了。"后来还是有人把他诗稿，印成《苏邻诗集》。

继李鸿裔而为园主的，便是张锡銮，治戎于白山黑水间，悍猛善骑，人以快马张呼之。他能诗，刊有《都护集》，诗如《团防

暮饮归营》云："薄饮村醪趁醉归，长河一带晚烟围。暮天风紧雪平野，匹马冲寒山欲飞。"大有王摩诘"回看射鵰处，千里暮云平"的气概，求诸赳赳武夫中，真属不可多得，无奈他痒于边防戍守，园居享受，为日很少。

当何亚农为园主时，张大千和他的长兄善子，寓居园中，俨然与主人相埒，大千常据园中殿春簃作画，陈从周拜张大千为师，所以他由师门想到殿春簃，便把殿春簃推荐给美国纽约艺术博物馆明斯托夫人，仿造那么一座，不是无因的。善子别号虎痴，他畜虎一头，不用锁链，纵放在园中，虎能听从他的指挥，很为驯伏，虎张开大口，他把头部伸进去，人们看了捏一把汗，他若无其事，虎也从不侵害他。有一次，书家马公愚偶然往游，善子抚着虎，请公愚跨在虎背上，摄一照相，这时笔者正主编一杂志，便把这帧照相制版印入杂志中，标为《伏虎图》。这头虎经过训练，由肉食而为素食，更由善子牵着到北寺请高僧印光法师为之受戒。可是北寺门槛很高，虎脚较矮，跨进去，损伤了胫骨，顿时不良于行，归去成为问题。不得已，雇一人力车，奈车夫以只载人不载虎辞绝之，再三情商，倍蓰其值，车夫虽为重赏之下的勇夫，但仍怕被虎所噬，提出要求，虎头由主人抱着向内，才得勉强拖回园中。从此虎一蹶不振，不久奄奄而死。善子留着《十二金钗图》，作为纪念。所谓十二金钗，并没有婴婴宛宛的粉黛中人在内，仅仅是善子早期为虎写生，虎作十二种姿态，善子故意以狡狯名目炫人而已。

南湖的革命纪念船

“十里湖光一叶舟，远山蔼蔼暮烟收。玉人指示清游处，烟雨楼头夕景幽。”记起社友王大觉这首南湖即事时，便不觉神往那风景集中的嘉兴南湖。湖水中央，矗立烟雨楼，侧有清晖堂，旁有钓鳌矶，前清乾隆南巡，曾驻跸于此。清末由县令方某斥资修葺，民国后，归地方自治机关管理。孙中山一度到此，就有人写“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曾来此游”数字立一巨匾，经过战乱，匾不知去向了。

解放后，每逢七月一日，这儿特别热闹，原来烟雨楼下，泊有革命纪念船，大家来参观一番。船中悬有董必武手书一联：“烟雨楼台，此间曾着星星火；风云世界，到此皆闻殷殷雷。”这联包含着一段革命故事，那是值得一谈的。

远在一九二一年，毛泽东代表湖南省组织到上海，参加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选举党中央负责人员。会议日期，定七月一日至四日，地点在今望志路树德里七号，参加代表十二人。不料第一天即被法租界当局得悉，派警探来捕，幸代表们机警趋走。当时代表李达提议，赴嘉兴继续会议，大家赞同。为避耳目计，雇一丝网船，荡于湖心中。丝网船一名无锡快，平时运粮；到了夏天，充作游舫。备有丰美船菜，自初夏至中秋，生涯很盛。旧时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船往往被订一空。这种船大都停泊于端平桥，待客雇唤。较大者为双夹龙，所谓双夹龙，船身特阔，中设宴席，后设床榻，舳有厨房，两旁尚有夹道，可

供侍役行走。

这第一次会议，开始于上海，完成于嘉兴。那上海的原址，辟为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嘉兴南湖的那艘丝网船，已找不到，当时的船夫也不知为谁。不得已，特仿制一艘，长十四米，宽三米左右，髹以朱漆，灿然炫目，停泊湖中，有老夫妇二人专管这船，招待参观者。

昆山访归有光墓

记得儿时读了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和《先妣事略》，觉得极平凡的家庭琐事，在他一支笔下，却是情景逼真，耐人寻味，为之仰慕不置。若干年前，我尚没有退休，那天是休沐日，校中诸同事约作昆山之游，我听得归有光墓在那儿，也就欣然同往，顺便瞻访一番。

自沪至昆，火车只一小时便到。素闻昆山鸭面，为有名的美味，很想一快朵颐，可是到了那儿，面已卖完，进了鱼虾等肴，也鲜隽可口。醉饱后，由亭林公园上山，山不高，形似马鞍，即以马鞍为山的别名。又因产生白石，可作供玩，又称玉峰。这年植树节，遍麓种着小松秧，将来蔚茂蟠翠，是可断言的。上有凌霄塔，梯级敝坏，正拟修葺。登高眺望，可见阳澄湖和常熟虞山，一则浩浩淼淼，一则隐隐约约，成一幅雅澹的图画。久蛰都市的，到此一豁心眸，的确起调济作用。山上有宋代词人刘龙洲墓，没有找到。又探询顾亭林遗迹，离这儿有数十里，不及前往，于是访归有光墓，成为我们唯一的目的。

墓在震川街旁，四周垣墙，早已倾圮，只留大门，堆着许多农作物。我们从农作物的空隙处挤进去，见墓碑横卧于地，碑文出于清代王文治书撰。墓封以水泥，且有损裂处。问了墓侧锄地的农妇，知道在抗战前有旧屋数楹，周围栽着桃杏，春日着花，烂熳可喜，惜乎现在鞠为茂草了。农妇又见告归氏嫡系子孙在蟋蟀弄口一家蒂铺编制草蒂，年已五十多岁。我们到蟋蟀弄口去访问他，蒂铺虽找到，可是这嫡系子孙恰巧外出开会，未能晤谈，很感遗憾。

培植石菖蒲

人们工作了一天，傍晚归家，必须有些精神上的享受。我觉得案头清供，是满足精神享受的一法。尤其在暑夏天气，窗前小坐，纨扇在握，倘使案头有一盆石菖蒲，细叶纷披，湛然浅碧，静中对之，似乎从细叶中沁出凉意，散着清芳，不但消失了疲劳，也忘怀了炎热，那是何等的舒适啊！

菖蒲种类很多，据明代李时珍调查研究，有钱蒲、泥菖蒲、水菖蒲、瘦根石菖蒲和粗根石菖蒲五种。其中以石菖蒲最为可爱，叶翠绿而无中络，质又柔嫩光泽。也有人把石菖蒲分为六种：金钱、牛顶、虎须、剑春、香苗、台蒲，种在盆中，为案头清供的，大都为金钱、虎须、香苗，叶纤细，高仅数寸，因而有细叶菖蒲之称。

培植之法，有栽于土中的，最好用山泥，不致腐根。白天放在阴凉的地方，晚上露在庭院中，自然茂美。也有栽于沙中的，

取其滤水而不淤积，功用也就和山泥差不多。还有栽于浅水中，伴以雨花台文石，那在观赏方面，更饶清致。另有一法，把棕编成小型蒲团，预将石菖蒲的根茎剪成细段，然后用小钳嵌入棕团中，务使罗罗清疏，有条不紊。棕团经常保持湿润，无需施肥，厥性自遂。

震泽张听蕉，他培植石菖蒲很有经验，著有《论菖蒲十则》。我曾录存之，这里摘取一二如下："菖蒲性好阴，若烈日烘曝，叶反不青。最好花阴空隙处安置，略见日光，而受风露滋浸，自然佳胜。剪在春夏之交，剪时须净，不留杪上分毫，手段要猛，用竹剪将杪梢剪尽，则足则茁芽方细。得水而养，水宜陈陈相因，盆内宿水，慎勿倒换，枯则添水，河中活水为上，池水次之。菖蒲有山林气，无富贵气。有洁净形，无肮脏形，清气出风尘以外，灵机在水石之间，此为静品，此为寿品，玩者珍惜。"此中诀窍，非亲身经验的不易知道。又亡友胡寄尘，著有《石菖蒲谱》，惜没有看到这书。

前人爱石菖蒲而见诸吟咏的很多，如李白、杜甫、江淹、陆游、苏轼、苏辙都是，特别是苏辙见书斋中菖蒲忽开八九花，引为奇观，便做了一首诗，向他的长兄苏轼索和，苏轼欣然命笔，和了一首七古。实则石菖蒲开花，不足为奇，它开花时期，常在夏末秋初，花色淡黄，形小为肉花序，没有姿韵，所以人们大都欣赏它的叶，不欣赏它的花。

供石菖蒲最好用纯白瓷盆，既古雅，又洁净，下面垫着紫檀小架，那就相得益彰。我们若在案头阅读，或有所写作，时间久了，目就倦涩，这时暂放手头的书本和纸笔，对那一掬清泉，数茎翠叶，出一会神，确有养目涤烦之功。同学夏石庵，擅植石菖蒲，我案头所供的，就是出于他的手植。

蓄金鱼的乐趣和故事

栽种花木，蓄养禽鱼，这是一向认为富有情趣的玩意儿。可是这种玩意儿，在已往无非供士大夫有闲阶级所享受，一自解放以来，享受面才大大扩展，劳动人民都可以成为花木禽鱼的主人翁了。

在这富有情趣的玩意儿中，饲养金鱼，最为人们普遍的爱好。若环境好，条件具备，有那园林场地，半亩方塘，源头活水，使鱼生息繁殖其中，真所谓囿囿洋洋，得其所哉。环境和条件较差，在小庭一角，备着一二陈砂缸，也可以饲养数十尾，晨晚观赏，乐趣无穷。前人濠上观鱼，哪有这样的随心所欲啊！

说得简单些，在居室中备着一口玻璃缸，也可以任意观赏。且缸中还可以置些芳藻之类，使湛然色碧，更衬托出红鳞的鲜艳。缸中又可放入略具丘壑雏型的黄砂石，隔着玻璃望去，令人作太湖三万六千顷洞庭矗立其中之想。况这种黄砂石，不但可以做点缀品，又具有吸收污屑，澄清储水的功用。养金鱼的玻璃缸，一般应放置在较高的架上，这样，人们的视线由下而上，使金鱼因折光关系，看去较为肥硕，更富有吸引力。

金鱼色予不一，有红有白，有黑有紫，且有斑驳杂色的，形态也各有不同，成为天然活动的美术品。

且金鱼活动时的美态，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既不矜持，也不慆肆，所以一缸金鱼，就能够随时欣赏这真正的美，又何乐而不为呢！加之昼间和夜间，阴暗天和晴朗天，由于缸水感

光的不同，有时红艳艳，有时亮晶晶，有时阴沉沉，有时清晰晰，自成变幻莫测的境界。我们脑力劳动者，整天埋首案头，最易感到疲乏，若然家里养着金鱼，那么有时换水饲食，有时移置缸缶，不能不做些轻微的体力活动，这样舒展四肢，就可消除用脑的疲劳。

下面讲几个蓄金鱼的故事。

杭州六和寺的金鲫鱼　金鱼起源于宋代，这时的金鱼，不过是红色的鲫鱼罢了。杭州的六和寺有金鲫鱼池，池中的金鱼，潜伏水中，很少上浮，所以苏子美特地到那儿观鱼，因为等待鱼儿浮至水面，简直耗费了一天的时光，有着两句诗："松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西湖养金鱼的地方，还有南屏兴教寺。清朱彝尊的《曝书亭集》有云："南屏山兴教寺有鱼池。东坡访南屏臻师诗：'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俯槛散斋余。'"又《续墨客挥麈》一书中，也有一段谈到兴教寺的，如云："西湖南屏山兴教寺，有鲫鱼十余尾，皆金色，道人斋余，争倚槛投饼饵为戏。"这些都是宋代蓄养金鱼的确实证据。直到明代，才有蛋种。至于朝天龙、水泡眼、狮头、绒球、翻鳃、珍珠鳞等，大都是数十年的产品。关于色彩方面，最初以红为第一，什么连鳃红、鹤顶红、十二红，都是名种。后来以白为可贵，有所谓十二白，和十二红相匹配。又有雪眼、珠眼、紫眼、玛瑙眼、琥珀眼、堆金砌玉、落花流水、隔断红尘、莲台八瓣等，这许多名色，都载在《养鱼经》一书里面。

燕帖木耳的水晶壁　元代的燕帖木耳，在他的私邸中造了一座水晶的亭子，四面以水晶作壁，珊瑚作阑干，灌了清水进去，养着五色金鱼。再把绿藻、红荷、白萍等作为点缀，真的光怪陆离，非常美观。

解大绅的金鱼对　明初解大绅，单名缙，著作很多。幼时从某前辈游南京金水河、玉阑干等名胜，大绅非常欣喜，戏成一对联，如云："金水河边金线柳，金线柳穿金鱼口。"下联为："玉阑干外玉簪花，玉簪花插玉人头。"某前辈大大地称赞他，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奇才。

嘉兴西城的金鱼池　嘉兴西城的城堞下，本为李氏的园圃，后来辟为金鱼池，每逢春秋佳日，前往观赏的人很多。明李竹懒的《六研斋笔记》，也记其事。这池虽不能和宋代六和寺的金鲫鱼池相比，然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后，城堞拆除，现在已没有遗迹可寻了。

戆仆送鱼　黄淳耀，明嘉定人。他的诗文，当时名望很高。仆人黄一郎，人很忠诚，但带些傻气。淳耀有金鱼癖，家里凿一方池，畜鱼一百多尾，酒后茶余，对此作江湖千里之想。族中某名士，玩世不恭，人家称他黄痴，也是喜养金鱼的。一天，淳耀用两个缸盛入细种金鱼若干尾，遣一郎挑着，送给某名士，一郎挑到半途，觉得缸水易于泼溅，且增重量，心想水到处都有，没有什么希罕，所贵者无非是若干尾金鱼而已，不如倾掉水把鱼挑去，岂不轻便的多，到了那儿，再注些清水，那有什么妨碍呢！他想定了，就自作聪明地这样干。到了目的地，他却大喊黄痴，某名士因他无礼而直呼绰号，很为恼怒，然为了淳耀的厚谊，耐着不发作，后来瞧见濒死的金鱼，便询问他："你家主人是否把鱼干作为馈赠吗？"一郎说："我为了长途挑着带水的鱼缸，很感疲累，所以把水倾去了。"某名士不作声，留他吃饭，便把金鱼干煎煮了给他充馔，一郎吃了，对人说："鱼很新鲜，可惜带些苦味！"一郎临走，某名士指着地上一块顽石，嘱一郎背回去给你主人，这是你家主人预先关照的，一郎不知就里，只得唯命

是从。回到了家，喘汗不已，淳耀问明情况，才知这是某名士对一郎愚蠢而又无礼的惩罚，为之大笑。

陈其年养鱼瓶中　陈其年放浪不羁，馆冒巢民家，眷徐紫云，绘九青图，传为文坛韵事。他有一首咏金鱼的《鱼游春水词》："浅贮空明翡翠瓶，小唼濛濛桃花水，蹙绵裁斑，将霞漾绮。"他把金鱼蓄养在瓶中，太没有养鱼常识了。那是促鱼的寿命，不能持久的。

雍正的金鱼瓷碗　清雍正所仿宋代青瓷，最为成功。这种青瓷，流传至日本，日本人称它为宁窑。又有一种瓷器，薄似纸绢，上面绘着采风、金鱼、翠竹、碧桃、灵芝、蝙蝠等，都出名家手笔。尤其是金鱼碗价值更高，因为当时巨家贵邸，都蓄养金鱼，作为案头清供。

宝五峰鉴别金鱼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载：满人宝五峰，著有《养金鱼法》，对于鉴别优劣，具有五个条件："一、身粗而匀。二、尾大而正。三、睛齐而称。四、体正而圆。五、口团而阔。"这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梁山舟种竹养鱼　清代大书法家梁山舟，喜养金鱼，鱼五色俱备，换水给饵，他都亲自操劳。又在书斋中供文竹一二盆，说是得种竹养鱼之乐。他写字的名望太大了，大家纷纷求他墨宝，以致积压很多，往往有隔了一二年没有应付的。只有送他金鱼投其所好，他就立刻挥毫交件，和晋朝王右军的换鹅为同一作风。

县官大煞风景　张心斋的《幽梦影》，称："金鱼为物类神仙。"江含征附有识语，大约有这样一段话："金鱼所以不供馔食，因为它有色而味苦。"从前有人化了极大的代价，觅得名种的金鱼，献给一县官，过了几天，那人和县官晤见，县官告诉他

说：你送给我的鱼，色泽虽好，可是不够味儿。原来已给烹食了。这是何等煞风景啊！

和珅的琥珀书桌　清代的宰相和珅，骄奢淫佚，生活和帝王差不多。他有一个琥珀所雕的书桌，方广二尺，嵌着水晶，旁边安置瓷盎，蓄水养着金鱼，配着湛碧的水藻，可谓尽态极妍。

吕佐的《在藻集》　吕佐为清代休宁画家，字西崙，号卓亭。善画金鱼，形态色采，活泼绚丽，甚为可喜。他自己很珍惜，所作不轻易贻人，每幅都有题语，若干年前，录成数卷，名《在藻集》。俞剑华的《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曾纪载之。

孙芳祖病中观鱼　《小螺庵病榻忆语》是清代会稽孙道乾为他的女儿芳祖写的。其中有这么一则："儿苦热，日汲井华水置榻前。平日喜食美女瓜、夫人李，曰：惜儿病不能浮瓜沉李也。别以盆蓄金鱼数尾，朱鳞碧藻，游潜自如，儿倚枕以饼投之，观其往来争啖，曰：此中亦大有生趣，令人作濠濮间想。未几病甚，数日不复顾，鱼尽先儿死矣。"病中观鱼，足以忘却痛苦，确是很好的办法。

梅家鱼　从前有所谓梅家鸡，这是指南唐梅行思所画的鸡而言。清代更有所谓梅家鱼，这是出天津梅振瀛之手笔，他字韵生，工诗，善作四体书，山水兰竹，都画得很精雅，尤其喜画金鱼，人称梅家鱼，为艺林隽品。

虚谷揑画金鱼　虚谷和尚俗姓朱，籍本新安，意有感触，披缁入山。不礼佛，以书画自娱。且工诗，有《虚谷和尚诗录》一卷。晚年，卓锡上海西门关帝庙，犹不废绘事。喜画金鱼，寓生动于冷隽古拙中，别辟蹊径。但一般不解画理的，并不欣赏，因此生涯甚为清淡。一八五九年，圆寂于关帝庙，年七十三。其徒狮林寺方丈怡盦，为葬于苏州光福之石壁，面对太湖，风景绝佳，

真所谓郁郁佳城哩。

杨秀清的玻璃床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杨秀清，他的东王府里，相传有一玻璃床，每逢夏天，他就睡在这张床上。这床四面贯通，其中蓄着金鱼，上下浮游，非常悦目。可是唯一的缺点，那管中空气不够流通，金鱼寿命难于延长。类此的尚有嵌宝玻璃屏，清慈禧太后七十三岁诞辰，岑春煊进此嵌宝玻璃屏八扇，屏内可蓄金鱼。

金鱼能辨别旗帜　吴中有一位养鱼专家，他所蓄的金鱼，能辨别旗帜的色彩，一个鱼缸中，鱼有红的、黑的、白的、紫的，浮潜在一起。只要鱼主人在缸面上挥着红旗，红鱼便都上来啖食。再把黑色、白色、紫色的小旗一挥，那黑鱼、白鱼、紫鱼也都上来啖食，有条不紊，从不混淆，看的人无不惊诧。后经鱼主人加以解释，其中一无神秘可言。原来他最初把各色金鱼，分缸蓄养，每逢喂食，必挥着旗帜，红鱼缸挥红旗，黑鱼缸挥黑旗。白鱼缸、紫鱼缸挥白旗、紫旗，经过相当时期的训练，鱼便养成习惯，然后把各色金鱼合在一口巨缸中，挥红旗，红鱼自然上来；挥黑旗，黑鱼自然上来；白鱼、紫鱼，也都能应旗听命了。

南开劫火殃及金鱼　清宫颐和园所蓄的金鱼，都是稀有的品种，由四方进贡的，有太监专司其事，活泼泼地，以邀宸赏。一自帝制推翻，各种金鱼缺于饲养，死的死了，活的被人盗窃一空，无复本来盛况。此后，北方谈到金鱼，大家都推南开大学所蓄的为最佳。那些鱼，舒尾似张扇，色采斑斓，长至一尺有余，不在清宫颐和园之下。西方人士前来参观，看到金鱼的奇丽硕大，称为东方的圣鱼，在各刊物上纷纷传布。不料芦沟桥事变，敌机肆暴，南开文物，尽付一炬，无辜的金鱼，也牺牲于硝烟弹火之中了。

烟花三月话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出于晚唐杜牧之的手笔，几乎大家传诵，众口一辞，说它风调绝胜，韵味盎然，既概括了春天景色的特征，又表达出诗人沉醉景色的感情。但是这首佳作，仅载于《千家诗》，连得《唐诗三百首》也没有收入，甚至杜牧之诗集中也遍检不得，真是奇哉怪也。

前人涉及清明，总是把寒食连在一起，所以苏东坡诗："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榆火一时新。"原来寒食为清明前一日，那是为了介之推被焚而死，后人痛悼他，这天不吃烟火食，进隔宵残冷的东西，这是寒食两字的来历。至于魏晋之间，一般士大夫服寒食散，那是一种药剂，说服了不但治病，且能使人神明开朗。余嘉锡曾撰了一篇《寒食散考》，这个药剂，不限于寒食清明时服，仅取寒食的名称而已。

旧时俗尚，逢到寒食清明，大家进桃花粥，饮紫笋茶。又折杨柳插在门前，说是可辟邪恶；收荠菜悬于灯上，说是可驱飞蛾，凡此种种，现在已没有这种风俗，认为太不科学了。

前人尚有踏青之举，《苏辙诗序》："正月八日，士女相与嬉游，谓之踏青。"《秦中岁时纪》："上巳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曰踏青履。"《岁华记丽谱》："二月二日，踏青节也。"可知踏青之事，古有正月、二月、三月之不同，后来才把清明出游郊野，谓之踏青。记得我少时曾撰《凝

香词》一百篇，即有踏青一绝。“满庭春色动幽怀，绣陌闲游姐妹偕，博得旁人齐喝采，阿侬新试踏青鞋。”《荆楚记》涉及：“豪家于寒食清明间，以鸡子染蓝茜杂色，加以雕镂，称画卵。”今则犹有以鸭蛋顶凿小孔，吸去其中蛋白与蛋黄，在蛋壳上绘着山水、花卉、仕女、人物，甚至京剧脸谱，配以锦匣，成为一种工艺美术，外销博取外汇，和以往供置盘间，有所不同了。

苏沪一带，清明前后，家家吃青糰子，那是用雀麦草汁，和入糯米粉中，色湛然而碧，馅为豆沙，甘芳胜于苏曼殊爱吃的麦芽饼。据邻友俞寿椿见告：“这个食品，起始于沪郊青浦的青龙镇，所谓青糰，不仅指糰色青碧而言。”

申江消夏忆当年

前人有两句诗：“消夏何如近水乡，烟光云影隔微茫。”可见夏天生活，适宜于乡村，不适宜于都市。尤其房屋栉比，人烟稠密的上海，身处其间，简直使人透不过气来。但目今的新上海，物质条件，改善了生活，科学发达，变更了环境，同样的夏天，却有显著的不同。回忆数十年前的暑期生活，早已成为陈迹，今日谈起，一般青年，或许觉得如此情景，很感陌生呢！

在数十年前，消夏食品，主要为三林塘西瓜，三林塘在上海县南，接南汇县界，土质水分，适合种瓜，瓤作深黄色，有似琥珀，尝之甘芳多汁，确是佳品。那时没有电冰箱，就用大包袱，裹那绿沉西瓜，系着较长的绳索，悬浸在深井中，半天后取出，剖以银刀，啖了也觉凉沁心脾，非常舒适。

又有用石花菜自制凉粉，所谓石花菜，俗姓洋菜，那是生在海边岩石上的藻类，色红紫，晒干后转成黄白色。把它煎熬成为液体，再用白布一方，滤去渣滓，加入白糖，稍冷凝成浆糊状，食时滴些薄荷汁在内，更觉凉快爽口。别有用荸荠熬汁，制成地栗膏（上海人称荸荠为地栗），也是凉粉的一种。

藕粉是清隽的副食品，不必向市上购买。池塘中挖出藕来，嫩的可以生吃，或煮藕粥。较老的把它刨成散丝，捣烂了用细布包着一拧，拧出来的白汁，和以白糖，用沸水一冲，筷子一搅，便是良好的藕粉，比杭州西湖的白莲藕粉好。实则西湖所植的都是红莲，所称白莲藕粉是靠不住的。

居室没有冷气设备，在盛暑时，购天然冰块，置于鬼脸青大钵中，由它消融，暑气自解。消融了再置，好得天然冰块价值很低廉，经常有贫儿沿街唤卖的。

没有电风扇，却有一种拉风。那拉风是用布幅制成长方形的东西，上装辘轳，贯以绳索，或前后数具联系一起，一人拉着，使它往复拂动，那就习习生凉，披襟当之，也有快哉此风之概。

头上戴的，没有草帽，而有凉帽。把藤丝或竹丝做成帽框，上面蒙以罗绢，帽沿较阔，外出可以遮掩日光。身上穿的没有汗衫，而有竹衫，竹衫以细致的竹枝，截为几分长的短段，然后用线穿成镂空形的衫子，夏天外出，穿着长衫，把竹衫衬在里面，长衫不致为汗液渍湿。实则这远不及现今的汗衫，因汗衫可以吸收汗液，竹衫没有这个功用。

至于纳凉之地，当时租界上的公园颇多，但只供西人享受，“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可以憩息之处，有张氏的味莼园，它是不售门票的。前门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后面为威海卫路，草坪空旷，绿树荫浓，中有安凯第茶室，弘畅开朗，约着二

三友人，在此纳凉茗话，的确很够味儿。还有一处消夏胜地，便是愚园。园在愚园路东口，具有楼阁卉石的点缀，且备有点心酒肴，可随意小酌。曩时南社雅集，常在这儿举行。又一处为徐园，园在康脑脱路（今为康定路），原名双清别墅，有十二景，所谓桐荫对奕、柳阁闻蝉、都以夏日为宜。后来沪南辟半淞园，有荷花池、藕香榭、江上草堂等名胜。骚人墨客，纷集其间，所以廊间粉壁，诗篇吟什，粘贴殆满。鸣社、星社都在此雅集，原来园主人陆伯鸿，也是风雅中人，可是地点离市中心区较远罢了。距今仅数十年，各园都已改建市廛，即使老于上海的人，旧地重临，也觉依稀仿佛，不易辨认了。

中秋生日的几个人物

旧社会的人们，头脑中充满着迷信，认为生于端午的不吉利，如孟尝君生于端午，他的父亲便把他抛弃，说："五月五日生的儿子，长得和门户一样高，便不利于他的父母。"张飞也是端午生，结果不得善终。生于中秋，便是大吉大利。中秋是花好月圆人寿的良辰佳节，孩子在这天诞生，将来定是事事遂意，样样称心。我戏把所知生于中秋佳节的几个著名人物举出来，作为中秋的谈助。

我腹笥很俭，记忆力差，所举也就有限了。一个是金甡，浙江仁和人，字雨叔，号海柱，清乾隆壬戌科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擢詹事，值讲席凡十七年，官礼部左侍郎。著有《静廉斋诗集》。后来因病退居，当时有孝廉方正之称。一个是庄仲方，字芝阶，

浙江秀水人。清嘉庆进士，官内阁中书，著有《映雪楼文稿》、《碧血录》。书法也很秀逸，我藏有他亲笔的信札，很可珍贵的。还有一个李迪，字文定，他的事略失考了。又吴蕙光，江苏昭文人，号竹桥，乾隆进士，官礼部主事。著述等身，有《吉金石斋诗集》、《素修堂文集》、《小湖田乐府》。至于毕秋帆，那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名沅，江苏镇洋人，字纕蘅，号灵岩山人，也是乾隆进士，官湖广总督。他虽案牍劳形，但仍不废著述，经史、小学、金石、地理，没有一件不精通。他的见解，认为经义当把汉儒作标准，《说文》宜从许氏，编年史莫善于司马温公之《资治通鉴》，因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续资治通鉴》诸作。其它著述，有《山海经晋书地理志校注》、《关中胜迹图记》、《西安省志》、《关中中州山左金石诸记》、《灵岩山人诗文集》。他晚年购得关中遂园，为吟啸休养之地。每逢中秋生日，他的姬妾辈在园中张灯结彩。红袖侑觞，丹桂送馥，秋帆掀髯大乐，那一种豪情胜概，有人比拟他不亚于孝宗赏月，召小刘妃吹白玉笙侍宴哩。此外尚有一个时代较近的民国军阀李纯，他是天津武备学堂第二期学生，充北洋小站淮军小队长。又在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部下为第十一协统领。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便代吴职。民国成立，改称第六师，即充六师长，奉袁世凯之命，驱逐江西都督李烈钧，揭二次革命的战幕。袁世凯称帝，被封一等侯，任江苏督军，及长江巡阅使，苏皖赣巡阅使，晋英威上将军，真是煊赫一时。不知怎么一来，忽然写了遗书，用手枪自杀，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说，是他的养子齐燮元刺死的。军阀时期，黑幕重重，使人难以探索。他生于中秋，结果如此，那么旧社会所谓大吉大利的迷信胡说，不攻自破了。

城东女学的特殊施教

上海有一所很老的女学校，那是创办于前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历史悠久，恐怕知道的已不多了。地点在南市王家码头竹行弄，名城东女学，创办人杨白民，名士照，世居枫泾镇，他的父亲经商在上海，便移家城东。白民是清季的秀才，留学日本，具有新头脑，毕业归国后，有志振兴女学，因寓所宽大，有九间厅堂，便设女学于家中，其妻詹练一，脱簪珥为助。学校备有宿舍，供学生住宿，因此外县如松江、苏州、无锡、嘉兴、常熟等地女学生很多。该校以重节俭，尚勤苦为校训，且附设小学。入学的不限年龄，不论学历，凡有志向学的，都得窥夫子之门墙，而为入室弟子，于是学生中有四五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李平书为校董，黄炎培、刘季平、林康侯、雷继兴、包天笑、陈景韩等社会名流，都担任教师。最有趣的，黄炎培的夫人王纫思，为了少年失学，也为该校的学生，一般同学因炎培老师故，都呼她为黄师母。又炎培的两位女儿黄冰佩、黄慧兼，与母同一班级，都受包天笑的教导，一时传为笑谈。陈景韩教课，板着面孔，很严肃，学生背后呼他为“冷血动物”。原来景韩主《时报》笔政，撰时评即署名冷血。后来许醉侯任教导主任，就拉了顾佛影来任教诗词课，佛影的母亲和佛影的妹妹默飞，也进该校肄业。默飞和鲍亚晖为同班同学，后来都成著名的女画家，创办中国女子书画会，蜚声于时。

杨白民的外祖父，乃名画家刘梦庐，名载《海上墨林》。白

民早年得梦庐的指示，擅画从兰修竹，便在校中特设国画专修馆，白民的女儿雪琼、雪瑶、雪玖、雪珍都能画，即由雪玖主持国画一科。又雪珍担任小学部的钢琴。此外尚有书法、篆刻、缝纫、烹调科，那烹调科每星期六实习一次，十个学生为一组，轮流当值。学生出钱，学校贴酒饭柴火，请教师吃一顿，加以品评，白民夫人詹练一当然是指导员。

学校规定每年开一次游艺会，那游艺会以演剧为主要节目，逢到节日和纪念日，也须演剧。那教师中的包天笑，是一位小说家，每次演剧，就请天笑为编导，天笑取材于《莎士比亚集》，林琴南译为《吟边燕语》的《肉券》，改名《女律师》，又把他自己所译的儿童小说《苦儿流浪记》等搬上剧场。苦儿即由白民的幼女雪珍担任，为了饰一男孩子，毅然把发辫剪掉。天笑著有《钏影楼回忆录》，详记这件事。白民尽瘁于该校，直至一九二四年病故，一切校政，由雪玖维持下去，凡若干年才结束。

雪玖现尚健在，年八十二岁，犹事丹青，那幅《崂山记游图》，是她精心之作。曩年曾参加东京、柏林、芝加哥、温古华等国际画展，所以声望是远播异域的。

“正”字记数的由来

逢到投票选举，当开票时，有监票、唱票、写票等职，分任担负。写票的人，总是用“正”字来记票数。记票数用“正”字的习俗，是怎样起始的呢？那是由数十年前上海戏院中的司事想出来的。

那时的戏院，都称为茶园，如丹桂茶园、天仙茶园等都是。这种戏院，舞台是正方型的。楼上的座位，叫做花楼，左右称为包厢，大都是巨家预先包下，容娇妻艳妾来看戏，不与其他人等混杂的。楼下为正厅，设着八仙方桌，可以品茗进酒肴。后座那用长凳排列着，是票价最低廉的所在。楼上下都有大水牌，牌上写着累累的“正”字，因为戏院没有戏票，只由一些“案目”（戏院中的服务员）立在戏院门前招徕看客，领看客入座。每领满五客，司事在大水牌上写“正”字，并注明某某“案目”的名字。这样计数，较为便捷，且算帐也较清楚。

后来戏院用了戏票，此例也就废止，可是投票记数，却都袭用其法。

吸烟肇祸的一斑

记得我在童年时，市上盛行品海牌卷烟，不多时，有一种卷烟的包纸上，绘一虬髯持刀的地中海盗魁，大家叫它强盗牌，大有取品海而代之之概。此后烟种很多，几如雨后春笋，且内附各式小画片，有帆船兵舰，有飞禽走兽，有花草虫鱼，有美人英雄，有谚语故事，以及三百六十行等等，我当时很喜欢这些玩意儿，搜罗了一大套，视同瑰宝。时隔数十年，现在散失净尽，一无所存了。

卷烟也有些小掌故。香山苏曼殊在上海，有一天，和但懋辛同往某戏院观戏。曼殊的邻座为一少妇，仪态妩媚，纤指挟既燃的卷烟而目注台上，稍一疏忽，火烬及曼殊的新西装。但懋辛嗅

及焦灼气息，回头觉察到了，急呼曼殊，曼殊置之不理。少妇知而嫣然一笑，向曼殊道歉，曼殊也报以一笑。既散座，曼殊反责憾辛的煞风景，谓："为了绝世美人，损及一衣，算得什么，何必大惊小怪！"

画家徐悲鸿不吸卷烟。原来他从小很贫困，有一次赴戚家喜宴，衣衫不整，似乎有失观瞻，也损及戚家体面。他的母亲拼拼凑凑，好不容易为他制一绸质长衫，临去的时候，母亲再三叮嘱他，好好珍惜新衣，不得污损。岂知到了戚家，在热闹的场合下，旁人吸卷烟，火星落到悲鸿的绸衫上，灼了一个小洞，当然悲鸿大为懊丧，后来回到家里，瞒不过母亲，又被母亲责骂了一顿。这使悲鸿小小心灵上受着相当的创痛，且在思想意识上，认为吸卷烟是个恶习惯，便终身誓与卷烟绝缘。

书家黄蔼农，名葆钺，别署青山农，住居沪西新闸路慈孝村中。庭前种着夹竹桃，烂熳满树，簇拥一楼，他的书室，榜为破缽庵，那是吴硕昌写的。庵中罗列着秦敦周彝，汉碑晋帖，长缣短幅，几案纷披。又复佐以盆花盎草，生意勃然。他设置碧纱橱一，笔墨之余，偃息其间，橱侧立着小书架，举凡萧选楚骚，稗史杂札，可以随手取得，随时翻阅，当然橱下也是些卷轴图册了。他老人家吸卷烟成癖，饭后小息，不停吞吐，烟云缭绕，引为至乐。不料有一次，吸烟没有吸尽，倦极欲眠，也就把剩余烟蒂一掷，朦胧入梦了。岂知卷烟余烬，燃及缥缃卷轴，及他惊醒，已烟焰迷漫，焚毁了一部分的文物图册，并他的拂胸长须，也被火燎掉了一撮。事后，亲戚朋友去访慰他，他却并不快怼，谈笑自若，说："这许多都是身外之物，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无所谓哩！"

无锡名画家顾坤伯，号二泉居士，从陈迦庵、吴观岱游，作

山水苍浑入古。一度和我同事苏州旅沪公学，他教图画，循循善诱，成绩斐然。后来他自办奇峰国画学校，金针度世，门弟子蔚然称盛。他也是吸卷烟成癖的。有一次，临睡吸烟，烟烬焚及被窝，及灼肤生痛，才张目醒来，急起扑灭，那被窝已毁去半条，他被灼患病，不久逝世。卷烟为害如此，凡嗜吸的，能不引以为戒吗！

上海著名大滑头黄磋玖，一署楚九，他谲诈多端，善以广告骗人。曾办卷烟公司，出品有所谓小囝牌，推销之前，在报上登着画幅广告。这时报纸所刊载的文字和图画，都是黑色的，他却请人绘了一个红色的蛋。和报馆相商，出了加倍的广告费，不着一字，只登一红色的大蛋。一时阅报的无不惊奇猜测，这样连登了几天，才在该广告的原有地位说明："小囝牌卷烟呱呱堕地，请大家吃红蛋。"这是苏沪一带的习俗，生了孩子，要向亲戚朋友馈送大红蛋的。黄磋玖动了脑筋，引人注意。果然小囝牌卷烟一出，人们都想试吸一下，大大地打开了销路。

畏　蛇　病

蛇是爬虫之一，和蜈蚣、壁虎、蜘蛛、蟾蜍，同称五毒。苏沪旧俗，逢到端午，家中悬挂五毒图，无非因为在这夏天，是毒虫的活跃时期，悬挂这种图幅，便得提高警惕，不要受它的毒害而已。五毒中最厉害的，当然是蛇。古人笔记中记蛇的很多，若把它汇集拢来，不难成为洋洋大观的蛇谱。

蛇类不一，奇怪的，如陈鼎贵《记游》载："圆蛇状如石卵，斑斓可爱，持之得人气，即化为蛇，噬人立毙。"又载："旋蛇出土司中，长尺许，伏草莽间，见人辄跃起，跃为数段，少顷复合为一。其色如白金，光亮可爱，误拾之触毒即毙。"又王士祯《池北偶谈》载："粤西有叫蛇，能呼人姓名，应之即死。然性畏蜈蚣，逆旅主人，每以篋贮蜈蚣，客至辄授之，令置枕旁，云夜半舍外有呼姓名者，切勿应，但开篋纵蜈蚣，即径去食蛇脑，已仍还篋中。"又王士祯《陇蜀余闻》载："黄连蛇甚小，产雅州，恒食黄连，遍体作黄金色。宗人省斋，曾携归一枚。"又谢肇淛《五杂俎》载：蚺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妇人，山中有藤名蚺蛇藤，捕者簪花衣红衣，手藤以往，蛇见之辄凝立不动，以藤缚之，取胆可作药用。"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前人的记载，往往有不科学处，所谓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罢了。

蛇，人常害怕，有害怕过甚而不近人情的，无以名之，称之为畏蛇病。患畏蛇病最早的，要推晋乐广的客人了，《晋书》有云："乐广赐客酒，杯中有蛇，既而疾。广意厅壁角弓影，复置酒，客顿愈。"因此有"杯弓蛇影"这个典故。那南社诗人刘季平，为邹容烈士埋骨，有义士之称，自号江南刘三，凡谈辛亥革命史，都谈到其人。他的父亲刘廉卿，畏蛇异常，在前清时，人们都蓄着发辫，他老人家认为辫类长蛇，毅然把它剪掉。既而廉卿下世，蔡寒琼吊他的诗有云："心伤嗤盗国，辫讶类修蛇。"士林传为谈助。美术家江小鹣，乃江灵鹣太史的哲嗣，和我同学吴中。生平作画不绘蛇，见人画蛇远而避之。又友人黄起云，畏蛇更为严重，人们谈着蛇，他听了就要心惊肉跳，鳝鱼鳗鲡，形状似蛇，他摈绝不食。更可笑的，粗的索子，他不敢持取，因索子和蛇差不多。凡人巳年生，生肖属蛇，便不与接近。电影兽片，

他不敢观看，原来兽片中往往有蛇，他看了就毛骨悚然，一二天不舒适。甚至他的儿子，购来竹制的蛇，拿到家里，在手中玩弄着，他瞥眼一见，顿时惊得直跳起来，引得家人都笑不可仰。

按，在洪荒时代，蛇遍地都是，人动辄遭遇蛇害，乃讳言之，称之为它，所以蛇字本作它，一作也，它和也都是蛇的象形。又江浙一带，有读他字为独字的去声，和蛇音相谐合，于此可见当时演变过来的迹象。且古时有以蛇为姓的，如姚姜后蛇氏，为齐公族蛇丘氏之后。

我国近代的若干第一人

康有为的女儿同璧，渊源家学，不同凡俗。十九岁即赴印度，游舍卫祇林，途中赋诗云："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诗人马君武，富革命思想，为我国自制无烟火药的第一人。又译德国诗人歌德的诗，亦为最早的一人。

用甲骨文刻印，当以一粟道人杨仲子为第一人。

蔡紫黻，为《字林沪报》总编辑，首创在报上登载长篇小说，借此吸引读者。其时夏二铭的《野叟曝言》，尚没有单行本，即采取这书逐日披露。既开此例，各报纷纷摹仿，而长篇小说乃日新月异，层出不穷。

梁启超为我国学者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之第一人。当一九〇二年，梁自署中国之新民，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刊载《新民丛报》第十八号，涉及马克思，惟马克思译为麦喀

士。

清季，赵秉钧任民政部侍郎，镇压革命运动，首创京师警察。

画家登喜马拉雅山高峰，高剑父为第一人。

我国妇女，在国内第一个乘飞机者为洪美英。洪为简琴斋之小姨，陈援庵之媳妇。

陈巢南为汪笑侬作传，且为中国近世第一戏剧改良家。

五四运动前，在国内作新体诗之第一人，乃沈尹默，在国外乃胡适之。一九二〇年，适之刊《尝试集》，为我国第一部新诗集。

香港大学，西人主持，即中文系主任，亦为英籍教授。许地山却为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之第一个中国人。

白蕉真姓名为何旭如，废姓不用，自称天下第一妄人。

李叔同有三一之称，所谓三一，即第一个介绍西洋戏剧至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洋油画至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洋钢琴音乐至中国。

谋刺宋教仁的洪述祖，破案后判绞刑。时北京大理院新置一具绞机，洪为在绞机毕命之第一人。

西人喜观斗牛，我国人记述者甚多，而以黎庶昌为第一人，载黎著的《西洋杂志》。

孙毓修著《无猫国》为我国第一本童话书。其时为一九〇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江苏无锡人，为商务编《童话丛书》。女作家谢冰心自谓："幼时看到第一本童话，即《无猫国》。"赵景深撰有一文：《孙毓修童话的来源》。

传入我国社会学之第一人严复，译英国社学家《斯宾塞社会学导言》，称《群学肄言》。

沈鸿研究机械设计，撰《机械工程手册》，为我国第一部大型机械工程刊物。

杜定友，字础云，广东南海人，为图书馆学专家。首编《图书馆学辞典》。又创造一“圖”字，为“图书馆”三字的缩写，为不少人所采用。

用新标点翻印旧书，第一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水浒传》，标点者汪原放，载胡适之《水浒传考证》。

藏尺牍最多者，为溧阳彭谷声，数逾十万通。

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为裴文中。

宋教仁鼓吹责任内阁制，遭袁世凯的嫉忌，被刺于上海北车站，孙中山挽以联云：“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北洋画报》，为华北正式用铜锌版之创始。主办者冯武越。

我国人第一个毕业日本高等美术学校者，为香山郑锦。由梁启超推荐，为北京国立艺专首任校长。后还乡，从事农村工作。

留日学生，第一人为戢翼翚，字元丞，湖北郧阳府房县人。在日本办《国民报》，又为发刊革命杂志之首创者。更为孙中山密派入长江运动革命之第一人。所志不遂死，时清光绪三十四年。

容閎，字纯甫，广东香山人，生于一八二八年，卒于一九一二年。自述生平谓：“幼年与邑人经商美洲者搭船同往，先抵旧金山，时美国辟横贯东西大陆铁路，募华工数十万，吾粤开平、恩平、新宁、新会四邑应募者众。而香山一县，往者多商人，予辗转留学东美，卒业哈佛大学，在美留学得学位，予实为中国第

一人。”

马车自域外流传而来，最初乘马车者，均为西人。其时钱塘程定夷为海上寓公，程一署听彝，拥厚资，富收藏，所交皆名流巨卿，出入备四轮马车以代步，为我国最先乘马车者。

杭州叶少吾，为名士叶浩吾之子。流连海上，问柳寻花。浩吾知道了，责以“如此浪荡，成何体统！”彼即以“浪荡男儿”自号。著有《上海之维新党》及《商界鬼魅记》两部谴责性小说。后又任《中外日报》编辑。此时乘汽车者，均是西人，彼却借西人的汽车，出门拜客，为国人第一乘汽车者。

叶劲风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小说世界》，首冠电影照片为插图，称之为“银幕”。从此“银幕”二字，成为习见之新名词。

名导演陆洁，首先以电影故事称作“本事”，陆为中国影戏研究社发起者。

我国最早之女飞行员为李旦旦，李曾为电影女演员，从过朱大可学文。

国画家画花卉，凡红花都用胭脂点染，所以有“胭脂买得须珍重，不画唐人富贵花”之句。一自西风东渐，画家乃以西洋红代之，起始者乃张子祥。

我国第一翻译列宁著作者，乃郑振铎。所译为《俄罗斯之政党》，载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北京出版的《新中国杂志》第一卷第八期。

袁牧之导演《都市风光》，为采用管弦乐队演奏的第一部影片，这时电影的音乐，都用唱片配音。

严复著《英文汉诂》一书，于一九〇二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我国使用横式排版刊印中文的开始。

胡政之于一九二一年，创办国闻通讯社，为我国自办通讯社之始。

刘子华于一九一九年，为我国首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之一，直至一九四五年才回国。他运用我国古代《易经》的辨正思想及八卦之组合原理，与现代天文之各种数据，互相印证，从而推定太阳系存在第十颗行星，且取名木王星。博士论文通过后，法国天文台台长摩尔等著名科学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公认为第十颗行星的最早测定人。

中国蒙文铅印的第一创始人，为汪睿昌，字印侯，生于内蒙古，原名特聪格图，留学日本，亦为蒙古族近代第一批留学生之一。通蒙汉满藏四种语言，并通俄日二国文字。归国后，在北京创办蒙古民族有史以来第一家出版社蒙古书社。又兴办蒙文印刷厂，用蒙文铅字印第一部书《西汉演义》一套八册。

上海静安糕糰厂一级技师徐根福，模仿徐悲鸿的骏马群像，雕塑糕糰，每匹马姿态各异，生动传神，是该业的首创者。

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夏曾佑为第一人。

吴新吾赴法留学，入巴黎美术专门学校习西画，为该校有中国学生之第一人。

陈少白生平有几个第一，投考广州格致书院第一人，报名考入香港西医书院第一人，丁未广州起义失败，随从孙中山亡命日本第一人，创办革命报刊《中国日报》、《旬报》第一人，广东外交司长第一任，孙中山奉安南京，执绋最前列之第一人。

解放后，各地有文史馆的组织，上海文史馆馆长有张元济、江庸、平海澜、金兆梓，而以张元济为第一人。

徐润，字雨之，曾参李鸿章幕，为招商局第一任总办。

沈三白的《浮生六记》，首先发现者，为王韬的妻舅杨引传，

译为英文，登载《天下杂志》，首译者林语堂。

中国画家得国际奖金，以齐白石为第一人。

中国之有新歌舞，创始于黎锦晖，如《葡萄仙子》、《毛毛雨》、《可怜的秋香》、《明月之夜》等，载歌载舞，艳彻红氍，且灌唱片，风行一时。表演者，以锦晖之女黎明晖最负盛名，人以“小妹妹”称之。明晖既长，亭亭玉立，仍演《葡萄仙子》，改名《大葡萄仙子》，仍受观众欢迎。

女子卖画充作义举，以金小宝为第一人。金与林黛玉、陆兰芳、张书玉，为花丛四大金刚。金能画兰，九畹幽姿，芳生笔底，题款的字，也很娟秀，但不轻易下笔。某年，因个中人议办花冢，购地于沪西静安寺路之畔，为曲院姐妹埋骨之所。经领袖者会议集资，金慨然以画兰百帧自任，润资不限，由客自给，悉充花冢费用之需。一时获资甚巨，所绘兰下款皆书“天香阁主”。

写最长的演义小说，以蔡东藩为首屈一指。他的《历朝通俗演义》，共一千零四十回，五百余万言。许廑父又续《民国演义》四十回，合装四十巨册。

皮鞋为西人所创，我国人自制皮鞋，以浦东沈炳根为第一人。沈本钉鞋匠，见西人皮鞋，首先仿造，物美价廉，获得国人欢迎，时尚在一八七六年。

徐光启的九间楼

同事徐海林，他是徐光启的嫡系后人。解放后，曾把他祖先墓地以及牒谱文物，一切献给公家保存，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情。

徐光启有“徐上海”之称，谈上海掌故，不能漏掉他老人家。我就徐海林处，得知徐光启和利玛窦等西人译书的地方，在今沪南乔家浜，当时称为九间楼，共有十三进。正中为尊训楼，年久倾圮，改建平屋，现在楼房只有一座，为仅存的硕果了。在当时的尊训楼外，尚有后乐堂，匾额出文待诏手笔。又深柳草堂，匾额由董其昌书。部分子孙，迁往徐家汇，更有东皋堂、春及堂、上西草堂等。洪杨之役，子孙分析，把九间楼巨宅，分给大房和二房，可是大房和二房没有后代，绝了嗣续，九间楼也就一再易姓了。三房所分给的屋宇，在小南门外桑园街，这是徐光启生前试种植物的农场。徐从试种的效果上，写了一部巨著《农政全书》，可是光启下世，书没有完全脱稿，由他的孙景西续辑成书。该书一经刊布，得邀宸赏，即召景西入京，他在丹墀玉阶间，忽痫发仆地而死，年只三十有五，这是很可惜的。景西多才多艺，博通天文历算之学，死后，许多遗著，归其戚贾氏所有，传至贾蒲芳，对于天文历算，竟卓然成家。这桑园街遗址，后来辟为清心中学，又改为市南中学，为弦诵之地。四房分到徐家汇的房产，子孙较为繁盛。五房在宝山县，也没有后嗣。至于徐光启的造像有好多帧，各帧不同，如今流传的，仅是其中之一。海林见过一帧很大的，光启朝衣朝冠，悬在九间楼，状貌很为端肃，自经战乱，被敌寇攫夺而去，如今不知下落了。

钱名山为柳如是辨诬

曩年在古玩铺中，购得不知谁氏所集的印拓一厚册，很难得

的，是明末几位名姝如卞玉京，薛素素、柳如是的小印，都在其内。其中柳如是的细朱文“柳是”印，工致异常，当然出于一时名手。后面且有集藏者的识语：“柳是即柳如是，清钱谦益妻。初为吴江名妓，字蘼芜，本姓杨，名爱，后改名。色艺冠一时，工词翰，归谦益，相得甚欢，有河东君之名，构绛云楼居之，酬唱无虚日。明亡，劝谦益殉国，谦益不能从。谦益死，殉之。”纸隙有“嘉莲室”三字，大约即集藏者的斋名了。

获得印拓的下一天，在敝笥中检得钱名山遗墨《为柳如是辨诬》一稿，原来我在若干年前编辑某刊物，蒙名山以是稿见寄，不料刊物因战事停版，名山亦不久下世，这稿压置笥底，历年多，风化虫蚀，已残损什之二三，爰把可辨认的，摘录部分如下：

“清初，娄县王澐，字胜时，陈忠裕公弟子也。有《辋川诗钞》，其《虞山柳枝词》十四首，极谤柳如是，末二首云：‘芙蓉庄上柳如绵，秋水盈盈隐画船。静夜秃鹙啼露冷，文鸳常逐野鸥眠。’‘阳台云散雨随波，白首红颜奈若何。燕子楼中新句少，蘼芜山下故人多。’按钱宗伯死，匝月后，柳氏投环，备详《钱氏家变录》，若素有淫行，则宗伯死，正可纵恣，何为而死，此不可信一也。柳氏生一女，婿名赵管，为翰林赵月潭第三子，柳氏行为不检，世家必不肯娶其亲女，此不可信二也。柳氏之死，凡苏人士为之发愤声冤，公约书揭，备详《家变录》，皆钦柳氏义烈，苏人士不知，而娄县人独知之乎？此不可信三也。正是族人逼产寻死之日，何暇与蘼芜故人叙旧。王澐诗注，‘钱死，姬寻自经。’则自与诗意相背，其不可信四也。其它首注有云：‘姬尝与陇西君有旧，君以玉篆赠别。甲申，南都钱为大宗伯，一日宴客，陇西在座，姬遣婢出问起居，以玉篆归之。柳氏出身，原无容讳，广坐之间，以玉篆还人，正见光明磊落，何足为病……。虞山晚节

不终，宜为明末义士所憎恶，然牧斋自辩，柳氏自贞，牧斋自贰臣，柳氏自死烈，若恶牧斋而波及柳氏，则失好恶之正矣……。牧斋金陵狱中，有'徒行赴难有贤妻'句，序云：'丁亥三月晦日，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倾刻，河东夫人冒死徒行，慷慨首途，无刺刺可怜之语，予亦赖以自壮。'常熟王应奎《柳南随笔》亦有文记之。柳氏如别有所欢，闻牧斋下狱，得其所矣，胡为冒死赴难乎！常熟人说如此，则娄县人说不足信也。乃诗以咏之云：'手进刀绳劝老奴，衰翁肝胆愧妻孥。密书万里穿兵火(牧斋致瞿忠宣公书)，可是佳人决计无？'海上杨灵犒义师(见江阴恭氏《孤忠录》)，西窗对局费筹思。千秋闲气钟儿女，莫听庸人骂柳枝。''家变捐躯不可诬，辋川下笔漫凭虚。柳枝死后能为厉，只为王滋造谤书。''言语原难听道涂，何曾山下咏蘼芜。丹阳道上骑驴处，传作明妃雉尾图。'"

钱名山刻有《名山集》，是稿没有收入。他以柳氏蒙不白之冤，为之辨诬，最后四诗，更有力量。柳氏地下有知，定必检衽以谢了。

洪钧手札中的史料

自曾孟朴《孽海花》说部问世后，那位洪钧状元与赛金花一段佚事，益复喧腾人口，几乎妇孺皆知了。洪钧字文卿，安徽歙县人，侨居苏州，便为苏州籍(故居已在修葺中，作为文物保护)。前清同治七年戊辰状元，与黄自元、王文在为三鼎足，由修撰累官江西提督学政、兵部左侍郎，光绪间出使俄、德、荷、奥诸国。

著有《元史译文证补》，纂编《穆宗毅皇帝实录》等书。至于纳赛金花为妾，在光绪十三年，他住苏州大郎桥巷，时赛二十四岁，洪钧死，赛三十岁，只有六年，相处年份是很短的。张春帆的《九尾龟》说部，及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都涉及洪状元，他的大名，更足引起人们注意。

洪钧是翰苑中人，当然写得一手很好的馆阁体书，珠圆玉润，出色当行。但他有时摹赵孟頫，秀媚有致，深得松雪神髓。我曾从苏翁继卿那里，借阅他所藏洪钧手札一大册，便是很好的赵字。这一大册手札，都是写给吴清卿和吴谊卿昆仲的，内容颇多近代史料，爰摭录若干，如云“贼（指捻军）仍在豫皖一带，专候鲍春霆一军来此助战，已遍购战骑，为习马队计，良以贼踪猓疾，非步队所能胜任也。洋夷扣款已清，换约之国，又倍于前，中外皆惴惴于中，恐其又生他望。朝鲜因戕害法国传教之人，已调集师船前往，未知胜负若何。甘肃有全省沦陷之说，杨制军偏重楚军，以致兵民俱变（杨制军，乃杨岳斌，时官陕甘总督。同治五年三月，甘肃兰州有回民发动兵变攻督署事。岳斌便在同年八月罢官），燎原至此，未卜为将者如之何耳！”又云：“捻匪又由豫窜东，幸有一运河以阻（按《清史稿·穆宗纪》：同治五年三月，张总愚窜濮、范，赖文光等由豫窜郓城、巨野），谕曾国藩等守运河，东路可以无虞，而曹州一带，民不堪命。节相此次督师（节相指曾国藩），迁延不进，屡为言官所劾，闻望颇减，要之贼以猓疾之骑，如风雨之骤，我以步军当之，未见胜机，此亦当事之苦衷，所望鲍春霆之军，并力助剿，俾中原早庆升平耳！”又云：“法国与高丽构怨，兴师前往，未能得手，转为烧毁夹板船一只，伤亡多人，现又纠合英美两国，以兵相助，尚未知胜负奚若。闻高丽海口，颇不易进，兵力难敌，或可恃此自保耳！”又云：“山东

军务，糜烂不堪，丹翁素不知兵（丹翁指阎敬铭，别字丹初，时官山东巡抚），非封疆之材，加以新募之勇数千，皆系闻警必逃之辈，因此益不敢出省。西南一路，亟望救援，而王师不至，各处被胁者，甘心从贼者不知凡几，如贼养成声势，分兵四扰，殊属可忧。山东营伍，久属废弛，从前因库帑支绌，每年不过领五六月之饷。丹翁到任，行文定减一年只放三月，于是兵制益坏，竟无一卒可用。当此时势，任封疆者必于无事之时，饬修武备，若仅因目前之太平，屑屑以裁饷为事，而不知去游惰，汰老弱，一旦有事，环顾无人，乃为招募之计，虚糜帑项，一无实用，何如以招勇之资，作为养兵之费，转属有用耶！”清廷之腐朽，于此可见一斑。

洪钧手札，也有谈到学养及山水游赏之乐的，如云：“寄食海滨，笔秃墨干，殊愧碌碌，惟读书论世，觉此中稍有把握，为年来之进境。而识力总嫌不足，则见理未透，阅历未深之故也。”又云：“海滨寄食，于纷纭尘市中仍怀翛然自得之意，颇足自豪，惟作嫁事多，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为可叹耳！”又云：“弟质仅中人，而有志大才疏之弊。读书应事，每欲兼收并蓄，遂至博爱而不专，加以浮躁之心，粗疏之气，于一切事不复深思，其故浅尝薄涉，劳而无功。力矫其弊，又欲吐弃一切，以专务远大，而于古人欲做大事先从小事做起之说，又未之前闻。”又云：“弟作嫁海滨，所闻者腥羶，所伍者市侩，自恐青莲之洁，或染淤泥，故和光同俗之中，尚能独行其志。近来悟得六字，曰：‘虚受益，俭助廉。’理虽平庸，所谓十岁孩儿语得，百岁老人行不得者是也。且觉得此六字与自己颇关痛痒。更有六字尚得遵奉，曰：‘勤有功，约鲜失，’十二字集为联句，未始不可。”又云：“溯上泛舟三次，孤山一带，饱观已足。云栖灵隐，分日而往，数处

以灵隐为最，飞来峰石甚可观，惜树木太多，几乎骨为肉掩，不能显其真面目也。”又云：“弟于十六日登舟，由富春山过子陵钓台，经严州而西，一路皆山，推篷四望，苍翠满目，滩声怒号，与舟子邪许之声相杂，闲手一编，亦觉尘虑皆清，读书易入。惟水浅舟迟，每进益上，甚属艰难，过转折处，水为石激，喷薄而下，吾舟逆上，集众力以争尺寸之得，稍有懈弛，则顺流直下，及一过此境，则纤夫篙师，怡然色喜。吾人为学，殆亦类是欤！”

手札也有评骘当时人物的，如云：“薛慰农（薛慰农即薛时雨，安徽全椒人，官杭州知府）不得一见，此君文章政事，卓越常人，浙省官宦士民，讴思不辍，见闻所感，殊令人有逢人说项之心。倘任其终老山林，岂非可惜！”又云：“陈国瑞实属有用之将（陈国瑞，应城人，字庆云，官提督），邸帅将其兵调开，于是不能得力。”虽仅片段，亦有关当时人事。苏继卿于十年浩劫后期病死，洪钧手札及其它所藏，什九散佚了。

易实甫的手写诗稿

谈到晚清诗坛，樊樊山、易实甫，堪称两大作手。他们两人又是很熟稔的朋友，相互之间，颇多雅谑，如易称樊为“樊美女”，樊称易为“易神童”，因为樊诗多作绮语，虽白发苍苍，而犹为脂香粉腻之什。易五岁即能书，十七岁即名播大江南北。他自我作传，略云：“综其生平，二十余年内，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隐士。”他身份随时变化，他的作品也是多方面不拘一格。刻有

《眉心室悔存稿》、《丁戊行卷》、《摩围阁诗》、《出都诗录》、《吴篷诗录》、《蜀船诗录》、《巴山诗录》、《锦里诗录》、《峨嵋诗录》、《青城诗录》、《游梁诗剩》、《庐山诗钞》、《四魂集》、《魂南续集》、《湘社集》、《湘坛集》、《蠲园诗事》、《庐余集》、《宣南集》、《岭南集》、《甬东集》、《广州集》、《高州集》、《癸丑诗存》等，凡二十多种。

他手写的原稿，都已散失了，七十年代，我在苏继卿老人处，获睹易实甫手写的《琴志楼诗录》两巨册，青缣护帙，非常精雅。诗写在特制绿色行格的琴志楼稿纸上，间亦杂以晚晴簃稿纸，两者完全相同，大约琴志楼稿纸，是仿晚晴簃的。字迹秀媚，有如时花倩女，行格间且加密圈，樊山写有附识，“示诗敬读一过，其最赏心者，加以墨圈。若遴其佳语，书之扇头，题之壁间，鲜不惊为仙作。”可知密圈出于樊山之手。诗共十九卷，现刻者十二卷，凡五百八十四首，出资者陶祖光北溟，督刊者程淯、白葭，白葭和实甫相友善，北溟之识实甫，是由白葭介绍的。当庚申之夏，实甫抱病，自恐奄化，将诗排比钞辑，适白葭、北溟往探其疾，见实甫支离憔悴，神情沮丧，北溟因慨允助资，速付刻印，白葭允任督刊，《琴志楼诗》，不两月便印行问世，可惜实甫自己不及亲覩这书的告成了。白葭在稿前，写有小纪，“稿甫校竟，正值电话来告，先生（指实甫）于此际与世长辞矣。余连日往视疾，知其病必不起，深为扼腕，其案头遗稿丛残，盖皆欲选辑付印而已病甚不及理者也。后死之责，自当力为措资刊行，以告先生于泉下。呜呼！余书至此，涕泗横溢矣。八月三十日亥刻，白葭居士记。”又附挽联云：“世间富贵都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跋云：“哭厂（实甫别号）少时遇术

者，言不能富贵，呜呼！哭厂而能富贵，而能与今之富贵者伍，以取富贵，尚得为哭厂耶！故集白乐天句以挽哭厂，十月初四日又记。”这许多记载，刻本上都没有。原来这两巨册诗稿，由白葭整订，并把实甫当时筹商刻稿的函札，一一粘存卷首。又有樊山书广州诗后原稿，也粘存其中，写作俱佳，都是难得的。

诗是编年的，癸酉诗有《漫感》四首，用硃笔勾去，又辛卯诗，《敬再和大人韵》也勾去，又《姑孰城外泊舟》，诗甚佳，也抹去。又丁亥诗，樊山识云：“此一卷诗已读过，正实甫才气极旺时也。”其它诗联为我爱诵的，如《题岳阳楼壁》：“人来吴楚雁声里，诗在水天龙气中。”《湘中咏怀》：“江山灵气钟才子，忠孝深情托美人。”《金陵雪后独游》：“万花世界将红洗，六代湖山要白描。”《金陵杂感》：“舍寺红楼尼话旧，吹箫黄月鬼愁兵。”《瓜州舟中即景》：“戍冷鸦如兵守堠，店荒马与客争门。”《保定道中》：“夕阳红煞鸦边树，秋柳黄于马上人。”《西天门》：“残碑补壁苔犹绿，独树当关叶早红。”《泊吴门》：“虹桥到处垂垂柳，水店无人漠漠苔。”又绝句：“溯天光景入空濛，海立云垂暝望中。记取僧楼听雪夜，万山如墨一灯红。”瑰玮轶荡，确是才人吐属。

钱基博对诸健秋画艺的品评

锡山多画家，大都奉吴观岱为祭酒。而诸健秋为观岱的嫡传弟子，师弟合作，称为双璧。如汪大铁的《芝兰草堂图》，观岱未竟其功，由健秋补成，笔墨苍润，别饶气势，尤属佳构。

健秋名鹓，字射侯，生于一八九〇年。童年时，即喜绘画，

家中甚有王小梅（素）的仕女，轻倩灵秀，是和改七芗、顾西梅、费晓楼同一规范，健秋就之临摹，被他的父亲海萍看到了，海萍本邑中丹青家，深喜他能继承衣钵，便任他涂抹，一方面授以基本技法，什么是工笔，什么是写意，以及线描、勾填、晕染、设色等等，不多久，他已有门径了。这时，赵鸿雪的人物仕女，有声乡里，健秋即拜鸿雪为师。鸿雪画不泥古法，参以新意，健秋亦步亦趋，得其神似。数年后，健秋画境更上一层，又深慕负有“江南老画师”盛名的吴观岱，所作风骨清俊，浓淡得宜，而阴阳向背，更足取法，因此奉贽投入观岱门墙，事之终身。

文史家钱基博，和他同娶张氏女，谊属连襟。健秋刊《健秋画存》一书，基博作一序文，对于他的画艺，给以允当的品评。略云：“健秋仕女，由华新罗以参宋元人笔意。山水则兼用石涛石溪，苍深不如观老，而特以轻秀出逸趣，此如韩昌黎之文，怪怪奇奇，雄变不测，而欧阳永叔效为之，往复百折，不能为韩公之至，而能为其不至者也。观老能取己者之长而时济之，健秋则避其所短而不犯焉。”

一九三一年左右，健秋作品参加德国柏林画展，欧人见之，大为称叹。谓：“足为西画借鉴”，因此启发了他，认为国画可资西画的借鉴，那么西画难道不能供国画参考，两相映带，自臻妙诣。所以他后期的画，也就起了变化，越发恢宏壮阔了。

曩年，我与赵眠云侍胡石予师游梁溪，和健秋有杯酒之欢，及抗战，他避氛海上，寓居锡金公所，和我晤叙多次。解放后，他应聘江苏省文史馆，又任无锡市文联副主席，主持梁溪画院。他患肠胃病，于一九六四年春病逝，年七十有四。

谈沈尹默

沈尹默，是浙江吴兴人。本名君默，后来觉得既缄默了，不必开口，就把君字下面的口字省掉，成为尹默。有人说：这是他老人家对于旧时统治阶级不许谈政的讥讽。早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陈独秀，都是由他介绍进北大的。他和李大钊、钱玄同等组成编委会，轮流编辑《新青年》杂志，李大钊且在上面发表了许多论文，鲁迅的《狂人日记》，也在该刊发表。他写了些新体诗，对五四运动，发生巨大的影响。

他晚年住居沪东多伦路，书室在楼上，沿窗设着一案，错列着笔架墨床，砚台纸卷，一望而知这是他临池挥洒之所。他的大弟子张清源介绍了我，才得和他相识。我在香港出版的《清娱漫笔》，他阅到《褚礼堂作书一笔不苟》，就和我大谈褚礼堂，原来他的夫人褚保权，便是礼堂的侄女，家学渊源，也写一手很好的行书。谈了一回，他忽然高兴地说："我写个横幅给你，作为纪念，你看我写字吧！"这一下却忙了他的弟子，为他磨墨，他的夫人为他蘸笔伸纸，因为他老人家晚年唯一的缺陷，就是目力不济，患一千几百度的近视，虽戴了深度的眼镜，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一切操作，非人帮助他不可。至于执笔写字，那是以意为之，到了熟极而流，神化莫测的境界，尽管自己没有看清楚，那波磔点画，却心中都有尺度，有时也能写挺大的字，曾为吴湖帆写八尺五言联，这样的擘窠大字，更属视力所不及，他觉得一横横到那里差不多了，一直直到那里也差不多了，即行煞住。写

好了，整个布局和位置从来不加端详，因为他看不到那么远，那么大，所以索性不看了。可是他写成的楹帖卷幅，无不隽拔遒润，情驰神纵，如春林之绚采，秋水之澄清，为一般书家所不及。他给我写的横幅，那是一首杜子美题王宰山水图诗，他是凭着记忆默录的，写得既流转，又逸放，的确名手不凡。

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是他主持的。曾为青少年写习字帖，早已成为范本。他对青少年们说："为什么要学习书法？书法是传播思想的东西，好的书法，能够有助于使一种见解，一种思想，传之以永，流之以远。我国魏晋六朝的书札，内容大都只谈些个人的生活琐事，但因书法精美，所以能流传至今。如果以好的书法，来传播今天好的思想，好的见解，那岂不是更好！"他供人研究的，尚有《二王书法管窥》、《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又他的词《秋明集》，也是他手写影印的。

他身体很健，不蓄须，没有些儿龙钟颓唐的状态。可是有一年春末，忽觉胸腹不舒，不思饮食。经医生诊断，才知有部分肠子紧缩，起阻塞作用。即施手术，把肠子紧缩部割掉，然后延接起来。我到华东医院去探访，他已能起坐，把良好的经过情况，讲给我听，并说："过几天便能出院。"果然不到旬日，即行返家，又复由夫人伴着，前赴明圣湖，借六桥烟柳、三竺篁溪，作为休养所在。

十年浩劫，他老人家受到冲击，体质大损，于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逝世，年八十九岁。他的收藏，悉被掠夺，他写给我的这个横幅，因我家被抄，也不知去向了。

萧蜕庵的书艺

谈书法的，大家都知道有沙曼公、邓散木，却少有人知道他们的老师萧蜕庵，因为蜕庵逝世多年，人们把他付诸淡忘了。

蜕庵江苏常熟人，字中孚，别署甚多，如退盦、退暗、本无、无公、罪松、旋闻室主。晚居吴中阔家头巷五号及圆通寺，那一带属于葑门，称为南园，他又自号南园老人。早年参加南社，继入同盟会，掌教上海爱国女学、城东女学，为一时俊髦。

他曾从张聿青学医，擅岐黄术，为人治病，辄有奇效。贫者踵门，免酬给药。著有医书数种，精小学，有《文字探原》、《小学百问》等，皆数十年钻研心得，惜未刊行。又耽禅悦，常访印光上人，有所商讨。更善书法，以学佛故，尝谓："书道如参禅，透一关，又一关，以悟为贵。""书法当学而思，思而学，若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皆不可也。佛学由解而疑，疑而参，参而悟。不解不会疑，不疑不会参，不参不会悟，不悟不会成。书法然，一切无不然。"他四体皆工，尤长篆体，教人握管，谓"当懂得力学，以笔尖为重心，大食中三指为力点。"又云："学书先从楷书入手，以欧阳洵、虞世南为正宗，欧字得力于王羲之，虞字得力于王献之，羲之以神胜，献之以韵胜，二者截然不同，久审方知。若颜鲁公、柳公权，则为正宗之支流，只供参考而已。"他又于永字八法外，别辟新八法，为理、法、意、骨、筋、肉、气、韵，认为八法全，谓之有笔有墨，不全，谓之有墨无笔。"那就更进一步的说法了。又云："写字工夫，不可有滑笔，

主要笔笔入纸。”又：“北海书，是拉硬弓手段，宜学其臂腕力，引来控去，旁若无人，才可中其鹄的。若一松弛，则势必不能穿鲁缟矣。”又：“明代书人，以行草著称。故明人只限于帖学，碑学则百无一人，篆隶则千无一人。而明人草书，前惟王雅宜，后则董香光，最后则傅青主。祝枝山、王觉斯，皆魔道也。”又：“一碑须学一百次，方可入门而升堂，由堂而室，由室而奥，由奥而出后门，复由后门而绕宅，再进前门，复从后门出，则整个状况，均得了然。”又：“兰亭、圣教当勤学，十三行亦时时展阅，道因少写而多看，则自能得益。”又：“书法虽小道，要具三原素，一曰书学，二曰书道，三曰书法，三者以学为本，以法为末，以道为用，离其一，则非正法也。”

他晚境坎坷，六十诞辰，堂上张联自寿：“醉里一陶然，老我相羊频中圣；儒冠徒饿死，生儿不象始称贤。”其牢骚可知。一度外出，险遭车祸，不久，又倾跌受伤。加之他韬晦自隐，不趋时，不媚势，人罕知其学养与书艺，致一无收入，生活艰困。诸门弟子分散各地，难予照料，而我友陈锲斋，却于岁时令节，有所馈遗，因此，蜕庵与锲斋通问独多。蜕庵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病故，年八十有三，锲斋展视遗札，为之泚然流涕，承出示数通，如云：“笔墨生涯，竟尔断绝，朝不谋夕，欲一饱而无从，以此而言，殆无生理，与吾弟（指锲斋）相晤之时，将无几耳。平生纪念之物，只有文百余篇，诗六七百篇，小学三书，日记三十余本，同付灰烬而已。念及此，为之痛心不置。”又：“拙荆攖疾半载，终以窘困，失治罹殃，于夏历三月初七日溘逝（早于蜕庵前四年）。”又：“窘于郎资，未即复。今年耳益聋，神益败，恐不能度年矣。”这写在明信片上，钤一小像印，秃头戴眼镜，微髭，作僧装。又一明信片：“自去年十二月中旬卧疾，

加以倾跌重伤，偃蹇六阅月，今虽起坐，而两足儿废，两耳完全失聪，目亦散光，如在云雾，神思恍惚，在世不久矣。往岁嘱我集一联，曾成句而未书：‘能读万卷书，气象远矣；作退一步思，身心泰然。’写至此，日昏矣。”其艰苦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当时政府当局知而悯之，由江苏省文史馆聘为馆员，馈以馆禄，奈年迈体衰，已不能挽回其重危之生命，那是多么令人嗟悼啊！

李健写龙字一百幅

临川李梅庵，别署清道人，书名震南北，和曾农髯称一时瑜亮。他是没有儿子的，由他的侄儿李健传其家学。李健字仲乾，在上海卖艺授徒，弟子数百人，以刘季中从之三十年为最老，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美术系教授方闻为最幼。他对书法，各体俱擅。梅庵能书不能画，间有所作，寥寥数笔的文人画而已，他却山水花卉都来得。又善刻印，年寿虽高，尚能灯下奏刀，分朱布白，妙造自然。更能诗，画梅往往题上自己的诗句。

李健多才多艺，然当推书法为最高超，苍苍茫茫，磊磊落落，充分表现他的胸襟和修养。凡六朝碑体，晋唐正楷，汉魏隶分草书，以及行篆，无不兼长。他居住沪西愚园路，室中张着巨幅，都是他自己的作品，有如五色祥云，荧煌炫转，客人来到这儿，都要欣赏一番，引为眼福。当一九四〇年，岁次庚辰，辰年生肖为龙，他忽发奇想，便在庚辰年、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时。预先磨着三大盂的墨汁，挥毫写龙字一百幅，从龙时开始，

直到龙时终止，恰巧写成百纸，时间掌握是很恰当的。且所写龙字，字形和字体各各不同，他自己也认为一时兴会，不易再得。因此他对这百幅龙字，非常珍视，有时在他书斋中张挂一部分，自欣自赏，犹觉踌躇满志哩。

陈铭枢发现蒲松龄词稿手迹

最近在苏仲翔家里，阅到陈铭枢写给他的诗笺牍札，不但诗做得好，书法也迥不犹人。记得他在日本军阀侵华时，一度有抗日英雄之称，可谓允文允武的了。

铭枢，广东合埔人，早岁留学日本，曾在广东担任要职。北伐后，他为海上寓公，接办神州国光社，从事出版事业。该社本为邓秋枚所倡办，刊行了许多画册，及一部巨编《美术丛书》。一自铭枢主持，出版方向力趋于史地军政，具有代表性的，为《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内容主要是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民族斗争，宫廷政变，边将叛乱，以及近代的列强侵略。大都为秘籍抄本，从未发表者，计二百余篇，可谓洋洋大观。解放后重版，改称：《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陈祖耀曾在《古旧书讯》作了详细的介绍。铭枢又和曾憙合作，写成一部《海南志》，由该社刊印行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南京办大士农场，解放前两个月来沪，做地下工作。此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委员。

他字真如，是有来历的，因他一度学佛，请教欧阳渐，渐字竟无，江西宜黄人，精究内典，著述很多，渐为他取一法名“真

如”，盖释家《唯识论》有“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之理，后来陈氏就常用这个含有禅意的别署了。

他晚年更注意文史，有一次赴西安访古，搜剔丛残，发掘文物，偶在一中医高智怡家，获见清初著《聊斋志异》的蒲松龄词稿手迹，凡四十二页，词七十九阕。考之，始知词稿初藏与松龄裔孙有旧的李席珍处，后来李秉衡官山东巡抚，席珍就把这词稿献给秉衡，因此上面有秉衡的跋语，转辗入毛俊臣手，毛亦写了一个短跋，最后才归高智怡储庋。陈氏见之，诧为眼福不浅，力劝智怡让给出版机构影印问世，俾得公诸同好，结果词稿携往北京，经出版机构方面王利器寓目，大为称赏，谓“现在我们把词稿和《聊斋志异》对读，我们不仅可以很好地理解作者如何积累素材和如何处理题材，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词稿，从字里行间嗅着作者和他的友人姑妄言之和姑妄听之的生活气息。”

廉南湖与吴芝瑛

梁溪诗人廉南湖，名泉。原居水巅桥畔，后筑小万柳堂于杭州西湖及沪西万航渡各一所。又经常寓居北京潭柘寺，行踪无定了，娶桐城古文家吴挚夫的侄女吴芝瑛，因小万柳堂故，人称万柳夫人。他和鉴湖女侠秋瑾为盟姊妹，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秋瑾》，即有吴芝瑛一角。当秋瑾被害，埋骨西湖，那是陈巢南和徐自华所经营的。清廷目秋瑾为叛逆，为叛逆举葬，被罗织成狱，幸由芝瑛疏通了大吏端方，才得开释，所以芝瑛逝世，孙寒厓挽以一联云：“碧血话轩亭，湖上相逢应举酒。清辉照潭柘，

山中却喜有归魂。”上联指秋瑾而言，廉南湖死于潭柘，故有下联云云。

芝瑛不仅能诗，且擅书法，瘦金体尤秀妙绝世。我藏有她诗笺，一笔行书，洒脱可喜。小楷摹《灵飞经》，传世有她手书《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由文宝书局石印流行，挺厚的两册，彪炳手眼，名重艺林。卷首有小万柳堂写经图，芝瑛坐于几侧，风范俨然，左右有高橱低架，充斥着典籍，对之令人如日覩当年李清照居归来堂校勘《金石录》的状况，不禁发思古的幽情。原来南湖在湖上，登北高峰，襟怀豁然，发愿在峰顶造一浮图，每级刻《楞严经》一卷，十级经尽，别于十一级辟一室，具几案床榻，茗碗砚盏，俾春秋佳日，游客登眺，得以憩息。芝瑛日课二页，费了数年工夫，才得完成。可是建造浮图，徒事虚愿，没有见之事实。

南湖和芝瑛伉丽甚笃。某岁，南湖在潭柘，忽得家报，芝瑛病危，而自己也病困在床，深忧芝瑛不起，乃预挽一联：“流水夕阳，到此方知真梦幻。孤儿弱女，可堪相对述遗言。”并附跋语：“得劭儿书，言母病垂危，商及后事。余前夕梦见万柳夫人坐帆影楼，诵余‘夕阳穿树补花红’之句，醒时月落参横，不觉涕泪满怀抱也。儿与姐绍华妹砚华先后归里侍病，余因病不克遽南，预挽联语，所谓梦中说梦，恐万一不幸，噩耗传来，痛极不能下一字也。静言孔念，人生若寄，尚望天与善人，夫人所苦，从此化险为夷，使余得破涕为笑，则斯联其赘矣。”芝瑛此病幸得转危为安，数年后复病，死于梁溪水獭桥故宅。

“洞天四宝”刻印者潘稚亮

凡旅游到过宜兴善卷、张公两洞的，大都知道有所谓“洞天四宝”吧！近来所出的《游览小丛书》，其中即有《善卷洞与张公洞》一册，介绍很是详赡，兹节录一段于下：“善卷、张公两洞，最大一次整修工程，是由宜兴储南强（别署简翁）偕其独生女烟水经营，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春天完成的。当完成后，人们认为两洞既是历史名迹和重要文物，应该配上一种符信，以正名义。于是简翁就努力搜求，终于觅得了四颗巨大的印材，并镌上颇有意味的印文，善卷两颗，张公两颗，名为“洞天四宝。”这“洞天四宝”，都是很有来历的珍贵文物。四印文皆洞中旧题，四印章皆人间精品。先说印材，一颗是风波铜，龟纽；原来是明代永乐皇帝的国玺。一颗是古陶，钟纽，原来是宋代河南辽阳太守之印。一颗是红晶，立马纽，原来是元代倪云林清閟阁的藏印。一颗是苍玉，蟠螭纽，原来是元代宁远将军之章。这四颗印，都是古代文物，更难能可贵者，都是一般大小，质地纯美。关于“洞天四宝”的印文，也都有来历，善卷洞分得两颗，一刻‘欲界仙都’，是梁代贞白先生陶弘景对善卷洞的评语。一刻“万古灵迹’，是唐代昭义节度使李蔡对善卷洞的奏称。张公洞分得两颗，一刻‘洞天福地’，是唐代传奇《虬髯客传》作者杜光庭对张公洞的题词。一刻‘海内奇观’是元代铁笛道人杨维桢对张公洞的品评。担任四宝篆刻者，是宜兴的金石家潘稚亮。照简翁的原计画，是准备在善卷洞与张公洞里面，凿两个石室，

分庋这'洞天四宝'，后来抗战爆发，两洞工程停止，这一计画没有实现。到了五十年代，简翁把两洞整理工程移交政府，这'洞天四宝'，则献给国家，由南京博物馆把它公开展览，供全国人民观赏"。

潘稚亮，名诒曾，一署省庵，号盦盦，江苏宜兴人。他的父亲字亮之，因以稚亮为字。幼承家学，治国故外，精究书法，他写的字，以三李三山为宗。所谓三李，李斯、李阳冰、李邕；所谓三山，峄山、华山、麓山三碑。每日订有字课，即卯时临池，巳时停止，从不间断。倘有特殊事故，偶而间断，翌日加补，数十年如一日。他和通训诂精音韵的长兄伯彦，及留学欧美，治政治经济的幼弟秩四，有一门三杰之称。他的刻印，尤推绝艺，初摹秦汉，继学元明，所遗留下来的印集，有《还读斋初刻印》、《薮古庐印品》、《省庵印谱》、《借花室印存》、《小诸葛庐印印》。戊巳岁，他重摹私印，为《潘稚亮家印谱》，共七种，都二十余册。历经战乱，以上印谱散失很多。他的哲嗣勤孟处，幸有家印谱五册，装帧精雅，作为传家之宝。这印册中，朱白文参半，如"野桥"、"墨池"、"印潭"、"荇塘"、"杨柳岸"、"金石藏"、"有不为"、"匡亮言"、"朝气阁"、"罨画楼"、"心远楼"、"木石居"、"荆南山史"、"种竹道者"、"山中白衣"、"蜀里老生、"小峨嵋岭"、"西北有高楼"、"黄雁归来之室"、"世守文行之家"、"足吾所好玩而老焉"等。其它如姓氏、邑里、干支、杂刻，可谓应有尽有。印质有琥珀、白玉、古铜、水晶、檀香、黄杨、犀角、象牙、砗磲、翡翠、竹根、澄泥，尤以青田、昌化、寿山石为多，有鸡血、猪肝、猫眼、鱼肚、蛋白、粉皮、茶绿、葵叶、芙蓉、白果、竹叶、茄色、藕色、玳瑁斑、鹧鸪斑等。制纽则有狮、熊、牛、马、羊、猫、龟、

桥、钟、瓜、佛手、塔顶、如意、覆斗、蟠螭、狻猊、麒麟、猿猴、骆驼、转轮、花瓦、卍字、井字、五铢钱，均制作绝精。某年，他和弟子韩泰避暑石磬山的崇恩寺，检出所携的晶、玉、牙、铜、竹、石等印材百数十方，小凿亦数十件，列置左右。他聚精会神，从事镌刻，刀锋挫钝，韩泰为之更易磨砺，昼苦汗流，晚苦蚊噪，他都置诸不顾。尽三日之力，成印一百方，皖法浙法，秦文汉文，各体具备，储南强听到了，对他说："这事大似项羽战钜鹿，喑呜叱咤，人马辟易，无坚不摧，他人只可作壁上观了。"

储南强别署铸农，富收藏，尤多名印和印谱，便是受稚亮的濡染影响。他初得文三桥印，后得傅青主、韩约素等印，均经稚亮为之审定鉴别。文三桥印，乃吴谷宜旧藏；傅青主印，作"寒泉孤月"四字，四周有翁覃溪、桂未谷跋；韩约素印，篆"愉曾"二字，为周栎园故物，边有钿阁款。储以印经稚亮法眼，便出入怀袖，珍逾瑰宝，有诗咏之云："平生爱印为三桥，引绪抽条兴未消。赖有使君双眼豁，霜红钿素慰清寥。"使君即指稚亮而言。储又有：《题潘稚亮家印谱绝句》一书，诗凡数十首，每首加以识语。此书外间绝少流传，爰录数首，以见印坛掌故及二人的交往。

"木石居临百柳塘，楼头高伫万琳琅。今年更补飞鸿集，颗颗珍奇字字香。"（木石居，檀溪山之胜，门前有塘，植老柳数十株。室庋金石图书，不减清閟。今年更以暇日，续治家印，蔚为大观，在印史中别开生面。）"插架缥缃重印林，手编目录漫沈吟。主人无事不精审，小字亲书个个愔。"（君藏名家印谱甚富，手编印目一卷，写成小册。）"蜀山陶器称今古，烧印从来独有君。散与人间三百颗，印家搜录当珍闻。"（君往时作陶印，赠知好，制作之精，前此未覩，百年后，当珍逾吉金也。）

"游山万里徐霞客，学古千秋吾子行。黄雁归来成一印，最能压卷发光芒。"（君北游京师，抵长城，东登泰岱，渡黄河，涉扬子，于皖观黄山云海，于浙历雁荡龙湫，宇内名胜，亦略半矣。黄雁归来一印，强尤爱好之。君作篆，重体别，故又以吾子行学编为况。）"石潜未老缶翁存，能事当年数讨论。长忆西泠图像处，重游应有句招魂。"（昌硕老人，中岁尝至蜀山，与亮之先生稔厚，故君至沪上，辄候之。石潜主西泠印社事，君亦过访，今皆墓草宿矣。）"国山天发两奇作，彼毁此完有屈伸。我治亭厓兼志室，君镌印竹当传薪。"（江南孙吴石刻，自天发碑毁后，仅有国山矣。昔唐陶山、吴兔床所作石亭过小，且顶石已欹漏，新为改建放大，兼以厓石为垣，他日拟筑室其上，取碑中瑞应之数，名曰千二百祥之室，适得阮文达竹根旧印，君为重刻，可宝也。）"迦陵投老爱荆南，眠食青山与碧潭。君为简庐成此印，双溪景物握中参。"（强购别业于城西隅，名之曰'简庐'，楼额用'一家终日住楼台'，樊樊山老人笔也。阁额用'眠食青山与碧潭'，迦陵句而乞君作印。屋虽未营，每一把玩，觉溪山如在目前，不知将来有此福分否？昔文待诏自称：'平生斋室多筑于印上，即作为已成。'念此可为莞尔。）"供春壶已世无闻，前辈皆尝如是云。神物忽来奇兴发，春归二字刷芳芬。"（强上年客吴门，忽邂逅得供春壶，壶为山阴傅权和氏所藏，傅之前，藏西蠡费氏，西蠡之前，藏恣斋，又前出于沈韵初，沈之前，尚待考。昔日吴兔床著《阳羡名陶录》，搜罗最广，而未尝亲见供壶。张叔和见壶亦多，而《清仪阁杂咏》，尤叹息供壶世已无有。乃神物忽来，重返故乡，宁不可庆。将来拟于西溪上建春归阁以贮之，先乞君篆印为券。君篆竟，亦自喜为得意之作。）"两洞庚桑与善卷，各留巨印镇人天。感君风雪严寒夜，成就灵奇万古

缘。”（强治善卷庚桑两洞，粗就时，君为篆镇洞之宝，惨淡经营，适当岁寒，漏夜风雪，奏刀不止，遂成巨制。）

徐悲鸿以画马著名，实则他自己对于画马并不矜重，所矜重的，却是为人画像，因此画像流传绝少，据我所知，曾为李根源及印度太戈儿画过像，认为得意之笔。此外为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画过一帧，在严肃中流露出彬雅的神采来，的是杰作。还有一帧，是为潘稚亮所画的“切玉图”，也是刻意经营的。原来稚亮和悲鸿是同乡契好，经常切磋艺事，曾为悲鸿刻印，先后达四十余方之多。后来悲鸿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当时悲鸿的癖好，是收罗雨花石子，一有余暇，便遍雨花台和夫子庙，看到佳品，尽量采购，若干年来，所获以数百计。有一次，稚亮去南京访他，看见他案头陈列着许多雨花台石，浸在水盆中，越发精凝莹润，其中有一枚略呈扁形，石上的纹理，似一株苍松，一头白鹤飞翔其巅，翩翻作态，尤为神肖。稚亮注视良久，爱不能释，就毫不客气向悲鸿索讨，悲鸿笑而不答。稚亮知道他不忍割爱，也就不提了。越日，稚亮回乡，悲鸿写了封信给他，仿着《墨林今话》所载朱文震向高凤翰索司马相如玉印，凤翰拒绝的故事，谓：“我一生磊落，所有无不可与人共之，所不可共者，惟拙荆与此石耳！公有请，亦未能峻拒，姑以拙作松鹤图奉贻可乎？”这幅松鹤图，悲鸿且题诗一首：“云表藏踪迹，苍松冰雪姿。清风明月夜，一啸动人思。”当然稚亮为之大喜。不料因此惹出一件事来。其时，悲鸿和他的夫人蒋碧薇常有龃龉。碧薇看到悲鸿给稚亮信中有拙荆与此石一语，认为把她比作一块顽石，是借题发挥，故意污辱她，和悲鸿大闹一场。不久，碧薇终于离异。稚亮逝世，悲鸿挽了一联：“三山旧学怀先觉，一代宗师悲故人”。一九四四年冬，重庆举行潘稚亮追悼会，悲鸿亲致诔词，

有云："稚亮先生工书，篆宗峄山，隶法华山，真行学麓山，自号三山旧学。能治晶玉巨印，善卷庚桑四宝，其代表作也。晚喜林泉，罕与人相接，故少知者，然其造诣，终不可泯。君高行离俗，可传固不止此，我特举吾所知而已。"

写到这儿，我友潘勤孟谓他的父亲稚亮公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他在一九二一年，曾单独往游黄山，当时黄山僻处皖南，游人极少。他往游时，首先和文殊院及狮子林方丈商量，修一条道路，从文殊院通到狮子林，由他筹措工程费一千元。结果，储南强慨认半数。时储适任南通县长，和张季直相往还，经储劝募，季直即认五百元，这是黄山第一条修筑的山路。一九三六年，武进蒋竹庄撰《黄山游记》，登载在《旅行杂志》上，涉及这件事。一是稚亮和诸词人结有"白雪社"。某年春初，泛舟为邓尉探梅之举，既历玄墓，天色垂暝，请友倦还，稚亮却与储南强等四人，相偕乘夜入石楼石壁，坐岩石上，观湖光隐约，兴致跃然，燃火炬经村落而返。因忆玄墓诸上人有："一蒲团外万梅花"的诗意图，翁松禅题有百字令，康南海、易哭庵都有和作。白雪社诸子也追步其韵。稚亮为之录书成卷，钤其特刻之印，留置寺中。又稚亮及早即提倡火葬，一九四四年，他为了逃避兵祸，隐居宜和桥化城寺，旋病逝，临卒，坚决要求火葬遗体。重庆开追悼会，黄炎培非常赞扬他这种创举，题了一方匾额："阎毗一士"。

刻碑名手黄怀觉

碑的历史是很久远的，据《仪礼聘礼》郑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这种碑，大都没有字的。刻字流传的，当以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秦篆诏书，堪称代表了。汉代熹平的石经，那是碑刻的巨构。又有石刻画像，如武梁祠石室四壁所刻的，不仅人物衣冠，且有车马台阁卉木等等。降至唐代的昭陵六骏，凡此都可作为研究古代艺术史迹的资料。《文心雕龙》云："自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所谓云起，可见其数量之多，难以列举了。

碑碣大都由名人书写，然后付诸刻手，书法虽佳，倘没有好手镌刻，也就不能表现其风神与笔势，落入凡庸凝滞中了。可是书家都留有名儿，刻手却什九湮没无闻，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已往的刻手，难以追记了，最近在杭州岳飞墓前刻《前后出师表》的黄怀觉，我很熟悉，就把他记录一些在这儿吧。

黄怀觉，生于清朝光绪三十年，即公元一九〇四年，今已七十九岁了。他家境贫困，读了数年书，十四岁即辍学，在苏州珠明寺前（现改称景德路）征赏斋当学徒。那征赏斋是苏州极老的碑帖店，店主亦即老师黄吉园教他刻碑、拓碑、裱帖三项业务。学习时期，订定六年，这六年生活是很艰苦的。每天天没亮，店门尚未开，即须摆好马步姿势，在凳子上练习棚帚工夫。那是握着一具棕制的刷子，为拓碑的基本功，也是裱褙的必修课。夜间燃点了一盏灯，灯的周围用布蒙起来，防止灯光的散射。刻字用

的刀和铁板，也用布包着，减低敲击的声响，因为这时老师和伙友都偃息上床，不能影响他们的睡眠。埋着头在木板上和石板上练刻小楷法书，直至三更半夜，才得停手。夏天蚊叮虫咬，只得忍受。隆冬天寒，手指冻得有似红萝菔，患着严重的冻疮，有时僵痛得衣服的纽扣都不能脱解，便和衣而睡。这样坚持了三足年，在刻、拓、裱三项工作上，终算得心应手了，便为店主赚钱，刻金石插碑，及长、元、和三县衙署的告示碑。又曾刻合肥李经迈的望云草堂木匾额，张一驎圹志。又为杭州顾养吾家刻佛像。为无锡夏家刻曹铨所书的墓志铭。裱的方面，如陈眉公的金石拓本，陈奕禧的书册，那是刘晦之家藏的。又董美人墓志铭及题跋，那是吴湖帆物，也就认识了湖帆，拜他为师。同时，经常访问同行，如尊宝斋、柔石斋、汉贞阁等刻手，在那儿揣摹研究，借鉴特长，吸取经验，熏陶涵濡之下，得益很大。

六年满师，得以自由活动，遍走大江南北，遇到许多书画名流，总是向他们讨教。举凡流派宗法，刚柔虚实，以及用笔设色，气韵迹象，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创新的？凡此种种，都溶化到镌刻中去，渐渐地掌握了肥瘦短长，偏正徐疾，视石如纸，视刀如笔。刻字也好，刻画也好，都能取意行神，不滞不阻了。

一九二三年，他和同事黄桂轩，应南通张季直的邀约，刻家诫碑，又倚锦楼石屏铭。既返苏，在集宝斋刻常熟言家的丁夫人墓碑，那是严修手书的。又为吴子深刻董香光墨迹手卷。一九二五年，赴常熟，为朱家刻百花诗，刻赵古泥像，刻时秉刚墓志铭，那是蒲蜕庵撰文，萧冲友书丹。刻陈际春墓志铭，也是萧冲友书丹。又沈研墓志铭，是孙师郑撰文。俞春生墓志铭，是胡炳益撰文，蒋志范篆盖。北杨南瞿是我国两大藏书家，南瞿便是常熟瞿家的铁琴铜剑楼。瞿家的主人良士，请他刻铁琴铜剑楼匾

额，出于孙星衍手书。又刻瞿良士所书的重修昭明读书台记，及重修净土庵记等。良士逝世，那墓志铭是燕谷老人张鸿所撰，董绶经书丹，也是怀觉镌刻。又刻了金鹤冲所撰的沈成伯墓志。其它如宁绍会馆重修记，慈溪洪迈书。重修于公祠碑，蒋志范书。怀觉都化了相当的精力。就在这年，赴南京灵谷寺，刻阵亡烈士纪念塔碑。

一九三五年，重游南通，这时张謇之兄张詧逝世，为刻张詧墓表，那是夏敬观撰文，李拔可手书的。又刻杨夫人墓碑，谭泽闿书，杨夫人便是张詧的室人。又刻张謇所书他捐赠荡田记、狼山大圣像。在观音岩刻历代名画家所绘的三十二幅观音像，全力以赴，堪称杰构。回沪后，在吴湖帆家，刻潘夫人墓表，潘夫人字静淑，湖帆的亡室，能画能词，又刻其遗作千秋岁词稿，湖帆跋语附刻于后，如云："右为故妻潘夫人静淑千秋岁词手稿，作于甲戌之夏。其中'绿遍池塘草'五字，平生最自意得，而传诵一时者也。因命其所制词曰《绿草集》。今夏五月，微疾仙去，爰将此稿摹勒入石，以永其传，谅世有同感者，当不以余为过情云。己卯冬至，跋于梅影书屋，倩庵吴湖帆。"

苏州寒山寺，以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这首枫桥夜泊诗而著名，诗碑最早为宋仁宗翰林学士王珪所书，明文征明所书为第二块，清俞曲园所书为第三块，第一第二块以年代久远，早已无存了，曲园所书，尚完整无损。吴湖帆多年不返故乡，认为曲园书碑已毁于战乱中，便异想天开，当今的张溥泉，主持国史馆，单名继，和唐代的张继，恰巧姓名相同，那么不妨请当代的张继，重写唐代张继的诗，立碑寒山寺畔，以留佳话。奈湖帆和张继素不通问，不能贸然有所请求。恰巧友人濮一乘自南京来访，濮和张继有旧，就委托他代请张继作书。讵意不久报上载着张继

的讣告，深悔这个脑筋动得迟了一些，张继不及为之执笔了。大约过了半个月，濮一乘寄来一束邮件，湖帆展开一瞧，为之惊喜欲狂，原来张继已把诗碑写好了，行书很是遒秀。诗后有跋："余夙慕寒山寺胜迹，频年往来吴门，迄未一游。湖帆先生以余名与唐代题《枫桥夜泊》诗者相同，嘱书此诗镌石。惟余名实取恒久之义，非妄袭诗人也。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且附着濮的一信，略云："张溥老近日劳瘁过甚，致迟至前三日始行书就，越一夕即作古人矣。此纸实其绝笔，史馆同人，欲予保留，继又因执事对于此纸，自具胜缘，自应将真迹寄呈，惟恳尊处于上石之后，仍将原纸寄还史馆，俾其保存，作为纪念。"湖帆即将该纸寄给在苏的黄怀觉，请怀觉在苏物色一石，刻一巨碑，送往寒山寺。数十年来，经过沧桑世变，久不闻此碑下落。近晤怀觉，才知此碑犹仆于荒烟蔓草间，幸碑文尚未损坏。我撰了一文，刊载《书法》杂志，希望苏州文物单位，把这第四块碑重行树立，亦足供人缅怀采访。

此后，怀觉在上海刘晦之家拓金石铜器，凡数十件。又刻菲列律信愿大成殿记，那是费范九所书，后来不知出国与否，下落不明了。

一九五四年，赴泰州，刻烈士碑。又刻吕凤子所画列宁像、孙中山像、鲁迅像，石藏山西太原迎泽宾馆，拓片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又刻了齐白石像、柯璜像等。过了两年，应聘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一九五八年，历史文献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即为上海图书馆装裱和整修各著名碑帖，展出于博物馆。一九七〇年，为上海朱云轩刻赵孟頫、唐六如、祝允明等诗词。他的儿子稚圭、良起，渊源家学，都能奏刀，由他指导，为刘海粟刻了一幅五尺左右的巨干老梅，上端且有海粟自题的水龙吟词，

下端有一印："无锡黄怀觉子稚圭良起同刻石。"这幅画雄健兀傲，具有冲寒独秀的精神，一经怀觉妙刻，对之仿佛冷香拂拂，裴人衣袂间，可称双绝。

南宋岳飞墓，在杭州西湖，一九六六年秋，被四凶所毁。乃重新修复，花费人力五万六千工，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大殿匾额"心昭天日"四个大字，照壁前的左右两旁，陈列着这次修复的石碑一百二十五方，这些石碑有从屋基下发掘出来修补的，有从众安桥岳庙迁来的，也有根据拓片翻刻的，这方面怀觉化了很大的力气。尤其聚精会神的，那是历代相传岳飞所书的诸葛武侯的《前后出师表》，字数较多，《前出师表》摹刻二十块碑石，《后出师表》，摹刻十七块碑石，为了早日完成，怀觉招他的儿子稚圭、良起，一同镌刻，父子合力，成绩斐然。

至于刻碑工序，怀觉为我谈了一些，据说：第一阅稿，仔细端详稿的大小、行距、结构、排列等，然后选择一合适的石料，石料以洞庭山的太湖石为上品，大理石次之。先用沙石粗磨平整，继用沙皮打磨，复以细刀砖磨光，直至腻滑为止。接着，以磨浓研匀的上好墨汁，加在石上，称为上墨，待碑上的墨汁干后，即用烙铁烫上白蜡，务使均匀，再用细铲，削去厚层和多余部分，那碑墨自然黝然生光。接着把透明拷版纸，覆在原件上，用线描笔双钩。墨线双钩之后，更用银硃做红线条双钩，称为过硃。过硃下一个手续，即所谓上样了。上样就是用过硃的双钩拷版纸，平铺于上过蜡的碑石上，必须上下左右，安置妥适，用木榔头垫着羊毛毡，敲击钩本字样，那过硃的双钩红线，很清楚的落在碑石上，便进行镌刻了。刻法一般分阴文、阳文及双龙（双钩线）。工具很简单，一铁板，作敲击刀具之用，六寸长，八分阔，三分厚。二刀具，五点五寸长，柄椭圆形。又刀口，二分阔一面起口

的一把，起底刀，一分阔，二面起口的一把，尖头刀一把，六角形，五点五寸长，如此而已。总之，本着经验，作灵活应用。前人说："大匠能与人以规距，不能使人巧，"这话是确有道理的。

贺天健与杨石朗

最近出版了《贺天健画集》，八开精装本，画近百幅。其中如《九月桐江柏子红》、《华山苍龙岭图》、《山高水长》、《云日开朗》、《河清可俟图》等，在丹麦展出，被誉为"当代黑白画艺术大师"，也都入选在内，可谓洋洋大观。他早年曾刊印了《学画山水过程自述》，都足为研究贺天健艺术和绘画经历，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可惜这部《自述》，早已绝版，不易看到了。

天健，江苏无锡人，生于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八日，卒于一九七七年四月二日。原名骏，字炳南，祖籍丹阳，外间知道的人不多，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后来改署天健，一作健叟，早年又自称百尺楼头一丈夫。他的祖母工诗，他的父亲蓉初，好书画，所以他既擅画，又复能诗，是渊源家学的。他双鬓早白，尝对我说："我的头发不是绘画绘白的，而是做诗做白的。"他看到人家画虎，就想到《后汉书马援传》："画虎不成反类狗，"他认为这句话不合情理，虎和狗形状相差很远，两者搭不上，还不如说："画虎不成反类猫吧！"确是道人所未道。

天健既享盛誉，慕名而来，从之为师的很多，那玄想诗人徐

志摩的爱人陆小曼，便是他的弟子。其中还有一个杨石朗，更为得意门人。石朗，浙江海昌人，名星，别署寸草游子。从小喜欢国画，随意涂抹，往往涉笔有致。尤喜作山水。某岁，故宫书画，拟运往伦敦开一盛大展览会，先在上海黄浦江畔中国银行故址举行预展，售门票标价很高。他认为机缘难得，连续看了好几天，对着一幅名画，凝神注目，轻易不肯离开，回来了，什么都不管，兀是挥毫伸纸，悉心背摹，几至废寝忘食，家人说他发了痴。他说："黄子久的高卓清拔，才够得上大痴的名儿，痴，谈何容易啊！"他认为画当以造化和古人为师，但对于当代的老画家，也当向他请教，学习他的经验教训，庶免走着迂远的弯路，因此他就拜贺天健为师。天健素来提倡复兴五代两宋山水画的法度与精神，为创作的途径，且以山水首重皴法，讲究皴法，端推五代两宋，他便授石朗凡二十七八种，并教他临荆浩匡庐图，关同待渡图，范宽飞瀑图，马远对月图，黄子久富春图，文衡山绝壁图，吴渔山平畴图，临了再临，全神贯注，汇成三十余幅，用珂罗版印为《橅历代各大家真迹画册》。石朗于宋元诸画家，最喜欢黄子久，说："子久的笔墨错综化，融合种种法度，令人寻味无穷。"总之，天健对于石朗具有很大的期望，把石朗当作他唯一的继承人。不料石朗见异思迁，以吴湖帆桃李门墙，更盛于天健，且吴门弟子，大都富于收藏，得列其间，更多观摩切磋之益，毅然又拜湖帆为师。这一下，顿使天健有唐诗人所谓"林园手种惟吾事，桃李成荫归别人"的愤慨。且迁怒湖帆夺其爱徒，有亏雅谊，就此断绝交往。直至解放，同隶画院，经组织上做了许多解纷工作，两人才言归于好。但这是表面的，内心还是耿耿不释。有人这样说，这个纠纷，还得归罪于石朗。如徐邦达从赵叔孺，后从吴湖帆，那是邦达先得叔孺同意，叔孺也认为湖帆的

画路较阔大，从湖帆对于邦达是有益的。郁文华初从张石园，后从张大千，大千对文华说："你拜我为师，举行仪式时，务必请石园参加。"因此彼此一无芥蒂，倘石朗能先请示于天健，那就不致引起贺吴二师的交恶了。

我和天健、湖帆都是老友，石朗也认识，他绘了山水扇送给我。当时石朗从湖帆，有人造谣说："这是郑逸梅拉拢的。"真是冤哉枉也。

钱冲甫其人

嘉兴钱子密，名应溥，为清季显宦，其第三子冲甫，我在黄蔼农蕉香馆座上和他相识。他享着高寿，九十二岁逝世。他应聘上海文史馆，在馆中亦为数一数二的年高者。

他名翔熊，号听松，清廪生。擅书法，不论祁寒盛暑，以抄书为日课，蝇头细楷，一笔不苟。抄好了，一本本的装订起来，数十年中，已满橱充笥了。直到衰年，还是天天抄着，从不间断，这种恒心，是很难得的。他好学不倦，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当时一般知名人士，都和他往还，记得他大衍之庆，李梅庵、郑海藏、陈苍虬、钱须弥等，都亲往祝嘏，热闹异常。因此他谈到清末民初的人物掌故，如数家珍。有一次，某家寿宴，我和他同席，就谈到人生寿命问题，他说："清末慈禧太后寿辰，宣达懿旨，欲一查宇内究有若干期颐老人，称得人瑞的，拟一一加以赐赉。"当时他的父亲子密，官居枢要，负这调查总责。他代替父亲，为实地证询员，调查结果，那享高龄的，什九是农民村媪，

彼城市中人，往往仅得中寿而已，可见山肴野蔌，有胜于脍炙醇醪，纯朴成风，逾于俯张为幻，空气清鲜，当然更占第一位，在座的听了，无不为之首肯。

他家藏书画，颇多珍品，尤多扇箑，如翁松禅、戴鹿床的，一人就有数十柄。于啸轩的象牙细刻，所蓄更为充斥。他的先代钱陈群的画轴，尤为稀世之珍。可是他不善治生，不知积蓄，逢到急需，也就低值让人，直到他逝世，已所余无多了。

李燮和办《东方日报》

当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那所谓“筹安会”宣告成立，在北京石附马大街挂起牌子，那宣言胡说什么：“辛亥革命之初，全国人民激于种族情感，仓卒成立共和国。当时深识之士，虽明知其隐患方长，也不得不委曲盲从。”这里所提及深识之士，暗地里指着袁世凯。这个“筹安会”，为袁氏恢复帝制鸣锣开道的一个组织。其中主要凡六人，称为“筹安六君子”，即杨度、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这六个人都是演洪宪皇帝一剧的主要角色。六个人中，杨度是个骨干，袁世凯死后被通缉。此后却转向革命，加入共产党，晚节是好的。李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县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光复上海有功。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他竭力反对袁世凯，可是经过袁氏的笼络，却一反其道，参加了“筹安会”。自《筹安会宣言》发表后，便由光复军中宿将龚先曜控李氏冒领军饷，尽入私囊等罪状。李氏的弟弟李诲，任《湖南公报》经理，效周公大义

灭亲故事，请杀六君子以谢天下。李燮和虽痛恨乃弟，却没有办法对付他。

民国以来，李燮和目睹各种报刊风起云涌，他对此很感兴趣，也想试办一张报纸来过过报瘾。后来他果然在上海福州路望平街口，办起《东方日报》，日出三大张，颇具规模，延聘湘人向构父（瑞彝）为总编辑。构父为文，渊雅流畅，确是一枝健笔。他的长兄瑞昆，即清季在南京助端午桥筹备南洋劝业会的，也有时写稿。又邀请黄远庸为特约通讯员，兼写社论。该报阵容坚强，内容充实，在当时报坛上可称别树一帜。

李燮和为了推广报纸销路，特免费给订户送报一个月，这是一种创举和豪举。但由于一个月中只有支出，没有些儿收入，致负债累累，结果由于债户控告而封门，于是各种帐单，纷纷贴在大门上，行人驻足以观，有的拍了照片，把路都塞住了。

周瘦鹃生平四件得意事

周瘦鹃早年是位小说家，晚年是位园艺家。他幼孤，赖母亲针黹收入，得以就读上海民立中学。他很聪颖，为文深得孙今僧老师的称赏。既而从事写作，前辈包天笑奖掖有加，在杂志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小说及笔记，并列籍南社。一九二〇年，应《申报》馆之聘，编辑附刊《自由谈》，继编《春秋》，又兼大东书局编辑，呕心绞脑，一清早忙到晚上，没有暇晷。他对于尘嚣甚上的生活实在厌倦了，回到了苏州。原来他祖籍吴门，无非叶落归根而已。可是为了生计，苏沪奔走，依旧不得闲暇。

解放了，他才得透了一口气安静下来，以平素爱好的园艺为生涯，盆栽盆景，凡数百计。他每晨必亲自搬运灌溉，引为至乐，说是借此锻炼身体，不在气功太极拳之下。他家中的爱莲堂，很为宽畅，硃鱼绿龟，瓶花架石，以及书画古玩，布置得相当雅致。坐在堂中望出去，碧丛丛，浓簇簇的都是树木，什么名花异草都有，他自己榜为紫兰小筑，但人们都称之为周家花园。

某年，《人民画报》记者，特地到他家摄影，用彩色版刊印在《画报》上，更觉引人入胜。他的菊花盆供是名闻遐迩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它印出了彩色画片十六帧，有翠叶紫茎，有红英黄蕊，有珉枝金萼，有琼质冰姿，或悬崖，或玉立，或傍苗，或歧生，或伴以文石，或配以瓜果，菲菲芳芳，英英艳艳，对之悦目赏心，令人不忍离去。

苏州园林，甲于东南，如留园、怡园、网师园，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等，尤有悠久历史。但若干年来，圮败不堪，解放后，由于政府重视，大事修葺，便请瘦鹃规画设计，那儿堂庑周环，那儿曲房连比，那儿嘉树映牖，那儿芳杜绕阶，不但恢复旧观，且又增华益胜，厥功是很足称述的。

他的写作，除小说外，出版了好多种，如《花花草草》、《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前新记》、《盆景趣味》、《园艺杂谈》、《花弄影》，及记游踪的《行云集》等。当他七十高龄，精神仍很矍铄，他是星社一份子，社友为他祝寿，藕照主人沈禹钟做了一首七律诗赠他："意兴词华老更新，从容为国走蒲轮。文坛跌宕才无敌，稗史流传世共珍。山水柳州都入记，林泉摩诘早收身。生涯烂熳东风里，扶起花间十万春。"他获得后欣喜得很，立即写信道谢。好得彼此交谊深厚，也就老实不客气，请禹钟再做一首古风，并提出要求，须把他生平四件

得意事叙述进去。第一件，他在国内为翻译高尔基作品的创始者，得到了鲁迅的表扬。第二件，他赴北京开会，毛泽东主席单独晤叙。第三件，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夫人游苏，亲临他的家园。第四件，朱德委员长不但到他家，还赠给他一盆名兰。禹钟果真把它一一写入诗里，古茂浑朴，都数百言，称为《四快歌》，这首歌不久即传诵吴中。奈好事不常，"文革"中四凶肆暴，瘦鹃被迫自沉于井，真非始料所及。

陆陇梅藏梅兰芳的《中国戏剧图案留影》

车水马龙的南京路和静安寺路，为上海的市中心区，很是热闹。现在却把静安寺路的名称取消了，易之为南京西路，可是那儿的里弄，还存着静安别墅、静安新村的名儿。那静安新村，闹中取静，似乎是尘嚣不到的幽人之居。陆陇梅便住在新村的底里，庭中植着高高的两株白夹竹桃，矮矮的一丛凤尾蕉，又有其它杂花细草，掩映窗户间，环境的确是很萧旷闲适的。陇梅字鸣冈，沪上龙华有瓜豆园，为其伯父云深别署野衲的别业，一时希社耆宿，如高太痴、孙玉声、邹翰飞辈，经常觞咏其间。最近出版的《李伯元研究资料》，其中有一集体照，李伯元立在左柱间，就是在瓜豆园拍摄的。因此陇梅早年即得和希社前辈相晋接，濡染之余，擅于韵语，著有《花好迟斋吟草》。又常涉足梨园，有《顾曲杂忆》数百首，每首咏一戏剧掌故，一旦付诸印行，也足

为修戏剧史的借鉴。

他家里秘藏两厚本的戏剧图案册，首冠梅兰芳、梅葆玖的剧照，上有梅兰芳的亲笔题字，那是从李释堪处得来的。最珍贵的戏剧图案留影数十帧，标着《缀玉轩制中国戏剧图案留影》。缀玉轩便是梅兰芳的斋名，原来这是梅兰芳和齐如山考订合辑的。如山名宗康，为剧学大家，每帧加以识语，尤为难得。图案有旧时戏院之座位式：清光绪间，院中设圆桌以置茗具，旁列坐兀；民初改用方桌，直至民七、八年，才去掉桌子，成为横式列座。行头方面：有文官朝会之蟒袍，平时治公会客之帔，燕居时之褶子，还有许多宫衣锦袄，武官点兵阅操之靠，名目花式是很多的。又梅兰芳博采图画，旁稽典籍，制成的服饰，以配合剧中人物的身份，且与舞姿相融合。巾盔凡数十种，须髯也种种不同。各剧的扮相，名人的脸谱，以数百计，归纳颜色，有血性之人用红色，粗鲁者用黑色，凶猛者用蓝色，有心计者用黄色，其绿赭金银色，神怪用之。舞姿有孤云、对光、翔风、翻红、蝶逐、振羽、横波、抱月、龙游、顾影、断霞、扬袂，舞目多至二百种。道具方面：旗帜、令箭、腰牌、桌子、马鞭、印绶、翎翟、军棍、招文袋等。武器也以百计。又乐器有金属、石属、丝属、竹属、土属、革属等三百余器。又有工尺谱、琵琶谱、唐宋词谱、宋元词谱、琴谱、宫谱、律谱、锣鼓谱、僧经旧谱，什么都备。可惜这本《图案留影》，外间没有流传，倘能付诸影印，不但可供戏剧界和戏剧研究者所探索，且与民族乐器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其中即有若干乐器，今仅见少数民族偶尔演奏，实则古代汉族，早已用之于宗庙朝堂了。

誉满中外的史学家汤志钧

事有凑巧，我认识了著《海上繁华梦》说部的孙玉声前辈，又认识了孙玉声前辈的令坦鸣社祭酒郁葆青，继着又认识了郁葆青的令坦誉满中外的史学家汤志钧，一脉相通，三代连系，这样的事，确是难得碰到的。

十年浩劫，我所藏的文物书籍，被掠一空，及拨开云雾，重见天日，可是文物不知哪里去了，仅归还了部分残册。一检之下，深喜孙玉声的《退醒集》和郁葆青的《餐霞集》，却犹完好，因赋一诗："秦火燔书信有之，丛残收拾夜阑时。《退醒集》与《餐霞集》，差喜尚留翁婿诗。"但玉声和葆青所著，无非稗官家言及古今体诗篇，至于学术方面，研经治史，起补苴张皇作用，那么汤志钧堪称后来居上了。

汤志钧熟于经学的源流系统，谈到这方面，缕缕似数家珍，且多所阐发。他的经学，不是就经论经，而是把经学的起始、开展、消沉，以及怎样的时代因素和社会背景作为要点，因此撰写了《儒家经学与近代史学》一文，见解新颖，鞭辟入里，当然和以往局限于训诂义理的，有鹪雀鹍鹏之判。

关于史学，他重于近代，更注意于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阶段。他既担任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又兼近代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历史学会理事、上海古籍整理研究组顾问，其它又有辞书出版社，请他负责《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部分纂辑工作。但他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写学术论文，近若干年中发表了五百

万言左右具高质量的著述。如《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博采旁搜，备极详赡，论断又复确当，在史学上作出一大贡献。又《章太炎年谱长编》，纪述了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三六年章太炎的主要事迹，成为煌煌巨著。复编辑了《章太炎政论选集》，可谓能者多劳，也就责无旁贷了。那日本的《朝日新闻》，载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动向》，力赞汤志钧学术的伟大成就，影响了日本的史学界。又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教授柯文、陈学霖等，都有专文介绍，誉满中外，决不是偶致的。

他一天到晚，捧着书，握着笔，不是读，便是写。甚至夏天不挥扇，冬天不拥炉，以免耗费宝贵时间。但他也有些其它嗜好，喜观球赛，爱听京剧，可是没有暇晷前赴体育馆和京剧院，不得已，每天晚上，在电视机的荧光屏上观赏一下，便算过瘾了。

校注专家钱仲联

钱仲联最近主编苏州大学中文系的《明清诗文研究丛刊》，蒙按期惠寄，读到了他的《梦苕庵文剩》数十篇，劫余所留，尤为难得。所作有骈有散，或序或跋，可谓箫鸣凤管，雅韵欲流，求诸海内，罕与骖靳的了。

我和他通过音问，没有谋过面，仅属神交。据人告诉我："他叔宝神清，仲宣体弱，且体质方面，有一特征，即上肢长，下肢短，坐在较高的凳子上，双足悬空不着地。"是否确实，不得而知了。按仲联字萼孙，号梦苕，和王蘧常有"江南二仲之

称，因蘧常字瑗仲，都以诗名，仲联的《梦苕庵诗》，和瑗仲的《明两庐诗》，合刊为《江南二仲集》。他家原籍浙江吴兴，祖父钱振伦，为清季著名骈文家。自振伦作古，祖母翁端恩依其弟翁同龢居常熟，遂占籍为海虞人。幼年就读于翁氏的锦峰别墅，别墅背虞山而面尚湖，湖烟山霭，春柳秋枫，境绝清旷，尤为读书胜地。他十七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王蘧常、唐兰、吴世昌等同受业于唐文治，又从曹元弼名宿治《仪礼》和《孝经》，均能深入堂奥。当时文治对于古文读法，分太阴太阳，少阴少阳，抑扬顿挫，刚柔有别，且以因声以求气为倡。仲联体会之余，用以朗诵骈文，通其潜气内转之理。文治大为称赏，许为诵文章的唯一继承者。他诗喜王维、孟郊、韦应物、柳宗元及清代厉樊榭，十九岁作《近代诗评》，骈四俪六出之，刊载《学衡杂志》，见者以为出于耆宿之手，不知作者尚属年未弱冠的青年，真可谓异数了。

他的诗，在范烟桥的《诗坛点将录》中，点他为小李广花荣。而诸前辈更奖掖有加，给以很高的评语，如许承尧云："逸气轩举，秀语叠出，造句之巧，卓尔迈伦。"金松岑云："才雄骨秀，独出冠时，老夫对之，隐若敌国。"又一古风有云："少年诗客钱梦苕，大翻觔斗门前过，公然捉住抉弟蓍，蹴踏诗城所向破。"燕谷老人张鸿云："愿君重振虞山诗派，含咀西昆，以入少陵。"杨云史谁为异才，谓："诗在仲瞿仲则伯仲之间。"陈衍录其诗入《石遗室诗话续编》。陈鹤柴录其诗入《尊瓠室诗话》。当"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仲联的《国军撤淞防一百韵》，《飞将军歌》等，以及不少反映现实的乐府诗，连续发表在《申报》上，黄炎培见了，为之拍案叫绝，称之为"当代的人境庐，"一再揄扬，大有"到处逢人说项斯"之概。仲联引为知

已。

他早年从事词章，后来致力学术，在校注方面化了很多功力，成为专家。他先从黄公度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入手，又补注钱牧斋的《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其它如《李贺年谱会笺》、《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后村词笺注》、《剑南诗稿校注》、《吴梅村诗补笺》、《文廷式年谱》。沈寐叟有《海日楼诗》佛典充斥，难于注释。仲联蓄志于此，竟潜治禅学，既邃佛家大雄之言，便完成了《海日楼诗笺注》的工作。又作《鲍参军集注》，于《岐阳守风》一诗，他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指出"岐阳"是"阳岐"的倒文，地在湖北石首，而非旧注所说的陕西岐山或岐水，从而解决了鲍照无从到陕西的疑团。

仲联的记忆力特别强，当他在江苏师范中文系任教时，古代文学理论专业研究生在课堂上提出：钟嵘《诗品》谢灵运一条中有"钱唐杜明师"，问杜明师是什么人？他当场回答："杜明师乃杜昙，《洞仙传》中即有《杜昙传》。"诸生不能不倾佩他的博闻强识，从而也填补了陈延杰《诗品注》的空白。有一次遇到红学专家吴恩裕，谈笑甚欢，恩裕知他强于记忆，故意提出几个典故问他，他无不对答如流。仲联说："您是红学专家，我却不治红学，您不妨把《红楼梦》作为根据，藉以试测吧！"恩裕所问，他都能源源本本的回答，甚至比恩裕更熟稔，恩裕为之咋舌。

他于学，力主以专带博，以博辅专，所以对于训诂、史地、考据、词章、哲学、经学、理学、佛学，以及书画鉴赏，都得其关键，窥其奥秘，知识面当然是相当的宏宽了。他担任《汉语大辞典》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隋唐五代分卷主编，中国古代

文学理论学会理事，又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史文论选》，得他的助力为多。又和王蘧常、郭绍虞合编《论诗绝句丛钞》，有十余巨册之多。

八法草堂李丁陇

李丁陇是一位书画家，也是一位行径与众不同的奇人。他是河南新蔡人，别署野人，这个别署取得非常恰当，直到今年他七十八岁，垂暮之年，依然故我。他不喜欢涉足阛阓闹市，而喜欢栖身于村落荒郊之间，这所八法草堂，便在沪西江湾沈家桥畔，离市中心区很远，矮屋蓬户，疏篱环绕，那野趣的确很足。他在这儿，度着简朴孤寂的生活，安之若素。有时饭没有人烧，他自己烧，衣没有人洗，就自己洗，一切无所谓。实则他有夫人，有女儿，卜居重庆南路，具有相当条件，可以供奉他老人家，寝馈无忧，晨昏有伴，他却毅然舍去。夫人讽他自讨苦吃，他回答说："此中自有乐趣，不是你们所能体会到的，各行其所当行，不必烦啧了。"

他到过的地方很多，一九三七年抗战，潜赴香港，参加抗战宣传工作，道经十余省，举行画展，任中华艺专校长，又任西北文物审察委员会委员。一九三八年，访敦煌莫高窟，临摹《极乐世界图》长卷，达四百余尺，尚在张大千、常书鸿西访之前，为研究魏隋唐宋壁画的先驱者。他为边塞写生，具有大漠穷秋，孤城落日的概况，不啻讽诵了岑高的诗篇。他又绘《千乘万骑图》，也达一百多尺，大气磅礴，观者无不惊诧叹绝。某岁，黄河水

灾，哀鸿遍野，他绘《黄泛图》，运美展出，为难民请命。

解放后，他还是从事笔墨生涯，直至四凶横行，才告辍止。一自拨雾见天，乃重寻旧址，都已成为废墟，便因陋就简，加以修筑，这就是江湾的八法草堂。草堂原称八法庵，一九八〇年夏，诸老艺术家颜文梁、沈迈士、田寄苇、张充仁去访，提议改称为八法草堂。我也承他见邀数次，却因循没有去，实在相距太远了。最近由他的好友陈志强见陪，遂得驱车前往，且蒙他鸡黍留宾，热忱款待。环顾他的居处，所有墙垣门壁，统是他所绘的壁画，有临敦煌的，有摹榆林的，也有糢辽宁等处的，集壁画之大成，所作无不宝相庄严，衣裾飘举。壁间留一空白，请人题名，我就写了“蹊径别开”四字。那时有一女学生，在桌畔画着纵横的线条，构成一圆型，我问她这是什么玩意儿？她说：“这便是李老师教我的八法，为书法打好基础。”丁陇在旁接着说：“八法说法不一，世俗以永字八法为归。我这八法，探本溯源，更在永字之前。”原来他把最早的八法作为书法的矩度了。他出示一大卷的《御马图》衔接达一百二十尺，马以千计，有类韩干的，有类赵子昂的，且有类近代郎世宁的，乘黄照白，骧首腾蹄，或散列，或群集，不一其状，又有控骑疾驰，如追风逐电的。所有人物，均属蒙古服装，韦鞴毳裘，色彩炫目，间以平沙荒碛，一望无际，点缀也很自然。那画马圣手徐悲鸿见了，为之题识，备致倾佩。

他为了满足艺术爱好者学画的需要，以私人名义招收研究生，并普通班，不收任何费用，完全义务施教。他一方面卖画，以润笔所入，作为办学资金，也是向所未有。学生有年龄很大的，也有年龄很小的。那九岁以书法负盛名的夏蕙瑛，便是他教导出来的。甘肃歌舞组织，摄有《丝路花雨》电影，他们来到上

海，都去拜访他，向他请教，并参观他的壁画，因他们种种舞姿，颇多濡染敦煌榆林，有所借径取法的。他的儿子李季，夫人郑曼君，都擅丹青，可谓一门风雅。

但杜宇爱禽成癖

最近我写了《影坛旧闻》小册子，所记者，是但杜宇和殷明珠的往事。想到这一代艺人但杜宇，生活面很广，他爱鸟成癖，也有可以补述的。

杜宇本是一位画家，不论国画、油画、水粉画、铅笔画都有很高的造诣。花和鸟为作画的主要素材，为了找活范本，他就亲自栽花养鸟。他觉得蓄鸟于笼，空间太窄，鸟不能飞翔，有失灵活性，所以他择一隙地，就着扶疏树木，围了铅丝网，高丈余，广半亩许，足够禽鸟的回旋上下，矫翼饮啄，既全其天，复得其性。每日清晨，鸟啁啾其间，乐且无涯，杜宇对之，自具好鸟枝头亦朋友之概。

杜宇经常到沪南豫园去，那里有许多鸟店，他是老主顾。店铺主人和他很熟，有了比较珍稀的品种，总是留给他。有一次，杜宇获得绿鹦鹉一对，翠羽略有斑痕，甚为悦目。可是蓄养不久，死掉了一头，仅存的似有孤栖可怜之态。杜宇惋惜得很，托鸟店为配其一，杂一般的翠羽容易找，翠羽而有斑痕，那就无从找得。而事情凑巧，某姓家恰有那么一头，由店主介绍，杜宇亲去访问，一见之余，为之大喜，原来大小色泽，完全相配，即斑痕也是一模一样。可是某深知杜宇是位名画家，提出要求，务须杜

宇对鸟写生，作为交换条件。杜宇费了半天工夫，成一缣幅，两人且结为朋好。有一天，鸟铺主人为杜宇觅到一头黄莺，黄莺一名黄鹂，为鸣禽之一。唐人颇多把它作为诗料，如："阴阴夏木啭黄鹂，""二月黄鹂飞上林"，"隔叶黄鹂空好音"等等。杜宇为绘黄鹂翠柳图，满以为得此清音，足以助其画兴，岂知饲以各种果品和豆谷，它不鸣不啄，竟做了首阳山的夷齐。又一次，杜宇在鸟铺看到西洋种莱克亨鸡，羽毛一白如雪，衬着高高的红冠，既雄健，又美观，便买了若干只，蓄在场地上，饶有田村景色。杜宇每日晨起，自己不及进早点，就来喂以米粒和菜蔬，看鸡的群趋攘夺，大为得意。不料忽而鸡瘟，死掉了多只，不到一星期，全部病瘟而死，杜宇从此不再养鸡。

杜宇到香港，也经常逛鸟铺，又和铺主交朋友。铺中来了一批秦吉了，这种鸟状如鸲鹆，全身黑色，两眼后有黄肉冠，脚黄喙赤，能效人语，别有一种风格。杜宇携了画具，在铺里整整画了两天，成一横幅，自课笼羽而归。过了些时，他的弟子庄国钧来沪，杜宇即托国钧把这画赠给了我，我很是珍视，可惜浩劫中被掠而去，不知落到哪里了。

陆士谔的讣告

检得陆士谔前辈的讣告，遗容俨然，对之似亲謦欬，无奈人天永隔，不能再聆其雄谭宏论，那又不禁为之泫然雪涕。那哀启是他哲嗣清洁撰的，所叙述的都是关于医药方面的事，于历年来所撰小说，只字不提。鄙意认为士谔前辈于杏林稗海，均有相

当供献和地位，把小说完全抹煞，这是大大的遗憾。哀启中有一则摘录其父士谔所著的《战血余腥录》，叙述他来沪悬壶的情形，那却是小小的一段掌故。如云："甲子之秋，武人无故称兵，东南富庶，村落为墟。士谔寓松江西关外，挟医术餬口。八月中旬，风声日紧，松人已走避一空，街狗以乏食故，吠声终夜，闻之心悸。乃先遣妻孥避上海，士谔与长子看守家门，其时佣人星散，亲操井臼者旬有余日。每出应诊，家中惟长子一人而已。街头来往，尽赳赳之辈，已而战线日近，拉夫益厉，长衣者亦不能免，店铺闭者愈多，日用所需，竟无以觅购，始觉此间实不能再居。盖松江初不过为兵站，至八月下旬，已变为战地矣。二十九日得石湖荡即日开战恶耗，乃率长子清洁仓皇逃沪，车行所过，觉铁道两旁垂柳，俱现憔悴可怜之色，及抵沪上，良友多情，广为推毂，于是乃应诊酬世。"其时士谔前辈诊务闲散，便锐意为小说家言，著有《顺治太后外纪》、《雍正游侠传》、《剑声花影》、《续孽海花》，那是和燕谷老人所著的别具机杼。他又撰了《新野叟曝言》，异想天开，谈书中主人文素臣阖家往月球，为国内最早的科学幻想小说。后来，他设诊所于汕头路，乃摈绝小说，专意医书的撰述，出版了好多种。和西医余云岫讨论医道，以所见不同，相互辩析，几如洙泗之龂龂，发挥数万言始已。他力辟鬼神之说，谓精、气、神三者俱全，始得为人，始得有卓越的智慧，人死则三者俱失，那里会有鬼神，怎能降灾造福，世之求神奉鬼，徒见其愚昧而已。他又说："我之为我，为时甚暂，那么对此甚暂的时光，何等宝贵，我当怎样利用这甚暂的时光，以期无负这甚暂的我。"他体干魁伟，蓄短须，发音宏亮，具侠义肝胆，喜济人急。一九四三年冬，患中风逝世。

徐卓呆啖豆饼

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为孤岛，生活很苦，我除教书外，兼辑一小型报。为求阵容壮大起见，便拉了几位老朋友帮忙写稿，那素有笑匠之称的徐卓呆，当然是其中的中坚分子。有一次，他寄给我一篇《先天下之吃而吃》，看了怪有趣味，就把这篇妙文发表出来，原文大略如下："在户口米吃不饱而黑市米买不起的时候，我家里人，早已大起恐慌了，独有我作会心的微笑，默无一语。当他们极度忧虑，我就对他们说：尽管放心，决不会饿死，我早已备好干粮了。因为我家兼营酱油业，常有充酱油原料的豆饼送来。我胸有成竹，预备一朝买不到米，就得把豆饼来充饥。今见家人们如此恐慌，我就立刻实行，将豆饼磨成了粉，试制各种食品，觉得虽没有独立性，倒是个很好的配角。混入面衣中，其味甚佳，且有香气，而且成分可以各半，制馒头、面包，也颇可口，面疙瘩亦可。但这些成分，只好三与七之比，太多了，恐怕缺乏粘性，所以要做一条条的面，就加不进去。有时领到了户口碎米，拿来煮粥，往往有一些怪气息。如果放一些炒过的豆饼粉下去，豆饼粉的香气，就可以将这怪气息盖去，不但效力大，量也多了。我家一吃之后，人人满意，每月本来可以领到四十二斤面粉，现在大约可以加三十斤豆饼粉进去。这样一来，差不多有了七十二斤面粉可吃，肚子里可以多塞许多东西下去了。把它当作炒米粉那么拌来吃，倒也很香，而且不用和入面粉，不过糖太费了，不是生意经。这是我家独行之秘，一向不肯

告人，因为豆饼是猪猡吃的，说出来到底有些难为情，所以只好关好了门大嚼。不料前天早晨，内子华端岑一读报纸，哈哈大笑，原来当局要将豆饼粉作为户口粮了。我一闻此讯，大为欢喜，从此以后，不必怕羞，我合家可以公开做猪猡了。”我把这篇妙文发表的下一天，有事经过卓呆所居的普恩济世路（即现在的进贤路），顺便到他家里湾一湾，我就问他这豆饼粉当真可口么？因为卓呆游戏三昧，往往说着开开玩笑的，不料他一本正经的对我说：豆饼粉的确很好吃，这里多着呢，你可以带一些去尝尝，说着即由他的夫人包了一包给我，我带回家，当场试验，在豆饼粉中加入了些白糖，觉得香甘可口，风味不亚于豆酥糖。我吃了再吃，越吃越有味，可是吃完了，不便再向卓呆索取，以为横竖当局要配给出来，吃的机会多着哩。不料尽信报不如无报，报上的消息靠不住，当局始终没有把豆饼粉充作户口粮，那么人家不做猪猡，卓呆却做了十足道地的猪猡，而我也奉陪了他加上猪猡头衔的刚蠢公。

宋痴萍谈酒肴

宋痴萍，名一鸿，字辛伯，又作心白，别署忏红，南社耆宿，江苏无锡人。著有《如此江湖》、《是非圈》等说部，诗文杂札，未刊散佚了。他喜饮酒，某年，有一秦姓越人，在上海香粉弄开设一酒肆，供应女儿酒。越俗凡生了女儿，例须备着装坛的佳酿，标明年月，埋藏土中，及女儿出嫁，取出宴客，当然是既陈且醇了。这位越人，把埋藏二十年的美酒，供人品尝。店中

盛酒的陶壶，都是方型的，因此以“方壶”为牌号。主人和痴萍相熟稔，在开张的前一天，由痴萍柬邀几位诗文朋友来此酒叙，我也在被邀之列。果然酒芬溢座，异于常品。此后，痴萍结合这些酒友，成一小组，取云踪萍合之意，称为“云社”，每月聚饮一次，轮流作东道主。其中如顾悼秋、范烟桥、陆歌凤都是酒龙，沈禹钟，沈一冲、杨剑花、屠守拙等，量亦不弱，兴致是很豪的。我虽不多饮，痴萍却喜和我聊天。记得他自谓少年时什么都能下酒，现在老了，非有适口佳肴不可。总之，往日以酒为主，肴次之，现在一反其道，以肴为主，酒以助兴而已。对于肴品、谓：素的宜荤油烹煮，荤的则非素油不可，那是和我有同嗜。对于说部，他喜读《花月痕》，而以书中主人韦痴珠死后若干回，叙述战事，徒趋热闹，引为蛇足，深望有人加以删汰，重为整辑，这一点也和我所见略同。

他好戏剧，从事新剧运动，曾和友人组织“春柳”“民鸣”二剧社。后参加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编撰，且常在银幕上为客串演员，如《可怜的闺女》、《好男儿》、《冯大少爷》、《未婚妻》、《四月里底蔷薇处处开》、《空谷兰》等，表演成绩都很好。同时又主编《明镜报》，其中颇多电影花絮，他每期撰一小言，隽永有味。既而因病回乡，休养了一个时期，先后任《苏民报》、《新无锡报》等编辑。他嫉恶如仇，揭发上海某闻人私运鸦片，毒害青年。某闻人大为震怒，仗着他的恶势力，要狙击揭发者。他明哲保身，潜隐不出，过了数年，贫病交迫而死。

雕纽后起之秀杨忠明

在艺苑范畴中，书家少于画家，刻印更少于书家，而雕纽更少于刻印，那么雕纽一道，也就很不简单的了。

印纽的历史较为悠久，古时佩印的，大都是士大夫之流，为了佩，必须作纽以系之。尤以官阶不同，所以雕着龙、虎、龟等形以为标志。龟为四灵之一。唐人诗："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可见龟之为物，当时是很重视的。印纽初以这三类为多，复从这三类推广，那就有山水、人物、花鸟、亭台等等。即动物方面，把狮、豹、象、猴等，也刻入印纽中，官阶的框框，大大地突破了。

古印，大都是铜和玉的。铜和玉硬度高，不容易雕刻，所以印纽简单化。直至元末明初，以花乳石取而代之，尤以寿山、青田为大宗，石质的印，奏刀较易，印纽也随之发扬光大。雕纽一道，名手辈出，如潘子和、杨玉旋、谢奕、周尚均、林石斋、林文宝、陈可铣、黄恒颂等，都见著录。这个印纽艺术，千百年来，不绝如缕，幸未中断。目今的继承者，如林焕章、曹子奇、龚展、吴天祥、陆明良、林文举、杨忠明等，这若干位分散各处，无缘晋接。惟杨忠明却和我想熟，经常来聊天，也就增加了我这方面的知识，爰略记一些，大约不算浪费笔墨吧！

杨忠明，字霁光，以家贫，别署无无室主，江苏昆山人。他自幼好学，学过国画，学过篆刻，可是在这方面，没有发挥他的本能，但这国画和篆刻，后来却为雕纽打好基础，这是他自己也

没有预计到的。

他最早随着陆康趋谒陆濬安老人，在老人案头看到几方印章，那雕纽有夔龙、饕餮、辟邪等等，神态生动，他极感兴趣。归而潜思默想，认为在这方面，找出关捩来，不是今后一个努力方向么！便商借了许多有雕纽的印章，朝夕对着，悉心研究，又复到处讨教，才知雕法有圆雕、浮雕、透雕等各种方式。他就节衣缩食，买了一批印石，和图籍资料，孳孳矻矻，摹仿作刻。可是化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雕的总是呆板没有生气，这怎么办呢？正在纳闷，而事有凑巧，遇到一位熟于此道的陈茗屋，指导了他，并借给他很多的旧制印纽，大大地开了他的眼界。他就拜茗屋为师，茗屋更为他介绍了几位雕纽好手，得以切磋琢磨，因之使他在雕纽手法上，迈进了一大步。从此他对于雕纽，有了把握，且扩大学习面，不仅注意到前人的印纽，举凡泥的、瓷的、铜的、玉的、木的、竹的以及任何美术成品，只要妙造自然，不落俗套，都搬用到雕纽上去。他自己说："要博采众长，像植物的根茎一样，伸得长，吸取的养分多，自然枝蕃叶茂，结出硕大的果实。"

他一次旅游吴中，在洞庭东山的杨湾，看到三德堂的石刻佛像，开相既庄重，衣纹又细致，刻工之妙，无以复加。他出了神，呆呆地看着，不但忘了进餐，又复掉队忘了归去。有一次，在松江方塔公园，欣赏明代砖刻的照墙，那个怪兽，有气吞日月之势，画面和线条，都臻上乘。他看了半天，还不过瘾，以后连去数次，专诚为了这个砖刻。又有一次，赴南京，在明孝陵观摩了翁仲和石兽，觉得刻工出奇制胜，气魄不凡，他又看得出神。尤其石兽，或蹲或立，或俯或仰，动态不一，肢体爪牙，以及披毛，也各不相同，这些可以直接搬上印纽，对他来说，更属

最好的范本。他还有些经验之谈，谓："刻纽之先，用刀雕成一个大轮廓，然后层层刻凿，何处留着，何处去掉，事前审慎安排，否则，把不该留的留，尚不要紧，把不该去的去掉，初学的就没法挽救，成为废材。熟手虽能改变造型，然总带些牵强，有失自然。凡兽纽最重要是具动的感觉，务从头部到尾部及背脊的曲线作～状，使呈强烈的跳跃势，首和尾起着呼应。倘要表现兽类的犷野性格，宜用夸张手法，一般头部须大，小了就没气概，双目要奋张，嘴角要上翘。"又谓："制纽浮雕固难，那薄意浮雕，难度更高，非具有高超的技术不可。第一构图正，次则下刀准。对动物和花卉，用压缩方法来处理，从透视上分析受光和背光的明暗度，来表达它的立体感和空间感。浑厚不等于模糊不清，工细不等于棱角毕显。"

沪上最近举行过："中日书法篆刻展览会"。日本人的印纽陈列甚多，这些印章，大都矮而扁平，深褐色，极古雅。所雕蟠螭游龙，绕以云气，精巧灵秀，韵味盎然。他观览之余，从中取法，使这种雕纽法从我国流至日本的，再从日本归还我国，这也是保存国粹的爱国主义精神吧！

他把历年来摹刻和创造的印纽，择其尤者，摄成彩色照片，凡百余件，有长的、短的、方的、圆的、不规则的，形形式式，装成一大册。题字的，有陈巨来、钱君匋、叶露渊、陆康、陈茗屋、徐云叔等，而画家刘旦宅且草书"二杨并妙"四字，附识云："精于镌印纽者，前有杨玉旋，今见杨忠明所作，可以媲美。"原来杨玉旋，清康熙时漳浦人，《漳浦志》有《杨玉旋传》："杨玉旋，善雕寿山石，人物禽兽俱精巧，当时好事者争延之。"而《后观石录》更力赞玉旋："所刻一对葡萄纽，纯灰色，独取其白色而略渗微红者为枝叶，其叶中蠹蚀处，各带红黄

色，浅深相接，如老莲画叶然。且嵌缀玲珑，虽交藤接叶，而穹洞四连，可称鬼工。”我想杨忠明对印纽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不久的将来，不难达到杨玉旋的先进水平，我姑拭目以待之了。

钵水斋头韵事多

记得曩年苏渊雷住居沪西，和朱大可的耽寂宦相密迩。大可在渊雷的《石影集》有那么一段识语：“君家上海长乐路，有海棠三本，奇石数峰。每招宾客，醉吟其间，颇有顾阿瑛玉山遗风。诗境自好，诗笔自工。”这个环境是多么的清幽可喜啊！在这清幽环境中，我曾作座上客，且为我们两人订交之始。那时会晤的，朱大可、潘伯鹰、李拔可、李释堪、夏敬观等，一堂济济，谈笑风生。距今二十多年，诸老都先后下世，回首前尘，能不怆然兴叹？

苏渊雷，名中常，字仲翔，别署钵翁。一九〇八年生，浙江永嘉人。生四岁，父亲故世，靠母亲抚养，灯影机声，过着凄苦的生活。母喜吟哦，因此他六岁，即能背诵《诗经》“采采卷耳”及唐人“春眠不觉晓”绝句。他的外祖父徐笛秋，家有园圃，滋兰培菊，饮酒赋诗，固一风雅之士，教之读书。直至十三岁，乃进南雁宕山的会文书院，认识了蔡思牟。后和思牟一同参加革命，思牟死难，办案者以他名中常，且又苏姓，便指为是“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常务委员”的缩名。于一九二七年，被系杭州陆军监狱，狱中凡七年，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始得恢复自由。在狱中不废吟咏，又著《易通》一书，因此张冷僧赠他一

诗："幼是孤儿长楚囚，文章始信出穷愁。从容典雅渔洋在，莫学黄郎雪满头。"

他足迹半中国，到处留题，上黄鹤楼，泛洞庭湖，渡湘水，溯嘉陵江，过咸阳桥，探乳花洞，越秦岭，游燕子矶，登大雁塔，驻三门峡，访工部祠堂，遣暑屏凤山。解放后，出关讲学哈尔滨，踪迹无定，有谣传他作古的。近年始应聘华东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才得安砚定居。

我和渊雷暌隔多年，很想和他谈谈，一倾阔衷。恰巧沈伟方来，伟方是经常访渊雷的，便伴了我同去，孙女有慧随往，着登钵水斋，欢然握手，并晤见了他的夫人。那钵水斋三字匾额，还是沈尹默的遗笔。壁间书画，琳琅满目，尤其一幅墨梅，枝枒疏疏，花朵点点，但题的人很多，简直把画隙都写满了。原来这是他偶尔涉笔，所谓文人画，不讲法度，而是充溢着逸韵的。既而备了酒肴，请我入席，这个方桌，质朴得很，他告诉我，这是他先祖母随嫁的遗物，已成仅存的硕果，所以特别珍爱它。因此他在四角分绘着梅兰竹菊，然后再髹上广漆，所画也就不易抹去了。这时所斟的是闽中名酿"蜜沉沉"，这酒是甜的，他不过瘾，自己饮着高粱酒。他知酒性较烈，每酌以一杯半为限。于是边饮边谈，谈到莲垞词人朱大可，谈到孤桐老人章行严，又复谈到小说家张恨水，谓："恨水的《啼笑姻缘》这本小说，是在狱中阅览的，印象特别深。今日回忆，那关寿峰、关秀姑、沈凤喜、何丽娜这些人物的神态，还是涌现在面前。"我既醉且饱，环看他的室中，很多盆栽，那傲霜的菊花，更倜然有凌辱秋芳的意致。又有一大盆高等于人的植物，叶子是厚厚的，光泽可喜，问了他，才知是棵橡树。最逗人喜爱的，笼中蓄着一头德国芙蓉鸟，羽毛茸茸，作殷红色。鸟语花香，构成娴静雅适的环境，憩息其间，

几不知门外尘嚣若干丈哩。

我索观他所藏的尺牍，他每人汇装一袋，均一时名流。尤以潘伯鹰、钱钟书、陈铭枢，李拔可、李苏堂、陈蒙安给他的信为伙。我又索观了他的诗稿，总称《钵水斋诗》，内分《玄黄集》、《听鹃集》、《鞭影集》、《婪尾集》及《大战杂诗》，附有诸家评语，如汪旭初云："不矜才华，不堕理障，而才与理俱足。钵水著书成一家言，于诗亦然，畏服畏服。"胡光炜云："沉思独往，悯物恫悲，古狷者之言。"程学恂云："包孕闳深，风骨遒上。入秦后诸作，尤见笔力雄健，洵文字得江山助耶！以君乡诗格论，固已远轶四灵矣。循诵再三，不忍释手。昔率更见索靖书，至卧旁不能去，吾于君诗亦然。"评语累累，多不胜纪。我在他的集中，翻到一首绝句："不须闻笛怨飘萧，取次春风拂灞桥。百尺柔条千尺水，未曾断送是明朝。"我讽诵了几遍，认为风神独绝。沈伟方对我说："这首诗，渊老自己也许为得意之笔。"我知道他尚藏有"苏东坡墨妙亭诗残刻十七字断碑砚，"经过明王阳明、黄石斋及清潘祖荫、袁爽秋、王仲翌收藏，民初在杭州杨见心之丰华堂，解放后，供养钵水斋中，为唯一长物。可是座有他客，不便多忧，只有留待下次瞻赏了。

他著述等身，据我所知，有《钵水斋丛书》、《名理新论》、《读史举要》、《论诗绝句》、《白居易传论》、《天人四论》、《民族文化论纲》，以及《经史文综》、《元白诗选》、《李杜诗选》等等。他又深通佛学，任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他曾这样说："魏晋以来，一些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如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苏东坡、黄山谷等，无不与佛学有着不解之缘。佛学的输入，不仅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语言，还开创了诗歌的新境界和新格调，使诗歌能于玄言、山水、

田园之外，伸向理趣的新天地。”中华书局便请他点校七十万言的禅宗语录《五灯会元》。

渊雷为常州谢玉岑高足，和他交往的，觉得平易近人，没有些儿傲岸气，但在学术上有所争执，那就斩斩不肯下人，便别有一种面目了。

《月屋樵吟》的翁氏手录本

《月屋樵吟》是元代黄庚所撰的诗集。按黄庚，浙江天台人，字星甫。尝客山阴，参列越中诗社，为当时所推重。其诗风致婉约，具晚唐之一体，《四库全书》曾把这诗集收入其中，可是只有一卷，书名《月屋漫稿》，那显然是不完全的。某岁岁暮，吴中袁容舫以急需偿债，持所藏《月屋樵吟》四卷钞本托我出让，我就如其让数归我珍藏，纸帐铜瓶室多一长物，这是非常欣喜的。

《月屋樵吟》，装成两册，出于常熟状元翁曾源工楷手录。首冠翁心存行书序文，并钤“遂盦”印章，亲笔无疑。从序文中可知是书的来历，序文较长，节录其下半篇，如云：“道光戊戌夏，予乞养归里，有书贾持是书旧钞本来售，为吾邑张氏爱日精庐故物，索值甚昂。予长子同书，长女绛龄，以故纸录之，并详记其篇页行款，一夕而毕，以原书还书贾。予手钞八页，以事中辍，藏其稿行笈。今年冬，乃命次孙曾源缮成之。呜呼！予自归田后，遂天伦之乐者二年耳。庚子以来，干戈俶扰，骨肉凋零，寻至大故。绛龄适俞氏，殁逾十载，同书壬寅冬入都供职，出使

黔南，不相见者一纪。今年春，秩满北还，复从命从军邗上，间关戎马，备历艰辛，而长孙曾文遽疾而夭，死生契阔，何以为怀！回忆十六年前，一堂融泄，家室团圆，此乐何可复得耶！诵集中'劬劳空起蓼莪悲'之句，不禁泫然。咸丰三年癸丑冬十二月廿八日，大雪盈尺，拙叟翁心存书于京邸之种竹轩。"封面上有"曾源珍藏"四字，钤翁曾源朱文印。末页印章累累，大都是收藏或过目者所钤，由此更可见该书的文献价值。第一卷为五言律诗，第二卷为七言律诗，第三卷为七言绝句，第四卷为古诗。

复旦大学的《诗经》展览会

我国的文学遗产，以《诗经》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尤其是国风，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遭遇及要求，具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史上占在崇高的地位。因此，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特地举行了一次《诗经》展览会，陈列的有数百种之多。分石经、训诂，传笺义疏，问辨校疑，通解统说，考异补佚，杂录笔记、音韵、名物、图谱、评文释例、白文联语、谶纬、三家诗之属，为十四类。有木刻本，铅字排印本，蜡印本，手钞本，兼收并蓄，可谓洋洋大观。原来这些书，都是金山名宿高吹万毕生精力所搜藏，最后归诸公家。吹万名燮，为高天梅的叔父，居金山县张堰镇。他在秦山之麓，辟有闲闲山庄，池亭水榭，曲栏长廊，布置非常雅致，又复凿石引泉，开窗延翠，他老人家娑婆其间，确有南面王不易之乐。他又主持国学商兑会，发行《国学丛

选》，与一班名流耆旧相往还。四方宾客到他山庄，他总是鸡黍款留，下榻旬月，有当年孔北海之风。山庄中藏书三十余万卷，供客浏览，《诗经》便是三十余万卷的一部分。直至淞沪抗战，他的家乡受到威胁，不得不举室迁避，三十余万卷书当然不能携带，他笃爱《诗经》方面的册籍，虽有数百种，也就顾不得累赘，带了数十箱辗转逃难。后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他山庄的藏书，悉数被掳载而去，《诗经》部分，幸而携出，尚得保留。

吹万老人为海上寓公，初居海格路（今为常熟路），题名格簃，继迁福州路的湖楼，即从前袁翔甫杨柳楼台的故址，特辟一室，储藏《诗经》。他请友绘成风雨勘诗图，征人题咏，现藏其文孙高锌处。前人说："诗，正而葩，"他又自号葩翁，有时作葩叟。卧榻前张墨塌的"思无邪"三个擘窠大字，无非取义宣圣所称崇的三百篇。他所刊的《望江南词》，有云："山庐好，虽好不思归。劫后残书聊可读，穷来赁庑尚堪栖，故里且休提。"所谓劫后残书，即指《诗经》一类典籍而言。他对于《诗经》的研究和珍视，于此可见一斑。余晚年精力日衰，惮于整理，看到国家领导从事文化事业，不遗余力，也就乐于让给公家，由复旦大学图书馆保存，这种处置，确是千妥万善呢。

国学扶轮社出版几种巨著

清末民初，上海有个出版机构，名国学扶轮社，是吴兴王均卿和山阴沈知方等主持的。出版了几种巨著，如《列朝诗集》，计五十六册。《清文汇》，一百零一册。《文科大词典》十二

册。《古今说部丛书》六十册。《明朝四十家小说》八册。《适园丛书》十六种。《香艳丛书》八十册。扶轮社自己没有发行部，便归中国图书公司代为印刷发行。后来中国图书公司并入商务印书馆，许多出版物都由商务经售了。

那部《香艳丛书》，当时很畅销，在清季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初次发行，民国后重版五次。书用四号铅字排印，有光纸线装本，分二十集，每集四册。首冠一序，骈四俪六，笔墨风华，署名虫天子，大约虫天子便是王均卿的别署，王均卿是擅写骈文的。该书的凡例，谓："本集搜辑随时，不拘朝代先后，今人亦间登一二。"又："都系可惊可喜未经刊刻之作。"但由于搜辑不拘朝代的先后，未免造成杂乱状态。且有的很短，仅数百字也列为一种，有的篇幅很长，达数万言，也欠匀称。又选择不够严格，瑕瑜互见。就其优点而言，许多外间不经见的作品，藉此流传，这个功绩，却不能一笔抹煞。可是时隔数十年，现在这书，已早绝版了。

该书主要作品，包括《花底拾遗》、《海鸥小谱》、《天启宫词》，《五石瓠》、《美人谱》、《妇人集》、《三妇评牡丹亭杂记》、《十国宫词》、《纪唐六如轶事》、《吴绫雪年谱》、《琵琶录》、《夏闺晚景》、《明制女官考》、《青塚志》、《雪鸿小纪》、《武宗外纪》、《茯苓仙传奇》、《簪鬓品》、《瑶台片玉》、《清闲供》、《王氏兰谱》、《海棠谱》、《菊谱》、《芍药谱》、《楚辞芳草谱》、《名香谱》、《蜀锦谱》、《洛阳牡丹记》、《玉台书史》、《金园杂纂》、《影梅庵忆语》、《杂事秘辛》、《圣朝彤史拾遗》、《蜾蠃庵病榻忆语》、《琼花集》、《淞滨琐话》、《湘烟小录》、《板桥杂记》、《对山余墨》、《秦淮画舫录》、《吴门画舫录》、《粉墨丛

谈》、《白门新柳记》、《读红楼梦杂记》、《石头记分评》、《石头记评赞》、《清溪惆怅集》、《花烛闲谈》等，其中有些是徐积余等藏书家的手抄本特地公开印行的。有许多可供文史工作者参考，不尽是绮愁罗恨玉笑珠香的闲笔墨。

几种油印书册

油印为最简易的印刷，一称钢笔版，又称誊写版，更称真笔版。清季由日本传来，学校所发的讲义，大都出于油印。至于油印成书，以代刻刷者，当以海虞孙师郑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为首创。师郑名雄，又名同康，著有《旧京诗存》、《眉韵楼诗话》、《诗史阁壬癸诗存》。诗史阁这个斋名，即因辑《四朝诗史》而取的，时期大约在光宣之间。当时潘兰史有古风一首咏其事，如云："缥缃锦轴十万卷，玉尽金管四朝诗，"实则诗选二千余家，所谓十万卷，那是夸大之辞了。油印印数不多，所以那部《四朝诗史》，现在已很难看到了。此后崇明画家罗树敏先师，他曾油印过《绘事津梁》上下二卷，这是用毛笔蘸上药水，腐蚀蜡纸，印时墨汁由笔画处渗透，也就很清晰地印出来了。因为用的是毛笔，可以挥写自如，总之，这也是属于油印。此后油印的书册，寥寥无几，原因是正式印刷机已普遍市上，大家可以用铅字排印了。

解放后，油印书册，反成为一时风尚。尤其诗文一类的作品，力求行式字体的古雅，往往不委托市上的誊写社，而请通文翰又擅写钢版的自刻自印。这时有一位青浦戴果园老诗人，他名

禹修，应聘上海文史馆，寓居沪西康定路。为了自己印诗集的便利，备着一架油印机，请他的同乡张仁友为刻蜡纸。仁友也能诗，写得一手很秀逸小楷，端端正正，行格清朗，没有错字和俗体字，也不写简体字，天地头又很适当，印好了，用瓷青纸的书面，丝线装订，外加标签，非常大方雅观。朋好们看到了，纷纷请果园代为计画，先后印了十余种之多，几有接应不暇之势。直到后来，纸源告绝，只得停止。由果园所计画而印出来的，据我所知，就有下列几种，都是非卖品。

《西泠印社志稿》，凡六卷。一志地、二志人、三志事、四志文、五志物、六志余，包罗万象，最详赅没有的了。编撰者为鄞人秦彦冲，他是西泠印社后起之秀。他对社事特别的关切和热心，其原因固然由于他笃嗜篆刻，又他生于甲寅五月二十二日，恰值吴昌硕为西泠印社立碑撰文的一天，他认为这样的巧合，和印社是有夙缘的了。既搜辑了《志稿》，请孙智敏、王福庵裁正厘定，然后刻印。韩登安、吴朴堂为之题署。

《西泠印社志稿附编》，为了自汉至清的金石录，都是由社保存，所以别成一册，高络园署签，是用毛边纸印的。彦冲有一跋，述其经过。彦冲于浩劫中被冲击致死，著有《竹人三录》，也散佚了，否则，油印出来，足继金元钰的《竹人录》，褚德彝的《竹人续录》而加以补充，为刻竹艺术发扬光大，不是很有价值么！

《两忘庐诗存》八卷，中国国学会会员王蘧川撰，诗自己未至甲午，约千余首。金鹤望、沈瘦东为作序文，鹤望、瘦东都是他的老师，作奖勉语。瘦东谓：“余之沪，未尝不过其居，中间江浙构兵，且尽室望门投止。君居引翔，二亲迈健，兄弟怡怡，园中花木映发，尘坌不栖，益以好聚书，好壮游，好结纳当世豪

俊。境地佳，诗境遂无不佳。”他掌教圣约翰大学有年，门生故旧很多，又和陈石遗、潘昌煦、钱名山、胡石予、杨了公、王欣夫、朱遁庵、郑质安、姜亮夫、姚鹓雏、李佩秋、徐慎侯、谢玉岑、蔡寒琼、胡朴安、林子有、严载如、瞿良士、冒鹤亭、李续川、高吹万、李拔可、谢刚主、陈运彰、邓散木、胡宛春、陈小翠等相唱和。足迹又遍大江南北，诗境确是很宏阔的。

《陈匪石先生遗稿》，分《声执》二卷，《旧时月色斋诗》一卷，《倦鹤近体乐府》五卷，《续集》一卷，为江宁陈世宜的作品。陈为南社名词曲家，任各大学词学教授。解放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聘为编纂，一九五九年三月逝世。他的女儿陈芸，把沪宁两地的藏书，捐献会中，复检手稿三种，请向仲坚、柳贡禾为之整比点订，更请徐森玉、钟泰撰序，沈尹默题签，把遗金作为刻印费。卷首粘一遗像，那是原来的照相，复印了数十帧，一一分粘卷头的。

《婴闇诗存》四卷，这是江都秦更年曼青的遗著。他是着绨社和后冶春词社的中坚，晚居海上，有“三年一斗室，万感百诗篇”之句。哲嗣曙声为之整理，梅鹤孙加以校勘，卷首有半身照，须髯飘然，吴眉孙题沁园春词二阕，尹石公先后为作二序，附《诗余》一卷。同时又印《婴闇题跋》四卷，《婴闇杂俎》三种，《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续考》三卷。在果园处刻印的，尚有江阴何震彝的《词苑珠尘》，蔡正华的《味逸遗稿》，何骅熹的《狄香庵遗稿》，李释堪的《苏堂诗拾》、《苏堂诗续》，缪子彬的《若庵诗存》，江恒源的《补斋诗存》，卢慎之的《慎园诗选全集》、《慎园启事》（这是尺牍汇存），许傚庠的《安事室遗诗》，赵赤羽的《海沙诗钞》，都是刻印得很精善的。又金巨山的《读书管见》，也是油印本。一次，我在某报谈及这书，北京

商务印书馆当局，致书托我和著者金巨山接洽，原来巨山和高吹万为亲家，我是很熟的，后来竟把这本油印册，由商务改为铅字排印本了。

较早的油印本，有章太炎夫人的《影观诗稿》。夫人汤国梨，小字影观，首冠镇海余岩一序，颇加称誉，谓："高旷飘忽近太白，幽眇微茫，则入龙标之室。读未终卷，心气萧然，如坐危亭临绝涧而聆寒泉之咽，如入秋林而听百虫之号，如夜深山寂，杜鹃之啼月，如霜高风劲，孤雁之唳空。"诗多近体，当时由皇甫枳写校，用大明速印机自印，印仅数十本，分贻太炎门生。印在有光纸上，草率不精。

《忏盦诗稿》，新建胡先骕步曾著。先骕是海内著名的植物学家，撰写了《植物小史》、《植物图谱》等若干种。兼治诗文，既刊了《蜡洲游草》，又油印了《忏盦诗稿》上下二卷。黄曾樾题签，柳翼谋、卢弼、范罕作序，钱钟书为之跋。附陈散原、江瀚、袁思亮识语，都是很推重的。那首有名的《水杉歌》，也搜罗在内。这个本子，是在北京油印的，字迹较大，凡三十余页。印数不多，所以他邮给我，附语"勿宣扬，一宣扬，恐不克应付。"

松江姚鹓雏著作等身，除已刊行外，尚有手稿很多，如《榆眉室文存》、《老学集》、《山雨集》、《分搬鼎集》、《恬养簃诗》、《梅边集》、《谏院集》、《苍雪词》等都是，没有付梓，仅《苍雪词》油印了三卷。这时为一九六五年，由他女儿明华、玉华校字，永嘉夏承焘题词，施蛰存为之计画装订，费了很大的力量。

杭州高时丰，别署存道，号鱼占，有"三绝名家一时宗匠"之称。其家红栎山庄，尤为风雅之薮。时丰既逝世，遗诗未刊，

子劭堂亟谋付梓，不意旋亦作古。过了若干年，他的六弟时敷和从弟承厚重为整理，甥钟久安任缮印之役，油印为《存道诗剩》，时敷号络园，九十一岁捐馆，有《络园印谱》。

陈兼与的《兼于阁诗》和《续集》，都是油印的。他和福州王彦行，闽县松岩常相唱和。松岩卒于戊午年，其夫人常琪，把松岩的词稿，乞兼与删定作序。兼与笃于友谊，既为作序，又为油印《松峰词稿》。后附友人哀挽之作，如冒孝鲁、周练霞、徐行恭、黄君坦等，共二十余首。王彦行于己未春间谢世，兼与又为油印《澹巘诗录》，澹巘为彦行的别署，徐行恭、黄君坦题签，陈琴趣、王锴作跋识，兼与并为之序。两书都有行格线条，装订很古雅。

南社诗人范君博的《比珠词》和《百琲词》各一百首，分成二册，这是我为他计画油印的。又南社吴眉孙，乃上海文史馆馆员。某年，文史馆举行馆员作品展览会，他就选录了自己的词，写成一大册，后来，他的门人把这词录，油印为《寒笋阁集》，分贻友好。又南社江南刘三病殁，他的夫人陆灵素辑其诗篇，油印为《黄叶楼遗稿》。又南社沈禹钟，他作诗是很自负的，油印了《萱照庐吴游新诗》及《苏州集》。他是魏塘人，却爱吴中的水木清嘉，环境幽静，一年总有好几次作吴中之行。

张伯驹和袁寒云为至亲，曾搜罗了寒云许多作品，油印了长短句为《洹上词》。伯驹与夏枝巢各作一序，分《寒云词》、《豹禽诗余》、《庚申词》三类。末页为伯驹所题《金缕曲》，又附一挽联："天涯飘泊，故国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芳草凄迷，斜阳黯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伯驹又把自己的长短句，油印为《丛碧词》和《洹上词》版式差不多，成为姊妹作。他在北京，常和一般名

流俊侣相往还，每逢聚会，约定每人纪一些小掌故，伯驹积得数十篇，便油印成一册子，命名《春游琐谈》。因他藏有隋代展子虔的“春游图”给人欣赏，为第一次的雅集。共印了七集，直至文化革命运动起才停止。写作者，如叶恭绰、恽宝惠、陈莲痕、黄公渚、黄公坦、罗继佐、陈器伯、陆丹林、周汝昌、夏纬明、谢良佐、张次溪、陈云诰、裘文若、卢慎之、孙正刚等，大约二三十人。有时来稿不多，征及各地友人，我也参加了这个集团，也是写作者之一了。内容颇多值得参考的资料，如“脂砚斋所藏薛素素脂砚”、“清微道人空山听雨图”、“张学良所藏书画目录”、“闹红集”、“帆影楼纪事”、“杨妹子诗词”、“棟亭夜话图”、“辛亥后海上社集”、“前清御用纸”、“崔莺莺墓志铭与李香君桃花扇”、“李莲英一冠所值”、“贯华阁散记”、“清宫内之缪姑太太”、“纪宣南修禊图”、“曹雪芹卧佛寺故居”、“端方罢职之远因”、“宋词韵与京剧韵”等，总计约数百篇，尤多艺林故事。

油印的书，尚有柳亚子的《浙游杂诗》八十首，没有登载《南社丛刻》，而是油印的。从我处收入《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便广泛流传了。又陈小翠有《翠楼吟草》，第一、二编，乃铅字排印本，第三编便是油印的了。又程景溪有《霞景楼丛刻》。孙伯亮有《丁丑避难纪事诗》。金息侯有《清季政事》及《京园志余》、《说文科学化》。谢冶盦有《冶盦见闻录》。张次溪有《水园坊记》。龙顾山人有《南屋述闻》。高式熊有《张鲁庵所藏印谱目录》。王克循有《戊巳诗钟聚录》。钱士青有《西湖风月唱和集》。郝树有《曹甸镇志》。胡石予有《半兰旧庐诗》及《诗学大义》。秦谦斋有《名人生日表》。李右之有《上海六十年来纪事诗》。顾巨六有《纸非蔡伦发明说》。秦翰才有《年谱

谱志名录》。项兰生有《菽叟自订年谱》。张伯初有《我生七十年后自白正续编》二本。沈锡祚、孙祖同合作有《释名疏证补》。林钧有《琅邪台秦刻石释文》，又《篆书剩影录》三本及《闽中古物集粹》。江世荣有《文宗阁小史》。董爽秋有《汉族语文发展及其应用》。冒广生逝世后，他的门生油印了一本《如皋冒鹤亭先生哀挽录》。梁鼎芬的门人，为梁刻《节庵先生剩稿》。施种鹏喜遨游，刻了《南池纪游诗草》，印数不多，分贻殆尽，继有索阅，便重行油印，增加了数十首新诗。吴中王佩诤赓续叶鞠裳的《藏书纪事诗》成《续补藏书纪事诗》，凡一百二十余首。他的故旧为他油印成书，可是佩诤已作古，不及目睹了。金西厓有《刻竹小言》，王世襄为他油印，启功题签。不久，香港《美术家》杂志全文转载了。徐仁甫有《论刘歆作左传绝句五十二首》，加了很多的注释。程小青有《苏州园林》，把各园的特点，略作介绍，附以小诗。春笔盦主有《苏市园林新咏》。蒋吟秋有《沧浪吟稿》及《筠窗感逝》、《完书图记》、《秋庐寿言》。柳北野有《白下姑苏吟草》。沈瘦东油印了《瓶知》，那是他的杂札，他的《瓶粟斋诗话》和《续编》，是铅字排印的，此后的第三编、第四、五、六编，即为油印本。既不是同时同地出版，刻写的也不是同一人，所以款式字体很不一致，草率成事而已。他又有一本《谈艺录》，实则也是诗话性质的书。又《青浦后续诗传》，瘦东手辑油印成一大本。黄侃的《唐七言诗式》手稿本，藏其侄黄焯处，一度油印。秀水朱其石搜罗了许多溥仪的照片，可谓洋洋大观。他曾看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的最初本，也是油印的。又邓散木的《粪翁课徒稿》，为油印本，后排印易名《篆刻学》问世。

青浦何时希，能诗文，擅书法，又知医理，他为上海中医文

献资料研究室，提供了很多资料。他家何氏治医凡二十八代，时希集录镇江、松江、奉贤、青浦何氏四支，自南宋、元、明，以迄于清，编成《何氏八百年医学》。这一系列都是儒医，博通艺文，且兼治书画篆刻。时希把手迹及著作书影，制版冠于卷首，其它均为油印，有《世系表》、《医人事略》。又油印《清代名医何书田年谱》一册，搜罗了书田的诗稿，及林则徐、郭频伽、王芑孙等写给书田的手迹，制版附入。那林则徐的楹联："读史有怀经世略，检方常著活人书。"尤为贴切。又一册为《名医何鸿舫墨迹事略及诗集》，附入鸿舫的《还如阁诗存》二卷，均为未刊稿。又一册为《程门雪诗书画集》，制版更多，附《晚雪轩吟稿》，是油印的。

《汉语大字典》，行将出版，收入单字凡六万个，比《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都详赡，足资学者翻检，确是一部大型语文工具书。它的稿本是油印的，高达两米，堪称油印书中的巨擘了。

秀水金氏，累代高华，兆蕃具良史才，编纂《清史稿》，长子问源，籍隶南社，工诗不自留稿，九十高龄，逝于沪上。其门生故旧，为之搜集丛残，油印《活水集》，取宋晦庵："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意。首冠桃源图，原来他住居沪西桃源村。

常熟俞氏，也是声著海内的。俞钟颖哲嗣鸿筹，字运之，博闻强识，藏书极富，撰有《中国藏书家考略补订》，工诗善词，晚年病废，其夫人庞镜蓉执教博修金维持生活。鸿筹逝世，又为辑录遗作，名《舍庵诗词残稿》，油印了一册。

四明周退密治法文，却又工诗善书，他和陈兼与相稔，每晤辄谈书艺，论书绝句，各得六十首，合印《墨池新咏》，油印很

精审。所论书家，自明清直到近代，近代如林长民、罗振玉、沈尹默、邓散木、潘伯鹰、唐驼、鲁迅，都论述及之。如咏鲁迅云："高怀郁郁更休休，俯首甘为孺子牛。余事濡毫亦魏晋，百年人物仰风流。"又我从石湖荡拾取元杨铁厓手植松的枯枝归，分贻了退密，枝作龟形。退密把它置诸案头，作了一首解连环词以志喜，并邀陈兼与、徐曙岑、黄君坦、忻鲁存、柳北野、徐定戡、寇梦碧、陈宗枢、方一苇同赋，油印一册，名《松蜕唱和词》。

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好学不倦。喜钞书，历年来，所钞约六千卷左右，均属于珍本和善本，惜于一九六五年逝世，年八十有四。当时有甬上诗人髯俶居士，和他开玩笑说："你老人家钞书六千卷，钞一卷增一智，我生平并一卷也没有抄过，那么你老人家的知识，和我当为六千和一之比，但事实上是否有这样的差距？"宗祥笑而不答。兹据黄苗子的《望湖楼小品》，知道苗子尚藏有宗祥油印的《铁如意馆手钞书目》，那是宗祥于一九五〇年编写的。

最近又获得几种油印本，《无所用心斋残稿》，那是杭州高仁偶的诗词杂文作品。杂文且述及我所作的《小阳秋》，尤为亲切。首冠陈九思一序，称"仁偶诗独喜定盦，兀傲不驯，颇与余异趣。"九思辑七十以后诗，油印《转丸集》，仁偶为作弁言，二人为竹马之朋，都有身历沧桑之感。又李宝森的《海天楼吟草》，宝森为维扬世家，从陈善之、陈含光游，《吟草》中多题画之作，原来他的夫人许海秀为丹青名手。宝森病胃死，海秀为印遗编，以贻朋好。又《小卷葹阁诗稿》，乃山阴薛平子所作，分《燕京集》、《江汉集》、《京口集》、《蜂峦集》、《乱离集》、《罗山集》、《燕京杂咏》，行踪所至，在在留题，共四百余首，孙伯亮、程景溪为之删存。兹所刊印者，凡二百余首。

平子尚辑有《唐诗品略》、《清诗约抄》，未刊。又南社诗人余十眉逝世多年，遗作由旧友蔡韶声为之汇抄成册，给十眉后人小眉付诸油印，名《余十眉诗文集》。江蔚云由邮寄赠，末附补遗词稿，那是蔚云亲自手录的。蔚云收藏书画很多，他把所藏的名目，油印一册，藉以留念。又《徐生翁先生事略》，这是生翁的弟子沈定庵所辑，绍兴市文联为之油印，由定庵寄赠。又周梦庄与海内词人交往，如叶恭绰、关赓麟、汪旭初、冒鹤亭、俞平伯、吴眉孙、高吹万、龙榆生、陈蒙庵，向迪琮、陈彦通、吴湖帆、张伯驹、靳仲云等都有诗词投贻，油印为《鸿爪留词》。又汪孝文邮寄《虹庐图征集》油印本一册，虹庐在歙县城西潭渡黄宾虹的故居，正在进行修复。题图的有林散之、陈乃文、谢刚主、冒孝鲁、潘景郑、许士骐、夏承焘、王伯敏、吴进贤、黄竹坪、汪孝文等，并述及虹庐的石芝室、铸园，都是属于宾虹的文献掌故。

按油印书册，有草率不成品的，也有精美殊常，作乌丝栏，书口鱼尾都很讲究，且用蓝色油墨，有似木版的初印本的。但不论草率和精美，印数都是很少，流传不广的，没有几时，成为孤本。所以油印书册，决不能加以轻视。就我管见所及，聊识数语如此。

《孽海花》说部中多苏州人

《孽海花》为清末最杰出的一部小说。解放以来，复印多次，魏绍昌且编撰了《孽海花研究资料》。陆侃如的《中国文学史

稿》，对这书也给以相当高的评价。他说："《孽海花》发表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杂志《小说林》中，写作的目的，是要借主角傅彩云作线索，大力反映自中法、中日战争以来数十年中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但没有写完。他在书中所表现的思想，比当时其它著名小说都要进步些，激烈些。因为里边包含着相当明显的革命倾向。他指出科举制度是历代专制帝王束缚知识分子最毒辣的手段。他同情孙中山诸人的斗争，也赞同明亡以后的秘密会社。他对当时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官僚生活分析批判得比较深刻。写作技巧也达到一定的高度，能够把当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们的丑恶嘴脸都生动地揭露在读者面前。"据我所知，当时林琴南也很称道这书，曾有观止之叹。至于没有写完，由燕谷老人张鸿续下去，成《续孽海花》，这《续孽海花》，最近我为重行标点，为张鸿作一传略，并把收藏的张鸿照片及诗稿手迹制版插入，似乎比初版较胜一筹。

《孽海花》中人物，什九是真的，不过隐射其姓名罢了。其中颇多苏州人，如洪文卿为戊辰状元，书中所称金雯卿的便是。潘曾奇隐射潘遵祁，乙巳状元。钱端敏即汪鸣銮，乙巳翰林。陆仁祥即陆润庠，甲戌状元，家住阊门内崇真宫桥，最近加以修葺，作为文物保护。潘宗荫即潘祖荫，壬子探花，其家滂喜斋藏书，部分自其后人潘景郑捐献上海图书馆。又过肇廷之为顾肇熙，甲子举人，任职台湾道。何太真即吴大澂，戊辰翰林，官湖南巡抚，画家吴湖帆为其文孙。谢介福射谢家福，字绥之，官直隶同知。姚凤生为书家姚孟起，还记得儿时印写的字范，大都为姚孟起所书，前辈包天笑、戚饭牛都师事他老人家。又冯佳芬，字敬亭，书中却用真姓名，为庶子榜眼。又匡朝凤为侍读汪凤藻。姜表为己丑翰林江标，亡友江小鹣的父亲。易鞠为叶鞠裳，和江标为同

科翰林。又汪子升为王同愈，鲁师召为潘子万，王紫诠为王韬，也是直书不加隐射。以上所述，共有十六人之多。这十六人距今不远，父老有与之相交，尚能详述他们的往事，可知苏州人文之盛，的确是很突出的。

漫谈肖像画

相传明初朱元璋居九五之尊，召画家为绘御容。画家奉命惟谨，端详再三，始敢下笔，画了好多帧，自以为维妙维肖，可是朱元璋总认为不像。原来朱元璋的面容，既丑且凶，但他不愿意给后世不良的印象，而又不便直说，认为不像，无非托词而已。后来，那位画家体会了朱的心意，重绘了一帧较端正慈祥而实则不肖的肖像，朱才满意给予重赏。

清代费晓楼是肖像画的圣手。有一次，为道光帝的叔父绘一像，其人眇一目，曾请许多画家绘画，都不惬意，原因没有遮掩他的缺陷，而赤裸裸地暴露了。费动了脑筋，为作挖耳图，头部微侧，蹙双眉，闭一目，似忍着痛痒的模样，神情活跃，成为杰构。

慈禧太后做寿，请西洋女画家柯姑娘为她画像。慈禧坐着，可是不耐烦坐得太久，就叫别人穿了她的衣服为代表，仅画面容时才坐一会，但画面容不是一下子就能了事的，慈禧又叫人代坐，于是画出来的像，年轻貌秀，慈禧却满意称好。

那位花之寺僧罗两峰，笔恣古逸，深得金冬心的渊源，为技当然很高妙的了。他为袁随园画一像，不料画好了送给随园，袁

认为不像，把画像退给他，并写了篇文章开玩笑，载于《随园集》中，传为话柄。

近代善作肖像画的，苏州有位颜纯生，他是颜文梁的父亲，不但画像逼真，而衣褶寥寥数笔，却饶有宋人铁线描的古意。所以苏州的旧家颇多藏有纯生所绘他们先人的遗容。又我师樊少云老人，画像也是具有一手的。他认为画像，要人正襟危坐一天或半天，那就剥夺了人家一天或半天的自由活动，这是一种虐政，与其这样，不如用照片勾勒，也同样能摄取神态。至于照片，最好是新摄的，没有修饰过的样片，一经加工，本来面目便打了折扣，这确有他的道理。又胡亚光画像，也是负着盛名的。他绘鲁迅像，活绘出他老人家的蔼然可亲中蕴蓄几分严肃的神色，非常适合，各刊物纷纷制版刊登着。我又看见他为夏敬观词翁画一像，端坐石上，凝静可喜。又张公威为黄蔼农绘一像，溜足清流，意态悠然，那简直不是一幅肖像，而是十足的人物画了。

所谓遗容，即俗称的喜神。现在大都用照相放大，已往都是绘画的。虽其人生前没有一官半职，但喜神什九是箭衣外套，挂着朝珠，俨然显爵，这是封建思想的表现，也是丧仪中不可或缺的。每逢新年，堂上例须悬挂三代祖先的喜神。喜神前供着干果清茶，亲戚来拜年，先要瞻拜喜神，作为一种礼节。有的生前既无照相，也没有绘过图像，为了必备喜神，于是乘死者未殓之前，请画工图其面貌，名为揭帛，原来死者以帛掩面，图时揭去，因有此名。当时有位高桐轩对这很有研究，曾辑有《传真画像》一文，都是切中肯要之谈。最滑稽的，其人生前既无照相和图像，死了又没有揭帛，子孙为了追念先人，有所凭藉，就向画像铺中的百像图选择一帧面目依稀仿佛的，便购买来权作若父若母的遗容，也就香花供奉了。

前辈姚寒秀老人，为王文韶相国的孙婿。他告诉我："文韶公逝世，所绘遗容，有三帧之多，一跪、一立、一坐，因清帝遣专员来吊唁，称为天使，为迎接天使，遗容所绘是跪的，以尽臣礼。同列于朝的高官来，那就悬立像。其他客来，遗容就是端坐的了。凡禄位和文韶公相等的，都有这样三帧的准备。"

谢翔，号海上闲鸥，擅画人物，但不轻易为人画肖像。唐腴庐的父亲乃安，要他画照，他却不过情，曾为乃安绘着一帧，神情更胜于照相，盖照相仅得其肖，闲鸥进一步而得其妙，乃安视为瑰宝，悬诸室中，宾朋见之，没有个不称叹的。闲鸥有一次过裴池家，见有某画家为海上闲鸥写照，他大为讶异。后经探询，才知道这海上闲鸥姓黄，是曾涤生幕府中人，恰和他的别署相符合。

诗人顾佛影，他自比随园，红梵精舍的女弟子，殊不减于湖楼诗业的金纤纤、席佩兰辈。其中有位盛天真，诗才逸宕，有扫眉才子之称。张大千为天真画一像，娟秀之姿，溢于缣素。佛影题诗于画端："大千胸次有奇春，画出蛾眉自绝伦。合是我家诗弟子，不教脂粉污天真。"既而又就画意再题一绝："顽石娇花瘦竹枝，低鬟相向尔何思。今生花朵前生竹，更愿他生石不辞。"

陆丹林有一天，过张大千的大风堂，大千恰巧作着白描仕女画。丹林见了，大诧，因所绘的面貌，酷肖他的女友心丹，阿堵传神，不啻为伊写照。大千知道了，便把这画慨然赠给他，丹林付诸裴池，张挂在他的红树室中，朝夕晤对着。潘兰史题七绝一首云："妙笔张髯偶写真，惊鸿画里见全身。却疑帐里姗姗步，好托微波赋洛神。"后来丹林三十七岁初度，杭州诸季迟赠给丹林一首诗，末两句也提及这画："还从张髯补天手，返生香里写双身。"

某年，杨士猷逝世，我曾有一篇小文，纪着士猷的往事："士猷之画，多写意花卉，逸气溢缣素，间作仕女，亦娟秀得晓楼七芗遗绪。一日，绘《玉楼人醉杏花天》图幅，疏帘绮幕间，一婵娟翠肩立，澹冷幽娴，得未曾有，而繁英满树，紫燕翩跹，极骀荡潋滟之致。图成，张之某笺肆，求善价而沽。未几，由某君斥重金购去，某君更详叩士猷居址，趋画师寓而访谒焉。某君自述：'黄姓，少岩其字，武林人。少年不检，情网自投，与戚家韦氏女相缱绻，为之魂梦颠倒，但梗于父命，不克成为眷属。后韦女遇人不淑，悒悒而死。余哭之恸，从此临风怀想，颇以未获一照影为憾事，因韦女有僻性，生平不喜留真也。兹见法画玉楼人醉，而日宛然个侬当年，余故喜而挟之归，以为纪念之品，而大笔欲仙，释我春风之恨，是又当泥首申谢者也。士猷为之莞尔，尝以告人，引为丹青佳话。"

有一次，钱病鹤老画师偶而画佛，既成，自己端详一回，那神气却像小说家徐卓呆。病鹤知道我和卓呆时常晤叙，就托我把这佛画送给卓呆。无意传神，而神在其中，不可思议有如此。

肖像画，一名传神。《世说》载着："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曰：传神正在阿堵中。"这是传神的滥觞。又苏长公云："吾尝于灯下顾见颊影，使人就笔画之，不作眉目，见者皆知其为我。"这也具传神的意趣。金坛蒋骥，字勉斋，著有《传神秘要》一书，由华亭张祥河订定。内分传神以远取神法、点睛取神法、取笑法、鼻准与鼻相参核法、全面分寸法等，其中又有许多精当耐人玩索语。如云："画者须于未画部位之先，即留意其人行止坐卧，歌咏谈笑，见其天真发现，神情外露，此处细察，然后落笔，自有生趣。"又云："凡人有意欲画照，其神已拘泥。我须当未画之时，从旁窥探其意思，彼以无意露之，

我以有意窥之。”更说得透彻可喜。

访高吹万丈于格簃，簃中张着他的画像。像为全身，立在朱栏小石桥的旁边，碧水沦涟，飘着丝丝的垂柳。据丈说，这是他家闲闲山庄的实景，因检出他的《望江南词》给我瞧，“山庐好，诗句北窗敲。碧影参差慈竹室，朱栏掩映岁寒桥，杨柳万丝飘。”那么这小石桥，便是岁寒桥了。这像是海盐某画家绘的。

云峰丁以诚，乃清嘉庆间人，他曾为黄左田绘莲泾垂钓小照。左田凭石而坐，手执一竿，意态很是萧澹闲逸。左田亲自题云：“清芬时来，碧云千重。鸥鸟不惊，奚童相从。泾头静坐，气定神融。如见大宾，霁色和容。先哲明训，钓使人恭。予独何人，敢曰高风。予自京师，假归旧馆，春秋佳日，无以自娱，乃辟三弓地，为数亩之池，蓄鱼灌花，消遣长昼。适丁君云峰为予作莲泾垂钓于西湖，寄至，因题数语以贻后辈，非敢示外人也。”

扬州的雕刻

雕刻为造型艺术之一，可施之于金石，又可施之于牙竹，书画皆宜。书则颜筋柳骨，画则吴带曹衣，无不栩栩如生，对之，那审美观念，不觉油然而起。妙擅这种技能的，要以扬州为最突出，那位于啸轩，便是在清末民初负一时盛名的。他名宗庆，一号啸仙，锐于日力，褚德彝和他相稔。某次，于来上海，褚和于一同品茗，于能看到隔街某酒楼所悬对联款识，及屏条的字，褚为之惊诧。曾为端午桥刻象牙小插屏，为《离骚》全部，午桥视为珍品。《竹人续录》载列其人，谓：“刻竹初学时，用寻常竹

扇骨，每一面刻二三行，先不书样，以刀为笔，求其速不求其工。每行字数递增，行数亦递加，三年后，加至十余行，时以手为节制，不用目力也。”可见他循序而进，持之以恒，有这功力，不是偶然的。他又工书画，运之于刻竹上，书则笔致挺秀，波磔精严，画则章法井然，机趣活泼，真有鬼斧神工之妙。一扇的代价，相当于十石米，求者还是纷至沓来，应接不暇。其他吴南愚，在方寸牙牌上，刻《道德经》五千言，与于啸轩并驾齐驱。又方镐，字根石，擅刻扇骨，抚金石文，极饶古致，丁辅之珍藏一柄。又赵琮，字竹宾，善仿濮仲谦。又李效白，字啸北，铁笔师秦汉，金石竹木，无不奏刀，尤以治印著，载《广印人传》。又金鼎，字古香，尝于鼻烟壶上雕着重峦叠嶂，俨然蓬台山水。有时浅刻扇骨，摹仿新罗笔法，居然得其神似，确是难能可贵的。

谈到浅刻，因为刻得不深，可以运用单刀中锋，和挥毫写字一般，艺术性更强，不但治印，且得施于竹刻。这种方法，由来很久，到了吴让之把它扩大提高。吴名廷飏，一字熙载，又号晚学居士。他居住扬州石牌楼的观音庵，自署其居为晚学斋，并撰一联云：“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处境很不好，所以他专意于艺事，藉以排遣一切。能诗，精金石考据之学，尤工篆隶刻印，著有印谱。他把浅刻之道，推广到其它雕刻方面去，成为一时风尚。解放以来，雕刻上都能从传统法加以发展，浅刻当然也不例外。称得起传人的，有黄汉侯、宫宜盦师生，黄年逾古稀，目力尚好，牙刻“扬州八怪”的人物，能从所谓正统派的旧窠臼中跳出来，创造新的生命。宫所刻毛主席的《沁园春》词，已列诸博物馆中，供人观赏。近年以来，人才辈出，有竹刻臂搁，以留青出之，枝叶纷披，柔曼尽致，尤为可喜。

又有刻瓷、漆雕等等，发展面更大了。

南社中的几位能书者

南社是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团体，成立于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发起人为柳亚子、陈巢南、高天梅。最初仅十七人，逐渐发展至一千余人。它以各种形式和各种艺能来扩大革命的影响。其中有善政治论文的，有治诗歌词曲的，有精金石篆刻的，有工山水花卉的，能书者更不在少数。现在就来谈谈几位能书者吧！

柳亚子是始终维护南社的盟主，他是江苏吴江黎里镇人。生于一八八七年，名慰高，字安如。他读了西方名著《民约论》后，改名人权，字亚卢，以亚洲的卢梭自居，亚子的取名，即从亚卢而来。他的诗文是龚定庵一路，很为雄迈瑰丽。他的书法，别有一种致趣，平常写给朋好的信，总是草草率率，很不容易辨识，只有同社姚大慈能一目了然，原来大慈的字，比亚子更草率。亚子自己曾说过："我写字的毛病，就是太快；太随便，倘然把一个一个的剪开了，连我自己也会不认得的。"楼辛壶说他的字，是"意到笔不到"，简琴斋说他是"唐人写经体"，亚子以为楼辛壶说得对，琴斋是讲笑话。他写信是如此，可是写条幅册页和扇面，行款气息都很好，疏疏落落，秀逸闲雅，充满书卷气，不是一般书家所能望其项背，所以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曾订着润例卖过字，柳非杞为他收件。

马叙伦，字夷初，浙江杭县人，一八八四年生。他幼时读书杭州宗文义塾，比赛书法，他就得标为第一。书法随笔所至，自

成体势，不以姿态取媚。他对古人书法，很少许可，论宋人书，谓："米虎儿亲承海岳之传，于海岳书若具体矣，海岳直欲凌唐入晋，而虎儿侷促唐人辕下，仍是宋人面目。"又评赵松雪："除侧媚无所有。"评董香光："若大家婢女，鬓影钗光，亦是美人风度，然不堪与深闺少女并肩。"他著有《论书绝句》。

叶玉森，号葆渔，江苏镇江人。前清已酉拔贡，著有《春冰词》。他擅写甲骨文，直以毛笔为刀笔。董作宾为当代甲骨文专家，看到玉森所作，叹为观止。

苏曼殊，广东香山人。著有《曼殊上人诗集》，擅画，有《曼殊遗画集》。在胡寄尘《吴门旅行诗》中，有那么一首："数家临水不成村，细雨轻烟淡有痕。绝似曼殊当日画，羸驴被衲入吴门。"曼殊画的风格，不难于诗中见之。实则曼殊作书绝娟秀，但书名为画名所掩。有人看到他所写的巨幅对联，张于普陀的普济寺，联为五言："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大气磅礴，真所谓能者无所不能。

余天遂，名寿颜，号大颠，江苏昆山人。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他位居胡汉民下，他起稿，汉民动辄笔削，他不乐意，即辞职归。他作书善用鸡颖，柳亚子为订颠公书约，刊载《南社丛刻》中，有云："余君天遂，擅作擘窠大字，其结体运笔，神似蝯叟。而余君自谓则泛览汉魏晋唐碑帖，不名一家者。吾谓惟其能上追乎古，所以神似蝯叟而不自觉耳。"他曾鬻书苏沪间，广结墨缘。天遂性孤介，虽多才艺，终不显于时。

高吹万，名燮，江苏金山张堰镇人。书法腴润可喜。戊午冬，自订吹万书例："余于书学甚浅，而嗜之者不以为劣。襄岁曾定有不书例，稍为节劳之计。乃五、六年来，求者愈纷，应之殊觉不暇。余以多病事冗，医者谓书能伤气，戒以屏绝，然而势有未

可却者，不得已，爰定书例。”

林之夏，名凉生，号秋叶，福建闽县人，同盟会会员。他擅行草，一次把自己所撰的革命诗写成屏条四幅，赠给赵正平，赵大为欣赏。南社第一次雅集，赵就拉了他一同到苏州虎丘，参与其盛。后来苏曼殊逝世，墓侧建一塔，那塔铭便是他写的。

许指严，名国英，江苏常州人。熟于掌故，撰《南巡秘记》，有声于时。他作书遒秀停匀，回互成趣。在沪上卖字时，自谓：“兔毫秃尽身垂老，换得人间卖命钱。”他的贫困也可想而知了。我和他很熟稔，他写给我的信札很多，又为我写册页、楹联两副，曾以一副转送同社徐碧波。自经浩劫，他的手迹片纸无存，这副楹联，便向碧波索回，以留纪念了。

南社有两位钝根，都是善书的。一位姓傅，湖南醴陵人。他又主持南社湘集。书法以质朴胜，我在胡石予先师的东庐，看到他所书的联帖很多。一位姓王，名晦，江苏青浦人，曾任《申报》编辑，书法以秀润胜。二人本不相识，一天在上海爱俪园遇到了，傅钝根以名字相同，未免混淆，乃改为傅屯艮，并做了一首诗赠王钝根，附语：“余终让钝根二字为君专称，自此诗始，记之以当息壤。”

黄宾虹以画名，他也偶然作书。我曾见他为高吹万写一联，为黄蔼农写一扇，都很朴厚。洪丕谟谓：“名画家每多兼擅书法，他们的字，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一些绘画的意趣，黄宾虹为蔼农所写的扇页，古拙满纸，绘画气息颇为浓厚。”

沈尹默，浙江吴兴人。他在社中，不仅仅是能书者，而是有代表性的一位书法大家。郭绍虞在《悼念沈尹默先生》一文中，谓：“尹默先生平易近人，书法亦然。他处处为普通人着想，不作怪怪奇奇之体。这是因为他的书法艺术从工力上得来，精于用

笔，所以清健秀润，能在平易自成一家之体，这比有意做作者为更难。这必须在书法艺术上有相当高的工力，同时又必须在书法外再有相当高的学问修养与道德品质才能做到。否则，象先生这样从帖学入手者，很容易流到滑与俗方面去。然而先生不然，这正是他的书法艺术之不易及处。所以他教人学书，也特别注重书法艺术的实际运用。”评价是很贴切允当的。

蘧蜕庵，江苏常熟人。字盅孚，工各种书体，尤擅篆书。他的弟弟盅友，却以隶书见长。兄弟二人，竟爽于时。

刘季平，别署江南刘三，上海华泾人。邹容著《革命军》，触犯清廷，被系狱中，折磨而死，没人敢为收殓，季平慨为之营葬华泾家园傍，一时无不知刘三义士其人。他擅写《石门铭》，分行疏宕，得其法乳。曾和沈尹默合订润例卖字。

徐半梦，名傻，字云石，号冻佛，江苏宜兴人。著有《海红楼诗录》、《沧海星辰室文存》。善作真书，雍容有度，迹近王梦楼。他自己认为写字写了一辈子，仅及半个王梦楼，因以半梦为题署。

李叔同，河北天津人。披剃于杭州虎跑寺，法名弘一。他多才多艺，早年创春柳社，为我国话剧的先声，他在剧中，自饰茶花女。举凡音乐、金石、诗文、篆刻、书画，无所不能。关于书法，著有《临古法书》一册。柳亚子在西湖孤山冯小青墓侧立着一碑，这碑就是叔同手书。《南社姓氏录》封面，题签的署名黄昏老人，这也是他的别号。当他执教浙江两级师范时，学生求他法书，他来者不拒，磨了许多墨汁，书件一挥而就。余墨尚多，他就招呼学生，有纸的快拿来写，把余墨写尽始止。

寿石工，名玺，浙江绍兴人，别署会稽山顽石。善刻印，号印丐，书擅小篆。寓居北京，委一书画社为他收件，生涯颇不落

寓。他每天治事回寓，必经过书画社，承接下来的刻件和写件，他即在书画社中奏刀和伸纸泼墨，从不带回去，所以交件很速，求者和书画社都很欢迎他。

此外，南社能书者还有马超群，字适斋，江苏松江人。精于八法，不名一家。篆学石鼓，分学石门，行学北海，真学北碑，雄健开张，兼擅其胜。又曰桐，字梓琴，号玄玄居士，湖北蕲春人，追随孙中山有年。中山先生书法颇多由他代笔。他初摹钟王，后作章草。去世后，刊有《玄玄遗著》。他有弟田桓，字寄苇，也擅书法，且能画，一度目力不济，作画，钤一印章"瞎人瞎画"，既而治愈，复刻一印："瞎人不瞎"，九十高龄，于一九八二年辞世。又沈剑霜，名次约，江苏吴江黎里人。设绛帐于沪西徐氏家。我在徐家见一扇，书画都出剑霜手，扇骨也是剑霜手刻，隽雅得很。又黄克强为辛亥革命的巨子，他能武允文，有诗，载《南社丛刻》。当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上海博物馆陈列革命遗物，黄兴书法有多件，既劲且秀，观者称叹。又杨天骥，号千里，主编《民民报》，书法挺健，大小山之。曾为我书扇，作精小楷，拙作《人物品藻录》的封面，就是他写的。又杨了公，为松江耆宿，朱鸳雏由他培植成名。他擅行草，一度在沪卖文卖字，自撰一联云："半月观当沿门托钵，一只笔代入市吹箫，"落拓不羁，于此可见。又陈陶遗，参加光复会，宣传革命。早岁喜作篆隶，中年出入六朝碑版，晚致力章草。数年前，我在冷摊上得其所书一联，什袭藏之。又邓尔雅工书法，楷学邓承修，篆学邓石如与吴让之。书屏幅，桌小不便挥毫，往往张诸壁间，悬空书写。又王莼农应笺扇庄之请，一夏书扇以数百计，撰有《墨痕扇影录》。他为所办的正风学院筹款，减润鬻书，四阅月余，书联三千副，撰《墨佣余沸》，述其劳瘁。又易大厂，擅写擘窠

大字，曾为西湖黄龙洞写八尺四言联："黄泽不竭，老子犹龙。"每字二尺，他自认为生平得意之笔。又于右任之六朝体书，素为艺林推崇。他为人作书，曾闹了个笑话。当时有某君，和于氏很熟，一再请他写字，他有些厌烦了，但不露声色，照样当场挥毫，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字，且具款盖印，给了某君，满以为某君拿去不能张挂，以示谢绝。岂知某君欣然持去，过了一个月左右，某君把裱好的直幅带给于氏过目，于氏阅后为之诧讶不置。原来付裱时，把字剪裁颠倒，同样六个字，却成为"小处不可随便"。不登大雅之堂的字幅，一变而为可以谕人的格言，出乎于氏意料之外了。又蔡哲夫，别署茶丘残客，颇有书名，但他的篆书，动辄由邓尔雅代笔。又潘兰史的卖字润例称："潘老兰酒例。"那是胡寄尘、柳亚子代订，定值绝廉。又谢无量应人书件，例不钤印，认为书法盖上印章，这是画蛇添足。又姚鹓雏一度卖过字，且与唐云、白蕉、孙雪泥合作书画扇。我曾在某报上写了一篇《姚鹓雏乘兴挥毫》。他自己也做了一首《作书》诗："平生伸纸能鹅涂，屈曲春蚓亦或如。少年意气颇轻脱，虫雕篆刻非壮夫。工似羲之诮俗书，安用笔势穷追摹。老来百事不足道，渐向甜褚叹精妙。龙蛇挂壁时凝眸，力弱焉能恣一扫。细筋缠骨秋鹰拳，怒猊抉石骥奔泉。或者小字簪花妍，乌丝作阑铺银笺。此中差足遣长日，洒落明珠颗颗圆。"又陆丹林也能书，当时叶恭绰很勖勉他。曾为《南社丛刻》写过扉页。又包天笑小楷绝精，九十八岁去世，在去世前一年，还能作蝇头细书。又沈钧儒，为七君子之一，释系后，外界纷纷求他作书，因订润以示限止。又汪兰皋能书，曾为万柳夫人吴芝瑛代过笔，可知是擅瘦金体的。又吴眉孙作书，一笔不苟，谓："书法是代表人格的。岂能草率从事。"又张继，字溥泉，参加同盟会，发行《民报》。和黄季

刚相交，季刚爽直，动辄谴责他。及季刚病卒，举行追悼，他登台致词："此后不复能听到朋好的直言了！"他也是一位擅书的。又张昭汉，字默君，为邵元冲的夫人，可称女子中的杰出书家。曩年为我写过一张册页。

我是怎样编写《南社丛谈》的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当我在苏州草桥学舍读书时，有两位老师，便是南社名宿，一位是胡蕴（石予）先生，一位是余天遂（天遂）先生。这两位老师，诗才敏捷，所作经常在《南社丛刻》上发表。老师的著述，当然引起学生的钦仰和爱读，我就按期购买了《丛刻》，反复讽诵，引为乐事。且从两位老师外，更展开到南社发起人柳亚子、陈巢南、高天梅以及其他社员，在我头脑中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不久，我为《民权报》、《生活日报》写稿，开始和主编蒋箸超、徐枕亚通起信来，这两位又是籍隶南社的。此后因笔墨联系，认识了很多南社社员，有几位过从很密，如范烟桥、陆澹安、包天笑、胡朴安、周瘦鹃、许指严、陆丹林、许半龙等，而丹林、半龙两人且具名介绍我入社。得识柳亚子、高吹万、姚石子、胡寄尘、姜可生、庄通百等，一见如故，非常投契。直至那次举行南社纪念会，到了一百六十位，我也列席其间，出席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历届的雅集。在这灵山大会上，晤见的社员，也就有了扩大。总之，南社全体社员共一千多人，我认识了三分之一左右，这是我写《南社丛谈》的一个优越条件。那么写起来除骨骼外，又添了些

血和肉了。

我有藏书癖，所藏以诗文笔记为多。南社社员的著作，刊成单行本，他们往往寄赠给我。有些是我在书店里买到的，都什袭珍藏着。而社员有好几位主编报章杂志，当然采登了较多同社的作品，我全份保存起来，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肯定十得七八，在这方面，我又占有了相当的资料。我又有集札癖，除前贤外，也搜罗时人的信札，尤其南社社员的片纸只字，我都兼收并蓄。物归所好，那高吹万、胡朴安、陆澹安、陆丹林，又纷纷以社员的诗笺和尺牍送给我保存，其中也有点点滴滴的珍贵资料，摘存了几本小册子。我晚年写作，喜记人物掌故，在这人物掌故中，南社社员却占相当数量。凡这许多，很想把它汇集整理，由于奔走衣食，无暇从事，乃十年浩劫，资料散失了很多，叹为憾事。

一九八〇年秋间，王有为同志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前来约稿，有为知道我对于南社较为熟悉，就约我写一书专谈南社，可是我有自卑感，认为在南社的资格太短浅，不敢贸然执笔。有为却一再鼓我勇气，壮我胆量。我转念一想，南社的历史，超过半个世纪，资格老且当时起作用的十之九已下世，仅存的也都目眊手战，不能操觚，而我手边这些剩余东西，倘不及时检理出来，旷日持久，也就付诸湮没，完全断送，岂不可惜，不如勉为其难吧！初时估计，写十万字差不多了，不意一动笔，直线写，旁线写，人物方面，正事写，趣事写，累累赘赘，越写越多，竟超过了估计的好多倍。继而该出版社的叶亚廉主任提出意见，要我选录些南社诗篇，加以注释。我想这《南社丛谈》，不等于《南社诗选》，诗选仅《丛谈》的附属部分，不能多占篇幅，就选了些绝诗和律诗，长篇古风，只得舍去不录。又《南社诗选》，柳亚子、胡朴

安都编刊过，我若然照着誊抄，那陈陈相因，未免乏味。我就一再网罗，编进许多当时未经发表过的篇什，俾读者得以一新耳目。

南社在辛亥革命时期，既起号角作用，一九八一年为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把这书赶在这个时候出版问世，或许有些纪念意义，我担负了这个使命，昼夜从事，寒暑不辍，也就算"有志竟成"了。

《小忽雷》小考证

越剧演《小忽雷》，轰动一时。按"小忽雷"有别于"大忽雷"而言，都是古代乐器的名称。清乾隆间陈文述有《小忽雷记》，阅之可知小忽雷的渊源："大小忽雷，皆唐乐器，韩滉官江淮转运日所进。大忽雷，元代尚存，杨铁崖《谢吕敬夫红牙管歌序》所云：秦娘善倚歌，以和大忽雷是也。小忽雷，是唐宫女郑中丞物，淮汉建初尺一尺九寸四分，龙首凤臆，蒙腹以皮，柱二双弦，吞入龙口，一珠中含，颔下有篆书小忽雷三字，次有臣滉手制恭献建中辛酉春正书十一字，两牙轴下面各有字，首咏云：'古寒春风远，空营夜月高。将军多少恨，须是问檀槽。'次韵云：'中丞唐女部，手底旧双弦。内府歌筵罢，凄凉九百年。'皆款署东塘，东塘尝为《小忽雷院本》，以中丞为郑注妪，因及甘露之变，并裴晋公平淮蔡事，以中丞为宫女官名，以盈盈为中丞字，以白香山集中琵琶商妇楚润娘为中丞教师，词曲之妙，不减《桃花扇》。"

按孔尚任（东塘）在燕市购得小忽雷，欣喜异常，便将郑盈盈事谱成《小忽雷》传奇，当时只有抄本，没有刊印。孔尚任故世，该乐器归伊小尹，再由伊氏归刘燕庭，并将原作传奇加以校订。燕庭嫁女华阳卓氏，把《小忽雷》作为嫁奁，遂为卓氏藏戽，直到清末，江阴缪艺风知道贵池刘世珩喜欢刻书，因将《小忽雷》抄本邮寄给他，刘当即刊行于世。不意因刻《小忽雷》，访得大兴张瑞山琴师藏大忽雷乐器，刘向张相商，大忽雷也归刘家。刘欣喜之余，特筑双忽雷阁，请林琴南绘枕雷图，自号枕雷道人，长沙章曼仙为作《双忽雷行》长歌，一时名流，纷纷题跋，印行成书。

刘世珩，字聚卿，号葱石，官参议。辛亥革命后，在沪西戈登路（今为江宁路）辟有楚园。他有两位夫人，都谙音乐，长的掌大忽雷，次的掌小忽雷，逢到宴会，往往弹奏娱宾。世珩谢世，其子公鲁移居苏州，家中所藏建昭雁足灯、黄山第四灯、岳武穆文信国双忠砚及大小忽雷，完全散出，今辗转归诸公家，且一度陈列故宫博物院，供人参观。有观赏者云："小忽雷蒙着蛇皮。"实则不然，蒙的是鳄鱼皮，"鳄鱼一名忽雷"，载《洽闻记》，这也足资考证。

寿命短促的《南方报》

晚清时期，上海创刊的《新报》，为中英文对照的刊物。其宗旨说是："便西人之省览，亦以便中国博学多识之士之观摩，以期中外一家，同轨同文之盛。"接着《南方报》起而仿效，可

是外国人不看中文报，当时中国人懂英文的亦不多。他们感到这样办报，中外读者均不欢迎，不久，便把英文取消，完全改为中文版。

《南方报》主持者志载希，是载湉（即光绪帝）的大舅子，瑾妃和珍妃的哥哥。总主笔为文芸阁的弟弟文某，排行第八，大家称他文老八。志载希和文芸阁谊在师友之间，而瑾、珍两妃都是文芸阁的学生，当然契好无间。报上每天需要论说一篇，每篇千余言，由文老八一人包下，获得的稿费，供他吞云吐雾，他吸大烟，和志载希有同癖。秋星阁主包天笑和文老八相识，曾告诉我："文老八每天写一篇一千二百字的论说，日间不写，偏偏要拖到半夜才动笔。他并不是要等候当天有什么重要新闻，结合了有所发挥，而是他的怪脾气，每晚十二点钟以前，他总是躺在烟榻上只管吞吐。排字房工人无法，只得把所有新闻全部排好了，单单留出一个千余言的论说地位，等他的稿子，他过足了烟瘾，便一挥而就，有时写好了上半篇，由排字房先排，等他写下半篇时，上半篇已看校样。"生活既腐化，写作态度又不严肃，这是旧社会一些报人的典型。

《南方报》后来登载了庆亲王的儿子振贝子（载振）和杨翠喜的桃色新闻，清政府认为有失皇室的体面，便下令上海道蔡乃煌查办，这张报纸，只得关门停刊，寿命是很短很短的。

南汇之狱始末记

当晚清之际，章太炎、邹容的苏报案，轰动一时，章行严曾

有《苏报案纪事》一文，详述其事。后又有一篇《疏黄帝魂》，谓：苏报案的尾声，尚有南汇之狱，略云："南汇一案，绵延于苏报，黄炎培出狱蒞沪，吾且在《国民日报》上撰《南汇之风云》一评迎之。今吾与炎培俱笃老矣，同时辈流，消逝殆尽，偶谈旧事，慨叹曷胜。"

南汇之狱，究属是怎样一回事呢？我认识川沙张访梅（志鹤）其人，即当时南汇之狱的重要人物，承他告诉我那时的情况，兹把它叙述一下。访梅别署寒叟，又号伯初，能书擅韵语，和黄炎培交谊很厚。当一九〇二年，访梅即和炎培及邵力子合译日文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出版后，颇受社会欢迎。这时清廷已下诏各直省府厅州县，将所有书院，改办学堂，府为中学，县为小学。访梅和炎培一同申请改川沙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颇费周折，才得如愿以偿。厅丞陈家熊照部章委炎培为总理，访梅为副办，招生两班，但绌于经费，总理和副办都不支薪，个人零用，自质衣物补贴，竭力提创新知识，以开通风气为己任。在这年六月暑假，顾冰一、杨月如、瞿绍伊一些新头脑的归自日本，便邀请他们蒞川演讲，一时闻风兴起，上海、南汇、新场，周浦等地的绅士学子，都买棹而来。越日，叶汉丞、沈奎伯等，又邀顾冰一赴新场讲学，炎培、访梅偕往。不料那儿痞棍黄德渊邀功诬告，汉丞、奎伯、冰一、炎培、访梅等五人即雇舟至南汇县，借住顾甸侯家，撰文呈县，作一申明，县令戴运寅坐堂讯案，约略问了一下，嘱明日再往。到了明天赴署，戴故作殷勤，谓事已大白，随即和他们大谈经济政治，继而特开麒麟门，送出大堂以外，五人认为没有问题的了。炎培、冰一、访梅等雇舟出城，游三灵镇，当晚宿于炎培的旧居停周氏宅中。可是翌日午后，城中急足至，持顾甸侯函，谓戴令再去一谈，炎培、访梅毫不迟疑，即登舟入

城，至顾旬侯处，先遣人赴县通知，俟膳后即至。正在进膳间，一署役提灯笼来，手执戴的梅红名片，请即赴署，便匆匆同往，导入花厅。戴出见，声色俱厉，称："你们是革命党，毁谤皇太后、皇上（这些都是黄德渊诬告中言），一方面又饬役请捕厅老爷来，交其看管，于是同入捕厅署，软禁一室。那位所谓捕厅老爷，每天手执水烟袋来，大事敷衍，且谓："堂上（指戴而言）性躁，一时火气大发，我当从旁婉解。"继而防卫突然拘人，进入囚室，并在窗外加钉木栅，视为重犯。署前贴出六言告示，有："照得革命一党，本县现已拿获，起出军火无数，……"云云，一面电详江督魏光焘，苏抚恩寿，抚批："解府讯办。"督批："就地正法。"电令两歧，不得不再行请示。他们在闷葫芦中，毫无所知。过了两天，忽县役持戴名片，传到花厅一谈，既至，见一笑容满面的西人，和他们一一握手为礼，原来那西人是上海三马路慕尔堂总牧师步惠廉，受炎培、访梅友人杨斯盛、陆子庄等的请托，特来设法保释的。戴运寅害怕西人，居然唯命是从，炎培、访梅释后急速登轮，径驶上海。后悉这轮启碇半小时，那决定就地正法的电令到县，这令已追赶不及了。

出狱到沪，暂住慕尔堂牧师方渊甫家，未几，清政府派上海道请会审公廨提审该案，幸由佑尼干律师告步惠廉，知道一经审问，立即解往内地，绝无保障，便连夜搭船逃往日本，才得保全生命。其时上海育材学堂师生把这案件编成新剧。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载《南汇县党狱始末记》一文，颇为翔实，现采入《川沙县志》第二十三卷中。访梅所作《我生七十年的自白》，也把这案作为生平历史的重要一页。

一九五六年，为该案的五十年纪念，炎培有一信给访梅，提到："我与你不死于南汇城里草草了事的刽子手下，到今天我和

你还在人间，大概我和你的结局不会草草了事，而将七舒八齐的了……。”幽默口吻，很足耐人寻味。炎培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逝世，迄今已十多年了。他的后人黄大能，撰了一篇《忆念吾父黄炎培》，也涉及该案事。又据百岁老人周浦苏局仙见告：“顾冰一，一作冰畦，原名次美，前清贡生。出狱后，参张作霖幕，任外交，与日人交涉，据理力争，从不屈服，日人恨之刺骨。“九一八”之变，冰畦易服潜逃，蛰居上海，不复出任，先炎培卒。”

具有悠久历史的星社

星社为过去的文艺集团，距今已有数十寒暑了。它在既往的文坛上，具有相当的声望，足资谈助。我是星社的老社友，姑作白头宫女，来说说天宝当年吧！

远在一十年代，那时几个喜欢掉弄笔墨的，居住苏州，以文会友，如顾明道、赵眠云、范君博、屠守拙，经常晤叙，我也参加其间。此后，范烟桥自吴江洞庭里迁来，在温家岸买到一宅，墙西为顾阿瑛的雅园遗址，因榜之为“邻雅小筑”。旧栽山茶，尚着花繁茂。烟桥有：“一角雅园风物在，海红花发艳于庭”之句。庭院间老树参天，杂卉匝地，一泓清水，数叠奇峰，确是个习静吟啸之所。我们也就常在他家盘桓为乐，便由烟桥提议组织一社，即择于那年七夕，为第一次集合，因双星渡河，乃取名星社。那集合的地点，在金门门外的寒碧山庄，到了赵眠云、顾明道、范君博、孙纪于、范烟桥，而烟桥并携来了他的弟弟菊高，

又菊高的同学姚赓夔（后改署苏凤），和我共九人。在那儿竹露品茶，林风纳爽，且招摄影师来，拍了一帧集体照，留为鸿雪。更定每星期聚会一次，苏州居住条件较好，大都有些斋轩书室，也就轮值在家作东道主，备着香茗，佐以自制的佳点，且饮且啖，又复随意看看图籍书画，以及家藏的文物，大小的报刊，并在文艺上作交换探讨，觉得很有意味。再进一步，规定每月聚餐一次，也是轮值主持。有时在家设席，有时假座菜馆，一时在苏的同文，纷纷加入，如程瞻庐、朱枫隐、程小青、蒋吟秋、陶冷月、徐碧波、范佩萸、尤半狂、尤次范、尤哉门、金芳雄、陈迦盦、陈莲痕、吴闻天、黄若玄、黄南丁、黄转陶、赵芝岩、周克让等，都隶籍星社，于是济济多才，蔚然称盛。同时杭州的兰社，如施青萍（后改署蛰存）、戴梦鸥（后改署望舒）、马鹏魂、张无诤等，也和星社通着声气，苏杭来往，缟纻联欢，青萍且把他的著作《江干集》分赠给社友，这一段翰墨因缘，迄今犹留有若隐若现的印象哩。

苏州城中心太监弄，距玄妙观不远，有一茶肆，名吴苑深处。这茶肆和寻常不同，它分着好几个地方，有四面厅，有爱竹居、话雨楼，以及其它种种，略具园林台阁之胜。因分区故，茶客虽多，也就不觉喧闹，且客以类聚，各得其所。我们星社诸子，得暇常在那儿闲坐聊天，所以同文来苏，只须在吴苑泡一壶茶，就能找到熟友。尤其赵眠云豪爽好客，往往雇舆买艇，伴着陟天平，登灵岩，探梅邓尉，赏荷蓠塘，极诗酒之乐，尽盍簪之欢，且星社为之举行临时雅集，因此包天笑、严独鹤、周瘦鹃、丁慕琴、江红蕉、张枕绿、张舍我等，也加入了星社，增强了阵容。

苏州有花园城市之称，如宋代的沧浪亭、元代的狮子林、明代的拙政园、清代的寒碧山庄，为旅游者必到之处。星社雅集，

也假着这许多胜地举行。记得有一次，在狮子林假山上摄了一帧照片，因人多分列上中下三层，尤半狂颤巍巍攀登最高峰，他开着玩笑说："这是三代人马哩！"原来他把上层的作为祖辈，中层的作为父辈，下层的作为子辈了。这帧照片，为所有雅集照中最具艺术手法的，我珍藏数十年，直至十年浩劫，付诸荡然。别有韩家巷的鹤园，那是诗人庞蘅裳私人的家园。烟桥和蘅裳很熟稔，我们就择着中秋晚上，于携鹤草堂赏月开樽。那晚月色皎然，酒后，蘅裳和我们同步荅径，指着隔邻出墙的参天古木，告诉我们："这是俞曲园家的丛树，"曲园在马医科巷，和鹤园相密迩，我们仰望之余，兀是发着思古的幽情。蘅裳伉俪，即双栖园中，在室门上标着："燕寝凝香与世隔"七字，以代流俗的"内室止步"，那是何等雅致啊！

星社活动，颇多趣事，有一次，程瞻庐五十生日，同社为他祝寿，特雇一船，即在船舱设宴，苏州的船菜是素所有名的，为之朵颐大快。船开往黄天荡，蓼岸蒹洲，清波滟漾，水乡景色，野趣宜人，我们整整玩了一天。不忆那一位社友，撰了一篇《水嬉寿星记》，发表在报刊上。又有一次，社友在城中天来福菜馆聚餐，该菜馆盘脍钵鸡，都饶佳味，但大家却认为这招牌天来福未免太俗了，或谓："我们不妨拟一嵌字联，化俗为雅，"蒋吟秋动了脑筋说："有了！有了！"即伸纸写了一幅七言联："天然清福诗书画，邀兮高风归去来，"把天来福三字嵌得浑成自然，我们为之击节叹赏。那施济群笑话更多，他胖胖的身材，有些大腹贾气派，人们呼他为"施老板"。他却不愿接受这个称号，对同社说："请您们今后不要再呼我为老板，倘再呼的话，我势必回敬，呼您为小开了。"某年，济群和赵苕狂同来苏州，同社导之游虎丘，瞻说法台，谒真娘墓，饮憨憨泉，上冷香阁，兴致很好。

继而在山颠远眺，济群看到火车在绿丛中行驶，他脱口而出说："远看火车像条龙，"瞻庐笑着说："这是七言句，我不妨连续下去，成一白话打油诗吧！'近看火车像部车，若然不远也不近，头似车来尾是蛇，'"相与大笑。济群对于苏州特别有好感，有一天，他独自一个乘火车来苏，想找几位星友谈谈连连，不料到了苏站，大雨滂沱，欲行不得，在车站等待了足足两小时，天黑如墨，雨还不停，他大为懊丧，乃购车票返沪。严独鹤说他"雨星照命。"姚民哀更促狭，称他"苏车站镇守使。"又一次，济群和徐卓呆来苏，社友伴他们游拙政园，济群忽就池而唾，卓呆笑着对他说："尊用痰盂，得毋太大了吗？"星社有一规定，凡入社例须由二社友介绍，有介绍陶寒翠入社的，烟桥故意板着面孔说："不行！不行！社中既有陶冷月，再加一个陶寒翠，雪上加霜，气候岂不太凛冽了么。"瞻庐在旁立即答道："不要紧，拉了常熟小说家吴双热来，调和一下，问题也就解决了。"

一自江浙构兵，硝烟弹火，使过着安宁生活的苏州人民，纷纷逃难，把上海作为桃花源。从此星社同文逐渐抛弃了故乡，在上海别谋生活。我也不例外，任上海影戏公司编撰工作，赵眠云破了产，也来做寓公。烟桥执教沪西，兼报刊编辑。星社是没有社长的，那眠云、烟桥却是不具名义的领袖，因此星社的重点，便由苏而沪，活动什九在上海了。可是在转变地点之初，对于苏州的发祥地，还是藕断丝连着。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社友蒋吟秋在所主持的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举行吴中文献展览会，折柬相邀，在沪的社友，大都应邀赴苏，参观了这个大规模的地方书画文物，更乘此机会，假座图书馆对面的沧浪亭，举行了雅集。那颜文梁所办的苏州美专，即在沧浪亭的左隔壁，因此颜文梁周旋其间，欣然入社。又恰巧易君左在苏州，也来集会，为新社友。

这天，君左诗兴很豪，酒酣成了一首古风，把在座社友的名号，一股拢儿都入篇什。当时摄了一帧照片，影中人参差站着，惟顾明道兀坐一椅，因明道病足，是站不稳的。这一次雅集，也就结束了星社在故乡的文酒之会。

上海人文之盛，更胜于苏州，于是参加星社的，纷至沓来，如孙东吴、许月旦、陆澹安、朱大可、朱其石、陈巨来、谢闲鸥、陈灵犀、陈蝶衣、杨清磬、陶寿伯、唐云旌、徐耻痕、俞逸芬、黄白虹、胡叔异、毛子佩、沈秋雁、丁翔华等，不下数十人。祥华且印了星社题签的笺纸，遍送社友，以便彼此通问。其次，钱瘦铁和范系千，自日本归国，星社社友举行欢迎大会。那雕塑家江小鹣，捧着一头黑猫来列席，又复一同摄影，说是美术的商标。此后那戎马书生孙筹成，从嘉兴买了好几篓的南湖大蟹，在周鸡晨的静好楼作持螯赏菊会。酒后，鸡晨出宣纸，请作画以留纪念，于是陆抑非作一蟹，谢闲鸥作雁来红，陶冷月作黄菊，程小青于菊丛中缀一蓝菊，丁慕琴画茗壶，黄转陶在壶上写“一片冰心”四字。这个星社文献，不知鸡晨尚保存与否了。又豫园雅集，那是眠云、烟桥发柬邀请，附志：“每人须带一赠品，俾得编号抽签，交换以助兴，”包天笑得一瓷质高跟鞋式的烟灰缸，我得一小玩具，沈秋雁得一般红硕大的北瓜，社友谓：“天笑有纳宠之庆，逸梅有添丁之喜，秋雁则鸿运亨通，大可发展。”相与尽欢而散。又某年中秋，在瘦鹃的紫罗兰盦小集，谈起独鹤诞生于插黄题糕之节，便预约重九日，假东方饭店最高楼，祝独鹤寿，社友到了二十六人，团坐三桌，这时，姚民哀适寓东方四楼，也来参加。翌岁，复有星社春禊，择地漕河泾的冠生园农场，那素有金鱼博士之称的吴吉人，主持农场的金鱼部，我们参观了堆玉、珍珠、翻鳃、五采结同心诸名种，吉人也加入了星社。

大规模集合，最后一次，在沪南半淞园举行。事前，约前来参加者，必须携一家藏的文物，最好饶有趣味性的东西，来一个趣味展览。到了那天，社友络绎而至，把携来的东西，分列案头，如顾辟寅的《孽海花》主人洪文卿印章，颜文梁的非洲黑人饮器，黄觉寺的意大利雏型游船，陈巨来的合锦扇，每二人为一扇，有黄宾虹画榴，黄蒿农画灵芝，张善子画虎，张大千画仕女，赵叔孺画蜻蜓，赵雪侯画荷花，吴待秋画远山，吴湖帆画垂柳，丁宝书画黄莺，丁辅之画樱桃等。我的东西，明代马湘兰的花卉扇，又亡友遗札，裱成一册，标题为“人琴之悼”。卓呆翻了一翻，对我说：“请您不要出续编。”而卓呆所带来的是一炮弹的弹壳，配着红木座，附着标签：“这是皇军送我的大花瓶，有倾家荡产的价值，”原来卓呆筑屋江湾，在日寇侵略中给炸毁的。尤半狂空身没有出品，有人问他，他说：“本身自认颇有趣味，那就不需另有东西了。”

星社大规模的集合，到此已止，但小规模的尚有一次。这时我和眠云主持沪西一所中学，曾经作一东道，柬邀诸星友，假学校场地，为一夜宴，那个小柬，出于我的手笔，如云：“炎帝执衡，阳晖欲烁，既无辟暑之犀，又乏招凉之宝，襟怀烦躁，彼此同情。敝校位居沪西，地尚空旷，疏篱蔓草，崇树藏蝉，傍晚风来，尤为爽适。因备小酌，以迓高轩，喜形迹之不拘，欣群贤之毕至。天上佳期，争传乞巧，人间令节，藉此联欢，希惠然以肯来，毋菲菲之见弃。”诸社友果然来了很多，席上的叫化鸡、西瓜羹，最博社友赞赏。席散留影，几位穿浅青色长衫的，骈立在一起，闲鸥却谓：“当和穿白纱衫的，互易位置，色调也就较美。”烟桥接着说：“不愧画家口吻（闲鸥是沈心海画弟子），花青固当配以白粉，不知尚须藤黄赭石吗？”结果这张照片，拍得不够

理想，灯光没有安排好，也就不很清晰了。星社以七夕始，而以七夕终。社友共一百人，有诗人，有书画家，尤以小说家为多。女社员只一人，徐碧波夫人杨家乐。凡所有社友，都富于爱国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纷纷把稿费捐助前线战士，且有撰长篇说部以警惕国人的，如周瘦鹃的《亡国奴日记》、顾明道的《国难家仇》等等，揭发军阀罪恶的，如尤半狂的《稷门余腥录》等等，那讽刺社会的，更不计其数。

星社的刊物，有《星》周刊，二十五期。《星报》三日刊，七十期。《星光》上下二册。我和眠云合编的，有《星宿海》、《游戏新报》、《消闲月刊》、《小说素》、《小说家言》。我和顾明道合编的，有《罗星集》。姻桥拟编《星社丛书》，有计划，没有成为事实。

襄阳公园的老人

上海襄阳公园，在淮海西路襄阳路畔，本为江阴颜料巨商薛葆成家的祠堂，后来归给公家，一度辟为儿童公园。嗣后扩充地亩，多栽花木，因为它地处市西，闹中取静，一般文史馆老人，以及书画艺术家，大都在这儿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欢度他们晚年的幸福生活。

园中设有茶座，竹屋芦帘，丛篁蒙翳，远远望去，似乎什么都没有，只是浓绿簇簇的一大堆，我们便品茗聊天在这绿幄中。记得唐代的怀素上人居"绿天庵"，这儿真是个名实相符的"绿天庵"了。怀素上人所书的《苦笋帖》是很有名的，这儿的老人，如陆澹安、

朱大可、项平甫等，书法都是很有体势风格的。他们时常为了考证什么碑，什么帖，各提不同意见，龂龂争辩，不肯稍让，既而却又欢然一笑而罢，这是习以为常的。若瓢上人擅画竹，和擅画熊猫的胡亚光，都是座上之客，两人一度合作，熊猫在萧疏竹林中，或立或蹲，或仰或俯，神态更觉可喜。某岁，他们同游粤东，徇粤方人士的请求，曾合绘“熊猫嬉竹图”凡数十帧之多。那若瓢具有怪癖，他自己不着棋，偏喜观人对奕，园中很有些个中高手，若瓢往往泡了一壶茶，不饮不坐，也不和同座交谈，一个人挤在棋局的旁边，兀是凝神痴立，二三小时不倦。漫画家丁悚，年逾古稀，头上没有一茎白发，依然壮年神采，我们称他“蒙不白之冤”，原来人们询问他的年龄，他以实告，人们总觉得有些怀疑。所遗憾的双耳重听，他的儿子丁聪，为他购置助听器。朱其石是刻印的，乃大可的从弟，人们就把图章石“鸡血昌化”作为谜面，射他的姓名，又一连串引伸着作了许多谜面来，如“赤壁”、“红岩”、“血泪碑”，都是射朱其石，成为众矢之的了。那素负盛誉的装池家刘定之，他白须飘然，戴着笠形的白纱太阳帽，一路进园，一路哼着昆曲中的唱词：“一瓢一笠到襄阳。”有人问他：“瓢在哪儿？”他说：“这儿解渴备着茶杯，瓢已没用，把它沿路丢掉，只剩一笠应景了。”林孟鸣为在座年龄最高的一位，精神矍铄，犹能作蝇头端楷。他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当时曾和孙中山先生同摄一照片，他至今还保存着作为纪念文献。余空我含饴弄孙，自有至乐，有一天，他双手各携一个孩子，前来品茗，陆澹安问他：“你是不是唱桑园寄子？”引得合座都笑了。那位徐凌云票友，能戏一百多出，又复博闻广见，一肚皮的掌故，一开动他的话匣，就滔滔汩汩的谈不了，听得我们津津有味，默默出神。康竹鸣久不作诗，却做了一碟碟的小玩意儿，都

是用两种器物，暗藏昆剧的剧目，徐凌云很赏识他，认为这是戏剧展览会上的大好东西。我是喜欢搜罗名人尺牍的，获得较珍稀的书札，总要带到那儿给大家观赏一番。张静庐自北京中华书局退休返沪，也常来和我们谈叙。那艺名绿牡丹的京剧花彩黄端生，他是陆澹安的弟子，来探望老师，和我们也搞熟了。其他尚有平襟亚、钱瘦铁、徐澄宇、周瘦鹃、江大铁、方瑞典、石征鸿、孙筹成、曹次功、孙伯亮、周庭梧、魏绍昌、吴正矱、钱释云、陶冷月、王小逸等，大家谈笑风生，非常热闹。有人这样说："如果我们办一杂志，那编辑、绘图，以及散文、笔记、小说、谐著、译作、诗词、戏曲、篆刻，什么人才都有，不必外求了。"我们直谈到夕阳西下，茶室收拾茗具，才带着余恋各自散去。

朋友的趣事

意外小口福　李涵秋生前的文名，可说是妇孺皆知的了。他有一次，在小说里，偶然涉及某公司的糖果，某公司因此利市三倍，感激之余，特地备了最高级的糖果，装以锦匣，很恭敬地送给涵秋。涵秋当时出于无意，不料竟得意外的口福，他自己吃不完，还把它分赠戚友。

特别卧铺　扬州三杰之一的贡少芹，一度被匪架去，困在匪窟中多时，后幸脱险来沪，总算不幸中的大幸了。他和儿子贡芹孙，有"贡家父子兵"之号。他们父子二人合办《风人报》，当时销路很广，和《晶报》、《钻报》、《罗宾汉报》为小型报中四金钢。他老人家卖力异常，做了第一篇，还要做时事谐咏，

及《亡国恨传奇》，跑印刷所，看校样，他不辞劳瘁，一身数役，寒暑风雨，从不改变。某次，他在印刷所看大样，看得夜深了，并且戒严不能回去，印刷所里没有空铺位可以偃息，他倦极了，爬到堆叠着的报纸上，睡他一觉，鼾声似雷，和机器声相应和。明天，他告诉人们说："这特别卧铺，睡得非常舒适呢。"

特别鸡蛋糕　大块头周鸿泉，他在电影界中是资格很老的反派角色。他粗莽异常，且又饕餮成性，看到食物，拿来就吃。其时，画家马瘦红拾得了布景上截下来的一方木块，把彩笔加以涂抹，仿佛鸡蛋糕一般，故意置在瓷盆中，周鸿泉瞧见了，馋涎欲滴，不问情由，攫了来向嘴里送，牙齿遭殃，痛泪直流，同事们没有个不哈哈大笑。

讳姓　古人说得好："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不料施济群却要把"方人也"也讳起来，那岂不成为奇谈吗！他在世界书局编《红杂志》时，凡是人家投给他的小说稿，书中的坏人，若然是施姓，他必定把它改为别姓。程瞻庐不知这个忌讳，在小说中述及一个罪大恶极的施某，他连忙把它改掉，再致书瞻庐："若再如此侮辱，以后恕不客气，当将侮辱敝姓者还以侮辱尊姓。"

当街变戏法　严芙孙本是写小说的，有：《市影》、《春痕鸳影录》、《淞滨残梦录》等长篇。不知他从哪里去学会了几套小戏法，居然手法敏捷，技术高妙，表演起来，一些瞧不出破绽。有一天，朋友家里有了喜事，请他去变戏法以助余兴，他很高兴，挟了一大包应用的东西前去，这时尚有租界，朋友家是在华界的，不料临时戒严，他变完戏法回去，路上被警察喝住，问："所挟的是些什么？"他据实以告，警察不信，他索性把许多东西陈列街头，变了几套给警察瞧，才放他走。

撕画片　画月份牌的名家，谁都知道郑曼陀、杭稚英、谢之光三鼎足。谢和我相识较早，他是一位怕老婆的都元帅，夫人厉害得很，要怎样便怎样，若然不依，便把谢所绘的画片，嗤的一声，撕成几块，直使画里真真，顿时粉身碎骨。谢这一急非同小可，因为这画是某某公司的定货，约期交件，万万不能爽约的。并且工致得很，又非短促时间所能重绘，这一下却大糟而特糟，简直没有补救办法。从此谢慑于阃威，永为不侵不叛之臣了。谢行为放浪，有了外遇，瞒着夫人，不知怎样，被他夫人侦得了，马上赶去。谢一见夫人，急得拔脚就跑，夫人究竟不是田径赛的女运动员，那里追赶得上。她情急智生，连嚷着捉强盗，警察听到强盗，便立即追捕，果然老鹰抓小鸡般的把夫人口里所称的强盗捉到了。夫人到那儿才笑嘻嘻地对警察说："他不是真的强盗，我们夫妻吵闹，故意诬说他的，不过烦劳了你，很对不起！"说罢，这名强盗，不由警察带到警察局，而由夫人带回去，按闺律提审了。

家具不翼而飞　文艺界人物而操律师业的，已有好多位，如章行严、江翊云、黄若玄、毕倚虹、张舍我、张恂子、严荫武、凤昔醉、顾肯夫、余空我、平襟亚都是。我认识襟亚很早，那时他结识了一个异性朋友，瞒着夫人，别营金屋。襟亚购置了全房间的红木家具，富丽堂皇，很是舒适。当草长莺飞，无边景色的时节，襟亚便携了恋人同作明圣湖之游，探幽揽胜，乐哉乐哉，如此畅游了旬日，始赋归来。不料到家一瞧，大吃一惊，那藏娇的金屋中，所有一切，却空空如也。因想难道是盗劫么？盗劫不致把家具都劫去。是贼偷么？贼偷更偷不了这许多，那真百思不得其解了。后来打听了邻居，才知并不是盗劫贼偷。原来他的夫人早已瞧透了他的隐秘，但故意容忍不说穿，如今得到了间隙，

便打开门，一股拢儿把家具装载而去，老实不客气，自己派用场了。这一下，禁亚为之啼笑不得，因为这“逆产”既不便申请发还，恋人前又无从托词掩饰，简直没有办法，后来到底和那恋人脱离了。夫人用釜底抽薪法，手腕真厉害啊！

喝施茶　在旧社会，到了热天，最苦的是一班劳动分子人力车夫，汗流浃背，气喘似牛，身体部分的水蒸发完了，这时候最需要的，便是茶水解渴。所以一般慈善家，在街头路旁，设立一个茶亭，泡了一大缸的茶，任人勺饮，其名叫做施茶，和冷天的施衣施米，同为功德无量。但杜宇是艺术界的怪杰，夏日，偕着友人乘自备汽车外出，途中感觉口渴，无奈附近没有冷饮店，杜宇说：“那汽水冰结凝，也喝得厌饮得腻了，今天须谋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解渴方法。你瞧对过的施茶，那些劳动分子人力车夫，鲸吞牛饮，何等痛快，我们不妨也去分杯羹罢。”那个友人很表同情，竟停了汽车，大模大样地厕身劳动分子人力车夫中，连喝两大瓢，引得人家很诧异的注视，他们俩坦然自若，驾着汽车飞驰而去。

徐姓的杂志　徐家门里，人才很多，所以徐碧波就想出办一种很特别的杂志，担任编撰的，清一色是姓徐的，绝不容纳旁姓的作品，真可谓别开生面的了。这杂志名叫《东海》，原来东海是徐姓的郡名，所刊载的，如徐吁公的《感怀》，徐卓呆的《两张有期限的票》，徐枕亚的《陆生奇遇记》及《沧海明月楼随笔》，徐鹏云的《青玉案》，徐冷波的《病中》，徐翠珠的《毒匣》，徐碧波自己的《郊行记》及《吐绒艳屑》等，都是饶有情趣的作品。所遗憾的，没有征求到枕亚的长兄徐天啸以及徐自华、徐仲可、徐道政、徐半梦那些南社作家。至于水竹村人徐世昌，首揆之尊，那更是不敢高攀的了。可是这杂志在苏州发行，

知道的人很少，并且一现昙花，未能继刊，其时大约在民国十二、三年吧。

铁心肝小姐　旧时女孩儿家的名儿，总是取娇美的字面，就是小名，也不外乎阿宝咧阿玉咧，几乎千家一律，百户同称。独有文坛耆宿戚饭牛，他却矫情立异，把千金小姐，叫做铁心肝。记得我主编《消闲月刊》，承他老人家撰寄《红绣鞋弹词》，附来一信，有："稿费请交小女铁心肝收"等语，距今时隔数十年，这位铁心肝小姐，想已成为白发老婆婆了。

风琴一座　徐卓呆是文坛的名丑，滑天下之大稽，雪神秘之巨眼。"一·二八"之役，破了家，在同文中受创最大，可是他付诸达观，仍旧是这副滑稽神态，丝毫没有改变，这是人所不可及的。记得某书局的周年纪念，优待顾客，凡购满半元的，即得摸彩，头彩便是一座风琴，可是这种玩意儿，是欺骗人家的，因为彩柜里没有这头彩的券号，风琴是装幌子，号召人们来上当的。不知怎样这个秘密，被鬼灵精的卓呆知道了，立刻化了半块钱，买了些文具，自然得享摸彩的权利。但他不摸则已，一摸就多摸一个，一个公开，当然所得的彩物，只牙粉等类，代价是很低廉的。还有一个，他夹在指缝间带了回去，依样画葫芦的仿制一个头彩券。明天再化了半块钱去摸彩，这个头彩券在他掌握之中，伸手在柜中过了门，摊出券来，竟是头彩，这一下直把店夥惊得目瞪口呆，这个秘密既不便自行揭穿，当然在忍痛承认之列。他就老实不客气，雇了车儿载了回去。这座风琴，在他家里陈列着，不多几时，忽然有个仆人持着他家主人某某的便条，向徐家商借风琴一用。及卓呆还家，瞧了这张便条，大是诧异，因为从来没有认识这个人，知道着了人家的骗局，再经考虑，认为这是某书局所施的技俩，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从半面之缘到池鱼之殃

一九八一年，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党和国家隆重举行纪念仪式，知名人士纷纷撰文，颂扬鲁迅先生生前的丰功伟绩。“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也想起点滴琐事，随手写下来，藉以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并一述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遭遇。

我和鲁迅先生从不相识，但有半面之缘。那是一九三一年，我在沪北天通庵路上海影戏公司担任编撰工作，业余之暇，常到虹口四川北路一带遛达。有一天，经过内山书店，看见鲁迅先生正和内山完造聊天。我因素昧生平，未便造次请谒，只暗暗凝视，随即离去，但先生那特有的峥嵘气概和幽默风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迄今回忆，如在眼前。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在沪西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并举行追悼。这时我在戈登路（今江宁路）一所中学任教，且为高中班主任，听得消息，便率领高中班学生前往殡仪馆去吊唁。这天，吊客之多，为从来所未有，把一条胶州路几乎挤塞。一进门，每人发给一块黑纱，缠在左臂上，绕着先生遗体瞻仰。遗体斜卧着，头部垫高，闭着双目，容甚慈祥，似乎要和人谈话的样子。我想多逗留一下，可是络绎不绝排着长蛇阵的吊客，有如后浪推前浪地挤上来，没有办法站住脚，只得随着人流离去。

一九五六年，鲁迅先生移葬虹口公园，仪式隆重。我获得一

份请帖，和专程自苏来沪的周瘦鹃老友同去参加。记得这份请帖，印得很讲究，在进口处出示一下，并不收去，给来宾留着作为纪念。我把这份请帖和殡仪馆所发的黑纱，一起珍藏着，奈于十年动乱中，被抄失无存。

关于鲁迅先生移葬虹口公园，我知道一段小故事。那时有位南社社友三水陆丹林，敬佩鲁迅先生，并与许广平先生为翰墨交。一日，偶游虹口公园，忽而想到该园与鲁迅故居所在的山阴路相近，为鲁迅先生生前常来疏散之处，于是致函许广平，建议将鲁迅先生遗体移葬虹口公园，以便春秋佳日，游客凭吊致仰，具有较大意义。许广平接到这封信立即答复，认为建义恰当，本人表示同意，容与领导机关商榷。隔不多久，果然得到大力支持，成为事实。丹林知道我喜搜集前人和时贤尺牍，就把许广平同意移葬的这封亲笔信给了我。我很宝贵地存藏着，也在浩劫中失去。这是一件很好的文献资料，大可归诸鲁迅纪念馆。

还有一事，涉及鲁迅先生，使我在四凶残酷迫害三十年代文化界人士的暴行中，遭到池鱼之殃。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一九三三年，我主编《金钢钻报》，同时上海的《申报》附刊《自由谈》，一向是周瘦鹃主编的，该报当局史量才忽然请了一位湖南湘潭人黎烈文来主编《自由谈》，安排周瘦鹃另编一附刊《春秋》。这时有人投稿给我，内容大致说："周瘦鹃编了好多年的《自由谈》，驾轻就熟，还该让他编下去，黎烈文是新手，让他编新辟的《春秋》，不是很好么，何必多此一举，建议《申报》当局加以考虑"云云。我当时认为这人所提意见，有些道理，就把这篇稿儿发表了。不久，国民党所办的刊物《社会新闻》，有署名"微知"者，在该刊第十三期写了一篇《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其中有一段提到："郑逸梅主编的《金钢钻报》，

主张周瘦鹃仍返《自由谈》原位，让黎烈文主编《春秋》”等语，又加了一些非事实的胡说八道。一自黎烈文当了《自由谈》编辑，向鲁迅先生征稿，鲁迅先生的文章讽刺辛辣，影响颇大，引起《社会新闻》和《大晚报》等刊物对鲁迅先生实行“文化围剿”，而《自由谈》编者缩手缩脚，不敢再发表匕首式的言论，这使鲁迅先生很不痛快。曾把当时各报刊所载的“围剿”与“非围剿”中牵涉《自由谈》的文章，汇集起来，编成《伪自由书》。该书有一前记云：“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所谓《伪自由书》的伪字，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系列的事儿早已过去，成为陈迹，可是十年动乱时期，四凶蓄意从陈迹中翻寻些东西，用以罗织人罪，我便是被罗织的一个。他们翻寻到《伪自由书》中经过鲁迅先生转录署名“微知”所撰的《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一文，不管青红皂白，便扬言我是鲁迅先生书中提名指斥的，是鲁迅先生的死对头，说我和鲁迅先生交过锋。这样一来，不容分辩，立刻把我关进“牛棚”，家里所藏的字画、文物、书籍、报刊、以及种种资料和我自己所刊行的单行本，装了七辆车子，一股拢儿抄去，作为“罪证”。我被关了两个年头，批斗数十次，加以种种凌辱。他们东问西问，问不出什么，东查西查，查不出什么，才把这事无形放松，但我还是不得自由。这时我提出：“许广平是鲁迅的夫人，对这事当然清楚，请你们写信给许广平同志问一下。”他们托辞说：“不知道许广平的通讯处，信无从寄发。”经我设法打听，把地址写给他们，他们不得已写了一封信去，想搪塞一下。不料许广平同志居然回了信，说明我和鲁迅先生不相涉，我才得从“牛棚”中释放出来。但临释放时，他们还拖着尾巴说：

“当时你没有跟着鲁迅先生走，和鲁迅先生不站在一条战线上，也就是死对头。”我想鲁迅泉下有知，也许为我叫屈吧！

学和教的回溯

我自幼学习了好多年的语文（当时称国文），毕业后，又掌教了中学和大专校的语文课，那么是不是有些经验可谈？惭愧得很，一些也谈不出来，只能回溯一下，把当时是怎样学和怎样教作一叙述罢。前人有这么一句话：“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在这叙述中，或许有些可资参考和借鉴的，那就算是一得之愚了。

我本姓鞠，三岁，父亲震福公下世，出嗣外家郑姓，由外祖父锦庭公抚养成人。外祖父原籍安徽歙县，洪杨之役，避难至苏，在苏沪两处经商。他没有机会读书，却能自行钻研，有了一些文化，喜阅通俗小说，这时我大约五、六岁吧，随外祖父住在上海满庭坊。夏天傍晚，在小庭中纳凉，外祖父把《三国演义》讲给我听，什么“三顾茅庐”，什么“火烧赤壁”，我听得出神，几乎忘了餐眠。从此天天缠着外祖父讲，由《三国》而《水浒传》，什么“林冲夜奔”，什么“武松打虎”，更使我眉飞色舞。有时外祖父因有别的事辍讲，我很失望，这一下却提醒了我，必须识了字才得自己阅读。便力请外祖父教识方块字，因为自己肯努力，一天能识三、四十字，在儿童中是很突出的。后来进入私塾，塾师顾慰若很喜欢我，由于教导得法，进步很快。顾老师年六十左右，目力不济，有时翻查《康熙字典》，字小看不清楚，总是叫我读给他听，次数多了，渐渐懂得按部首翻检《字典》。

每次随外祖父外出，时常经过棋盘街（今河南路）的扫叶山房门口，我必驻立片刻，要外祖父为我买书。先后买了《苏黄尺牍》、《吴梅村词》、《昭明文选》等等，实则我看不懂，莫名其妙，却认为这些都是好文章，将来我要学习的。有一次临字帖，帖文是《醉翁亭记》，我便询问了老师，这篇文章是谁作的？既知道了欧阳修其人，又知该文收在《古文观止》中，回家又要外祖父买《古文观止》，既知道欧阳修是宋代人，就把宋代古文家的名儿记录下来，推而唐代、晋代、汉代的，一一记录，有人告诉我，凡此都列入《尚友录》一书，就备了《尚友录》（这时尚没有《中国人名大辞典》），可是该书是凭韵目翻检的，我不了解韵目，好在我不怕麻烦，为了翻检某人，就从头翻到某姓，再从某姓翻到某人，翻得熟了，居然能掌握关捩。揣摩之余，更知道什么平上去入和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等等，把韵目的关给我打通了。我进敦仁学堂，大约读了二年，考取苏州公立第四高等小学，就回到苏州，科目很多，我最感兴趣的是语文。教我这班课的，先为高祖同老师，继为陆绵老师、汪典存老师，最后是龚赓禹老师。龚老师乃清季秀才，又复东渡日本，在宏文书院受过新学说的薰陶，思想是进步的。他老人家不但擅文，且又循循善诱，每次作文，我在两课时中，能撰七、八百字的文言文，运用些典故和词藻，也较得体。这是有个外在因素，原来我喜欢阅读《民民报》和《民权报》，这两种报纸的副刊，那茂美隽永的笔记散文，占着很大的篇幅，我阅读得津津有味，在这方面，启迪我的文思，得益是很大的。内在方面，老师的批改作业，着眼在要点上，大有点铁成金之概。评语又非常恰当，重于奖掖，老师的字又写得工整遒秀，这就使学生起敬仰之心，凡学生敬仰的老师，授课的效果当然不同寻常。另一班的语文老师乃朱枫隐先

生，他很健笔，报刊上经常发表他的文章。每逢作文课，他辄示一范作，有时出史论题，那就示范两篇，一正面的，一翻案的，无不鞭辟入里，大大地加强学生对于事物的辨析。这些示范文章，都是油印发给学生的，我常向朱老师索取一份，汇订成册，藉便随时摹仿。

小学毕了业，进了江苏省立第二中学，语文教师程仰苏先生（师许），他精通说文，每星期除授古文外，又加《说文解字》一课，使我们懂得些六书的基本知识。每次作文，批改发回，依着优劣名次，优则当场表扬，劣则立即指谬，顿使全班学生集中注意力，做好每篇作文。语文考试，即以作文为标准，没有其它测验。那时全班同学的语文水平是比较高的。

我忝为人师，担任语文课，教材用的是北新书局的活叶文选，这种文选，比较有灵活性，针对学生程度的高下，选取适当的教材，理论、抒情、记事，或多或少衡量配合。总之，偏重于活泼生动饶有意味的文章，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作文正规化外，又督促他们天天写言之有物的日记，我抽查批阅，也给分数，务使学生增多练习写作的机会。学生容易写错别字，我对于这方面是抓得很紧的。实则汉字太多，那方块字的结构又很复杂，难于记得牢。这怎么办呢？我认为六书中，形声字占着绝大部分，而形声字大都以偏旁表示形和义，其它一半，作为声的根据。这样我就把偏旁作为重点，使学生掌握着，如初字的偏旁是一衣字，从衣从刀，制一件衣服，用剪刀裁剪，这是第一步骤，因此事的开始，称为初，如初等、初级初浅等，明白了这个意义，初字不致把偏旁漏掉一点成为示了。玉是珍品，所以珍贵的东西，都是王字旁（古篆玉字本作王，今把王字加一点为玉），如珊瑚、玛瑙、珍珠都是。有个学生提问："物理的理字，与玉无

关，为何列入王旁？玫瑰是花名，也与玉无关”。我就告诉他：“理字的本义是治玉。玫瑰是红色的玉，玫瑰花色似玉，带有比喻，便借用了。”学生听了，恍然大悟。其它凡是木旁的都是树木，又有个学生提问，“宰相的相字，为什么列为木旁？”我又告诉他：“盲人的手杖称为相，手杖是木质的，那是助盲人行路，宰相无非助着天子治理国事而已。”又澡、燥、躁三个字，也易错写，认清偏旁，就不致有误了。洗澡是用水的，为水旁；使物干燥，后火烘，为火旁；急躁的人，动辄跳脚，为足旁。这一系列，学生都喜听乐闻的，既属喜听乐闻，印象自然深切。由此，错别字便逐渐得到纠正。

总之，一味咬文嚼字，是遭非议反对的，但有些地方，却不能不咬嚼一下，似乎尚有些儿效果。

也来谈谈修辞

我素不研究修辞学，对此道是个门外汉，却有人要我也来谈谈修辞，我就姑妄言之了。

文章写得好，当然要读书多，积理富。书读得多，把基础打结实，那是唯一要点。理从哪里来，那是生活体验日积月累而得，不是凭空的，一切务须从实际出发。有了以上的条件，然后涉笔为文，便有充实的内容，通达的辞句，但这样的文章，还得升华一下，从审美方面下些功夫，否则，读起来干巴巴不够味。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既美化了，就能耐人寻味，传诵开去，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修辞尤为文章的一大

关键。

修辞范畴很广，有属于视觉方面，也有属于听觉方面。视觉方面，注意的较多，听觉方面，较少有人注意。大家都知道诗词曲要讲平仄，这无非是短长音的调节，使它铿锵动听罢了。实则凡四个字组成的名儿，就得把它调节一下，如四字中第二个字是平，第四个字应当为仄。反之，第二个字是仄，第四个字应当为平。不提别的，即把大家熟悉的电影片名作为例子，如《忠烈千秋》、《丹凤朝阳》、《车水马龙》，都是第二个字仄声，第四个字平声。又如《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天罗地网》、《黄金时代》、《风云儿女》，第二个字平声，第四个字仄声，读起来觉得很顺口。再如《小城春秋》、《楚天风云》，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都是平声，《雨夜奇案》、《马路天使》，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都是仄声，那在音响方面就有些问题了。小说书名，如《儒林外史》、《啼笑姻缘》，是妥善的，《虎贲万岁》、《龙套人语》也有问题。散文方面，两句成一组，最好上句末一字是仄，下句末一字为平。反之，上句末一字是平，下句末一字为仄，如刘基《卖柑者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刘禹锡《陋室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上句末一字是仄，下句末一字为平。王羲之《兰亭集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韩愈《祭十二郎文》："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上句末一字为平，下句末一字为仄，读起来更觉琅琅上口。若四句成一组，那么最好每句末一字，斟酌一下，四句成为仄平平仄，或为平仄仄平，长短音就有了调节。即语体文也不例外。

唐代贾岛的推敲，那是修辞方面的标准例子。前人有所谓："为求一字稳，捻断数茎须。"又有所谓："富于千篇，穷于一字。"这许多都是把修辞提到高度，深思竭虑，力求精当，足为

后人所取法。原来诗是尖端的艺求，就得加以尖端的修辞。记得南社诗人余十眉，夫妇都工韵语，经常唱和。有一次，十眉题杨秋心《探花杏苑图》，句云："玉楼好梦今何似，沉醉东风又一回。"他的夫人胡淑鹃笑道："次句改作'沉醉东风第几回'，岂不较蕴藉吗！"十眉为之首肯。先师胡石予先生，他以诗自课，所著《半兰旧庐诗集》稿本，累数十册，我经常去翻阅，先师不以为忤，且把自己修改处，指给我看。如原句："绚画云霞五采美、冶诗天地一炉宽，"他说："下句佳，上句差，配不上，因此把上句改为：'载客江湖孤艇稳，'虽尚不惬意，但较原句稍胜一筹。"又指示说："'江湖冷落无人迹，梅竹萧骚有岁寒，'也是上句庸弱，改为，'河山索寞无生气。'又：'蚀残兰草还防雪，隔岁梅花剩落红，'下句改为'腊后梅花有病红，'又：'荒江老屋诗千首，春鸟秋虫梦一场，'先后倒一下，改为'秋虫春鸟新诗卷，老屋荒江旧草堂。'"两相对照，具见修辞的必要。所以那些诗话一类的书，其中很多涉及修辞范畴，足为研究修辞的借鉴。有名的，如《渔洋诗话》、《梅村诗话》、《石洲诗话》、《随园诗话》、《静志居诗话》、《拜经楼诗话》等。晚近的，如杨钟羲的《雪桥诗话》，狄平子的《平等阁诗话》，陈子言的《尊瓠室诗话》，沈瘦东的《瓶粟斋诗话》，钱萼孙的《梦苔阁诗话》等，都是有关修辞的好资料。在语体诗，也得触类旁通。古代卫夫人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悟到书法上去，是不容拘泥的了。

冬　花

到了岁暮天寒的冬令，似乎在闭藏时期，没有么什花草可以欣赏的了，可是不然，冬花拒霜耐冷，往往清逸妍雅，别有一种风格。

冬花中开放最久能经历几个月的，要算山茶了。宋陆放翁有两句诗："雪里开花到春晚，世间耐久孰如君。"多么耐人寻味啊！山茶一名曼陀罗，树高一二丈，产南方各省，云南尤为著名。叶和木樨差不多，稍厚而硬，面深绿光滑，背浅碧，经久不凋。山茶共有十多种，花红黄色的名玛瑙茶。白粉为心，大红为盘，产于温州的名种，叫鹤顶红。滇中的宝珠茶，千叶攒簇，殷红如丹砂。苏杭的焦萼白，花白而香烈，九月便开放了。又晚山茶，那要到二月才开。茉莉茶，色纯白，一名白菱。其它如杨妃茶、石榴茶、真珠茶、踯躅茶、南山茶、磬口茶、正宫粉、照殿红、一捻红等。最繁艳的称为十八学士。山茶通常盆栽，不过高一二尺，性喜阴湿，不宜太肥。春日腊月，都可移种。用单叶接千叶，那就花盛而树龄久。茶梅为山茶的别种，叶较小，嫩叶及子房，均密生细毛，子可榨油，名为茶油。花色粉红，心黄，也有白色的，望之雅素宜人，但白的少，红的多，有海红的别称。园艺家黄岳渊，著有《花经》一书，其哲嗣德邻渊源家学，供职上海植物园，曾跋涉各省，调查山茶品种，撰《山茶新谱》，惜未刊行。

虎刺，一作虎茨，又号寿庭木，状如小灌木，生于苏、杭、

萧山等山中阴地。叶绿有光，上有小刻，本不易长，高的也只二三尺，宜用山泥，浇以冷茶汁，那就自然蓄茂。分栽盆中，可作冬日书斋中的清供。它结的实，本是绿的，入冬泛红，作圆形，粒粒如珊瑚，很觉可爱。

迎春，为小灌木，高数尺，茎上部纤细，延长如蔓，名腰金带。花淡黄色，六瓣，形如瑞香，不结实，先叶后花，对节生小枝，一枝三叶，很有规律。

象牙红，为外国种，我国《群芳谱》所未载，疑是雁来红的别种，高三四尺，可作盆玩。叶碧而微有红络，顶上殷然纯红，也有顶上色白似堆雪的，名象牙白。不论红的白的，均为西俗圣诞节的点缀品。

水仙，一名金盏银台，为多年生草，叶细长如萱，叶中抽出一茎，茎顶数蕊，分有层次，逐渐开白花，花心作蜜黄色，清芬悦鼻。蓄在白瓷盆中，配着雨花台五色石子，为案头唯一供品。水仙有单叶千叶之别，千叶的名玉玲珑，花作皱襞，下青黄而上澹白，这是很难得的。又有一种蟹爪形的，却宜以若干棵同列较大的圆盆中，俾四面见花，益形妍美。上海的水仙，大都自崇明和厦门运来，厦门的花朵肥大，香气较烈，崇明叶茎细长，容易倾倒。

腊梅和水仙、天竹为岁寒清伴，本名黄梅，又号素儿，实则与梅为别类。落叶灌木，树不很高，叶作长圆形，花黄蒂紫，也有好多种，一名磬口，虽盛开也作半含状，这是产于河南的。一名荷花，出于松江一带，瓣圆，品较次。一名狗蝇，因名称不雅，改为九英，那是用子种出的，花小香淡，品最低下。别有一种深黄色开花较早的，名檀香梅，插瓶最宜，闻须以鲜鱼汁蓄养，可以耐久。总之，蜡梅寿命很长，不论种在什么地方，都能

开花，但多煤烟处不宜栽，因叶儿粗糙，易粘煤灰，变成黑色，有失雅观。

冬末春初，那就要推梅花为最妩媚了，早的冬至前即开，晚的春分时始放，花色或红或白，也有绿色的，以红色的为最多。深红的名胭脂梅，又有折枝里面都作红色的，名铁骨红，苏州沧浪亭畔的可园，即有一株。爱好园艺的周瘦鹃，移栽一小株在他的紫兰小筑中，居然高及人肩。又苏州邓尉山绕坡都是梅花，称香雪海。又虎丘冷香阁下也有数百株梅树。此外如杭州的孤山、西溪，都以梅花著名。超山更有宋梅，吴昌硕大为欣赏，愿将来埋骨其地，及逝世，竟如其愿。其它还有隋梅、唐梅，毋怪前人诗，有“梅花小寿一千年”了。

梁溪胜迹忆当年

我旅居沪西，盘桓斗室，很少出门，连得故乡苏州，已有十多年不到了。无锡之行，尚在抗日战争之前，迄今未寄游踪，偶一回忆，恍似梦寐。

记得当时，初冬微寒，我和赵眠云，同侍胡石予先师，由苏赴锡。锡友孙伯亮、严思庵、李树屏、诸健秋等作东道主，导游了惠山，登漪澜堂，品天下第二泉，并在竹炉山房小憩，思庵且购王孟端画竹拓片见赠留念。又招摄影师在这儿摄了一帧集体照，可惜这帧照片，于内乱中失去。石予先师生平很少摄影，仅留的一帧，亦付诸渺然，遗容无存，能不嗟叹。又往梅园，梅未着花，而天忽降雪，石予先师有“满山飞雪代梅花”之句。一咋，

唔见孙伯亮，谈及此事，伯亮感慨地说："时光荏苒，距今数十年，当时游侣，先后下世，现所存的，只尔我两人而已。"

荣氏为无锡巨家，他家的西席朱梦华，设绛帐于乐农别墅。梦华雇一小舟，伴我们容与中流，安抵鼋头渚。循坡上陟，山半筑有长生未央馆，馆有楼，榜着飞云阁三字，最高处别有陶朱阁，供范蠡像，像是诸健秋所手绘的。阁前有南通状元张季直所题一联云："孕越包吴，管领五湖风月；流丹飞瀑，照临万顷烟波。"那儿有广福寺，有退庐，都足耐人流连。我们又下舟向管社山的虞姬峡进发，峡有项王庙，龛中一偶像，冕旒垂垂，蔼然白面，绝无拔山扛鼎的气概。庙门前有一联，那是南社词人汪兰皋所撰，称一时名作："到此疑仙，蓬壶瀛洲方丈；不知有汉，美人名马英雄。"原来附近有三山，联句是有依据的。

此行又会见了老画师吴观岱。他白发飘然，健笔如昔，我们观赏了他近作册页二部，一仿八大山人法，写东坡诗意，一临沈石田本，为碧山吟社图，都天趣逸宕，不同凡响。又访画师胡汀鹭。他很落托，几案间堆满了画卷书册，榻上也累累赘赘的堆着东西，我们问他："您睡在哪里？"他说："晚上把榻上的东西搬掉，起身后，再堆榻上，天天如此，惯了不当一回事。"我们都听得笑了。这个印象，迄今犹在眼前。

时隔多年，当然有今昔的变迁。昔日所有，未必今日尚存；今日所有，或许昔日所无，姑写此以作证考吧！

姑嫂饼别饶风味

年来，人们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好转逐渐提高，即以饮食而言，什么名肴佳点，纷纷应市，为之大快朵颐，因此，使我想到别饶风味的姑嫂饼来。

我友丁传淞，邀我到他四娱斋去清谈，到了那儿，座上还有几位很风雅的朋友，一见如故，不拘形迹。这四娱斋匾额，出于吴霜厓手笔。我问他四娱指什么说的？他说："我没有什么嗜好，所自娱的，一是书画，二是碑帖，三是花木，四是笼鸟，无聊都闷时，便婆娑在这四物之间，不觉忘怀一切，宠辱都蠲。"我环视他的室中，果然架上有一鹦鹉，曲啄刷羽，状态入画，盆盎中所栽的六月雪和仙人掌，很秀挺的茁长着。其它卷轴累累都是，更有数十种的兰亭帖，也是很名贵的。此外，尚有清乾隆窑的大瓷缸，蓄着一个绿毛龟，毛茸茸更形硕大。我就对主人说："这龟不是也很够味的吗！那么你的四娱不妨改为五娱了。"他说："龟虽背贤不讳，然世俗总觉得有些不雅致，所以就把它摈去了。"

在这当儿，忽地他的夫人，捧出两盘点心来敬客，一盘是寻常的肉丝炒面，还有一盘，却是桃瓣型的餐饼，上面钤着殷红的小印，辨其文，乃"千秋"两字，含有颂祷的意思。这饼我叫不出它的名目，问了主人，他说："这是姑嫂饼，从前郭频伽词人家里常吃的。"说到这儿，他便翻着频伽的《忏余绮语》给我阅看，果然有绮罗香词一阕，咏着姑嫂饼："屑面轻匀，搓酥

滑润，传自香闺新制。样学桃花，小印脂痕红腻。想晓趁戛釜时光，正娇伴扶床年纪。全不防肠断行人，垂涎先在下风矣。桥梁临水堪认，道是蒋家妹小，食单亲试，作罢羹汤，纤手入厨重洗。笑曲宴画地虚名，爱嚼唇颂椒风味。莫教恁说与彭郎，况宁王宅里。”那确乎是有来历的。记得南唐有子母馒头，这子母的名目，就远不及姑嫂两字来得耐人寻味。下箸的时候，也觉得舌端甜津津地香留齿颊。据说，制这饼时，把蜂蜜拌和在面粉中，用杏脯作馅，所以入口越发甘酸可喜。至于为什么叫姑嫂饼，主人也说不出其所以然了。

我的小天地

一般旧文人，喜弄玄虚，总是题了许多斋馆堂轩的名儿，似乎他们的生活是很优越雅致的，实则不是这样一回事，这些斋馆堂轩，都是空的，无非建筑在纸上罢了。我的“纸帐铜瓶室”，却有这么一间。我从苏州搬来上海，住到哪里，那“纸帐铜瓶室”的榜额就挂到那里，成为流动性的，直至寓居长寿路的养和村，才固定了四十多年头。“纸帐铜瓶室”，也就是老牌子了。

我的生活很朴素，但却不简单，小小的一间，堆满了书籍图册以及杂志报刊，几乎床榻左右，层层叠叠都是精神慰藉品，恐怕陆放翁的“书巢”，也许胜我不多吧！不料好事无常，遭逢十年内乱，这些爱好的东西，硬生生地都被掠夺，当时装载七辆车子而去，没有片帙只页的留存，我就对朋友作自夸语：“学富五

车，无书不读。”所谓“五车”，那是七车自打折扣的客气话，所谓“无书不读”，就是手头没有书，无从读起了。一自拨雾见天，被车去的，总算还了我什之一二。我积习难除，补购了许多工具书和阅读书，朋友们如周迪前等乐善好施，馈赠了我若干诗文笔记，才得遮眼摊饭，也就慰情聊胜了。“文革”后期，街头巷末，往往有些搭着篷帐，出售杂品的。我沙里淘金，买得了些零星文物，在小室点缀着，朋友来访，不是称“古色古香”，就是为我解嘲说：“室雅无须大，”人们称说古雅，我也腼然自以为古雅了。究属怎样古雅，那是不值一笑的。

我喜梅花，壁上悬些梅花画幅，如吴湖帆、陶冷月为我画的《纸帐铜瓶室图》，画中梅花绕屋，构成一个清幽境界。又前人钱籜石的《一帘疏影》，那是淡墨画梅，很为秀逸。朱大可因此见贻一方印章，刻文为“人在梅花中”，我常钤用着。床侧一副小楹联，是周星诒写的，句云：“如南山之寿，居东海之滨”，也很贴切。案头置列元杨铁厓自植松的小枯枝，秦阿房宫的瓦当，黄小松所藏三国吴主孙皓的建衡砖砚，汁谿石的端溪蕉叶白砚，胡澍手琢的竹节式砖砚。又周芷岩刻的竹臂搁，张燕昌书钱梅溪刻的文镇，罗两峰夫人方白莲的印章，黄秋岳集宋词的双铜尺，秋岳为人虽属奸佞，但从文物角度来看，也是足以欣赏的。架上杂乱无章堆着王芑孙曹墨琴夫妇合作的诗册，叶小鸾眉子砚拓本，吴谷人手书何检讨词稿，梁闻山的格言卷，林子有的《蛰园勘词图》，张大千等二十一家墨妙。又杨吉人、杨龙石、钱叔盖、黄素川、毛意香、金西厓等镌刻的竹扇骨，薛佛影的细雕象牙片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几乎把架子充塞得满满了。我偃蹇其中，摩挲再摩挲，自以为乐趣无穷。

图书文物，这些都是陈的死的，倘室中没有一些生香活色，

那就不毋遗憾。我便在雨花台卵石盆瓷中，蓄着一棵剑麻，终年抽苗着碧绿的叶子，读书写作之余，向它凝赏一番，对于目力的调济和护养，是有相当益处的。而无独有偶，忽然友人又送了我一盆水竹，生活气息更浓厚了。我发着奇想，想到民初有个大总统徐世昌，别署水竹村人，那么我居住养和村，有了一盆水竹，岂不道道地地做了水竹村人，不让徐世昌一人占美了。又想到我所侵居的小室，叫做亭子间，我逍遥亭中，那就可称亭长，汉代刘邦位居九五之尊，起基是泗上亭长，我既为村人，又兼亭长，岂不足以自傲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文苑花絮
作者=郑逸梅
页数=263
SS号=10123240
出版日期=